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塔西佗编年史
(下)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塔西佗《编年史》

第十一卷

(1)……原来她(指美撒里娜——中译者)相信,曾两次担任执政官的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先前是她(指波培娅·萨比娜——中译者)的情夫;而且,既然她同样地垂涎路库斯鲁斯修建的、并为亚细亚提库斯装饰得非常豪华瑰丽的那些花园,于是她便放出苏伊里乌斯去控诉这一对夫妇。不列塔尼库斯的教师索西比乌斯也同他勾结在一起,索西比乌斯表面上仿佛是好心警告克劳狄乌斯,要他防备那对皇帝们来说并非吉兆的权力和金钱。“谋杀盖乌斯·凯撒的主谋亚细亚提库斯并不怕承认他曾参预集合罗马人民的事件,甚至敢于僭取谋杀的荣誉。因而他在罗马出了名,而行省方面也传说他准备去巡视日耳曼的军队。因为他生于维也纳,又有大批有势力的人物作他的后援,他就有各种方便可以在他本地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克劳狄乌斯没有进一步查问,但是,就仿佛去镇压一次刚刚爆发的战争似的,他赶忙把由近卫军长官克利司披努斯所率领的一队士兵派了出去,克利司披努斯在拜阿伊找到了亚细亚提库斯之后,就给他上了镣铐,把他解回了首都。

(2)人们没有允许他到元老院去:他是在一间寝室中受审的,审判时有美撒里娜在旁,进行控诉的是苏伊里乌斯。控诉的罪名是贿赂军队(据他说,军队收到钱之后必须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这就更可恶了);和波培娅通奸;最后,他还是个像姑。最后这一条控诉条款使被告实在忍不住了。他说:“苏伊里乌斯,去问一问你的儿子们吧,他们会承认我是个男子的!”而且在他为自己进行辩护时,他的发言使克劳狄乌斯深受感动,甚至美撒里娜听后都落泪了。美撒里娜在离开房间之际擦掉眼泪的时候,却要维提里乌斯小心不要让囚犯从他们的手里溜掉。她自己则赶忙着手安排搞掉波培娅的勾当,并且唆使她的奸细用地牢的威胁迫使她自杀了。皇帝则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编年史》的其余部分以及《历史》的全书的唯一依据就是十一世纪的朗哥巴狄的手稿(美狄凯乌斯第二手稿),这个手稿所提供的文本显然不如美狄凯乌斯第一手稿中的第1至第4卷。在遗失的部分(第7至10卷以及第11卷的前半部)中所谈到的事件参见前卷末尾的附注。

本卷中的主要人物是:1.瓦列里娅·美撒里娜——克劳狄乌斯的特别出名的表妹和他的第三个妻子。2.波培娅·萨比娜——提贝里乌斯的那个有能力的、但又不是太有能力的的朋友和副帅撒比努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39章)的女儿,她是当时最俏丽的美人,在嫁了提图斯·欧里乌斯之后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嫁给尼禄的那个波培娅(参见本书第13卷,第45章)。现在她的丈夫是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参见本书第3卷,第74章)。3.莫涅斯特——当时最著名的哑剧演员,他原是提贝里乌斯的被释奴隶,卡里古拉的宠臣(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26,55,57章),又是美撒里娜的情夫,因此他曾被怀疑参加波培娅的阴谋。4.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维也纳出身的有钱的前任执政官。美撒里娜选他代替莫涅斯特,他被公认为美撒里娜的奸夫而与波培娅一道被杀。5.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路福斯——现在他已从放逐地返回(参见本书第4卷,第31章注),并且被选定来进行这一控诉。6.路奇乌斯·维提里乌斯(参见第6卷,第32章注)——这时正是克劳狄乌斯对他言听计从的时候,他和克劳狄乌斯是本年度的执政官和监察官,目前他在皇帝的私人法庭上是审判亚细亚提库斯的陪审官。

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不列塔尼库斯——克劳狄乌斯和美撒里娜的儿子,现在五岁。索西比乌斯毫无疑问是个希腊的被释奴隶,后来由于被控以叛逆罪而为阿格里波娜处死(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32章)。

传说在人民群众(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19卷,第1章)(一说是近卫军士兵,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9卷,第30章)的一次情绪激昂的集会上,他回答人们喊叫的问题“谁是屠杀者?”时,他回答说:“就是我。”(Utinam ego.)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真正参预了这次阴谋。

以致几天之后，当波培娅的丈夫斯奇比奥同他在一起吃晚饭时，他还问为什么斯奇比奥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同来。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3) 但是，当克劳狄乌斯向维提里乌斯征求意见如何除掉亚细亚提库斯的时候，维提里乌斯便含着泪回忆他们两人间的长期友谊以及他们对皇帝的母亲安托尼亚所表示的同样忠诚。继而他又列举了他为国家所做过的事情，他最近对不列颠人作战的功勋 和所有其他有可能引起皇帝怜悯之心的事情。他建议给予亚细亚提库斯以选择死亡方式的自由。克劳狄乌斯随后的发言也具有同样的宽大精神。当亚细亚提库斯的一些朋友建议他用慢慢绝食的办法自杀时，亚细亚提库斯说，他不想接受这项恩典。他先做了一次他常做的体操，洗了澡，高高兴兴地吃了晚饭。他说死于提贝里乌斯的阴谋或是死于盖乌斯·凯撒的进攻，较之死于妇人的欺骗和维提里乌斯的挑拨性的下流语言倒是更体面些，接着他就把自己的血管切开；不过在他切开血管之前，他先到他的柴木堆那里去，下令把它们挪到别处去，这样他那些繁茂的树木就不致受到干柴烈火的影响了。他在临死之前，竟还是这样沉着啊！

(4) 接着召开了元老院的会议。苏伊里乌斯进而又把姓佩特拉的两名最高级的罗马骑士加到被控诉者的名单上去。处死他们的原因，据说是他们曾出租他们的一所房屋，作为莫涅斯特和波培娅的幽会之所。但其中的一个人受到控诉，是因为他夜里睡觉时梦见克劳狄乌斯戴着小麦编的王冠，麦穗向下，因此根据他的梦，预言粮食的歉收。有一些人说，梦里看到的是带着发白的叶子的葡萄蔓编成的花环。他根据这个朕兆认为皇帝在秋末将要死亡。但大家意见一致的一点则是，这个梦不拘性质如何，都会使他本人和他的兄弟丧命。元老院决定把一百五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和行政长官的标记 赠予克利司披努斯。维提里乌斯则建议再把一百万给予索西比乌斯，因为他用教诲帮助过不列塔尼库斯，用忠言帮助过克劳狄乌斯。也被征询过意见的斯奇比奥回答说：“关于波培娅的罪行，我的想法和大家的想法相同，那末可以认为我要说的和大家所说的话相同吧！”——夫妻之爱和元老职责之间得到了美妙不过的妥协。

(5) 而这时老练而又残酷无情的苏伊里乌斯继续干他的控告勾当，许多人也仿效他的这种鲁莽粗暴的做法：因为皇帝将全部法律上和行政上的职权集中于一身，这种情况就给掠夺者大开方便之门。任何公开出售的商品都不象辩护者的背叛行为那样毫无顾忌地出售。结果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著名的罗马骑士撒米乌斯付给了苏伊里乌斯四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却发现他竟然同对方勾结到一起，于是就在他的辩护人的家里用剑自戕了。因此，按照业已任命的执政官盖乌斯·西里乌斯的建议（关于西里乌斯的权力和他的垮台，我将在提到它们的时候再来叙述），元老院一致要求执行秦奇乌

大概是公元 43 年的一次出征。

克劳狄乌斯说他是一个“天才的角力家”。

在平奇乌斯山上他的路库鲁斯花园里。

克劳狄乌斯对这一点一直特别敏感，因为他刚一即位便遇到了可怕的饥饉。

这是说不实授官职，而只是授予代表这一官职的标记。近卫军长官克利司披努斯必须是骑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得到行政长官的实职。

参见本卷第 12 章和第 35 章。

斯法，因为这项法律很早就规定，在为某一案件进行辩护时，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金钱或是礼物。

(6) 当担心因此会蒙受污名的元老们起来反对的时候，跟苏伊里乌斯不合的西里乌斯便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抨击，并且援引了古时演说家的范例，那些演说家是把名誉和前程看成他们口才的唯一报酬的，他说：“连文艺中最优美和最重要的东西都因图利而被腐化，那末其他东西沾上了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当人们所考虑的是金钱的数目时，甚至信义都不能不受影响啊。如果诉讼不使任何人能从中取得利益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诉讼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们都在鼓励仇视和控诉，鼓励恶意和不公道，为的是使法庭贪污腐化，从而使辩护人弄到金钱，就好象疾病的流行可使医生取得报酬一样。让这些人记起阿西尼乌斯，记起美撒拉，记起现代的人物中的阿尔伦提乌斯和埃塞尔尼努斯吧：他们在他们的本行的业务上达到了最高的造诣，但是他们的生活或他们的辩才却没有任何污点！”已经任命但未到任的执政官说了这样的话而别人也表示同意之后，于是采取措施起草一项决议，使犯罪者不容易逃脱反勒索法的制裁，这时苏伊里乌斯、科苏提亚努斯等等看到这一决定对他们来说不是意味着审讯（他们的罪行已非常明显，不必再审讯了），而是意味着惩处时，人们便围在皇帝身边，请求他赦免他们过去的罪行。

(7) 他们看到皇帝有了赞同的意思之后，就开始为他们自己的案件辩护说：“哪里会有人傲慢到说他能够希望取得不朽的声名？对被告来说，他们自己能够得到帮助，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任何人就不会由于没有辩护人为他辩护而听任强者的摆布了。但口才并不是不花一文钱而随便拣来的东西：一个人越是为别人的事情奔走，他也就越是忽略他私人的事务。许多人靠服军役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不少人经营他们的产业，但谁也不愿意干一种他不能得利的行业。阿西尼乌斯和美撒拉（他们由于安托尼乌斯与奥古斯都的决战而大发横财）以及豪富家族的后人埃塞尔尼努斯、阿尔伦提乌斯之流的人物很容易做出慷慨的姿态；但在取得报酬的一点上，他们显然也有前例可循，普布里乌斯·克洛狄乌斯或盖乌斯·库利欧在发表演说时习惯上就是收费的。他们本人都是贫苦的元老，而在没有战争的时期他们除了和平的报酬之外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让他也考虑一下那由于辩护的活动而成名的普通人民吧。如果他们研习的那门学问的报酬被取消，这门学问也就会灭亡了。”皇帝在考虑了这些虽非高尚但仍不是毫无道理的理由之后，便

即 *lex Cincia de donis atque muneribus*（公元前 204 年），公元前 17 年被奥古斯都恢复。苏伊里乌斯之第二次触犯这一法律引起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42 章以次）。

关于阿西尼乌斯·波里欧和美撒拉·科尔维努斯，参见本书第 4 卷，第 34 章注；第 3 卷，第 34 章注；关于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参见本书第 6 卷，第 5 章注；关于玛尔库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埃塞尔尼努斯，即波里欧的孙子，参见本书第 3 卷，第 11 章。

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是当时最猖狂的告密者。他由于在奇里奇亚勒索而被放逐（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33 章），但通过他的岳父提盖里努斯的干预又回到了元老院（参见本书第 14 卷，第 48 章），他又是迫害特拉塞亚的主谋（参见本书第 16 卷，第 21 章以次），在这之后，他就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人平时就是和皇帝本人十分接近的。

这是两个可疑的保证人，克洛狄乌斯是西塞罗的敌人，在同米洛争吵时被杀。臭名昭著的库利欧则是被凯撒收买的那个保民官。

规定辩护人所收的费用最多不能超过一万谢司特尔提乌斯。超过这个数目的就要按勒索罪惩处。

(8) 差不多就在同时，米特利达特斯(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他保有亚美尼亚的王位和卡里古拉下令逮捕他的事情)按照克劳狄乌斯的意见，靠着帕拉斯玛尼斯的力量返回了他的王国。伊伯利亚的国王，也就是米特利达特斯的兄弟，不断宣称帕尔提亚人中间发生了内哄，王位还不知道属于谁，小事情无人过问。因为做过许多残酷事情的哥塔尔吉斯现在又杀死他的兄弟阿尔塔巴努斯及其妻儿，结果使帕尔提亚人人感到惊恐，他们召来了瓦尔达尼斯。他这个一向喜欢进行大规模冒险行动的人在两天里便走了三千斯塔狄乌姆，赶跑了想到瓦尔达尼斯会来进攻因此惊慌失措的哥塔尔吉斯，并且毫不迟疑地攻占了最近的一些省份——只有塞琉西亚不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他围攻这座设防坚固的城市，久攻不下，这座城市不单有一条河流作它的天然屏障，同时还有工事和粮食足资固守。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自己切身利益的考虑，无宁说是对这一座也背弃了他的父亲的城市感到愤怒。就在这时，哥塔尔吉斯得到了达阿伊人和叙尔卡尼亚人的兵力的援助，又重新作战；瓦尔达尼斯被迫放弃了塞琉西亚，在巴克妥利亚的平原上扎下营地，与哥塔尔吉斯的营地相对。

(9) 正当东方的政权处于分裂状态而人们还不知道哪一方面取得优势的时候，这种局面使得米特利达特斯得到了占领亚美尼亚的机会，因为这时罗马军队正致力于摧毁山上的要塞，而伊伯利亚的军队在这同时蹂躏了平原地带；当地居民在敢于接战而失败的省长狄莫纳克斯逃跑后，没有进行过任何抵抗。一部分贵族所依附的小亚美尼亚的国王科提斯造成了一些耽搁。但不久他就被皇帝的一道命令压制下去，于是人们又都转而拥戴米特利达特斯做国王了。但他表现得过分严厉，从而未必能使他的新王位得到巩固。

紧前面的有关东方事件的现存记述(参见本书第6卷，第31—37章，第41—45章)是写到罗马指定米特利达特斯登上亚美尼亚王位，帕尔提亚的老练的阿尔塔巴努斯三世重新占有了他的王国。卡里古拉继位之后，提里乌斯所取得的胜利甚至已丧失了一半：米特利达特斯被召到罗马被看管起来，这样亚美尼亚便再一次回到帕尔提亚的影响或主权之下。不过公元40年阿尔塔巴努斯三世的死亡和他的儿子哥塔尔吉斯与瓦尔达尼斯之间的内战(在第三个兄弟阿尔塔巴努斯四世立即被处死之后)，使局面再度改变了。应当提醒读者的是，在这些篇章(第8—10章)里谈的并不是公元47年的事情，而是从公元42或43年到48年的事件的概述。到本书第12卷第10章才又接着叙述了这些事情。

实际上这是大约五年前的事情。

参见本书第6卷，第32章。

约合三百五十英里，这里的里程对任何一大批人都是不可能在两天内走完的，甚至对帕尔提亚人来说也是这样。即使瓦尔达尼斯的随从人员不多，而且新马的调换也不困难，这样的速度仍然接近或超过罗马信使在平坦的大道上行进的速度。

参见本书第6卷，第42章注。

参见本书第6卷，第36章注。

帕尔提亚本土的东部(科拉桑，Khoras(n))，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的上游，兴都库什以北，它的首都是巴克妥拉(Bactra)，即巴尔克(Balkh)。它过去曾是一个希腊—印度王国。

亚美尼亚全国分为一百二十省(praefecturae)，省有省长。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6卷，第9章，第27节。

亚美尼亚本土西部。

这时，帕尔提亚的将领准备作战，但他们发现了一件叛国阴谋，因此突然缔结了一项条约。这一叛国阴谋是哥塔尔吉斯向他的兄弟透露出来的。他们会见时起初还有点犹豫，后来相互握住右手，在神坛前面发誓向他们敌人的叛逆行动进行报复，并且相互作了让步。瓦尔达尼斯被认为更适于保有自己的王位；而为了避免发生任何敌对行动，哥塔尔吉斯则撤退到叙尔卡尼亚内地去。在瓦尔达尼斯返回的时候，塞琉西亚才在叛变后的第七个年头投降了；这对帕尔提亚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耻辱，因为一个城市竟能反对他们这样长的时间。

(10) 瓦尔达尼斯于是巡视了主要的各省，他渴望收复亚美尼亚，但是这时又害怕这会和叙利亚的副帅维比乌斯·玛尔苏斯发生冲突而不得不把这种野心收敛起来。就在这时，哥塔尔吉斯又在征募一支军队，他后悔让掉王位，而那些始终不甘愿在和平环境中处于藩属地位的贵族又在教唆他。另一方面，瓦尔达尼斯也把军队带到埃林德司河。在渡口的一场激烈战斗中，他取得了全面胜利，而在一些成功的战斗中他又把参预进来的部族都一一加以征服，直到信德河的地方，而信德河则是达阿伊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边界。既然取得了胜利的帕尔提亚人无意于远出作战，所以他的胜利便到那里为止。因此，他建立了许多记载他的威势的纪念物，并且在这种纪念物上说明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成员曾经向这些民族收取过贡品；在这之后，他便十分光荣地回来，因此对自己的臣民也就更加专断，更加横傲了。但是有一次，当他专心打猎疏于防备的时候，一个预谋的背叛行动将他杀害了；这个国王这时虽然还十分年轻，但是已非常有名，如果他能够象威慑敌人那样得到自己人民的爱戴，那末老资格的国王也很少有几个能比得上他。

瓦尔达尼斯被杀以后，帕尔提亚的事务陷入混乱，因为大家对于继承者的人选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许多人倾向于哥塔尔吉斯，但还有一些人倾向于普拉提斯的后人美赫尔达特斯，这就是在我们这里作人质的人。但是哥塔尔吉斯取得了胜利，成了宫廷的主人，不过他的残酷和放纵使得帕尔提亚人不得不秘密地把一份请愿书送到罗马皇帝那里去，请求把美赫尔达特斯释放出来，以便取得他的祖宗的王位。

(11) 在同一个执政官当政的年代，也就是罗马建城八百年的时候，举行了一次百年祭，这一次与奥古斯都举办的前一次相隔六十四年。这里我且谈两位皇帝所用的记算方法，因为这些计算方法我已经在谈到多米提安统

公元 43 年。

战争的地点还未能确定，因为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埃林德司河和信德河在什么地方，而且雅利安人（住在巴克妥利亚西南）离开达阿伊人又是很远的。

他是沃诺尼斯的儿子，普拉提斯四世的孙子，参见本书第 6 卷，第 31 章注。

克劳狄乌斯和维提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即公元 47 年。

百年祭大体说来是公元前 249 年制定的，规定每百年举行一次，第二次是在公元前 146 年（比规定晚三年），但在公元前 46 年却没有举行。奥古斯都利用西比拉预言书中所说的一百一十年的世纪（saeculum）和十五人祭司团的传统，设法在公元前 17 年举行了百年祭（这比根据他自己的论据所定的年代还早一年）。克劳狄乌斯又恢复了百年的世纪（saeculum），但是把这一祭日看成是罗马的第八个百年祭（ $753 + 47 = 800$ ）。多米提安采用了奥古斯都的办法，但是他提前六年举行了他的祭日（ludi）（公元 88 年）。

治时期的那些卷里详细地谈过了。因为他也举办过百年祭，而作为十五人祭司团的成员和当时的行政长官，我是比一般人更加注意这件事的。我提起这件事并非出于什么虚荣，而是因为从古以来这项责任就是由十五人祭司团负担的，此外还因为特别是高级长官有责任执行同宗教仪式有关的职务。当克劳狄乌斯出席赛马会，而豪门出身的少年子弟组成的一个马队表演特洛伊战争的时候——在这些少年子弟中间就有皇帝的儿子不列塔尼库斯和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他不久就被过继为皇帝的继承人并且被定名为尼禄），人民群众对多米提乌斯所表示的更加热烈的欢迎则被认为具有朕兆的性质。大家还一致传说，他幼年的时候曾有一些蛇前来看护他：这是模仿外国的奇迹故事而编造一种预言，因为尼禄本人——他肯定是不习惯于降低自己的身分的——就常常说他在卧室里看到过一条蛇。

（12）但是，他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男性后裔，因此人们对日耳曼尼库斯的追忆就使他还有一些人望；而由于他的母亲阿格里披娜受到美撒里娜的迫害，所以人们也就越发对她表示同情；一贯是她的敌人、而且现在又对她更加憎恶的美撒里娜，之所以抑制自己的挑起控诉和教唆控诉者的行为，是因为她又近似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人。她爱上了罗马的一个最漂亮的青年盖乌斯·西里乌斯，她的情欲炽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她竟然把他的显要的妻子优尼娅·西拉娜从自己丈夫的家里赶了出去，并且占有了现在已经无拘无束的奸夫。西里乌斯对自己的丑名和面临的危险不是不知道，但是由于拒绝就意味着必死无疑，由于避免暴露出来还有一线希望，而且由于他得到的报酬是丰厚的，于是他使用及时行乐、不顾未来的态度安慰自己。不过美撒里娜却没有隐瞒的意思，她不断地带领着她的大群门客到他家里去。在外面，她也总是同他挨到一起；他取得了数不清的财富和荣誉，最后，统治大权的易手似乎已经完成了：在奸夫的家里，人们可以看到宫廷的奴隶、被释奴隶和各种设施。

（13）这时，克劳狄乌斯还不知道自己夫妇间已发生了问题，正忙于自己的监察官职务，他发布了严峻的敕令，斥责人民群众在剧场中的放肆行为，他们在提到担任过执政官的普布里乌斯·彭波尼乌斯（他给剧场写剧本）和一些有地位的人时，讲了不少下流话。克劳狄乌斯利用法律来制裁债权人的勒索行为，禁止在父亲去世时由未成年的儿子代还债务。他把西姆布路伊尼山上的泉水引到首都城里。在他发现就连希腊字母也并不是一开始制定就

应系塔西佗的《历史》的最后几卷，今已佚。

参见本书第3卷，第64章注。

贵族青年所表演的骑兵战斗，参见味吉尔：《埃涅伊特》，第5卷，第545行以次。

未来的皇帝尼禄，他是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阿格里披娜的儿子（参见本书第4卷，第75章注）。

这个人就是第5章中已被选出的执政官，战胜撒克罗维尔的那个西里乌斯的儿子，参见本书第1卷，第31章；第3卷，第42章；第4卷，第18章。

从公元前23年起废止的这一职务为克劳狄乌斯恢复起来，而在这一年克劳狄乌斯和维提里乌斯交卸了执政官的职务后便担任了这一职务。

参见本书第5卷，第8章注。

两个水源：aqua Claudia（水来自苏比亚科上方小山之上的阿尼奥河所形成的一些小湖）和Anio novus（水取自河流本身），不过它们都是通过同一个拱门水道流入城市的。

十全十美的时候，他就创造并公布了一些新的拉丁字母。

(14) 从埃及人的动物图画来看，他们是最早用图画符号表示思想的民族：人类历史的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最古老的文献，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他们还自称是字母的发明者。他们认为，曾称雄海上的腓尼基人把这种知识从埃及输入希腊，结果借用字母的腓尼基人却取得了发明字母的声誉。因为根据传统的说法，随着一支腓尼基船队到来的卡德木斯把文字传给了当时还没有开化的希腊各民族。另一些人则说，雅典的凯克罗普斯（或底比斯的里努斯）和特洛伊时代阿尔哥斯的帕拉米狄斯发明了十六个字母，其他的字母则是后来不同的作者，特别是西莫尼德斯陆续增加的。在意大利，埃特路里亚人从科林斯人戴玛拉托斯那里学到了文字，阿波里吉尼斯人从阿尔卡地亚人伊凡德尔那里学到了文字；拉丁的字母在外形上和最早的希腊字母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字母的数目起初不多，后来才有增加。克劳狄乌斯也援了这个前例，又加上了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在他的统治时期很流行，后来就作废了，不过在广场和神殿的官方的青铜牌上我们却仍然可以看到它们。

(15) 后来，他又同元老院商讨建立一个卜人团[■]的问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意大利的最古老的技艺不致由于这些卜人的怠惰而失传。在国家遭到灾难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卜人召来，根据他们的意见恢复宗教的仪节，并且能比较准确地预见到未来的事情。但是埃特路里亚的贵族却自愿地或是出于罗马元老院的邀请，保存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一些家族中传播。但是由于人们都不关心这种技艺，再加上外来的迷信^反越来越盛行，结果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越来越疏忽了。现在看来，一切确实都很兴旺。但是他们必须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对上天的垂爱表示感谢：那就是他们要保证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所遵守的宗教仪节在繁荣顺利的时候也不会被忘记。”因此元老院便通过了一项命令，责成祭司们考虑在卜人的训练中哪些部分需要加以保存或是加强。(16) 同年，凯路斯奇人 到罗马来要求给他们派一个国王，因为国内的斗争已经消灭了贵族，而在皇族当中也只剩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留在罗马的意大利库斯。此人在父系的一方面，他的父亲是阿尔米尼乌斯的兄弟佛拉乌斯，他的母亲则是卡提伊人的国王阿克图美路斯的女儿。他很漂亮，受过日耳曼式的和罗马式的军事训练和骑术训练。因此皇帝就送给他一笔钱，一队护卫人员，并且鼓励他鼓起勇气来继承他的家庭的光荣。“他是在罗马诞生的（不是人质而是罗马公民）、要到国外去接受王位的第一人。”在开头的时候，日耳曼人确是十分欢迎他的到来；但是由于他不存有党派之间的怨恨心并且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力求表现关切的态度，于是崇拜者就群集

这三个字母是：

■ 的古希腊字母 F 即 Φ ，表示用作子音的 U，如 $\Phi\Lambda\Gamma\text{V}\Sigma$ 即等于 VVLGVS 。

反 西格玛 ” Σ ，等于希腊字母 σ 。3. 希腊人用来表示 spiritus aspes（吐气音）的符号 Σ ，它表示的音介于英文 u 的和 i 之间，如 maximus (maxumus) = (MAXI-MVS)。第一个字母保留下的很多，第三个字母也可以看到一些，但第二个字母却看不到，最多也只能有一个。

卜人的地位比占卜师的地位要低得多。他们的占卜方式中有一种是埃特路里亚人的根据牺牲的内脏进行占卜的方法（extispicium）。

这时虽然基督教和米苏拉教（Mithraism）正在发展过程中，但这里所指的主要还是犹太教和埃及人对伊西司（Isis）和谢拉皮司（Serapis）的崇拜。

在国王的周围。这个国王虽然偶尔表现了客气和拘谨的并不使人讨厌的弱点，但是他更多的是表现了使蛮族感到亲切的酗酒和淫乱。他的声誉已经开始传到并且越过了相邻的各邦，但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忌妒他的权力，那些想通过结党营私而谋求私利的人却到相邻的部落那里去，在那里发表了他们的抗议宣言：“日耳曼的古老的自由正在消失，罗马的权力正在加强。在与他们一样诞生在同一块土地之上的人当中，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当国王，而不必把那个探子佛拉乌斯的儿子捧在众人头上，这种情况难道就完全无可争辩了么？祈求阿尔米尼乌斯的名字是没有用的。即使阿尔米尼乌斯有一个儿子在敌国被抚养成人之后又回到国里来统治他们，那他们也会担心这是一个受到外国的教育、奴役和衣着的熏染的青年，一句话，就是受到一切外国事物的熏染的青年！至于意大利库斯，如果说他具有家传的气质的话，那末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象他父亲那样对祖国和家庭进行过一场不可调解的战争！”

(17) 他们便利用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号召集合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意大利库斯手下的力量也不弱。他提醒他们说，“他并不是仰仗武力来征讨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民族，而是由于他自己有比对手们更加高贵的出身才被召来的。至于他的勇气，他们可以试验一下，看看他是否配得上他的叔父阿尔米尼乌斯和他的祖父阿克图美路斯！他的父亲也没有使他感到羞愧——他父亲从来不曾拒绝（在日耳曼人的同意下）对罗马所承担的义务。自由的名义正在被人利用来作为不诚实的借口，这些人出身卑贱，一向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因此他们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国内的不和上面。”群众向他欢呼，而在一场象蛮族战争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当中，国王取得了胜利。他因成功而洋洋自得起来，变得蛮横自大，结果被赶了出去，但是他后来又依靠着朗哥巴狄的军队重新取得了王位，这样，不拘他在顺境还是逆境时，都是凯路斯奇人的祸害。

(18) 在这个时期，卡乌奇人内部已无纷争，桑克维尼乌斯也死了，人们兴高采烈。卡乌奇人趁着科尔布罗还未到来的机会，在干纳斯库斯的率领下，先发制人地对下日耳曼发动了进攻。干纳斯库斯本人是一个坎宁尼法提斯人，曾在罗马的辅助部队里服役，后来从那里开了小差，现在则带领着一队轻便的船只只在海上打劫。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高卢沿岸一带，因为他对于这里的和平城市的财富是十分熟悉的。但科尔布罗从一进入行省，就表现出极为谨慎，不久便取得了从这次战役开始以来便享有的声誉。他把他的三层桨的战船全部集中在莱茵河上，其他船只则按照它们的吃水量大小分别停泊在河口和支流上面。他击沉了敌人的船只，这样就赶跑了干纳斯库斯。他把事情就地安排停妥之后，就要那些由于很想大肆劫掠一番而对劳苦和军务感到厌倦的军团记住古老的法律，因为这一法律禁止在进军时离开队伍，禁止不遵守命令而自行发动战斗。放哨和日夜值班时都要带着武器执行任务；

居住在卡提伊人的东北部，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他们是阿尔米尼乌斯治下的一个部落。

参见本书第2卷，第9—10章。他在罗马军队中担任过骑兵的斥候，所以后面说他是探子佛拉乌斯（*exploratoris Flavi*）。

位于易北河以东，波希米亚以北。

艾姆斯河和威悉河之间的“小卡乌奇人”。

桑克维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4章）。他的死亡（他的职务是下日耳曼的行政长官副帅，*legatus pro praetore*）和科尔布罗代替他的事情，在本书已经遗失的部分可能是提到了的。

根据记载，两名士兵曾受到死刑的处分，一个士兵是因为他在掘土修建壁垒时没有佩剑，另一个士兵是因为他干这一工作时什么也没有带，而只有一把匕首。这种说法可能是夸大了，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些说法的出发点却还是要说明统帅的严厉。这肯定是一个严峻的人物；对于小事都这样严厉的人，对于重大的罪行就更是铁面无情了。

(19) 但是，他激起的恐怖情绪对他自己的士兵以及对敌人却发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这样的办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重振士气，但对蛮族来说，却意味着削弱信心。弗里喜人 曾因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的失败而发生了叛乱，自从那时以后，弗里喜人便采取敌对或不满意的态度。他们交出了人质，并且移居到科尔布罗特别划定的地区去。科尔布罗也给他们成立了一个元老院，设置了一名高级官吏，并且给他们制定了法律。为了防止他们忽视他所发布的命令，他在这一地区修建了一个设防的据点，另一方面又派遣使节到大卡乌奇人 那里去劝说他们投降，并且要他们设法害死干纳斯库斯。这种策略既不是无效的，而用来对付一个逃兵和不忠诚的人，也不是可耻的；不过干纳斯库斯的被杀扰乱了卡乌奇人的情绪，科尔布罗撒下了叛乱的种子。因此这个消息虽然在许多人看来是可以相信的，却被一些人认成是一种不祥之兆：“为什么他要树敌呢？任何损失都要由国家来承受：如果他取得成功，他就会成为出色的战士，这是一个敏感的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并且会造成对和平的威胁。”因此，克劳狄乌斯便十分坚定地禁止对日耳曼发动新的侵略，甚至还下令卫戍部队撤退到莱茵河的西岸。

(20) 当命令传达到科尔布罗这里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敌人的土地上设营了。这个命令使他感到十分意外。尽管他在这个时候想到了这一命令会引起许许多多的后果——从皇帝那里来的危险，蛮族方面的蔑视，行省居民的讪笑——但是他只讲了这样一句话：“在我以前的罗马将领是多么幸福啊！”随后他就下令撤退了。不过为了使士兵们有事可做，他要他们在莱茵河和摩撒河 之间挖掘一道二十三英里长的运河 这样一条便路使得人们可以避开大洋上的危险。皇帝虽然不许他作战，却仍然赐他以凯旋的标记。

不久之后，库尔提乌斯·路福斯 也取得了同样的荣誉，因为他为了寻找银矿，在玛提乌姆 开发了一处矿山。矿山的收益很少，而且时间也不长，但是军团士兵在挖水道和修建十分艰巨的地下矿坑设备（这种工作在露天就已经够艰巨的了）时吃了极大的苦头。他们为这种过度紧张的工作而累得疲惫不堪，再加上在好几个行省里都有这类苦役，于是他们就以军队的名义私自上书皇帝，请他在把军队交给一位统帅之前，先赐给他凯旋的荣誉。

(21) 至于库尔提乌斯·路福斯的出身，有些人说他是剑斗士的儿子。

参见本书第4卷，第73章注。

属于莱茵河上的舰队（*classis Germanica*）。杜路苏斯建立了这支舰队，并为这一舰队从莱茵河到沮伊德湖开辟了一道军用运河（*fossa, Drusiana*）。

参见本书第4卷，第72章注。

在威悉河（威悉河是大卡乌奇人和小卡乌奇人的分界）和易北河之间，即东方卡乌奇人。

今天的默兹河（*Meuse*）。

指北海上两个河口之间的危险的航路。

此人是上日耳曼行政长官的副帅（*legatus pro praetore*）。里普西乌斯和里克（*Ryck*）认为就是亚历山大的历史学家克温图斯·库尔提乌斯·路福斯，但约翰·杰克逊认为他更可能是这个历史学家的父亲。

我不愿意在这方面说假话，可是又不好意思在这方面调查真实情况。在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在一个业经任命要到阿非利加去的财务官手下做事情。在阿杜路美图姆这个城市，当他在一个炎热的中午独自在一个荒废的柱廊下漫步时，他看到一个高大得超乎常人的妇女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说：“路福斯，你将来会到这里来担任这个行省的长官的。”这一朕兆激起了他的希望，于是他就离开该城到了罗马。在罗马，一方面是自己的果敢性格，另一方面再加上他的朋友们的慷慨资助，他取得了财务官的职位。随后，由于皇帝的提拔，他又击败了贵族出身的竞争者而取得了行政长官的地位。原来提贝里乌斯为了给他的卑贱的出身开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库尔提乌斯·路福斯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后来这个在上级面前唯恭唯谨，对下横傲无礼而在同僚当中又颇为难对付的人物，在他的悠长的一生中竟爬上了执政官的高位，取得了凯旋的标记，最后终于担任了阿非利加的长官；而他命中前定的官运应验之后，他也就死在那里了。

(22) 这时在罗马，一个名叫格涅乌斯·诺尼乌斯的骑士被发现在早朝时身上带着宝剑。不过他这样做的动机为何，无论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弄清楚。在严刑的拷问之下，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他没有供出任何同谋犯。是否他还有什么隐瞒的地方，就不得而知了。

在同样的执政官当政的一年里，普布里乌斯·多拉贝拉建议每年举行的剑斗比赛的费用应当由已当选为财务官的人负担。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官职是一个人的功业的报偿，凡是自信品德崇高的公民都能合法地竞选长官职位；甚至没有规定使青年人不得担任执政官或独裁官的年龄限制。还在国王的统治时期便已经设置了财务官的职位，从路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之恢复库里亚法便可以看到这一点。选任的权力掌握在执政官手里，直到这一官职和其他官职都转由人民来选任的时候。在塔尔克维尼乌斯被逐后六十三年，由人民选出的最早的财务官是瓦列里乌斯·波提图斯和埃米里乌斯·玛美尔库斯；他们的职责是掌理战时军队的财政。后来由于他们的责任加重了，在罗马也设置了两位财务官；不久，由于这时意大利要向罗马纳税而来自行省的收入也日益增加，财务官的数目又增加了一倍。在这之后，根据苏拉的一项法律，又任命了二十名财务官用来补充元老院的名额，因为他已经把刑事法庭的审判权交给元老了；甚至当骑士重新取得这一审判权的时候，财务官仍不是靠金钱得到的，而是有赖于竞选者的功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但后来多拉贝拉的这个建议却无异是拍卖这个官职了。

(23) 在奥路斯·维提里乌斯和路奇乌斯·维普斯塔努斯担任执政官的

德国的威斯巴登和霍姆堡地区。

这是一种讽刺的说法，意思是说，这样可以防止统帅滥用他的士兵的劳役来谋求荣誉。

阿杜路美图姆，今天的苏司(Sousse)。

指已经当选但尚未就职的财务官(参见本书第13卷，第5章注)。

竞选高级长官的最低年龄的限制在公元前180年的维里乌斯年资法(lex virilia annalis)中有规定。

库里亚大权法(lex curiata de imperio；在共和国末期这一法律虽然不过是一种形式，但仍是不可缺少的)在王政时期把大权(imperium)授予选出的国王，王政倾覆后，则把大权授予代替国王的两名执政官。

公元前447年。在十人团垮台之后二年，十人团执政期间设有财务官。

罗马本城财务官的设置实际上要早于随军的财务官(参见李维：《罗马史》，第4卷，第43章)。

公元前267年，罗马在庇鲁斯战争后成为意大利的主人时，又增设了四名高级财务官(quaestores classici)。

一年里，讨论了补充元老院名额的问题。所谓长发高卢的首要公民，由于很久以来就是罗马的同盟者，而他们本身又取得了罗马公民权，所以他们要求取得在首都担任官职的权利。人们对这件事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而在皇帝本人主持的会议上，双方热烈地展开了辩论。

有的人说：“意大利还没有衰败到连首都罗马的一个咨议机构都组织不起来的程度。在过去，对于那些和罗马人有血统关系的民族来说，一个由罗马人组成的元老院就足够了；他们并不因为古老的共和国而感到脸红。而且即使在今天，人们还引用在古老的制度下罗马的性格为世人提供的德行和荣誉的范例！维尼提人和印苏布里人已经冲进了元老院，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他们还要把大群的外国人带到城里来，就好象这座城市被攻占了么？对于罗马贵族的后裔和来自拉提乌姆的贫穷的元老还有什么荣誉留给他们呢？一切事物都要转到有钱的人们手里去；然而这些人的祖父、曾祖父却曾经统率着同罗马为敌的部落屠杀过我们军团的士兵，并曾在阿列西亚包围过圣优利乌斯。而且这都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啊！何况我们更没有忘记过去妄图破坏卡披托里乌姆神殿和罗马卫城中献神的战利品的那些高卢人。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我们又当如何呢？尽量让他们享有公民的头衔吧：但是元老标记和长官的荣誉，还是不要被他们玷污为好！”

(24) 皇帝听了这一番话及其理由，很不以为然，他不仅当场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且在他召集的元老院会议上发表了下面的讲话：

“萨比尼人克劳苏斯是我的始祖，他在成为一个罗马公民的同时又取得了贵族的称号；我从祖先身上受到鼓舞：在治理国家时要采取与他们一样的政策，那就是把一切真正优秀的东西都移植过来，而不论它来自什么地方。因为我不是不知道，优利乌斯家族是从阿尔巴到我们这里来的，科伦卡尼乌斯家族是从卡美里乌姆来的，波尔齐乌斯家族是从图司库路姆来的；且不用向远古的时候探索，元老们都是从埃特路里亚、路卡尼亚以及整个意大利选进来的；最后，意大利本身扩展到阿尔卑斯山，这样就不仅仅个人，就是

公元前 81 年，苏拉通过的这项法律只允许元老担任审判的职务。关于骑士和元老院争夺审判权的问题，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60 章注。

后来当了皇帝。

长发高卢 (Gallia Comata)，指属于皇帝的三个行省阿克维塔尼亚、路格杜南希斯和贝尔吉卡，这里的居民都是习惯留长头发的。与此相对的则是属于元老院的纳尔波高卢 (Gallia Narbonensis) 或称“长袍高卢” (Gallia Togata)，这是完全罗马化了的高卢。

这里即所谓同盟者 (foederati)。他们有充分的罗马公民权，但是没有担任元老的资格，因此不能当选官吏。

这里指拉丁的和意大利的城市。

波河以北的高卢居民，凯撒在内战开始时 (公元前 49 年) 曾授他们以公民权。

指公元前 52 年凯撒包围维尔琴盖托里克斯 (Vercingetorix) 而高卢的援军又将凯撒包围一事 (参见凯撒：《高卢战记》，第 7 卷，第 68 章以次)。被包围的地点在今塞缪尔河 (Semur) 和狄荣河 (Dijon) 之间一个现名阿利兹-圣-莱纳 (Alise-Sainte - Reine) 的小村。

可能指公元前 390 年阿里亚一役之后，高卢人中的谢诺尼人攻占罗马和包围卡披托里乌姆神殿的事情。

公元 1524 年在里昂曾发现了这一发言原文的大段的残篇。用这些片段同这里的文字相比可以看出，二者内容虽然相同，但塔西佗重新整理并且压缩了这一发言。

参见本书第 4 卷，第 9 章注。

不少国家和民族也完全被包括到罗马人的整体里来了。当波河以北各地区的意大利居民取得了公民权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建立了巩固的和平，在国外取得了胜利；而我们利用我们的军团遍布于天下各地这一事实，把最强壮的行省居民加到他们中间去，这样就使这个凋敝的国家重新有了力量。巴尔布斯一家是从西班牙来的，和他们同样显赫的一些家族则是从纳尔波高卢来的，难道这也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么？这些人的子孙还都活着，他们对他们的祖国罗马的爱丝毫不比我们差。拉开戴孟和雅典虽然拥有强大的武力，可是终于免不了灭亡的命运，难道这不正是因为他们始终把被征服者当作外人看待而采取排斥态度的缘故么？但是我们自己的始祖罗木路斯却又很贤明，他竟然一天之中战胜了并随即同化了一个民族！甚至我们过去的一些国王都是外国人：被释奴隶的儿子担任官职，这也并不象人们一般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什么新鲜事情。古时这样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有人可以反驳说，谢诺尼人同我们打过仗啊。那末也许沃尔斯奇人和埃魁人 从来没有向我们打过仗？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我们的罗马曾被高卢人占领过，可是我们难道不也曾把人质送到托司卡尼人 那里去，并且从撒姆尼特人的轭下穿过去么？而且如果你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历次战争，没有一次战争是在比对高卢人的战争更短的时期里 结束的：从那时起，那里便一直对我们保持着忠诚的和平。现在他们已经在风俗习惯方面、文化方面并且通过婚姻关系而同化于我们了，让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黄金和财富带到我们这里来，而不要留在我们的境界之外他们自己那里吧！元老们，现在被认为是极其古老的任何制度，都有一个时期是新的：在贵族的高级长官之后有了平民的高级长官；后来在平民的高级长官之后又有了拉丁人的，而拉丁人的之后又有了意大利其他民族的高级长官。今天我们的创举也会变为过去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今天我们根据前例加以辩护的事例，将来也会成为前例的。”

（25）元老们同意了皇帝的发言，结果埃杜伊人 就第一次在首都取得了参加元老院的权利。他们所以取得这样的权利，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和罗马就有盟约的关系，而且在高卢人的城市里，他们是唯一拥有“罗马人民的兄弟”这样头衔的城市。

就在这同时，凯撒又把所有那些最老的或是门第最显赫的元老接受为贵族：原来罗木路斯所说的“大家族”和路奇乌斯·布鲁图斯所说的“小家族”

它和阿尔巴与图司库路姆一样也在拉提乌姆，但还未能确定它的具体位置。

同盟战争结束时，意大利波河以南地区都取得了公民权。

指公元前 49 年凯撒把公民权（civitas）给予波河以北的高卢各城市。

指罗马人和萨比尼人合并的传说，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版），第 58—59 页。

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 58—66 页。

他们是古代罗马南部和东部的邻居。肯奇那图斯和科里奥拉努斯的传说便和他们有关系。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 152—153 页。

在罗马向波尔塞那（Porsena）投降之后（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3 卷，第 72 章；普利尼：《自然史》，第 34 卷，第 14 章，第 39 节）。

公元前 321 年在考地乌姆峡谷（参见李维：《罗马史》，第 9 卷开头部分；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 172—177 页）。

在公元前 59—50 年十年中间。有过多次时间较短的征服，而在当时的演说里，克劳狄乌斯强调指出了他们的顽强抵抗。

这时已经所余无几了。甚至独裁官凯撒和皇帝奥古斯都根据卡西乌斯法和赛尼乌斯法选出来补足空额的那些家族也都零落殆尽了。这是一件会使许多人感到高兴的事情，于是监察官便欣然地担起了这样一项任务。不过怎样把那些丑名四溢的元老排除出去，却是他颇费斟酌的事情。但是他用了一种最近才采用的温和办法，而放弃了过去那种严厉的办法。他劝告每个这样的人物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然后申请准予放弃元老的职务，这种申请很快地便得到了同意；继而他就在一个名单上同时发表了被开除的和被批准退职的元老的名字，而由于不把监察官的开除和自动退职的谦虚表现加以区别，被开除的人们的耻辱也就相应地减轻了。为了表示感谢，执政官维普斯塔努斯建议，克劳狄乌斯应取得“元老院之父”的称号。他说，“若用祖国之父的名义，就和别人共享了，对于为国家立新功的人应当用非常的名义来表示尊崇。”但是皇帝本人却反对执政官的这一建议，认为它吹捧得太过分了。他还主持了每五年一次的人口调查的结束式，调查结果表明罗马公民现有五百九十八万四千零七十二人。现在，他对于他自己国内的事情不再是一无所知了：不久之后，他就不得不注意到并且报复了他的妻子的越轨行为，但这只不过是到了在后促成一次乱伦的结合而已。

(26) 到了这时，美撒里娜对于平平淡淡的通奸已经不满足了，她正在追求淫荡的新花样。西里乌斯本人开始催促她索性把事情公开，这或是由于他命中注定要因情丧智，或是由于他看到只有冒险才能应付临头的危险。他对她说：“我们不能干等着皇帝年老：只有清白的人才能思前虑后而不误大事；罪行被人发觉，就得用大胆来补救。我们有的是朋友，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担心的事。我本人没有结婚，又没有孩子，我准备结婚，并且把不列塔尼库斯过继过来。你的权力并不会削弱，而且，如果我们先动手除掉克劳狄乌斯的话，你的心境只会更加宁静。要知道，克劳狄乌斯即使不会那样快发现我们的奸情，但他却是很容易发怒的。”

美撒里娜听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反应是冷淡的。这倒不是因为她的丈夫还有什么恩爱，而是因为她担心一旦西里乌斯没有人可以管束，他会把自己的情妇抛弃，并且冷静地估量在危险时刻犯下的这样的罪行到底值不值得。然而，放荡的人从最臭的丑行中得到最大的欢乐，她渴望成为他的妻子；她只是等待着克劳狄乌斯到奥斯蒂亚去主持牺牲奉献式，就和西里乌斯举行正式的、隆重的婚礼。

(27) 我知道，在一座任何事情都瞒不过人们的耳目、都逃不过人们的

关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1部分，第8章，第93—126页。

在卢瓦尔河和索恩河之间居住的民族，他们的首都都是奥古斯托杜努姆（今天的奥顿，Autun）。他们和罗马在什么时候缔结了正文中所说的盟约已不清楚，但是在格拉古时期，他们已是罗马人的同盟者（*socii populi Romani*）（李维：《罗马史》提要，第61卷）。

这里和传统的说法有所不同。根据传统的说法，罗马路斯时代的元老院由一百名大家族元老（*patres maiorum gentium*）组成，后来塔尔克维尼乌斯·普利斯库斯又把一百名小家族元老（*minorum gentium*）补充进去，而路奇乌斯·布鲁图斯所补充的则是骑士等级出身的一百名 *conscripti*（参见李维：《罗马史》，第1卷，第8章第35节；第2卷，第1章）。

西塞罗在处死卡提里那派的一些人之后，曾被人们称为“祖国之父”。

即 *lustrum*，指每五年一次的人口调查结束时在罗马玛尔斯广场上举行的献牲祓除式。所献的是猪、羊、牛三牲（再参见李维：《罗马史》，第1卷，第44章）。

谈论的城市里，任何人如果认为自己十分安全，这是无法设想的事情。更不用说，定下某月某日，当着在婚书上盖章的证人们的面，一位当选的执政官和皇帝的夫人来到某处公然举行正式婚礼了；女人听从占卜师的话，戴上了结婚的面罩，向诸神奉献了牺牲；两个人还和客人在一起欢宴，还接吻拥抱，最后就象夫妇一样地在夜里同床共枕。不过我丝毫不是在这里故作耸人之笔：我在这里所记的都是我的先辈亲口说的或亲手记下来的。²

(28) 当时皇室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特别是那些掌权的人，⁸ 因为这些人最怕已经确定的皇位又发生什么变故。他们起初只是在私下谈话里表示不满，后来就不再掩饰自己的愤怒情绪了。“一个优伶⁴ 曾经玷污过皇帝的寝室，这已经是够丢脸的了，不过还不致危及皇帝本人的生命。但这次却是一位年轻潇洒、果敢有为的贵族，一位当选的执政官，他正在准备满足自己的更大的野心——这次结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他们想到克劳狄乌斯的愚钝，他之受制于美撒里娜以及在她的命令之下他所进行的多次屠杀的时候，他们无疑是感到害怕的。而且，皇帝的温驯的性格本身又使他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们能使他认识到美撒里娜的罪行的严重性，那他们就可以在对她加以审判之前把她判罪，除掉。但是他们认识到，关键在于克劳狄乌斯肯不肯听取她给自己的辩护，以及他们是否能使他不听取甚至是她的忏悔之词。(29) 在开头的时候，卡利司图斯（这个人我在前面谈到盖乌斯·凯撒被杀的时候提到过）同纳尔奇苏斯（杀害阿庇乌斯的主谋者）和当时最受宠信的帕拉斯 商量，是否可以想用私下恐吓的办法使美撒里娜离开情夫西里乌斯，至于他们所知道一切其他情况就不再提了。但帕拉斯和卡利司图斯不同意这样的办法，理由是：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自己就会送命。帕拉斯是由于胆怯，但卡利司图斯则是因为从前一朝的经验他深切体会到，小心谨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较之生硬地提出意见使自己能更稳妥地保持自己的权力。纳尔奇苏斯则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只是对这个计划作了一点修改：在事先根本不告诉她会被控告或谁已控告她。他本人则等待着动手的机会，因为皇帝在奥斯蒂亚那里长久耽搁着不回来，他就笼络同皇帝最亲近的两名侍妾作为控告者，笼络的办法是：送礼、许诺和向她们指出在除掉美撒里娜后她们的势力会加强等等。

(30) 随后，这个叫做卡尔普尔尼娅的女人在得到机会和皇帝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便跪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美撒里娜已经嫁给了西里乌斯。就在这时，她又问另外一个女人克利欧帕特拉（这个女人就站在身旁准备回答问题），是否也听到了这样的事情。在克利欧帕特拉也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

耶罗美 (Jerome) 报道的数字是 6,844,009 人，辛凯路斯 (Syncellus) 的数字是 6,941,000 人，但从人口比较自然的增长率来看，美地凯乌斯 (Mediceus) 本的数字是更合理一些。因为：

² 8 年 4,063,000 人

⁸ 年 4,233,000 人

⁴ 年 4,937,000 人

可能是为了运粮的船队的安全。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66 卷，第 31 章和阿米亚努斯·玛尔凯里努斯，第 19 卷，第 10 章，第 4 节。

现在只是名义上如此而已：“婚礼上的占卜师……已属有名无实”（参见西塞罗：《论占卜》，第 1 卷，第 16 章）。

这种口气在希罗多德等古代历史家的作品中常常看到。

卡尔普尔尼娅便请求皇帝召见纳尔奇苏斯。纳尔奇苏斯请求皇帝宽恕他过去的罪过，因为他没有向他的主人提起过关于维提乌斯、普劳提乌斯以及诸如此类人物的事情；他说甚至现在他仍不打算责备这个女人的淫荡，更不想迫使皇帝把皇宫、奴隶和皇帝的其他仪仗从西里乌斯手中要回来。不，西里乌斯可以享用这些东西，但是让他归还新娘并把婚约取消了吧！他问：“你知道你离婚的事情吗？因为全国人民、元老院和军队都看到了西里乌斯的婚事；而除非你赶快行动，否则新的丈夫就掌握罗马了！”

(31) 于是凯撒把他最亲密的朋友召到一处，首先向粮务官图尔拉尼乌斯，其次向近卫军长官路西乌斯·盖塔征询意见。他们都证实了这件事。其他人则一致高声坚持要皇帝到军营去，先取得近卫军的忠心拥戴，因为安全比报仇更重要。克劳狄乌斯肯定了这一事实之后，吓得几乎失去了理智，以致他竟然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问他自己是否还是皇帝，西里乌斯是否还是普通公民。

但是美撒里娜这时却放荡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现在正是仲秋时节，她正在她的邸宅的园地里举行葡萄收获的表演。榨葡萄机正在工作着，大桶里的葡萄汁满得外溢了，披着皮子的妇女则在它们旁边象奉献牺牲时或发酒狂时的酒神女祭司那样跳跃着。她自己则在那里蓬松着头发，挥动着酒神杖；西里乌斯在她身旁戴着常春藤冠，穿着优伶的高底靴摇晃着脑袋，而在他周边则是放荡的合唱队胡乱地叫着。据说维提乌斯·瓦伦斯一时兴起，爬到一株高大的树上去。当别人问他，他看到了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奥斯蒂亚上空的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也许是他真正看到了这样的东西，也许是不留心偶然讲出来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却成了一句讖语。

(32) 这时不仅外面的传闻，就是报信的人也从四面八方来了。他们带来消息说，克劳狄乌斯已经知道了一切，并且要到这里来，急不可待地想进行报复。于是他们俩就分手了：美撒里娜到路库鲁斯的花园去；西里乌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恐惧，到广场上去办事了。其余的人也分别溜到各处，但是他们却在外面或是在躲避的地点被百人团长们发觉并逮捕起来。大难临头而手足无措的美撒里娜立刻决定采用多次使她本人得救的办法，那就是，去见她的丈夫，要他看到她自己。

她还带信给不列塔尼库斯和屋大维娅，要他们立刻投到他们的父亲的怀抱里去。接着她又恳求年纪最长的维司塔贞女维比狄娅，请维比狄娅为她向最高祭司说情，并取得他的宽恕。这时一共只有三个同伴跟她在一起——人

指那些在皇室管事的重要的被释奴隶。这些人名义上是主要的秘书，但实际上却能以左右克劳狄乌斯，从而成了把持帝国实权的人物。

指莫涅斯特，参见本卷第1章注。

原来是卡里古拉的奴隶，对卡里古拉的影响甚大。现在是克劳狄乌斯的负责陈情书的秘书（*libertus a libellis*）

他是国务秘书（*libertus ab epistulis*），是三人当中最突出的人物。苏埃托尼乌斯曾记述过他和美撒里娜一同害死阿庇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参见本书第4卷，第68章注）的事情（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37章）。关于他后来的情况，参见本书第12卷，第1, 57, 65诸章；第13卷，第1章。

皇帝的母亲安托尼娅的被释奴隶，任财务秘书（*libertus a rationibus*）。

参见本卷第31, 35章以次。

图尔拉尼乌斯这时已九十多岁，他担任这个职务至少已有三十四年（参见本书第1卷，第7章）。

们这样快地全部离开了她！——她从城的这一端徒步走到另一端，然后乘上一辆花园的垃圾车沿着欧斯提亚大道出发了。没有一个人同情她，因为所有的人都感到她所犯的罪行实在是太可怕了。

（33）皇帝这一方面同样是惊惶不安；他内心里并不信任他的近卫军长官盖塔，因为此人根本不分是非，见风转舵。于是纳尔奇苏斯就在同他一样感到惊惶不安的一些人的支持下，正式向皇帝进言，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挽救皇帝的性命，这就是，在那一天，把近卫军的统率权交给他的一名被释奴隶。纳尔奇苏斯自荐负起这个责任。再说，他还担心克劳狄乌斯在返回罗马的途中会由于路奇乌斯·维提里乌斯和凯奇纳·拉尔古斯的进谏而后悔起来，因此他就要求和克劳狄乌斯乘一辆马车，同坐在一起。

（34）后来人们一直说，克劳狄乌斯这时讲的话说明他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一时痛斥他的妻子的可耻的淫乱行为，一时却又表示怀念他过去的婚姻生活和他的孩子们的年幼。但这时维提里乌斯却只是叫着：“多么严重的罪行啊，多么无耻的行为啊！”纳尔奇苏斯当时确实要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而不要这样含含糊糊；但是这种请求没有用处。维提里乌斯的回答模棱两可，人们可以从他的话作出当时情况所需要的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凯奇纳·拉尔古斯也学着他的样子。

现在他们看到美撒里娜了。她一直在向皇帝呼叫着，要他听屋大维娅和不列塔尼库斯的妈妈讲话，但控诉者这边也在高声讲述西里乌斯和这次婚礼的事情。同时为了引开凯撒的视线，他把列举了她的各种放荡罪行的文件交给他看。不久之后，在进入罗马的时候，他们的两个孩子已经等在那里要见他们的父亲，但这时纳尔奇苏斯却下令把他们领开。不过这时他却不能使维比狄娅走开，也不能阻止她义正词严地提出说，不能不经审问便处死自己的妻子。纳尔奇苏斯回答说皇帝准备审问美撒里娜，并且会给她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的，同时劝贞女最好还是回去照管自己的宗教事务。

（35）在全部审讯期间，克劳狄乌斯始终保持着令人不解的沉默。维提里乌斯则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神气。一切事情都任凭纳尔奇苏斯的摆布。他下令把奸夫的住宅打开，并且把皇帝领到那里去。在那里他首先把入口地方的一座西里乌斯的父亲的半身像指给皇帝，这原是元老院明令禁止放在这里的。随后他又指出尼禄家族和杜路苏斯家族的一切传家宝怎样作为通奸的代价而跑到西里乌斯的家里来。皇帝勃然大怒，说了许多威胁的话，纳尔奇苏斯于是便把他领到军营，那里已经安排好了一次士兵集会。纳尔奇苏斯讲了开场白之后，克劳狄乌斯只说了几句：因为，尽管他的气愤是正当的，但是羞愧之心却使他说不出话来。近卫军士兵发出了长时间的呼号，要他把罪犯的名字讲出来，并对他们加以惩罚。当西里乌斯被带到坛座跟前时，他既不想为自己进行辩护，也不想拖延，而只是要求速死。一些比较显要的罗马骑士也表现了和他一样的坚定态度。皇帝下令处死了曾被西里乌斯指定为美撒里娜的“监护人”、现在又来提供证据的提齐乌斯·普洛库路斯。和他一同

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的同僚（参见本卷第1章）。

酒神杖（thyrsus），杖用葡萄蔓或常春藤编成，杖头有针叶球果。

他扮成酒神（Bacchus）的样子。

美撒里娜的一个情人，著名的医生（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29卷，第1章，第8节）。

这里即指皇帝本人（参见本书第3卷，第58章注）。维司塔贞女的干预分量，参见西塞罗：《为丰提乌

处死的还有供认不讳的维提乌斯·瓦伦斯和他们两个人的同谋犯彭佩乌斯·乌尔比库斯和撒乌费乌斯·特洛古斯。受到了同样的惩罚还有：城市守卫队长官戴克里乌斯·卡尔普尔尼亚努斯，剑奴训练所监督苏尔皮奇乌斯·路福斯，还有元老雍库斯·维尔吉里亚努斯。

(36) 皇帝只在处理莫涅斯特时有些犹豫。因为他撕毁了自己的外袍，要克劳狄乌斯看他身上的鞭痕，并且要克劳狄乌斯记起在克劳狄乌斯使他听美撒里娜的使唤时所讲的那些话。他说，别人犯罪是为了金钱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但他却是出于不得已。如果西里乌斯取得了帝国统治大权，那末毫无疑问，他莫涅斯特会第一个丧命。凯撒受到了感动，并且有了赦免他的意思，但是他身边的被释奴隶还是使他在处死了这样多显要人物之后，作出了杀死这个优伶的决定。当罪行过于严重的时候，这种罪行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已经无关紧要了。

甚至一位罗马骑士特劳路斯·蒙塔努斯的辩护也没有得到允许。这是一个谦逊而且又非常漂亮的青年，他曾在夜里突然被美撒里娜召去并在同一夜里被她打发走：她想要什么和不要什么，都是任着性子干的啊。但是苏伊里乌斯·凯索尼努斯和普劳提乌斯·拉提拉努斯却免了一死。拉提拉努斯被赦免是由于他的叔父的杰出功勋；苏伊里乌斯被赦免却是因为他本身的无耻行径，因为在这一群无耻之徒所干的勾当里，他是扮演着女人的角色的。

(37) 这时，美撒里娜正在路库鲁斯花园中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进行最后的挣扎。她在写一篇请愿书。她心里还有指望，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激愤情绪，这个女人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还是这样霸道。老实讲，如果纳尔奇苏斯不赶快把她处决，控诉她的人肯定会遭到杀身之祸。原来克劳狄乌斯回到宫里，提早吃了晚饭之后，他的心境便已经不那末激动了，再加上他酒后又有一点醉意，接着他就下令要人去通知那个“可怜的女人”（据说这是他当时使用的原话），在第二天一定要到他这里来为自己的案件辩护。人们看出了这些话里的含义：他的怒气开始消失，他对她的爱情又回来了。如果他们不赶快动手的话，人们就有理由担心即将到来的黑夜会使皇帝重新想起闺房的乐事。

于是纳尔奇苏斯就赶快跑出去，命令近卫军的一名将领和几名百人团长立刻去执行死刑；他说这是皇帝的命令。一名被释奴隶埃沃都斯被派去防止她的逃跑并亲眼去看一下命令是否执行。他比所有其余的人更早地跑到花园时，发现美撒里娜正伏在地上，她的母亲列庇妲则坐在她的身旁。列庇妲在她的女儿得势时，同她的感情并不好；但是看到她落到这样危急的地步，才对她怜悯起来。她这时正在劝美撒里娜不要等候刽子手的到来。她说：“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现在你能做的只是设法死得体的面些。”但是在那个淫荡

斯辩护的演说》（第46章以次）。

此人六年前是克劳狄乌斯担任执政官时的同僚。

“O facinus！ O scelus！”这话当然可以用到美撒里娜的身上，也可以用到纳尔奇苏斯的身上。

这里指纳尔奇苏斯。

毁掉这个半身像的命令显然是在西里乌斯被判罪的时候发布的（参见本书第4卷，第18—20章）。

夫妻之间互派这样的监护人以保证相互间的忠贞，在帝国时期是常见的。

罗马的半军事性的夜间警卫队和消防队。奥古斯都所创立的这种守卫队包括七个中队（每一中队负责罗马十四个区中的两区），中队的士兵主要从被释奴隶中征募。

堕落的女人的心里已经谈不上什么荣誉不荣誉的问题。当人们破门而入的时候，美撒里娜却还在不停地哭泣和呻吟，但这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近卫军的将领默不作声地站在她的跟前，而被释奴隶则象是奴隶骂街那样地狠狠地申斥她。

（38）美撒里娜第一次明白了自己实际上处于怎样的地位，她抓起一把匕首，心慌意乱地用匕首刺自己的咽喉，又刺胸膛，但是都不顶事。最后还是那个将领一刀把她刺死了。她的尸体留给了她的母亲。还在吃饭的克劳狄乌斯接到了美撒里娜已死的消息。没有说明她是自杀的还是由别人把她杀死的。克劳狄乌斯也没有问。他要人给他把酒拿来，象方才一样继续举行他的宴会。

即使在这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人们在皇帝身上也看不出憎恨，看不出高兴，看不出愤怒，看不出悲哀的征象，一句话，看不出人的感情。甚至当他看到控诉者在那里高兴，当他看到他的孩子在那里悲泣的时候也是这样。元老院设法促使他忘掉这件事，它发布命令要人们把美撒里娜的名字和胸像从一切私人的和公开的地点除掉。元老院还发布命令把财务官的标记授予纳尔奇苏斯。但是对于比帕拉斯和卡利司图斯的权力还要大的人物来说，这算得了什么荣誉呢？……这确实是值得称赞的做法，但它注定要产生最可怕的后果。……

用以维持和训练剑奴以备皇帝举行剑斗比赛时使用。监督应是骑士出身，这个职位是担任某种比较负责的财务职位之前的必经阶段。

第十二卷

(1) 美撒里娜的处死震动了皇室：因为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隶立刻在为他找一个伴侣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他过不惯独居生活；他对女人是言听计从的。女人们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激烈：人人都争先恐后地炫耀自己门第的高贵、自己的美丽、自己的财富，都声称自己配得上这一高贵的联姻。不过主要的竞争者却是担任过执政官的玛尔库斯·洛里乌斯的女儿洛里娅·宝琳娜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阿格里披娜。阿格里披娜的支持者是帕拉斯；宝琳娜的支持者则是卡利司图斯。至于埃里娅·帕伊提娜，她出身图倍罗家族，并且是以纳尔奇苏斯为后援的。皇帝一时赞同这个人的意见，一时又赞同那个人的意见。最后他只得把争论的各方都召集来开会商讨，要他们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所以提出这种意见的理由。

(2) 在讨论时，纳尔奇苏斯的意见是：克劳狄乌斯早先就和帕伊提娜结过婚；他们之间有过这一结合的结晶（安托尼亚就是帕伊提娜的孩子）；这次破镜重圆不会在他的家庭生活中引起什么新的变化，而且她决不会象继母那样地虐待不列塔尼库斯和屋大维娅，因为她知道，除去她自己的女儿之外，这两个孩子就是她最亲近的人了，所以她一定会善待他们的。卡利司图斯则认为，长期的离异已经使她失去了这样的资格，因而她一旦被召回来，就很容易变得横傲起来。但是同洛里娅结婚却要明智得多，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生过孩子，所以她不会忌妒，并且可以对自己丈夫的子女担起继母的责任。帕拉斯则称赞阿格里披娜，他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她所带来的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外孙，这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物。让皇帝和这一名门联姻吧，这是优利乌斯家族和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后裔，这样他就可以保证使这位还在盛年的、确实能够生男育女的皇女不致把凯撒们的光荣旁落到另一个家族里去了！

(3) 他的这些理由，再加上阿格里披娜的动人的姿容，终于说服了皇帝。在以近亲的关系为借口的一连串的谒见中，她这样有成效地迷住了她的叔父，结果她不仅排除了同她竞争的女人，并且在事先就俨然以妻子的姿态在皇帝身旁出现了。当她知道她的婚事有了把握的时候，她立刻就开始扩大自己的计划，设法使她自己的儿子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她和格涅乌斯·埃诺巴尔布斯所生的孩子）和皇帝的女儿屋大维娅结了婚。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非得使用罪恶的手段不可，因为克劳狄乌斯已经把屋大维娅许配给路奇乌斯·西拉努斯，他并且曾把凯旋的荣誉授给西拉努斯，还以西拉努斯的名义举办过盛大的剑斗比赛，从而使这个已经有了其他荣衔的青年人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但是，在这样一个只能听从别人摆布而自己谈不上什么好恶的皇帝身上，看来没有什么事是绝对办不到的。

他的命令很简单，然而概括的：“克劳狄乌斯要莫涅斯特做美撒里娜命令他做的一切事情”（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22章）。

参见本卷第2章。

他是不列颠的征服者奥路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的侄子（参见本书第13卷，第11章；第15卷，第49，60章）。

尼禄的姑母多米提娅·列庇妲（参见本书第12卷，第64章注）。

可能指对美撒里娜所进行的报复。

(4) 既然维提里乌斯能够用他那监察官的名义来给自己的卑鄙无耻的勾当打掩护，并且预见到阿格里披娜不久就会成为独揽全部大权的人物，于是他便拚命地向阿格里披娜讨好：他不仅参加她的谋划，还向西拉努斯提出控诉，尽管他同西拉努斯之间还有姻亲的关系，西拉努斯的确实美貌但是水性杨花的姊妹优尼娅·卡尔维娜不久之前嫁给了维提里乌斯的儿子。维提里乌斯便拿这件事作为把柄，提出了控诉：他无耻地捏造说，西拉努斯和他的姊妹有暧昧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行为不检，并没有乱伦的行为。克劳狄乌斯很注意这一控诉，因为对于自己女儿的疼爱，使得他特别容易对她未来的丈夫发生怀疑。对这一阴谋毫无所知的西拉努斯恰巧是这一年的行政长官，但是突然间，他却由于维提里乌斯的命令被开除了元老院，尽管元老的名单早已编制完毕，而牺牲祓除式也早已举行过了。同时克劳狄乌斯又取消了西拉努斯和屋大维娅的婚约，西拉努斯不得不辞去自己的高级长官的职务，而把期满之前的职务交给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

(5) 在盖乌斯·彭佩乌斯和克温图斯·维拉尼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外面的传闻和私通的事实都肯定证明克劳狄乌斯要和阿格里披娜结婚了。不过他们却还没有胆量正式举行婚礼。要知道，叔父同侄女结婚的事情是无例可循的。更何况这是一种乱伦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的话，那就会有引起全国性灾难的危险。直到维提里乌斯自己想办法来安排这件事并取得所希望的结果时，徘徊观望的情绪才被打消。开头，他问皇帝是不是愿意服从人民大会的命令，是不是愿意服从元老院的决定。克劳狄乌斯回答说，他是一个普通的罗马公民，他当然要服从全体人民的意旨。于是维提里乌斯要他在皇官中等候着，他自己则到元老院去，说他有一件极端重要的国家大事要提出来讨论，并要求第一个发言。接着他就说，“治理天下的皇帝，在处理极端繁重的事务时需要有人协助他，这样他才可以专心国事而不致为家务所烦扰。对于我们的监察官，也就是这位自小便不晓得放荡或享乐为何物而知礼守法的皇帝来说，还有比娶一个妻子更加正当合理的安慰么？妻子不仅仅是和他分享痛苦与欢乐的伴侣，他还可以向她倾诉内心的衷曲并付托自己年幼的儿女。”

(6) 这几句开场白讲得娓娓动听，得到了元老们的意在逢迎的热烈赞同。维提里乌斯接着又说：“既然大家一致认为皇帝应当结婚，那末就应当选一位出身高贵、有做母亲的经验而且品德高尚纯洁的妇女。用不着仔细研究他们就可以看到，就门第来说，阿格里披娜自然是最突出的，事实证明她是多子女的，而她的崇高的德行也足以和前两点相称。特别使人高兴的是这

玛尔库斯·洛里乌斯 (Marcus Lollius) 的孙女 (参见本书第 3 卷，第 48 章注)。卡里古拉曾把她从她的丈夫美米乌斯·列古路斯手中夺了过来，但很快地便和她离异了。她后来因阿格里披娜的忌妒而丧命 (参见本卷第 22 章；第 14 卷，第 12 章)。老普利尼在《自然史》的第 9 卷第 35 章第 58 节中说，他在一次普通的宴会上，看到她戴的珠宝值四千万谢司特提乌斯。

她和克劳狄乌斯结过婚，但由于一些小冲突而离婚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 26 章)。关于他们的女儿克劳狄娅·安托尼娅的事，参见本书第 15 卷，第 53 章。

现在的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 (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即未来的尼禄 (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11 章)。

阿格里披娜是老阿格里披娜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因此阿格里披娜从母系来说属优利乌斯家族，从父系来说则属于克劳狄乌斯家族。

样一点：正是天意使得这位除去自己的妻子以外没有同任何人发生过关系的皇帝和这个寡妇 结合到一起。他们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听到过，而且他们自己也亲眼看到过，过去的皇帝怎样凭着自己一时的高兴来夺取别人的妻子。这种粗暴的做法比起我现在所建议的井井有条的布置相差太远了。实际上，他们是在创造一个前例，这就是：皇帝从罗马人民手里接受一个妻子！也许有人会说，过去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叔父和侄女通婚的事情。可是在别的国家，这样的做法是正常的，是任何法律所不禁止的。同 从兄弟与 再从兄弟 结婚的事情虽然过去很久没有过，但已渐渐变成平常事情了。时代的要求变了，人们的习惯也将随之改变。今天的新鲜事情，到明天就成了惯例。”

（7）这时元老当中不少这号人物，他们跑出元老院争相表示，如果皇帝还拿不定主意，他们便要使用强迫的手段了。各色各样的人也都集合到一处，声称罗马人民也有同样的要求。克劳狄乌斯立刻到广场上来见他们，接受他们的祝贺，随后便进了元老院，要求公布一项命令，使今后叔伯和侄女的结合合法化。不过，对于这种婚姻方式，人们看到只有另一个人是热心模仿的，这就是罗马骑士阿列狄乌斯·谢维洛斯，一般人认为他这样做的动机不外是想讨好阿格里披娜而已。

从这个时候起，国家的情况就改变了。全部国家大事都操纵在一个女人的手里，不过这个女人与任意玩弄罗马帝国的美撒里娜不同。这是一种严酷的、几乎和男子统治时一样的暴政。在公开场合，阿格里披娜不仅是严厉的，又往往是横傲的。她的私生活没有淫乱的迹象，除非这样做有助于加强她的权力。她不顾一切地想给自己弄到金钱，她认为这是取得专制权力的后援力量。

（8）皇帝举行婚礼那天，西拉努斯自杀了。也许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最后断绝活命的希望，他也许是故意选定这一天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便使自己的死亡引起更大的反感。他的姊妹卡尔维娜被逐出了意大利。此外，克劳狄乌斯还下令按照国王图路斯的法律举行献牲式，并且要祭司们在狄安娜圣林中举行赎罪仪式。皇帝偏偏选了这样一个时候来惩罚和祓除近亲通奸的罪恶，这种做法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嘲笑。但另一方面，阿格里披娜却不要人们知道她只会犯罪：她把安奈乌斯·塞内加从流放地召回来，并且赐给他行政长官的职位。她认为塞内加的文名会使她的这一行动博得国人的好评。同时她又很想给她那即将长大成人的儿子多米提乌斯找个杰出的导师，而且塞内加的意见还能帮助他们策划夺取皇位的事情。因为人们认为塞内加是忠于阿格里披娜的：他感激她的恩情，但他对于克劳狄乌斯却是憎恨的，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曾受过他的伤害。

他是玛尔库斯·西拉努斯（Marcus Silanus）的儿子（参见本书第2卷，第59章；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48章），他的母亲是奥古斯都的孙女埃米莉娅·列庇妲。

五年一度的人口调查完毕之后，均要在玛尔斯广场上献三牲（猪、羊、牛）祭神。

参见本书第11卷，第23章以次。

此人是有名的告密者。在这里是第一次提到了他，关于此人，还可参见本书第13卷，第33章和注。

不列塔尼库斯这时八岁，屋大维娅大概比他大一岁。

她的第二个丈夫、演说家帕西耶努斯·克利司普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20章）已死。在这之前她的丈夫是尼禄的父亲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

(9) 现在作出了不再耽搁的决定。当选的执政官 玛米乌斯·波里欧在极为丰厚的许诺的引诱下，向克劳狄乌斯提出建议，请他把屋大维娅许配给多米提乌斯。从两人的年纪来看这种安排是合适的，而且这还会给更加重大的事件铺平道路呢。波里欧为这一建议所提的理由，和不久之前维提里乌斯所提的理由几乎是一样的。屋大维娅不久便订了婚。这样一来，和皇帝本来就有亲属关系 的多米提乌斯现在又成了他的女婿；多米提乌斯于是便和不列塔尼库斯处于同等的地位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母亲的热心谋划，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过去控告了美撒里娜的那些人害怕她的儿子的报复。

(10) 我已经说过，这时有一些帕尔提亚的使节被派到罗马来，要求我们把手里的人质美赫尔达特斯 送回去做他们的国王。他们来到元老院，陈述他们此行的用意：

“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两国间缔结的条约。我们到这里来也不是因为背叛了阿尔撒奇达伊王族。我们是前来召请沃诺尼斯 的儿子、普拉提斯 的孙子去革除哥塔尔吉斯 的暴政的，因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对之都已同样不能再忍受了。他已经残害了他的兄弟、近亲和远亲。现在连自己的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也不放过。他在国内无所作为，在战场上损兵折将，但是他却想用他的残酷来掩饰自己的怯懦。

“你们和我们之间有着由两国正式缔结的年深日久的友谊。我们的实力和你们相埒，但是我们由于对你们的尊敬才把首位让给你们。现在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了，你们对这一点是义不容辞的。帕尔提亚的国王们把他们的儿子交给你们作人质的目的便在于此：如果国内的统治者变得不为国人所喜爱的话，我们可以到罗马皇帝和元老院这里来请求派遣一位受到你们文化熏陶的，更有教养的国王。”

(11) 为了答复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克劳狄乌斯就罗马的突出地位和帕尔提亚所表示的敬意作了讲话。他把他自己和圣奥古斯都相提并论：他指出，帕尔提亚人也曾向奥古斯都要求给他们派一位国王。但是他却没有提到提贝里乌斯，虽然提贝里乌斯也曾把国王送到那里去。由于美赫尔达特斯当时也在场，于是克劳狄乌斯便对他说了下列箴言：“你的头脑里不要常想什么专制和奴隶，而要常想统治和公民，你要仁慈而公正——这是蛮族那里所没有的品质——这样必定会受到加倍的欢迎。”随后他又向使节们称赞这个在罗马教养出来的子弟，说他到当时为止在各方面一直表现了谦和的性

指奥古斯都（参见本书第5卷，第1章）和卡里古拉（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24章）。

尖括弧内的两个词（et consobrinarum）是尼佩尔第加上的。既然同从兄弟（consobrini）通婚很久以来都是容许的，那么维提里乌斯在这里如果只提再从兄弟（sobrini）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同样的，如果以为“从兄弟”一般可以代表“再从兄弟”，因此“从兄弟”便可以代表“从兄弟”，那也讲不通。无论如何，罗马人对这种结合始终是抱有反感的。

他由于担任了主力百人团长而取得了自己的地位，他在结婚时至少可以得到把皇帝和皇后列为自己客人的荣誉（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6章）。

这个著名的圣林在阿里奇亚附近涅米湖畔，是“杀死凶手、自己并将被人杀死的祭司”rex Nemorensis 的。

八年前他由于被控与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玛尔库斯·维尼奇乌斯的妻子优利娅·里维拉通奸而被放逐到科西嘉。他的著作 *Consolatio ad Helviam* 和 *Consolatio ad Polybium* 便是在放逐时写的。

指已当选但尚未就职的执政官。

克劳狄乌斯是他的叔祖和继父，现在又成了他的岳父。

格。但是他又说，对于国王们的性格也不要过分苛求，因为常常改换国王并没有什么好处。已经享有极大光荣的罗马现在所希望的是外国和罗马都享太平。叙利亚的长官盖乌斯·卡西乌斯 于是奉派护送这个青年人到幼发拉底河的河岸。

(12) 这时，卡西乌斯是最著名的法学家：原来在天下太平时，谁也不去研究战争之术，和平使得有为的人和懒散的人一个样。虽然如此，卡西乌斯仍然尽力恢复旧时的纪律；他不断操练他的军团，就象敌人就在眼前似的细作安排，未雨绸缪：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罗马人的祖先，才无愧于他那甚至在那些地区也是十分有名的卡西乌斯家族。于是他派人去召请那些建议到罗马来请派一个国王的人们；并且在一个最方便的渡口丘格玛 那里设下他的营地。在帕尔提亚的权贵们和阿拉伯的国王阿克巴路斯 到达之后，卡西乌斯便提醒美赫尔达特斯，要他赶快行动，干自己应干的事情，因为蛮族的热情尽管很高，如果耽搁下来，这种热情便会冷却，甚至会转为背叛。这个忠告由于阿克巴路斯的不老实而被置诸脑后；原来阿克巴路斯把这个未经世故并把放荡的生活和做国王看成是一回事的青年留在了依德撒城 使他一天又一天地耽搁在这里。甚至当卡列尼斯 前来促驾，并指出如果他们迅速到达则一切事情全都会很顺利的时候，美赫尔达特斯都没有沿着近路去美索不达米亚，而绕道到当时由于严冬已经降临而无法通行的亚美尼亚。

(13) 最后，他们这些被大雪和高山拖得精疲力尽的人在平原附近和卡列尼斯的军队会师了。他们渡过了底格里斯河之后，便穿过了阿狄亚贝尼人的地区；阿狄亚贝尼人的国王伊札提斯表面上和美赫尔达特斯结成联盟，但是在暗中，他对哥塔尔吉斯却更真诚一些。但在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占领了亚述的古都尼诺斯，还有一座著名的要塞，要塞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过去亚历山大正是在这个地方 打败大流士 而灭亡波斯帝国的。这时哥塔尔吉斯正

关于美赫尔达特斯和当时的一般情况，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8—10 章和有关注释。

沃诺尼斯一世。

普拉提斯四世。

哥塔尔吉斯二世。

指美赫尔达特斯的父亲沃诺尼斯（参见本书第 2 卷，第 1 章）。被提贝里乌斯送出去的国王是普拉提斯和提里达特斯（参见本书第 6 卷，第 31 章以次）。

盖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是罗马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卡西乌斯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Cassianae scholae princeps et parens，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 7 卷，第 24 章），公元 30 年度补缺执政官，大约十年之后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公元 45—49 年继维比乌斯·玛尔苏斯（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10 章）之后任叙利亚的行政长官副帅（legatus pro praetore）。公元 65 年，他被尼禄放逐到撒丁尼亚，维斯帕西亚努斯把他召回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他的主要著作是《Libri iuris civilis》。

他属于玛苏里乌斯·撒比努斯（Masurius Sabinus）和阿泰乌斯·卡皮托（Ateius Capito）的学派（参见本书第 3 卷，第 75 章注）。

他的祖先“弑暴君者”（克拉苏斯手下的一名军官）在卡尔莱一役之后曾击退帕尔提亚人对叙利亚的进攻。

塞琉古·尼卡托尔（Seleucus Nicator）所建。它和阿帕美亚（Apamea）都在幼发拉底河东岸，是从幼发拉底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去的主要渡口。

欧司洛耶尼（Osro(ene)的国王。欧司洛耶尼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肥沃地带，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参见本书第 6 卷，第 44 章注）。

在以桑布洛斯为名的山的地方向当地诸神许愿,主要的祭仪是赫尔克里士的祭仪,赫尔克里士每到一定的时候便用托梦的办法预先告知他的祭司,要他们在他的神殿旁边放一些狩猎用的马。这些马在驮上满装着箭的箭筒之后,便被放到林中空地上,到夜里才气喘吁吁地回来,而这时箭筒也就全都空了。在第二天托梦的时候,赫尔克里士神便向祭司们指出他在森林中经过的道路,而在沿路上到处都有被杀死的野兽。

(14) 哥塔尔吉斯这时的兵力还不够强大,因此他便利用科尔玛河来做一道天然的屏障,而尽管对方派人送出嘲弄性质的挑战书,他却故意拖延,不断改变军队的驻地,并且派遣间谍去贿赂敌方的军队,唆使他们背叛。伊札提斯和阿狄亚贝尼人的军队先溜走了,后来阿克巴路斯和阿拉伯人的军队也溜走了。这些人一向就是这样见异思迁的,同时这种情况也符合于经验所证明的这样一事实:蛮族比较喜欢向罗马要求国王,却不大想让他们把国王当到底。

美赫尔达特斯失掉这些有力的同盟者,又害怕其他同盟者背叛自己,只好采取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战争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哥塔尔吉斯看到敌人削弱了,胆子大了起来,不再回避战争了。接战之后,双方都有巨大的伤亡,而且在很长的时间中,胜负无法决定。卡列尼斯击溃了抗击他的敌军,但是由于向前推进得太远了,被增援的敌军切断了退路。美赫尔达特斯失去了一切希望,只得听从他的父亲的臣属、一个叫做帕尔拉凯斯的人的诺言,结果他却被这个帕尔拉凯斯出卖,被上了镣铐,送到胜利的哥塔尔吉斯那里去了。哥塔尔吉斯斥责他,既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亲属,又不承认他是阿尔撒奇达伊王族的成员,说他只不过是个异邦人、罗马人。但是哥塔尔吉斯却保留了他的活命,只是割下了他的两只耳朵。他以这种做法表明他的宽大,但我们却感到耻辱。

不久,哥塔尔吉斯病死了。继他之后,当时在米地亚执政的沃诺尼斯被召来担任国王。在他的短暂、平庸而敷衍了事的统治期间谈不上什么成就,也谈不上什么挫折。在他之后,帕尔提亚王国就传到他的儿子沃洛吉西斯的手里。

(15) 这时,由于失去了王位而到处飘泊的波斯普鲁斯 国王米特利达特

欧司洛耶尼的首府,今天的乌尔法(Urfa),位于肥沃的平原之上,有司奇尔托斯河(Skirtos)横贯城市。最初的建立者是塞琉古一世,公元前132年欧司洛耶尼宣告独立时,这座城市就成了它的首府。后来优斯提尼安和科土洛依时期的依德撒比克劳狄乌斯和哥塔尔吉斯时的依德撒更加有名。

此人显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太守(Praefectus)。

亚述北部。

即尼尼微。

阿米亚努斯·玛尔凯里努斯,第23卷,第6章,第22节:“在这个阿狄亚贝尼有一座尼诺斯城,它过去是统治波斯的城市,它永久地保存了过去最强大的国王,尼诺斯(赛米拉米司的丈夫)的名字;还有埃克巴塔纳、阿尔倍拉和高伽美拉,而就在这里,亚历山大经过多次苦战,在一次激烈的角逐中打倒了大流士。”(公元前331年)(In hac Adiabena Ninus est civitas, quae olim Persidis regna Passederat, nomen Ninus potentissimi quondam regis, Samiramidis mariti, declarant, et Ecbatana et Arbela et Gaugamela, ubi Dareum Alexander post discrimina varioproeliorum, incitato Marte prostravit.)但这里所说的阿尔倍拉(Arbela)和高伽美拉(Gaugamela)都不是要塞。因此作者这里的叙述不是十分确切的。

指大流士三世。

斯得知罗马的统帅狄第乌斯 已经率领着他的主力离开 却把一位年轻而又未经世故的科提斯留在他的新王国里，而且又只有罗马骑士优利乌斯·阿克维拉统率下的几个步兵中队和他在一起。他根本不把这两人放在眼里，于是鼓动各个部落，吸引逃亡者来归，终于集合起一支军队，赶跑了丹达里达伊人的国王，攻占了他的领土。当这个消息传了出去，科提斯和阿克维拉知道米特利达特斯很快就要进攻博斯普鲁斯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兵力没有信心（因为西拉奇人的国王佐尔西尼斯对他们又采取了敌对的军事行动），因而也学了他的榜样向外面去求援，他们把使节派到强大的欧尔喜人的国王优诺尼斯那里去。这一联盟很容易地缔结起来了，因为他们可以用强大的罗马来对付背叛的米特利达特斯。于是他们作出安排，优诺尼斯负责骑兵的战斗，罗马人则负责围攻所有的城市。

（16）于是他们把兵力联合起来向前进军，先锋和后卫由欧尔喜人担任，中坚则由罗马步兵中队和罗马式装备的博斯普鲁斯军队担任。他们在这样的阵势下击退了敌人，并且占领了米特利达特斯退出的丹达里达伊人的一个市镇索札。他们不知道这里的居民是否对他们忠诚，因此决定把一支卫戍部队留在该镇。随后他们便向西拉奇人的地区进攻；他们渡过了庞达河，包围了乌斯佩，这是一座有城墙和壕沟卫护的山城。但这座城的不利之点却是，城墙不是石造的，而是用树枝编成的篱笆夹着泥土造成的，因此经不起攻击——我们的攻城塔比城墙高得多，我们用投枪和抛出去的火把使城里的卫戍部队陷入了一片混乱。老实说，如果不是黑夜使战斗中止的话，这次进攻可以在同一天开始和结束。

（17）第二天，乌斯佩人派代表出城要求赦免自由居民，并愿意交出一万名奴隶。这个条件为胜利者所拒绝，理由是屠杀投降的人是一种残酷的行为，但是要在这样多的人四周设置戒备人员那也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还是让他们死在战争的进程之中吧！而且从云梯攻上去的士兵也接到了对敌人格杀勿论的命令。乌斯佩的居民的死亡使其他地区的居民深感恐怖。既然军队和工事、山地或自然的屏障、河流和城市都不能阻挡敌人的进攻，要想取得安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此佐尔西尼斯就长时期不能确定他是应当先帮助陷入绝望状态的米特利达特斯，还是应当先挽救他从自己祖先手里接受的王国。但是后来他本国人民的利益占了上风，于是他就交出了人质，并且匍匐在凯撒的胸像的前面了。这是罗马军队取得的不寻常的荣誉，因为他们肯定是在不流一滴血和胜利的情况下，到达一个离塔纳伊斯河 有三天路程的地方的。不过他们在回师的时候，运气却不好，因为在从海路返回的途中，一些船只被吹到陶路斯山的沿海一带，他们在那里受到蛮族的包围，蛮族杀死了一个中队队长和许多辅助部队人员。

不详。

底格里斯河的东部支流，确实地点尚未确定。

沃诺尼斯二世。

沃洛吉西斯一世。

一个相当古老的独立小王国，地区大体上包括克里米亚和奇美里亚·博斯普鲁斯（刻赤海峡）以东的若干部落。由于波列莫到奇里奇亚去了，空下的王位在公元 41 年被克劳狄乌斯交给了米特利达特斯（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60 卷，第 8 章）。大约五年之后，由于某些理由（这些理由无疑在本书第 11 卷已佚的部分中叙述到），他被奥路斯·狄第乌斯·伽路斯赶走，由他的弟弟科提斯代替了他。

(18) 米特利达特斯这时既然在武力方面得不到援助，便考虑应当求谁的宽恕的问题。他的兄弟科提斯曾经背叛过他，后来又公然对他作战，因此不能得到他的信任。在当地的罗马人中间也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威信可以为他带来希望。于是他到优诺尼斯那里去，因为优诺尼斯对他并没有很大的私仇，而且优诺尼斯通过不久之前同我们结成的友谊又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他尽量使他的衣着和他的表情适应他当前的处境。他走进优诺尼斯的宫廷后便跪在国王的面前向他说：“罗马人多年来在海上和陆上一直在寻求的米特利达特斯，他自己到这里来了。随你怎样处置伟大的阿凯美尼斯的后裔吧，这是所有我的敌人不曾从我身上夺走的唯一头衔。”

(19) 他的声名、他的遭遇以及他的并非卑鄙的请求感动了优诺尼斯。优诺尼斯把他扶了起来，并且称赞他的行为，因为他选择了欧尔喜人和他本人作为请求宽大的对象。同时他派遣一个使团到凯撒那里去，使节们带了一封信，内容如下：“罗马皇帝与大国国王之间的友谊产生于他们的类似地位，他本人与克劳狄乌斯也是共同取得胜利的伙伴。战争的最崇高的目的在于通过谅解而取得圆满结果。因此之故，佐尔西尼斯虽然被打败，却没有遭到剥夺。至于应当受到更加严厉惩罚的米特利达特斯，他既不代他要求权力，也不代他要求王位，他只要求不把他放到凯旋的行列里，不要他用性命来抵偿过去的过错。”

(20) 克劳狄乌斯对外国权贵尽管一向宽大为怀，但是他还是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在保证保留米特利达特斯的活命的条件下接受他为俘虏，还是再用武力把他抓来。他对米特利达特斯的冒犯的憎恶感到愤慨，并很想复仇，因此他想选择第二个办法；但另一方面他又这样考虑：“如果要把他抓来，那就得在一个没有道路的国家、没有港口的海面上作战。此外还要考虑到那些黠武的国王、他们手下的游牧部落和荒瘠不毛的土地。耽搁会引起人们的厌烦情绪，轻举妄动又会引起危险；胜利不会给罗马增加什么光荣，但失败却是十分可耻的。最好还是不过放过现成的机会，让米特利达特斯在亡命中讨生活吧，对于这种贫穷潦倒的人，多活一天也就是多受一天的惩罚。”他拿定了这个主意之后，便写信给优诺尼斯说：“米特利达特斯按罪过确实应当处死，而且他自己也有力量来施加这种惩罚。但是他的祖先的遗训却是对求情的人要宽大仁慈，正如对敌人要进行坚决斗争一样：只有在征服整个民族和王国以后才能取得胜利。”

(21) 于是米特利达特斯便在适当的时候被解往罗马，押送他的是皇帝在本都的代理官尤尼乌斯·奇罗。据说，在皇帝面前，他讲的话对他所处地位来说是十分不得体的。有一句话被传到外面来，这句话就是：“我不是被押回到你这里来的，我是自己回来的。如果你不相信这话，你就把我放走，再把我捉回来吧！”当他在卫兵的监视之下安置在广场上的讲坛(rostra)旁示众的时候，他脸上还露出了不屈的神色。执政官的标记授予了奇罗，行政长官的标记授予了阿克维拉。

(22) 在同一些执政官执政的年度里，凶狠忌妒的阿格里披娜恨极了曾

这时他大概是美西亚的副帅，后来又是不列颠的副帅（参见本卷第40章）。

丹达里达伊人、西拉凯尼人和欧尔喜人都是居住在里海和亚速海之间的撒尔玛提亚人的部落，他们的北界是顿河，南界是高加索山。

同她争夺皇帝宠爱的洛里娅，因此她便收买了一个人对洛里娅提出控诉。洛里娅的罪名是同迦勒底人和魔法师有来往，并且到克拉路斯的阿波罗神的神像那里去，请示有关皇帝大婚的事情。听到这事之后，克劳狄乌斯还没有听取被告的申诉，便在元老院里先发表了长篇的演说，谈论她一家的高贵身世。他指出，她的母亲是路奇乌斯·沃路西乌斯的姊妹，她的叔祖是科塔·美撒里努斯，她本人先前嫁过美米乌斯·列古路斯。不过他却故意避而不谈卡里古拉同她结婚的事情。他还说她的计划对国家是有害的，她必须被剥夺那特以作恶的财产。因此最好是没收她的财产并把她逐出意大利。结果，在她的巨大财产当中，只给她留下五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作为放逐后的生活费用。还有一个显贵家族出身的女人卡尔普尔尼娅也遭到了厄运，因为克劳狄乌斯曾在谈话中不谨慎地称赞她的美貌，不过却不是对她怀有什么不正当的企图，阿格里披娜这才没有对她下毒手。对于洛里娅，阿格里披娜把一名将领派去迫她自杀。还有一个卡狄乌斯·路福斯，因有勒索行为而被判罪，他是被比提尼亚人控告的。

(23) 由于纳尔波高卢对罗马元老院一向特别尊重，所以它取得了这样一项特权：这一行省出身的元老事先无须取得皇帝的准允就可以回家去探视，这和西西里行省的情况一样。伊图莱亚和犹太在它们的国王索海木斯和阿格里帕死的时候被并入了叙利亚行省。过去七十五年一直被废置的安全占卜式由于一项决定而重新被恢复起来，并且将在今后继续下去。凯撒还扩大了城界，因为按照古昔的风俗，帝国的疆域在扩大时，城界也有权利相应地扩大。不过甚至在征服了若干强国之后，也没有任何罗马统帅行使过这项权利，例外的只有路奇乌斯·苏拉和圣奥古斯都二人。

(24) 关于各个国王在这方面的虚荣或光荣，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城市的最初建立和罗木路斯确定的城界的情况，我认为是值得好好研究的。设置有青铜牛像的牛场（青铜牛像可以用牛驾犁这一点加以说明）是作为城

索札以及下面的庞达河和乌斯佩均不详。

今天的顿河。

即克里米亚的海岸。

波斯王家的始祖，冈比西斯的祖父，居鲁士的父亲。波斯普鲁斯国王米特利达特斯的祖先，本都的米特利达斯一世自称是他的后人（参见优斯提努斯，第38卷，第7章）。

米特利达特斯本人从此就留在罗马，但是在伽尔巴的统治时期，他由于参加了尼姆披狄乌斯·撒比努斯的阴谋，结果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参见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15章开头的部分）。

参见本卷第1章。

这里指迦勒底的占星术士。迦勒底人与占星术士多用为同义语。

关于路奇乌斯·沃路西乌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30章结尾处；关于科塔，参见本书第4卷，第20章注；关于列古路斯，参见本书第5卷，第11章注；关于洛里娅和卡里古拉之间的短促的婚姻关系，参见本卷，第1章注。

卡狄乌斯·路福斯是比提尼亚的长官。

和约旦最东部的特拉科尼提斯（Trachonitis）相邻接的一个荒凉的山国。

希罗·阿格里帕一世希罗大帝和玛利亚姆妮的孙子，是卡里古拉、后来又是克劳狄乌斯的好友。他的死亡（参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12章，第23节），应当是大约五年前的事情。

这两个地方从此由属于叙利亚的副帅的皇帝代理官来治理。

界的犁沟的起点，这道犁沟把赫尔克里士的大祭坛都包括在境界之内了。从那一地点开始沿着帕拉提努斯山 的山麓，每隔一定距离便设立一个界石，直到康苏斯的祭坛，从那里经过库里亚老会堂、家神庙 而到罗马广场。人们认为广场和卡披托里乌姆神殿不是被罗木路斯，而是被提图斯·塔提乌斯并入城界之内的。后来城界便由于国运的兴隆而日益扩大：现在由克劳狄乌斯所规定的城界已很容易确定，而且已正式记载在官报里面了。

(25) 在盖乌斯·安提司提乌斯和玛尔库斯·苏伊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帕拉斯用各种办法撺掇克劳狄乌斯把多米提乌斯过继为继子。他过去曾为阿格里披娜的婚事出过力，后来又同她发生了不正当的爱情关系，现在他不断促使克劳狄乌斯考虑国家的安全，并且给少年时代的不列塔尼库斯找一位可靠的保护者。他说：“圣奥古斯都的家庭便是这样，尽管他有孙子可以依靠，结果仍是继子掌握大权。提贝里乌斯也有他自己的孩子，然而他还是过继了日耳曼尼库斯：克劳狄乌斯因此也应当给自己指定一位年轻的共治者，和他共同负责处理国家大事！”皇帝答应了他的执拗的请求，而把多米提乌斯安置在他那比多米提乌斯小三岁的儿子的上面，并且把他的被释奴隶所提出的理由在元老院里重述了一遍。权威人士认为，在这之前，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贵族的一支从阿图斯·克劳苏斯以来世世相传，绵延不绝，从来没有过过继的事情。

(26) 于是，元老院向皇帝谢恩，对多米提乌斯谄媚得更巧妙了。通过了一项法律，把他正式过继到克劳狄乌斯家族里来，并且给他起名为尼禄。阿格里披娜本人则被加上了奥古斯塔 (Augusta) 的尊号。在这些事情过去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心肠会无情到不为不列塔尼库斯的遭遇感到难过。在他身边服侍他的奴隶越来越少。这个孩子看到他的继母对他的那种矫揉造作的照料只会感到可笑，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出自内心。外面传说他决不是没有才智的人，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不过却也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实这种说法。也可能正是因为人们怜悯他的危险处境，才对他这样推许。

(27) 另一方面，阿格里披娜为了向行省也显示自己的力量，她在她的出生地乌比伊人的一座城市设置了一个老兵的移民地。这个移民地便以她的

如果原文未错的话，则从奥古斯都在举行三重的凯旋式，即第一次封闭雅努斯神殿的那一年（公元前 29 年）恢复被废弃的仪式那时算起，到这时正好是七十八年。

用以确定是否能为国家的安全举行祈祷的一种晦涩难解的仪式。

沿着城墙外面（原来是里面）的一道献神的土地。这一条土地是罗马战的标准边界。

指征服不列颠事。

牛场 (Forum Boarium) 在大竞技场 (Circus Maximus) 和台伯河之间。青铜牛是埃吉纳的青铜制品，这是从希腊缴获来的战利品。

参见瓦罗 (Varro)：《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 第 5 卷，第 143 节：“许多人按照埃特路里亚的仪节建立拉提乌姆的城市。他们用牛、公牛、母牛联成一组沿着城域内部犁一圈沟（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他们在选定吉日做这件事），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一道沟和一道墙来保卫自己。他们把犁出了土的地方称为沟 (fossa)，而把抛到里面的土称为墙 (murns)。”(Oppida condebant in Latio Etrusco ritu ; id est, iunc-tis bobus ,tauro et vacca interiore ,circumagebant sulcum..Terram unde ex-sculpserant ,fossam vocabant et introrsum iactam, ‘ murum’.)

最早的城镇，所谓方形罗马 (Roma quadrata)，即在帕位提努斯山上。沿着山脚所形成的不规则的梯形，在城墙墙外下面划了罗木路斯的城界。城界的四角西南角是赫尔克里士的大祭坛 (Ara Maxima)，东南角

名字为名。凑巧的是，那位把莱茵河对岸的居民收归罗马治下的罗马人，正是她的外祖父玛尔库斯·阿格里帕。

这时，卡提伊掠夺者的进攻在上日耳曼地方，引起了人们的惊恐。于是副帅普布里乌斯·彭波尼乌斯便派遣担任辅助部队的万吉欧尼斯人和涅米提斯人在联盟者骑兵部队的协助下去截击掠夺者；如果掠夺者溃散，就包围它们，然后进行突然袭击。军队以自己的活动支持了统帅的计划。他们分成两队，一队向左方行进，出其不意地攻击了一队刚刚返回的掠夺者，这些掠夺者在用他们抢来的东西大吃大喝一通之后，由于力不能支而昏昏睡倒了：这样他们便易于陷入包围而失去自己的掠夺品。使人们特别高兴的是，伐鲁斯惨败之后少数幸而保全了性命的人在四十年的奴役之后，又被他们救了出来。

(28) 从右方抄短路的一支军队使敌人遭到了更加惨重的损失，因为敌人竟然敢于冒险对罗马军队展开正规战斗。他们带着战利品光荣地返回了陶努斯山，彭波尼乌斯率领着军团正等在那里，因为他相信渴望复仇的卡提伊人会公开地向他挑战的。但是他们害怕自己会被夹击在一方面的罗马人和另一方面、他们的宿敌凯路斯奇人之间，于是便派遣一个使团带着人质到罗马去，结果彭波尼乌斯被授予了凯旋的荣誉。不过在后人看来，他的诗人的名声反而更高一些，这次凯旋在他的声名当中只不过占了很不重要的地位而已。

(29) 就在这时，过去受杜路苏斯·凯撒的任命来统治苏埃比人的万尼乌斯被赶出了他的王国。他在统治之初，是受到他国人的尊重和爱戴的，但后来由于连续掌权而变得残暴起来，结果导致国内的纷争和邻国的憎恨。把他搞垮的主使人是赫尔孟都利人的国王维比里乌斯和他自己姊妹的孩子万吉欧和西多。克劳狄乌斯虽然多次受到请求，却不曾帮助交战的蛮族的任何一方，只是答应万尼乌斯在他被击败时给予安全的避难之所，同时又写信指示潘诺尼亚的长官帕尔佩里乌斯·希斯特尔，要他从行省当地选拔一支精锐的辅助部队和一个军团一同驻扎在多瑙河岸上，支援被战败的一方和威慑战胜的一方，以便不使战胜的一方因胜致骄，从而破坏罗马的和平。这时大批人马正在逼近万尼乌斯的国境——他们是路吉人和其他部落，因为万尼乌斯在过去三十年中通过劫夺与横征暴敛而提高起来的富有王国的声名吸引了他

是康苏斯的地下祭坛。

在城界东北角。过去各库里亚的成员在特定的日子里就在这些会堂里献牲和共同进餐。人们把罗木路斯修建的会堂称为老会堂。

家神庙 (sacellum Larum) 在城界西北角。确实地点已不可考。

卡披托里乌姆神殿一般认为原是克维里那路斯山上萨比尼人移民地的一个前哨所；广场则是这一移民地和帕拉提努斯山一个拉丁城镇的市集。

由于尼禄在他父亲死后是一个“自权者”(sui iuris)，所以有必要正式通过一项“由库里亚通过决议而制订的法律”(lex curiata)。

今天的科隆(原名 Colonia Agrippinensis)。

在今黑森—拿骚(Hesse-Nassau)地区。

万吉欧尼斯人和涅米提斯人住在莱茵河西岸，他们的主要城市是今天的沃尔姆斯(Worms)和司皮里斯(Spires)。

们。国王本人的步兵和他从撒尔玛提亚的雅泽吉斯人那里征募来的骑兵部队是没有力量抗击这样多的敌人的。最后他决定在他的要塞中抗击敌人，以拖延作战的时间。

(30) 但是雅泽吉斯人在要塞里困得很不耐烦了，于是他们分散到附近的平原上，而当路吉人和赫尔孟都利人向他们进攻时，一场战斗就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于是，万尼乌斯从他的要塞里下来作战；他在战斗中被打败了，但是，尽管他运气不佳，却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因为他亲自挥刀作战，并且是在身体前部负了伤的。

不过，万尼乌斯逃到了多瑙河上的罗马舰队上。紧紧跟随他的臣属也各自取得了一份土地，定居在潘诺尼亚了。万吉欧和西多瓜分了他的王国，他们对我们是十分忠诚的。在他们争夺统治权的时候，他们受到他们的臣民的拥戴，但一旦他们取得了权力，臣民便更显著地憎恶他们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变了，或许是因为他们进行了残暴的统治。

(31) 这时，到不列颠来担任长官的普布里乌斯·欧司托里乌斯发现该地的局面十分混乱，原来敌人已非常猛烈地攻入了我们的联盟者的领土，特别是因为敌人认为，统率着一支对当地不熟悉的军队的新统帅是不会贸然作战的，何况冬天又已经到临了。欧司托里乌斯知道首先取得战果会引起敌人的恐惧或自己的信心，于是他便率领着步兵中队急速前进，击破敢于抵抗的敌人，紧紧追击被驱散的敌人的队伍。为了不使敌人再来进攻，为了避免缔结一项使统帅或他的军队得不到安静的、不称心而又不会忠实执行的和约，欧司托里乌斯准备把所有不可靠的分子全部解除武装，并压服了特伦特河和塞佛恩河这一面的全部地区。

对此最先起来反抗的是伊凯尼人，这是在战斗中还未被击溃的一个强大的部落，因为他们过去曾自愿地同我们结成联盟。在他们的建议下，周边各部落选择了一块作战的地点，这个地点有土石树枝之类的工事作为护卫，其人口十分狭窄，骑兵无法接近。罗马的统帅虽然手下没有正规军团的士兵，只有辅助部队的一支队伍，但他却准备攻克这些防御工事。他把步兵中队配备在各个适宜的地点，甚至使他的骑兵中队的士兵都改为步兵的装备。随后便发出信号，攻破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工事倒使敌人行动不灵，他们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不列颠人愧于自己的叛变行为又毫无逃脱之路，因而他们战斗得极其英勇；在作战期间，副帅的儿子玛尔库斯·欧司托里乌斯由于救了一个罗马人的性命，因此取得了罗马公民的橡冠。

(32) 伊凯尼人失败以后，所有那些动摇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人都安静

伐鲁斯 (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公元前 13 年度执政官，由于奥古斯都的提拔而有了一些名气。公元 9 年，伐鲁斯是莱茵军的副帅；当他率领三个军团从威悉河附近的夏营回师时，他在无路可通的地区受到了阿尔米尼乌斯的伏击，结果兵败自杀。

在莱茵河和尼达河之间。关于那里的罗马要塞，参见本书第 1 卷，第 56 章。

参见本书第 5 卷，第 8 章注。

“路吉人的名称是那里最通行的” (Latissime patet Lugiorum nomen in pluris civitates diffusum，见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 43 章)。一般说来，他们应居住于万尼乌斯的王国的东北，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州。

雅泽吉斯人移居于黑海和亚述海沿岸地带的一支，现在他们定居在潘诺尼亚东境、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的平原上。

下来了。罗马人便对凯安吉人 发动了进攻。这个地区受到了蹂躏，到处都有战利品。这时敌人不敢同罗马人接战，如果他们想用伏击来扰乱行进中的罗马军队，他们的诡计便会受到惩罚。当欧司托里乌斯走近与爱尔兰隔海相望的地带时，不列颠提斯人 的一次叛乱使他又回来了。这位统帅总是当他确保了旧的征服成果时，他才决心进行新的征服。不列颠提斯人的叛乱的确被平定了，不过被处死的只有少数肇事的祸首，其余的人都被赦免了；然而不拘是严厉还是宽大，都不能使继续进行斗争的西路里斯部落 屈服，因此不得不建立一座军团的营地以便镇压他们。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的卡木洛杜努姆 地方，设置了一个由一队强大的老兵防守的移民地。这些老兵的任务是准备应付叛乱，并且训练当地的友好居民，使他们习惯于奉公守法的生活。

(33) 后来，欧司托里乌斯便向西路里斯人的地区发动了进攻。这些生来骁勇善战的人们相信卡拉塔库斯的勇武，因此他们的胆子就更大了。卡拉塔库斯的多次局部的或全面的胜利，使他在不列颠的领袖人物中处于最突出的地位。这一次，尽管他的兵力处于劣势，他却利用了那里的复杂多变的地形，十分巧妙地把作战的地点转移到欧尔多维凯斯人 的地区去。这个地区汇集了许多害怕我们罗马的和平生活的人，因此他决定诉诸战争。他选择了这样一个作战地点，这个地点的各个入口、出口和每一个地形都对我们不利，而对他们自己的军队有利。一边是高耸的山峦；凡是山坡坡度稍缓的地方，就用石头砌成的工事之类的东西封锁着。在山的后面，有一道没有方便的渡口的河流，还有一队战士在工事前面戒备着。

(34) 此外，这些部落领袖还巡视自己的军队，向他们发出号召，激励他们的精神，他所用的办法是号召他们藐视困难，不要悲观，此外还作了其他的战争鼓动。在各地奔跑的卡拉塔库斯特别指出，今天这场战争或许可以使他们从此争回自由，也可能使他们从此遭受永久的奴役。他叫着他们的祖先的名字，他们的祖先过去曾击退过独裁官凯撒，并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使得他们的子孙免遭斧头和苛捐杂税的折磨，使他们的妻子儿女不致受到蹂躏。群众对于诸如此类的号召报以同意的呼声，每个人于是都按照本部落的方式发誓，绝不屈服于武力，绝不因负伤而动摇。

(35) 这种热情使罗马统帅感到烦恼异常。使他感到害怕的情况还有：作为天然屏障的河流、河岸上的工事、陡峭的山脉，以及无处不有的不怕流

这里叙述的是公元 47 年到 58 年不列颠事件，内容混乱，因此产生了许多在这里的简短注释中难以充分讨论的问题。本章及有关各章的注释只说明有助于理解本文叙述的几点。

奥路斯·普劳提乌斯（公元 43 年的那次进攻的领导人，公元 47 年他回到罗马接受小凯旋式）的继任者。

在原书中，特伦特（Trent）应是特利桑托纳（Trisantonna），原文只有这样改动才符合事实，虽然在版本方面并没有根据。

在今天的诺福克、萨福克和剑桥郡。

corona civica，参见本书第 3 卷，第 21 章注。

由于在柴郡和斯塔福德郡发掘出来的铅块上面刻有 DECEANG 之类的字样，所以人们认为这个部落居住的是弗林特郡的产铅地区。这个名字是 deceangi（德凯安吉人）还是 Ceangi（凯安吉人），要看铭文上的 DE 是不是个前置词，但这个问题今天还无法解决。

分布于北部诸郡的一个强大的部落。

分布于南威尔士、蒙默思和赫里福德。

血牺牲的大量守军。但是士兵们决心作战；他们吵嚷着说，只要有勇气，什么地方都能克服；中队长和将领们也讲这样的话，因此他们把全军上下的热情都鼓起来了。

经过观察地形、找出哪些地点无法攻破哪些地点可以攻破之后，欧司托里乌斯现在便亲自率领斗志旺盛的士兵轻易地渡过了河。当我们到达河岸、双方展开投枪的战斗时，我方伤亡的人更多。但是我方筑成了一个活动雉堞。而一旦敌方胡乱堆集起来的粗陋石头工事被突破而战斗发展到双方展开肉搏战的时候，蛮族就撤退到山顶上去了。然而我们的轻武装和重武装的步兵甚至紧紧地追到那里去，轻武装兵用投枪追击，重武装兵则排成密集的队列前进。对面不列颠人的队伍却陷入了全面的混乱，因为他们没有胸甲和头盔保护自己；如果他们抗击辅助部队，就被军团士兵的刀剑和投枪打倒在地；如果他们对抗军团的士兵，又会在辅助部队的弯刀和长枪的打击下丧命。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卡拉塔库斯的妻子和女儿被俘，他的兄弟也投降了。

(36) 卡拉塔库斯本人起初到不列颠提斯人的女王卡尔提曼杜娅那里去避难，但战败的人是很难找到托庇之所的，后来他还是被逮捕并被解送到胜利者那里去了。这是不列颠的战争开始以来第九年的事情。由于这次抗战，他的名声超出了他本国岛屿，传遍附近各行省，乃至意大利本土也都知道了他的名字。因为这些地方的居民都很想看一看在这样多年中间敢于同我们的强大威力相抗衡的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甚至在罗马，卡拉塔库斯的名字都是很有名的。凯撒在企图提高他自己威望的同时，使被征服的人也取得了荣誉。因为近卫军部队在平地上他们的营地前面武装列队的时候，民众被约请来参观，就好象是来看什么精采表演似的。随后走过的是卡拉塔库斯的少量臣仆和他在对外作战时所获得的饰物、项链和战利品，在这之后从民众面前走过的，就是他的兄弟们、妻子和女儿，最后才是卡拉塔库斯本人。别人由于害怕而不光采地讨饶了。但是卡拉塔库斯本人既不垂头丧气，更不说一句乞怜的话。他来到座坛面前，便讲了这样的话。

(37) “如果我的身世和我的地位能够同我在胜利时的不骄不躁配合起来，那末我就不会以俘虏的身分，而是以朋友的身分到这个城市来了。而且你们也不会不屑于同一位身世高贵并且统治着许多民族的国王缔结和平的联盟了。我当前的命运如果对我来说是屈辱，那末对你们来说就是光荣。我有马匹、人员、武器和财富。我在失掉这些东西时感到难过，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你们想统治整个世界，难道世人会欢迎自己被人奴役么？如果不作抵抗便投降你们，然后被带到你们跟前来，那末就不会有很多人知道我的失败或你们的胜利了。你们惩罚了我之后，这事也就会被人们忘记了。但是如果你们是保留我的性命，我将永远会记住你们的宽大。”凯撒赦免了他、他的妻子和他的兄弟。被去掉了镣铐的囚犯也向阿格里披娜致敬，她十分引人注目地坐在离皇帝不远的另一个坛座上。他们对她与对皇帝一样表示了称颂和感谢。一个女人堂堂正正地坐在罗马军旗面前，这确实是从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她想用这一点表明在她的祖先所创立的帝国中，她自己也有了一份。

(38) 后来，举行会议的元老们就卡拉塔库斯被俘一事发表了娓娓动听的长篇演说：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可以同罗马人民曾经见过的、过去罗马统帅

大概在格路斯特。第二军团的永久性驻地在伊斯卡·西路鲁姆，即乌斯克河(Usk)畔的凯厄列昂(Caerleon (= castra legionis))，看来是在维斯帕西亚努斯时期才设置的。

俘获国王的任何光荣事件相比，可以与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之俘获西法克斯相比，可以与路奇乌斯·保路斯之俘获佩尔谢乌斯相比，可以与其他统帅之俘获其他国王相比。欧司托里乌斯被授以凯旋标记。但是过去一直非常顺利的欧司托里乌斯现在却遇到了困难。这可能是由于在俘获卡拉塔库斯以后，我们认为战争已经取胜，作战的劲头就松下来了，也可能是由于敌人对他们的伟大国王的同情促使他们渴望为他复仇。被留在西路里斯人的地区构筑要塞的一位营帅和一些军团步兵中队受到了四面八方的攻击。如果不是邻近要塞的士兵在得到信息后赶来援救被包围的军队的话，他们肯定已全军覆没了。实际上，那位营帅，八个百人团长和那些最勇敢的士兵都已阵亡。不久之后，一队征发马料的罗马军队和被派出去支援他们的一些骑兵部队也全军覆没了。（39）欧司托里乌斯于是把他的轻武装步兵中队拉到前线，但也未能制止士兵的逃跑，直到军团最后也参加了战斗，局面才得到扭转。敌人的力量和我们旗鼓相当，但最后还是我们占了上风。天黑时分，敌人逃跑了，但是损失不大。以后在森林和沼泽地带常常发生战斗，不过一般都不是正规战斗；这些战斗决定于个人的机会或勇敢的程度；它们或是遭遇战，或是事先计划好的；或是出于民族的仇恨，或是出于劫掠的动机；或是由于统帅的命令，但有时又是自动的。西路里斯人表现得特别顽强，他们对于罗马统帅在各处屡次宣扬的下面一种说法感到特别气愤，这种说法就是，既然过去苏甘布利人曾经被消灭或是被移居到高卢诸行省，所以西路里斯人的名字也应当永远被消灭。于是他们便歼灭了两个辅助步兵中队，这两支军队的军官贪得无厌，因此士兵只顾抢掠，戒备不严。西路里斯人还通过赠送战利品和战俘的办法，使得其他部落也参加了他们的叛乱。这时，忧虑过度而无法再支持下去的欧司托里乌斯死了；这使敌人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拖垮这样一位不可轻视的统帅的，也许并不是一次战斗，但肯定是一次战役。

（40）凯撒得悉副帅的死讯时，为了不使行省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便派奥路斯·狄第乌斯去接替他。尽管狄第乌斯迅速地到达那里，但他发现局面比先前恶化了，因为在这期间，曼里乌斯·瓦伦斯所统率的军团又被打败了。情况被夸大了：敌人方面夸大的目的是想给予新来的统帅一个下马威；统帅方面夸大的目的是：如果他能平定叛乱，则他能够取得更高的声望，如果他平定不了的话，那他也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当的借口。这次西路里斯人又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他们在广大的地区进行了掠夺，直到狄第乌斯到来后才把他们击退。不过自从卡拉塔库斯被俘之后，最精通战术的不列颠人要算是维努提乌斯了。他是不列刚提斯人，这一点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当他和王后卡尔提曼杜娅是夫妻的时候，他对我们一直是忠诚的，并且得到罗马军队的保护。后来他们离婚了，离婚后立刻开始了战争，并且他对我们也就真的打起来了。但起初斗争只限于他们过去的这对夫妻之间；卡尔提曼杜娅巧妙地俘获了维努提乌斯的兄弟和他的一些亲戚。敌人——一支强大的精选出来

今天的科尔切斯特；先前是特利诺班提人的国王库诺贝尔努斯（Cunobelin-us，即辛白林，Cymbeline）的首都。老兵的移民地的设置使得埃塞克斯的军团可以西调。

他是库诺贝尔努斯的儿子，在公元43年领导过对奥路斯·普劳提乌斯的斗争，显然还曾到西路里斯人那里去避过难。

居住在中部和北部威尔士。

这里指罗马的武力。按棍束与斧头为罗马执政官之权力标志。

的年轻战士——对她的行为感到愤恨，同时想到今后会可耻地受到一个女人的统治而感到痛苦，于是便进攻她的王国。我们事先已经预见到这一事件。派出去增援的步兵中队对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开始时不分胜负，但在结束时我们却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凯西乌斯·纳西卡所统率的军团的战斗情况和这也差不多。备极尊荣但因年事日高而变得迟缓的狄第乌斯，只满足于通过自己的部属进行战斗，并处于防守的地位。这些战役是两位长官在若干年中间进行的，不过我却在这里进行连贯的叙述，因为如果分开叙述的话，它们便不能使读者得到深刻的印象。

下面我再按年来加以叙述。

(41) 在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这是他的第五次)和谢尔维乌斯·科尔涅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尼禄提前接受了成人的外袍，这样他便取得了参加政治生活的资格。凯撒高兴地准允了元老院的谄媚请求：他们希望尼禄在二十岁就担任执政官，而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应当以当选执政官的身分在首都之外行使总督的权力，并且享有“青年之王”的头衔。此外还以他的名义对军队颁发赏赐，对民众给以赠品。同时还在大竞技场举行比赛，以便使他取得民众的好感。比赛期间，他穿着凯旋的外袍，但不列塔尼库斯却象个孩子那样地穿着少年人用的紫边白色外袍。“从一个人的最高统帅的标记和另一个人的少年的衣著，民众是可以相应地推测出这两个人未来的命运的！”与此同时，所有那些对不列塔尼库斯的命运表示同情的百人团长和军团将领都被调走，对一些人是根据捏造的理由，对另一些人则以提升为幌子弄走了。甚至没有任何不忠表示的少数被释奴隶也通过下述的借口遭到排斥。有一次，这两个孩子会面，尼禄在打招呼时称呼不列塔尼库斯的名字，但对方却称他为“多米提乌斯”。阿格里披娜把这件事说成是相互不和的最初象征，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丈夫，并对他大声抱怨说，“过继的做法受到了嘲弄，元老院的决定和人民的命令却在家庭里被废弃了！除非他们消除向他们灌输这种敌视情绪的人的有害影响，将来公众肯定是要遭殃的。”这些含蓄的控诉使皇帝感到很大的不安，于是他便放逐或处死了他的儿子的那些最好的教师，并且用他的继母所指定的人来代替他们，作他的儿子的监护人。

(42) 不过，阿格里披娜还没有勇气拿出她的最后的一手，除非她能北路西乌斯·盖塔和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两个人从近卫军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因为她相信这两个人是始终怀念美撒里娜并忠于美撒里娜的孩子的事业的。因此，她就对她的丈夫说，近卫军由于两个人之间的倾轧而分成两派；又说，如果近卫军由一个人来统率，纪律就会更严格些。这样，近卫军的统率权就转到阿弗拉尼乌斯·布路斯手里去了；这是一个极为杰出的军人，不过他了解得很清楚，他这个地位是依靠谁的力量得来的。阿格里披娜

这在罗马是不寻常的事情，参见本书第3卷，第4章注。

西法克斯是努米底亚的国王，他的坎坷的一生是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奇尔塔一役的战败而结束的。斯奇比奥的凯旋式举行于公元前201年，波利比乌斯说，西法克斯出现在凯旋的行列里，但李维(参见李维：《罗马史》，第30卷，第45章)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马其顿的最后一位国王，公元前168年被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击败于披德纳(Pydna)，次年，他被带到凯旋的行列里。

这是公元8年提贝里乌斯做的事情。参见本书第2卷，第26章。

还采取措施来提高自己的尊严。他开始乘辇 进入卡披托里乌姆神殿，而在古时只有祭司和圣物才享受得到的这种荣誉。这种做法加强了一个女人的尊严，这是一个身世极其高贵的女人，她不但是位统帅 的女儿，而且是皇帝的姊妹、妻子和母亲。这时她的主要拥护者，炙手可热而已至耄耋之年的维提里乌斯遭到一名元老尤尼乌斯·路普斯的控诉——有权有势的人的命运也是不可靠的啊！控诉他的罪名当然又是大逆罪和夺取皇位的阴谋；如果不是阿格里披娜的请求（或者不如说恐吓），使得凯撒宣布控告者不受罗马法律的保护的话，他对于这样的罪名肯定是会加以注意的。而维提里乌斯所要求的正是宣布控告者不受罗马法律的保护。

（43）这一年中发生了许多怪异事件。一些不吉利的鸟栖止在卡披托里乌姆神殿上；接连不断的地震震塌了许多房屋，恐怖气氛传播开来，惊惶的人四散逃命，软弱的人就被人群踏死了。粮食缺乏，饥馑随之而来，这被认为是上天的警告。人们的不满情绪并不总是采取窃窃私语的形式。受到批评的克劳狄乌斯被一群狂呼乱叫的人包围起来，他一直被逼到广场的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在那里受到猛烈的责问，直到后来，在一队士兵的帮助下，他才在愤怒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道路。人们证实了这样一点：首都的粮食只够十五天的食用了。只是由于上苍开恩和冬天气候不冷，罗马才免遭一场大灾难。过去，意大利确实曾把粮食运给最边远的行省的军团，土地的瘠薄现在也不成问题；但是我们的农业重点已经是阿非利加和埃及了。这样一来，罗马人民的生命便有系于海上航运的安危了。

（44）同年，亚美尼亚人和伊伯利亚人之间爆发的战争使得帕尔提亚和罗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帕尔提亚的统治者目前是沃洛吉西斯。沃洛吉西斯的母亲是个希腊的侍妾，他是在得到他的兄弟们的同意之后才取得王位的。伊伯利亚则一直由它的旧主人帕拉司玛尼斯统治着。而亚美尼亚的统治者则是他的兄弟，受到我们的支持的米特利达特斯。帕拉司玛尼斯有一个儿子名叫拉达米司图斯，此人身材高大、漂亮、体力过人、精通本国的才艺，并为相邻各民族所景仰。他常常毫不掩饰地说，他父亲老而不死，使他无法取得伊伯利亚这个小国的王位，别人早已看出他的意图了。于是担心那受到国人同情并在伺机夺取政权的年轻人的帕拉司玛尼斯，在年事日高的时候，便设法利用亚美尼亚来引开这个年轻人的野心；他说他过去在驱逐了帕尔提亚人之后，曾使米特利达特斯取得亚美尼亚的王位。不过目前还不能使用武力，他们却可以设法用某种计谋攻米特利达特斯之不备。于是拉达米司图斯便伪装和父亲决裂，声称他不能忍受继母的仇视，因此到他叔父这里来。

《编年史》中可以参见部分已佚，但可参见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45章。

在前一年的12月15日，尼禄是十三岁，而穿成人的外袍（*toga virilis*），一般至少也要十四岁。

按奥古斯都的规定，担任执政官的年龄至少也要三十三岁。

奥古斯都曾将这一头衔授予他的孙子盖乌斯和路奇乌斯·凯撒（参见本书第1卷，第3章）。和总督的大权与其他荣誉一样，它被用来表明皇帝已选定某人为继承人——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奥古斯都并没有正式的权力来指定这样一个人。

阿格里披娜之所以感到恼火，因为在过继之后，尼禄便不应再被称为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而应被称为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凯撒。

一种有双轮和采盖的车，元老院过去准许美撒里娜乘坐这种车（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21章）。后来维斯帕西亚努斯的妻子和女儿等人也得到这样的权利。

叔父对待他特别亲切，就和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但这时他却教唆亚美尼亚的贵族发动叛乱，尽管他不但没有受到米特利达特斯的怀疑，实际上反而受到他的叔父的尊重。

(45) 在装出同父亲取得了和解的姿态之后，他便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告诉父亲说，凡是通过计谋所能做到的一切他完全准备好了。此后应当做的，就要通过武力来实现了。就在这同时，帕拉司玛尼斯制造了战争的借口。他说当他同阿尔巴尼亚的国王作战的时候，他的兄弟米特利达特斯曾反对他向罗马求援，因此现在他要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害向米特利达特斯报复。米特利达特斯必须付出自己的生命。就在这同时，他把一支大军交给自己的儿子拉达米司图斯。拉达米司图斯的突然进攻使米特利达特斯惊惶失措。他把米特利达特斯驱出了平原地带并迫使他退到一个地势险要并有卫戍部队防守的、名叫戈尔尼埃的要塞里去。这支卫戍部队的领导者是辅助中队队长凯里乌斯·波里欧和百人长团卡司佩里乌斯。我们所精通的一个战术部门，即攻城时所使用的各种设备和技巧，是蛮族最不熟悉的。因此拉达米司图斯在对要塞作了几次徒劳无益的或付出了重大损失的进攻之后，便开始了一次封锁。既然武力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便想利用中队队长的贪欲这一弱点来收买他；但卡司佩里乌斯反对用这种罪恶的行贿办法颠覆同罗马结成同盟的国王，而且亚美尼亚的国土又是罗马人民赠送给他的。但是波里欧坚持以敌人多为理由，拉达米司图斯又坚持以父亲的命令为借口，卡司佩里乌斯最后只得要求先行休战，然后就离开了。他离开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阻止帕拉司玛尼斯发动战争，或者是为了向叙利亚的长官翁米狄乌斯·克瓦德拉图斯去报告亚美尼亚的局势。

(46) 在百人团长离开之后，中队队长看到自己身旁没有人再监视着他，于是就催促米特利达特斯缔结一项条约。他强调指出他和帕拉司玛尼斯的兄弟关系，帕拉司玛尼斯的年长以及其他各种亲属关系——事实是，米特利达特斯娶了帕拉司玛尼斯的女儿，而拉达米司图斯又娶了米特利达特斯的女儿。他说，“伊伯利亚人虽然目前较强，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缔结和约。他已经相当了解亚美尼亚过去的背叛行为，而且他的唯一可恃以自卫的不过是一个粮食很缺的要塞。他不要冒险去进行毫无把握的战争，而是缔结一项不流血的和约。”米特利达特斯虽然听到这些理由，但是他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中队队长的劝告是不可靠的。这个人曾经勾引过国王的一个侍妾，人们还认为这个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正在这时，卡司佩里乌斯来到帕拉司玛尼斯这里，要求伊伯利亚人撤退包围的军队。在公开的场合，国王的答复含含糊糊，一般也还入耳中听；但在暗地里，他却派了一名急使去通知拉达米司图斯，要他加紧用一切办法进行围攻。这样一来，背叛的代价就提高了；波里欧通过暗中进行贿的办法唆使军队要求缔结和约，并以离开岗位相威胁。米特利达特斯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同意缔约的地点和日期，并离开了要塞。

(47) 他们会见的时候，拉达米司图斯首先装作十分亲热的样子，拥抱米特利达特斯，称他为岳父和叔父。随后他便发誓说，他决不会用武力或毒

日耳曼尼库斯曾从提贝里乌斯手里得到这一称号（参见本书第1卷，第58章最后部分）。

她是卡里古拉的姊妹，克劳狄乌斯的妻子，尼禄的母亲。

原文直译是断绝他的火和水，意思是说，剥夺他的公民权，使他失去祖国。

药谋害他。接着，拉达米司图斯赶忙把他引到附近的一座森林里，在那里告诉他说，奉献牺牲的用品都已准备好，以便他们的和约在前来作证的诸神面前得到批准。在两个国王相会结盟时，程序是两人拉起右手，姆指结在一起并用一个结把它们系紧。当血液都集中到指尖部分时，便在那里轻轻刺一下把血放出来，然后这两个人便依次用舌头来舔它。用鲜血相互加以保证的条约具有神秘的性质。但是这次给国王的手指打结的人假装滑倒，这样他就抱住了米特利达特斯的双膝，使他摔倒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另一些人跑过来给他上了镣铐。他就这样上着镣铐被拖走了，这对蛮族来说是一种奇耻大辱。随后，那些吃过他的严酷统治的苦头的民众便都来侮辱和殴打他。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一些人对于他的这样一种突然逆转的命运表示怜悯。

米特利达特斯的带着几个年幼孩子的妻子大声哭泣，使得那里的人们都听得到。囚犯分别被装入了有盖的车，只等待帕拉司玛尼斯的命令。在他的心目中，取得王位的欲望较之兄弟和女儿更有分量，而且他的性格是什么丧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不过他总算还没有在他自己面前杀死他们。拉达米司图斯显然也没有忘掉自己所发的誓，即不用武器和毒药来杀害自己的姊妹和叔父，结果他就把他们拖倒在地上，然后用大量的衣服压到他们身上，使他们窒息而死。米特利达特斯的儿子们也被杀死，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双亲被杀时流了泪。（48）叙利亚的长官克瓦德拉图斯在得悉米特利达特斯惨遭敌人的毒手而他的王国也被杀人凶手夺去的时候，他便召集了一次会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参加会议的人，并问他们他是否应该采取惩办的措施。有一些人对罗马的荣誉表示了关切，但大多数人却以安全为由，建议谨慎行事。他们认为，一般说来，我们应当欢迎外国人的犯罪行动，我们甚至应当去散播仇恨不和的种子，正象过去罗马皇帝往往貌似慷慨大度地把这个亚美尼亚送了出去，但实际上却只会搅乱那些蛮族的情绪。只要拉达米司图斯是在受到憎恶和唾骂的情况下保持他以不义的手段所夺取的一切，那末就让他保有那些东西吧。这样比之他通过光荣的手段取得它们，对我们反而更有好处！这个意见被采纳了。但是为了避免给别人这样的印象，好象我们已默认了这种罪行，同时又害怕皇帝的命令同他们的做法恰恰相反，于是他们把使节派到帕拉司玛尼斯那里去，要求他撤出亚美尼亚的领土，并把他的儿子召回去。

（49）卡帕多奇亚的代理官是一个叫做优利乌斯·帕伊里格努斯的人，这个人由于生性愚蠢和外表古怪而受到人们双重的厌恶，但是他和克劳狄乌斯的关系却极为密切，克劳狄乌斯在他退隐的时候就是和这一类小丑一起排遣那闲散无聊的时光的。这个帕伊里格努斯纠合了一支行省当地的辅助队伍，公然声明要收复亚美尼亚；但是，当他动手劫掠我们自己的臣民而不是敌人的时候，他的军队便离开了他，结果就使他这个束手无策的人暴露在敌人进攻的面前了。于是他就跑到拉达米司图斯那里去，拉达米司图斯对他的慷慨大度把他感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竟然自动地劝拉达米司图斯采用国王的标记，并且以后援者兼亲信的身分帮助他进行这种僭越行动。当这一丑闻传开时，为了使人们认识到不能用帕伊里格努斯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罗马人，于是副帅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奉派率领着一个军团，按照情况的需要去处理那里的混乱局面。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迅速地越过了陶路

只在本书后面的5卷才谈到这样的怪异事件。这说明作者开始使用另一种史料——可能就是老普利尼所写的他当时的历史。

斯山，随后更多地是用温和的手法而不是用武力平定了一些地方。但不久他就被召回了叙利亚，因为害怕他引起一场帕尔提亚战争。

(50) 原来沃洛吉西斯相信现在他正有一个进攻亚美尼亚的机会，因为亚美尼亚过去是他的祖先的领土，现在却被一个外国的君主用罪恶的手段夺走了。因此他便纠集了一支军队，准备把他的兄弟提里达特斯安置到王位上去。这样他的家族的每一支便都有自己的王国了。帕尔提亚人的进攻没有经过一次正规的战斗便打退了伊伯利亚人。亚美尼亚的城市阿尔塔克撒塔 和提格拉诺凯尔塔 投降了敌人。接着，严寒的冬天、粮食的供应不足和由于前两种原因而产生的一次流行病使得沃洛吉西斯不得不从这里撤退，结果亚美尼亚便再一次处于无人统治的状态而被拉达米司图斯占领。拉达米司图斯这次对这个曾经背叛了他的国家更加残暴了，他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有机会的时候肯定会造反。他们虽是一个已习惯于受压的民族；但是他们在忍无可忍时，便拿起武器包围了王宫。

(51) 拉达米司图斯之所以得救，完全在于他的马跑得快，马载走了他本人和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正在怀孕。对敌人的恐惧和对丈夫的爱情，使她总算把逃跑的前几程路坚持下来，但是不久之后，由于马的不断奔驰震动了她的子宫，从而全身也都好象要裂开似地再也无法支持了。她求她的丈夫让她光荣地死去，以免被俘后受辱。他先是拥抱她，安慰她，鼓励她，他很佩服她的勇气，继而又想到把她抛下来，别人将占有她，却又非常害怕。最后在强烈爱情的支配之下，这个干过不少残暴事情的人抽出佩刀刺到她身上，然后把他那血流不止的妻子拖到阿拉克西斯河 的河岸，并且把她投到河里去，因为他不愿让她的尸体落入敌人之手。他本人则乘马跑回本国伊伯利亚。

这时吉诺比娅（这是他的妻子的名字）在一片僻静的死水的地方被一些牧人发现了，当时她还在呼吸，好象还活着。他们从她那与众不同的外表知道了她的高贵出身之后，便给她包扎伤口，用本地的方法给她治疗。当他们知道了她的名字和不幸遭遇的时候，就把她带到阿尔塔克撒塔城去，并通过这个城市的好意而被护送到提里达特斯那里去。提里达特斯善意地接待了她，并且以王后之礼款待她。

(52) 在法乌司图斯·苏拉 和撒尔维乌斯·奥托 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福利乌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遭到放逐，因为有人控告他向占星术士们探询皇帝的死期。他的母亲维比狄娅也被牵连到这个案件里面来，因为她一直对放逐她的那个判决感到不服。司克里波尼亚努斯的父亲卡米路斯 曾在达尔马

关于帕拉司玛尼斯和米特利达特斯，参见本书第 6 卷，第 32 章以次；第 11 卷，第 8 章以次。

参见本书第 6 卷，第 33 章注。

指辅助步兵中队。

此人重见于本书第 15 卷，第 5 章，也见于塔西佗：《历史》，第 3 卷，第 73 章。

这个人并不是维斯帕西亚努斯当政时期斯多噶反对派领袖特拉塞亚的女婿（参见本书第 16 卷，第 28 章注）。尼佩尔第认为他可能是那个人的哥哥。

这里指的似是公元前 2 世纪和 1 世纪亚美尼亚的阿尔撒奇达伊王朝。

他的另一个兄弟帕科路斯治理着米地亚·阿特洛帕提尼（阿塞拜疆），这个地方实际上（犹如亚美尼亚在理论上）是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领地。

参见本书第 2 卷，第 56 章注。

提亚发动过武装叛乱，而皇帝就指出这样一件事来着重说明他的宽大，因为他再一次宽恕了与他为敌的这个家族。不过这次放逐为时不久。他是善终的还是被毒死的，外界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或说法。元老院发布了一项严峻的，但实际上无效的法令，那就是要把占星术士从意大利驱逐出去。随后皇帝发表了一篇演说，赞扬所有由于经济情况不好而自愿放弃元老地位的人，至于那些赖在元老院不肯放弃元老地位，从而在贫穷之外又显得无耻的人，则被清除出去了。

(53) 这时，他向元老院建议惩处那些和奴隶结婚的女人；于是元老院作出决定，任何女人犯了这种罪行时，如果奴隶的主人不知道，则降为奴隶；如果得到奴隶的主人的同意，则降为被释奴隶。被凯撒指明为他的建议的首倡者的帕拉斯则应当被授予以行政长官的标记和一千五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而提出了上述建议的则是当选为下年度执政官的巴列亚·索拉努斯。科尔涅里乌斯·斯奇比奥还说，全国应当对他表示感谢，因为虽然他是阿尔卡地亚国王的后裔，他却把他的古老的显贵身世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下，而使他自己被认成是皇帝的一个仆从。克劳狄乌斯说，帕拉斯只愿意接受授予他的荣誉，但是他却不愿放弃他过去所过的那种正直的清贫生活。于是元老院便在铜板上公布了一项命令，对这位拥有三亿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财产的被释奴隶的朴俭古风备加赞扬。

(54) 不过，帕拉斯的那个名叫费里克斯的兄弟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节制；这个人在不久之前还是犹太的长官，他觉得在自己背后有这样大的势力，因此认为自己可以胡作非为。犹太人过去确曾通过骚乱而表现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因为当时盖乌斯·凯撒曾下令把他自己的像也放到神殿里面去；虽然他被杀的消息使得犹太人无需再执行他的这个命令，但是他们依然害怕以后的某个皇帝会发布同样的敕令。在这个时候，费里克斯还用一些错误的惩办手段助长了骚乱行动，而他那统治着行省的另外一半的同僚文提狄乌斯·库玛努斯偏偏又模仿他的恶劣做法。他们之间是这样分配行省的：文提狄乌斯治理迦利里的居民，费里克斯则治理撒玛利亚的居民。

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很久以来便相互不和，目前当他们可以不把他们的统治者放到眼里的时候，这种敌视情绪就变得越发难以遏止了。于是，他们各把专事抢掠的队伍派到对方的土地上去进行掠夺，相互发动伏击或进行公开的冲突，然后把从对方偷来或抢来的东西各自带给自己的代理官。起初，这两个人高兴万分。但后来事态日益严重，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军队加以干涉的时候，这些军队都吃了败仗。如果不是叙利亚的长官克瓦德拉图斯出面干预这件事的话，整个行省就会燃起了战火。对于那些放肆到竟敢杀死罗马正规军队的犹太人，罗马当局毫不犹豫地立即处以死刑。但库玛努斯和费里克

亚美尼亚的第二大城，位于该国最南部，但该地的故址在何处至今尚无定论（参见本书第 15 卷，第 5 章注）。

即流经阿尔塔克撒塔的阿拉斯河。

此人是克劳狄乌斯的女婿，后来由于尼禄的命令在马赛被杀死（参见本书第 14 卷，第 57 章）。

未来的皇帝的兄弟。

公元 32 年度执政官。他在十年后发动的叛乱在五天里就被镇压下去（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 13 章）。

斯多噶派的殉道者（参见本书第 16 卷，第 21 章注，第 23 章，第 30 章以次）。

斯的问题却更加伤脑筋，因为克劳狄乌斯知道了这次叛乱的原因之后，即授权克瓦德拉图斯来处理他的两名代理人。不过，克瓦德拉图斯使费里克斯参与审判事务，费里克斯一旦参加法庭的审判，自然就使控告他的那些人泄气了。库玛努斯则由于他们两个人的罪过而被判了罪。从此之后，行省便恢复了平静。

(55) 不久之后，野蛮的奇里奇亚人诸部落，即所谓奇耶塔伊人（他们已有过多次骚动），在险峻的山上设置了由特洛克索波尔所领导的一个营地，而他们竟敢从山上下来，到达海岸地带或城市，向农民和城市居民，也常常向商人和船主发动进攻。他们包围了阿涅木里乌姆城。罗马方面从叙利亚派出的、由中队长库尔提乌斯·谢维路斯率领的一支骑兵部队被击败了，因为那里附近的土地崎岖不平，它虽然适于步兵作战，对于骑兵作战却十分不利。最后，安提奥库斯——沿海的那一部分就在他的王国的境内——才通过笼络普通士兵和欺骗他们的将领的办法瓦解了蛮族军队的联盟，并在处死了特洛克索波尔和他手下的一些头目之后，用宽大的处理办法安抚了其余的人。

(56) 差不多就在同时，在富奇努斯湖和利里斯河中间的那座山凿成了一条隧道。为了使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一惊人的工程，仿效奥古斯都在和台伯河相连的人工湖上举行海战演习的前例，在富奇努斯湖上也安排了一场海战演习（但奥古斯都的那次海战演习使用的是轻型船舶，参加的人数较少）。克劳狄乌斯把一万九千名战斗人员配置在三层桨的和四层桨的战船上：他用筏把进行表演的那块湖面围了起来，以便不使战斗者从任何一个地方逃跑，但是在湖中间却留出了足够的地方来表演激烈的摇船、掌舵的高度技巧、战船的猛烈攻击以及海战的一般情节。筏子上驻守着近卫军的步兵队和骑兵队，在他们前面是一道胸墙，从这里可以发射弩石。湖面其余的地方则到处把士兵配置在铺设了甲板的船只上。

湖岸，山坡和山顶成了观战的看台，这里很快便挤满了无数观众，他们是从附近各个城镇，一部分甚至是从罗马本城来的。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看热闹，也可能是为了向皇帝表示敬意。克劳狄乌斯和阿格里披娜都来了：克

他把这个被释奴隶说成是依凡德（Evander）的祖先帕拉斯（参见味吉尔：《埃涅伊特》，第8卷，第51行以次）的后人。不管他的世系如何，他的兄弟费里克斯曾和三位王后结过婚。

半世纪之后的小普利尼曾在帕拉斯的坟墓上读到同这一点有关的铭刻（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7卷，第29章）：由于他对他的主人的忠诚和爱戴，元老院决定授他以行政长官的标记和一千五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但他只愿意接受荣誉。

这一铜板就在军人装束的独裁官优利乌斯的雕像的旁边。普利尼参考过元老院这项命令并发现它“是这样的冗长和累赘，以致在（墓上的）这一极其横傲的题铭相形之下却显得有节制而实际上又是谦虚的了（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8卷，第6章）。

即《使徒行传》第24章中所提到的那个代理人（procurator，官话本圣经中Felix译为腓力斯）。他和他的兄弟一样，也是克劳狄乌斯的母亲安托尼亚的被释奴隶，因此他的名字是安托尼亚斯·费里克斯。不过这里有关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争端的记述，同约瑟普斯的《犹太古代史》第20卷第5—7章中的记述有出入。

尖括弧内文字系根据哈泽（Haase）的增补：postquam a C.Caesare iussierant effigiem eius in templo locare：et quamquam cognita...

参见本书第6卷，第41章注。

即孔玛盖尼的安提奥库斯·埃披帕尼斯四世。参见本书第13卷，第7章注。

劳狄乌斯穿着一身豪华的戎服，离他不远的阿格里披娜则穿着一身希腊式的绣金外袍。虽然参加表演的全都是囚犯，但他们在作战时都同自由人一样地精神抖擞并十分勇敢；在参加战斗的人们一场血腥的表演之后，就都被免除了死刑。

(57) 海战表演结束后便正式放水。修建这一工程时的疏忽大意立刻就显示出来了。原来这个隧道并没有开在湖底，甚至没有开到湖水一半深的地方。因此就花了一段时间清理出一条更深的水道。为了把观众再吸引来，便让剑奴在浮桥上表演步兵的战斗。在湖水的泄口的附近甚至举行了宴会。但是泄出的大量湖水冲跑了附近的工事，从而使参加宴会的人们惊惶万状，离这里较远的人们也由于轰隆轰隆的崩裂声而感到害怕。阿格里披娜趁克劳狄乌斯感到惊惶不安的机会攻击监督这一工程的纳尔奇苏斯，说他贪得无厌和营私舞弊。但纳尔奇苏斯也不示弱，他反过来攻击她妇人专横和野心太大。

(58) 在戴奇姆斯·尤尼乌斯和克温图斯·哈提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十六岁的尼禄娶了皇帝的女儿屋大维娅。为了想表现自己的多才多艺和能言善辩，他为伊利昂城作了辩护：他娓娓动听地谈到罗马人民的祖先是特洛伊人；说埃涅阿斯是优利乌斯家族的始祖，并提到了各种其他近乎神话的传说。他的辩护结果使得这个城市免除了一切赋役。通过他的辩护，遭到大火波诺尼亚得到了一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补助金，接着罗得岛人重新取得了他们的自由——他们常常由于帮助罗马对外作战而取得自由，或由于在国内发生叛乱而被剥夺自由，受地震灾害的阿帕美亚在其后五年中免了赋税。

(59) 但另一方面，克劳狄乌斯在阿格里披娜的主使下不得不一直干着自己的最野蛮的残暴罪行。有巨富之名的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的庭园引起了阿格里披娜的垂涎，她唆使塔尔克维提乌斯·普利斯库斯对陶路斯进行控告和陷害。当陶路斯以总督的权力统治着亚细亚的时候，普利斯库斯是他的副帅。现在，在他们回来之后，普利斯库斯便控诉他的一些渎职行为，特别严重的是说他沉湎于对魔法的迷信。陶路斯由于再也无法忍受一个凭空捏造的控诉者和不应得的侮辱，就在元老院的判决公布之前自杀了。虽然如此，塔尔克维提乌斯还是被逐出了元老院，因为元老们非常讨厌这个控告者，所以就冒着会被阿格里披娜陷害的危险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60) 这一年，人们听皇帝几次说过，他的代理人所作的决定和他本人

即今天的福齐诺湖 (Fucino) 或契拉诺湖 (Celano)，位于罗马以东亚平宁山中玛尔喜人的地区。由于该湖没有明显的排泄口，而地下水道的阻塞或通畅又会使它的水面发生巨大的变化，便决定执行优利乌斯·凯撒的计划，在该湖及利里斯河之间的山里凿一条隧道，把湖水灌到利里斯河里去。

今天的加里利亚诺河 (Garigliano)。

今天的撒尔维亚诺山 (Monte Salviano)。

这是一条砖壁的隧道。隧道高三公尺，宽一点八公尺，是由三万名工人在十一年中间凿成的，全长五千五百九十五公尺。隧道的一半工程是用锤子和凿子在坚硬的石灰石上进行的。

根据 Monumentum Ancyranum 的说法，参加战斗的有三十只三层桨战船或双层桨战船、一些小船还有三千名战斗人员（划手除外）。苏埃托尼乌斯对克劳狄乌斯舰队的船数的记载低到不可相信；狄奥则认为每一方面有五十只船（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60 卷，第 33 章）。

按照普利尼的说法，尼禄故意未用这个水道 (destitutum successoris odio)，后来哈德里亚努斯虽然重新打开了这条水道，但到狄奥的时代它已经没有用了（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60 卷，第 11 章）。这个湖

所作的决定具有同等的效力。为了不使皇帝的这个意见被认为是偶然发表的议论，元老院就这一点作了比先前更加广泛和详细的规定。原来过去奥古斯都曾下令把审判权授给统治埃及的骑士，他们所作的决定就和罗马的高级长官所作的决定一样。后来，在各行省以及在罗马，过去一直由行政长官审理的大量案件也都转到骑士的手里去了。现在，克劳狄乌斯又把人们常常通过动乱或战争而进行争夺的审判权全部给予了骑士。比如说，当显普洛尼乌斯法把法庭交给了骑士等级的时候，当塞尔维里乌斯法又把这些法庭交回给元老院的时候，或是当马利乌斯和苏拉的时代，这个问题实际上变成了双方交战的主要理由的时候。不过在当时，竞争乃是在等级与等级之间进行的，胜利的结果却是普遍适用的。盖乌斯·欧庇乌斯和科尔涅里乌斯·巴尔布斯是在凯撒的权力的支持下能够在他们的行省中有权决定和战的首要人物。在他们之后的人，诸如玛提乌斯、维狄乌斯等人（他们都是拥有极大势力的罗马骑士）就不用说了，因为被克劳狄乌斯任命来管理自己财产的那些被释奴隶，目前都有同他本人以及同法律同等的权力了。

（61）接着，他又建议豁免科斯岛居民的赋税。他详尽地论述了他们的古代历史。“科斯岛的最古老的居民是阿尔哥斯人，也可能是拉托娜女神的父亲科厄斯。后来，埃司库拉皮乌斯带来了医疗的技术，而他的后人又使医疗的技术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在这里举出了他们的后裔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一些主要活动时期。他还说，“经常为他治病的御医色诺芬就是这一家族出身的；而为了答应色诺芬的请求，应当在今后免去科斯岛人的一切赋役，并且允许他们把他们的岛当成是只奉祀该岛的神的圣地。”毫无疑问，有大量事实足以说明该岛居民曾给罗马做了许多事情，曾帮助罗马取得过多次胜

最后在 1874 年干涸。

现代的研究者证明，工程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是包工者捣的鬼。

戴奇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托尔克瓦图斯是玛尔库斯·西拉努斯和路奇乌斯·西拉努斯的兄弟（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3 章；第 13 卷，第 1 章），又是奥古斯都的曾孙。关于此人的死亡，参见本书第 15 卷，第 35 章。

今天的波洛尼亚河（Bologna）。

在迈安德罗斯河上（Maeander）。

最受皇帝宠信的是 *procuratores rei privatae*，即骑士等级出身的皇帝财务代理官，负责管理和监督帝国各地皇帝的私人财产。不过到这时为止，他们还没有审判权（参见本书第 4 卷，第 6，15 章），而他们提出的要求都是由普通法庭来处理的（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57 卷，第 23 章）。

参见本书第 2 卷，第 59 章及注。

这里的行政长官不仅指一般所理解的行政长官，也指行省的长官。但下面的福尔诺的说法却不够确切。福尔诺指出，“共和国时期骑士和元老所争夺的特权就是把陪审官送入刑事的常设法庭（*quaestiones perpetuae*）的权利；但现在所论述的问题却是代理官本人（通常是骑士等级）在没有陪审官的情况下处理皇帝和个人之间的民事诉讼的审判权问题。

公元前 122 年，盖乌斯·格拉古的显普洛尼乌斯法（*lex Sempronia iudicia-ira*）——第一个塞尔维里乌斯法（*lex servilia*；公元前 106 年克温图斯·塞尔维里乌斯·凯皮欧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把“审判权”（*iudicia*）交还元老院；第二个塞尔维里乌斯法（几年之后由盖乌斯·塞尔维里乌斯·格劳奇亚提出）把审判权又还给了骑士。塔西佗并没有提到斗争的其他阶段，说马利乌斯和苏拉的斗争焦点是审判权问题，也是不确切的。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扩大的并不是整个骑士等级的权力，而是担任某些特别职位的个别骑士的权力。

利。但是克劳狄乌斯却不愿让外部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出于惯常的好意而给予某个个人的恩典。

(62) 另一方面，受到元老院的接见、并且在元老院中对本身所负担的过重租税表示抗议的拜占廷人，也回顾了他们的全部历史。他们一开头就叙述了在我们对马其顿国王（他的可疑的身世使他得到一个伪菲利浦 的名字）作战时他们同我们所缔结的条约，继而他们又谈到了曾派遣军队协助我们对安提奥库斯·佩尔谢乌斯和阿里斯托尼库斯作战的事情。他们还说，他们曾帮助过安托尼乌斯 对海盗作战，在不同的时期协助过苏拉、路库鲁斯和庞培，以及最近对凯撒们所提供的服务。他们所以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可能是因为他们占有有利的地势，可以便利统帅和军队从陆上或海上的通行，并且对于粮食的运输同样也提供了便利条件。

(63) 原来希腊人过去把拜占廷建立在欧罗巴的最边远的地带，面临着把欧罗巴和亚细亚分开的那个海峡的最狭窄的一段。当希腊人向佩提亚的阿波罗请示，他们应当在什么地方建立一座城市的时候，神使指示他们“到盲人国土的对面去找一个安身立业的地方”。这个谜指的是卡尔凯东（Chalcedon）的居民，这些居民虽然比他们更早地来到这一地区并且在事先测量了这一极为有利的建城地址，但最后选定的地方却是较差的一个。拜占廷地区的土地肥沃，水产丰富，因为大群的鱼从黑海游出来时害怕海面下倾斜的石坡，于是它们便离开了曲曲折折的亚细亚海岸，而到对岸欧罗巴的各港湾里来。这样，一个繁荣富庶的城市便成长起来了。但是现在，由于租税的负担过于沉重，他们才到元老院请求豁免或减轻他们的租税，并且得到了皇帝本人的支持。皇帝向元老院指出，不久以前色雷斯和博斯普鲁斯的战争已使他们精疲力尽，故而理应减轻他们的租税负担。这样他们在今后五年就免了租税。

(64) 在玛尔库斯·阿西尼乌斯和玛尼乌斯·阿奇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一系列的朕兆表明，局面会更加坏下去。天火燃烧了军队的队旗和士兵的营帐。一群蜜蜂聚在卡披托里乌姆神殿正面的三角墙上。人们还说生了一些半男半女的孩子，还生了一只长着鹰爪的猪。人们还认为这样一件事也具有朕兆的意义，即每一种官职都有人死掉，因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死了一位财务官、一位营造官、一位保民官，还有一位行政长官和一位执政官。但特别感到害怕的却是阿格里披娜，因为克劳狄乌斯在他喝醉的时候偶尔说，他命中注定在开头的时候虽然能忍受他的妻子的丑行，但最后总是会惩

他们都是凯撒的密友。

盖乌斯·玛提乌斯最初是凯撒的朋友，后来又是奥古斯都的朋友。在西塞罗的《致友人书》（第11卷，第28章）里保存了他的一封写给西塞罗的坦率而精采的书信。这个人 and 维狄乌斯·波里欧是臭名昭著的一对。

参见本书第1卷，第10章注。

指阿司克列皮亚达伊族（Asclepiadae），他们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医圣的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他自称是神的第十八代的后人。

盖乌斯·司特尔提尼乌斯·色诺芬后来曾被怀疑对他的主人施加致命的打击。我们从铭文知道，他曾在军队中服役并立过功，而且他在祖国的岛上也享有很高的荣誉。

僭位者安德利司库斯（Andriscus）。参见李维：《罗马史》提要，第49卷。

参见本书第4卷，第55章注。

罚她们的。阿格里披娜于是下决心动手，而且是赶快动手。她首先出于女人之间的忌妒，害死了多米提娅·列庇坦。因为列庇坦认为自己出身高贵，足以和阿格里披娜相比：她是小安托尼娅的女儿，奥古斯都是她的外舅祖父；阿格里披娜是她的堂表妹妹，她又是阿格里披娜的前夫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的姊妹。在面貌上、年龄上和财富上，她们二人之间都没有什么差别。既然两个人是同样淫乱，同样声名狼藉，同样凶狠残暴，因此双方便激烈地较量看谁做的坏事更多，就如同她们互不相让地较量看谁更多受到幸运的眷顾从而取得更多的利益似的。但是最激烈的竞争却集中在这样一点上，这就是：尼禄主要是受他姑母的影响，还是受他母亲的影响？原来列庇坦正在试图用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大量花钱的手来俘虏这个年幼的心灵，另一方面，阿格里披娜却是凛然可畏的，她虽然能够使她的儿子取得一个帝国，却容不下他这样一个皇帝。

（65）但是，对列庇坦所提出的控诉理由却是：她曾使用妖术 谋害皇帝的伴侣的性命，此外由于她不注意去管束自己的卡拉布里亚的奴隶队伍，致使意大利的安全受到威胁。尽管纳尔奇苏斯表示坚决反对，还是根据这些理由作出了死刑的宣判。据说对阿格里披娜的猜疑越来越深的纳尔奇苏斯在他的亲信中间曾表示，“不列塔尼库斯或尼禄二人不管是谁登上了皇位，他自己的死亡都是注定了的。但是凯撒对他太好了，因此他甘愿为他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美撒里娜和西里乌斯已经受到他们罪有应得的处分，而目前又有类似的事件可据以提出类似的控诉了。如果继位者是不列塔尼库斯的话，则克劳狄乌斯本人是不会有危险的。但是继母的阴谋目的在于倾覆整个皇室，这件事的后果的危险，较之他如果对她丈夫的前妻的不贞行为保持沉默的危险更大。在目前，阿格里披娜同样有不贞的行为，她和帕拉斯通奸的事情已尽人皆知。这一点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为了取得皇位，她不惜出卖她自己的一切，不管是她的尊严，她的庄静，她的贞洁都已无所谓了！”

每当他不断重复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把不列塔尼库斯搂到怀里，一心盼望他快快长大成人。他时而向上天，时而向不列塔尼库斯伸出双手，要他快快长大起来，除掉他父亲的敌人，甚至向谋杀他母亲的凶手进行报复！

（66）过多的忧虑损害了纳尔奇苏斯的健康。于是他到西努埃撒 去疗养，以恢复体力，因为那里不但气候温和宜人，而且还有可以疗病的泉水。这时久已蓄意进行谋杀的阿格里披娜立刻紧紧抓住了当前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她手下的人都早已准备好了，问题只是采用哪种毒药。阿格里披娜担心，如果用烈性的、可以使人速死的毒药，这样阴谋就太明显；如果她决定使用一种慢性的、消耗性的毒药，那么克劳狄乌斯在死前又可能识破她的阴谋，从而会重新爱他自己的儿子。因此她需要这样一种高妙的毒药，这种毒药可以破坏他的功能，却又不使他很快死去。于是找来了在这方面有办法的人物，这是一个名叫洛库丝塔的女人，这个女人不久之前虽曾因为放毒案而被判

这里指三头之一安托尼乌斯的父亲。

和美加拉的移民地相对，在今天的斯库台附近。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译本 1959 年，商务版），第 4 卷，第 144 章最早提到这个故事，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说出这个谜的不是阿波罗，而是美伽巴佐斯。

Pelamydes，一种鲭鱼（金枪鱼）。古人认为这种鱼原产于大西洋，它们沿着法国和西班牙的沿岸游入地中海，从那里再到亚速海，而在孵化期以后再大群地回游。

直到 16 世纪，妇女和儿童在黄金角（Golden Horn）的地方只要把篮子浸到水里便能捉到这种鱼。

罪，但是她却被留下来在今后的长时期里给专制的皇室服务。这个女人巧妙地准备了一份毒药，由宦官哈洛图斯进呈上去，他每天的职务就是给皇帝上菜和事先尝菜。

(67) 后来，阴谋的全部经过大家全都知道了。当时的作家们都记载说毒药是撒到特别新鲜的蘑菇上的。不过由于克劳狄乌斯或是因为天生迟钝，或是因为他喝醉了酒，药性并没有立刻发作。同时他的一次通便好象已使他摆脱了危险。阿格里披娜惊惶失措了：既然这事的后果会极其严重，她眼前就顾不得任何脸面了。她已经取得了御医色诺芬的暗中协助，这时她只好把他又找了来。人们说当他假意帮助吃力地呕吐着的克劳狄乌斯的时候，他把一枝浸有烈性毒药的羽毛放到克劳狄乌斯的喉咙里去。因为色诺芬清楚地知道，重大的罪行在干的时候虽然要冒险，然而结果却是大为有利可图的。

(68) 与此同时，召集了元老院的会议。执政官和祭司为了皇帝的安全向神许下了愿。但这时在另一个地方，克劳狄乌斯的断了气的尸体已经被裹在被单和保温的绷带里面了。同时又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便使尼禄即位。在开头的时候，装作悲痛万分的样子阿格里披娜把不列塔尼库斯拉到自己的胸前，好象要从他身上求得安慰似的，并说他长得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用诸如此类的办法，她不叫不列塔尼库斯离开自己的屋子。她同样地使他的姊妹安托尼亚和屋大维娅也不要离开自己的屋子。她用哨兵把所有的通路都封锁起来，不时发出通告说皇帝的病情正在好转：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并且等待占星术士所坚持的那个吉利的时刻。

(69) 最后到 10 月 13 日的正午，宫廷的门突然都打开了。尼禄在布路斯的陪伴下到近卫军那里去——近卫军按照公务的规定永远是处于戒备状态的。在那里，通过近卫军长官的提示，近卫军向他欢呼，随即把他放到一个肩舆上面。据说有一些人当时有些犹豫，他们回过头来问：“不列塔尼库斯在什么地方？”但后来既然没有人出头对此表示反对，他们便同意了尼禄立为皇帝。尼禄被抬到军营去，他按照当时的情况讲了一些话，并答应象他父亲一样慷慨地向士兵进行颁赐，在这之后他便正式被拥戴为皇帝了。军队的决定得到了元老院的批准。各行省也立刻表示同意了。

元老院发布命令把神圣的荣誉授予克劳狄乌斯，他的隆重的葬仪和圣奥古斯都的葬仪完全一样；阿格里披娜则尽力仿效她的曾祖母里维娅的尊荣。不过克劳狄乌斯的遗嘱并没有宣读，这是害怕他那偏爱继子而不爱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做法会在民众的心中造成一种使人感到不安的、不公正和不愉快的印象。

公元 46 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色雷斯被变成一个行省。在本书第 11 卷（已佚）必定提到了这些事情。美撒里娜的母亲。

参见本书第 2 卷，第 69 章注。

参见本书第 4 卷，第 27 章注。

第十三卷

(1) 在新皇帝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牺牲者是亚细亚的总督尤尼乌斯·西拉努斯。这个人是在瞒着尼禄的情况下被阿格里披娜谋害死的。西拉努斯遭到这样的下场，并不是因为他的性情暴烈。他原是一个生性懒散的人，先前的皇帝们根本不把他放到眼里，以致盖乌斯·凯撒通常称他“金绵羊”。但是把他的兄弟路奇乌斯·西拉努斯害死的阿格里披娜却怕他可能会给自己的兄弟报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刚刚成年而且是通过罪恶的手段取得了帝国大权的尼禄，论资格还不如年纪成熟、品行方正并出身贵族家庭的一个人，这个人也是凯撒们的后裔，这一点在当时人们看来还是重要的。要知道，西拉努斯和尼禄一样，也是奥古斯都的曾孙一代的儿子。这正是他死亡的原因。被收买的凶手则是罗马骑士普布里乌斯·凯列尔和被释奴隶赫里乌斯。他们都是在亚细亚掌管皇帝的财务的人。他们是在总督晚餐时用毒药把他害死的，他们做这件事时几乎不想保持什么秘密。

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隶纳尔奇苏斯也很快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他和阿格里披娜的龃龉，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他是在残酷的监禁和死刑的威逼之下自杀的。皇帝对纳尔奇苏斯的死亡很不高兴，因为纳尔奇苏斯的贪欲和挥霍很对尼禄的尚未显露出来的恶习的口味。

(2) 如果不是阿弗拉尼乌斯·布路斯和塞内加出来干预的话，谋杀确实会继续下去。皇帝少年时的这两位教师意见一致地——在共同掌权的两个人来说，这样意见一致是很少有的——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皇帝施加同样的影响。布路斯的军事才能与严肃性格和塞内加在演说术方面的教导与谦和凝重的风度相辅相成，使得皇帝在血气未定的青年时代，即使有不合道德规范的地方，也只能被限制在尚能容忍的放纵享乐的范围以内。他们两个人还必须联合起来应付由于盛气凌人的阿格里披娜而引起的麻烦。由于非法谋取的政权而燃起了各种各样欲望的阿格里披娜，还有个帕拉斯在背后附和她。克劳狄乌斯正是因为听从了帕拉斯的话才犯了近亲相奸和不祥地过继了尼禄的错误，从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但是尼禄的性格是不听奴隶的话的，而帕拉斯的那种被释奴隶所不应当有的、阴郁傲慢的神气也使尼禄觉得讨厌。而且在公开的场合，所有的荣誉总是加到阿格里披娜一个人身上。而当一位将领根据军事的规章请示口令的时候，尼禄就说：“最好的母亲”（*optimae matris*）。元老院也给了她两名侍从和奉祀克劳狄乌斯的女祭司的职务，因

在拉提乌姆沿岸最南端，今天的蒙德拉戈内附近。

她一直活到伽尔巴的统治时期，伽尔巴把她和其他在尼禄时期浮到表面上来的人物一同杀死（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4卷，第3章）。在这期间，她还害死了不列塔尼库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15章）；她为尼禄所配的毒药在他临死前被他的奴隶偷走了（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47章）。

事实也证明是这样。他和他的兄弟克温图斯·司特尔提尼乌斯留下了一笔三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产业（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29卷，第1章，第8节）。哈洛图斯后来也和提盖里努斯成为世人最憎恶的一对，伽尔巴赏给了他一个收入最丰厚的代理官的职位（*amplissima procuratio*）（参见苏埃托尼乌斯：《伽尔巴传》，第15章）。

指近卫军长官塞克斯图斯·阿弗拉尼乌斯·布路斯。

过去克劳狄乌斯继位时曾赏赐给近卫军士兵每人一万五千谢司特尔提乌斯，从而造成了一个为害甚大的先例。

为就在元老院的那次会议上，元老们决定为克劳狄乌斯举行国葬，随后又立刻宣布他是神。

(3) 举行葬仪那天，尼禄把克劳狄乌斯大大地颂扬了一番。当他叙述他一家过去的历史，叙述他的祖先所担任过的执政官和所取得的胜利的时候，他本人和在场的人都是十分严肃的。当他提到死者的写作才能以及在死者的统治时期里在国外没有遭到过严重挫折的时候，人们也都还采取首肯的态度。但是当演说者谈到他的继父的先见之明和智慧的时候，人们就忍不住要发笑了。

不过，由塞内加起草的这篇演说是十分洗炼的，它不愧出自这样一位著名作家的手笔。他那惹人喜爱的才华是十分合乎当时人们的口味的。年长一辈的人在闲暇的时候喜欢拿过去的日子和当前来作对比，他们说，尼禄是帝国的第一个演说时要别人给写稿子的皇帝。要知道，独裁官凯撒可以和最大的演说家并列而无愧；而奥古斯都则具有一位君主所应有的机智而流利的口才。此外，提贝里乌斯善于斟酌发言时的词句，而且他在表现他的观点时是很有力的，如果有模糊不清的地方，那是他有意含糊其词。甚至卡里古拉的那个有些不正常的头脑也没有影响他的演说才能。而克劳狄乌斯在演说时如果事先有准备的话，那他也能说得非常动人。但是尼禄即使在年幼的时候，他那活泼的头脑却被吸引到别的方面去了：他雕刻、绘画、练习歌唱或驾马车，有时也写诗，这些诗表明他是有点文化根底的。

(4) 不过，尼禄在装模作样地哀悼完了以后就谈起元老院。他首先提到元老院对他的支持和军队的全体一致的声援，接着说，他身边不乏有益的劝告和杰出的榜样，足以使他能够进行良好的统治。他的幼年并未因内战或家庭的纠纷而受到毒害：因此他在继承皇位之际，没有私人的仇恨，没有受过任何侮辱，因而也没有复仇的愿望。随后他就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他今后的施政方针，不过他却特别避开了那些在不久之前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的事情。他说他决不会把处理一切案件的权力一人独揽，他不会把原告和被告关在他个人的私室之内而任凭少数几个人在那里为所欲为地滥用自己的权力。他家里不会发生贪污受贿和徇私枉法的事情。宫廷的事和国家的事将分得清清楚楚。元老院依旧要保持它过去的特权。意大利的、属于元老院的各个行省的人民都要向执政官提出申诉，而执政官则应当允许他们到元老院来。至于委托给他的军队，他自己是会负责的。

(5) 这些诺言并不是说说就算了的。许多规定都由元老院自行决定后制定出来了。任何人在辩护时都不许收取报酬或是礼品。财务官当选后也不再举办剑斗比赛的义务。阿格里披娜虽然反对后面这一点，认为和克劳狄乌斯的立法相抵触，但它还是为元老院所通过了。元老院的会议是特别在帕拉提乌姆皇宫召开的，这样她就可以坐在宫殿后部新开的一个门里面，门上有

盖乌斯·凯撒这里用这一比喻嘲笑西拉努斯的富有和他的懒惰。

他曾是屋大维娅的未婚夫（参见本书第12卷，第3章以次）。

他们的祖母辈的优利娅和老阿格里披娜是姊妹。

参见本书第12卷，第57，65章。

这是率领守卫皇宫的近卫军的一位将领。

苏埃托尼乌斯在《克劳狄乌斯传》（第41章以次）里引人注目地列举了他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作品。可惜他的八卷的自传遗失了。

一个门帘，这个门帘厚到可以使人们看不到她，但是她却可以听到人们讲的话。其实当亚美尼亚的使团在尼禄面前为本国进行辩护的时候，她正在准备登上皇帝的座坛并同他并坐在一起。这时别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塞内加却要尼禄走下座坛去迎接自己的母亲。这种做法一则可以表示尼禄的孝心，同时又避免了外界对他诽谤。

(6) 这年年底，外面谣传着一些令人惊惶不安的消息：帕尔提亚人又从小国出兵，在赶跑了拉达米司图斯之后，目前正在劫掠亚美尼亚；过去多次统治过并多次被赶出这个王国的拉达米司图斯再一次放弃了斗争。结果在这样一个喜欢闲谈的城市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刚刚过了十七岁的皇帝如何能忍受或是打退这样一个威胁？”“对于受着一个女人的摆布的青年人又能有什么指望？”“战斗、攻略城池以及其他军事行动能够由那些教师来指挥么？”

不过也有人抱着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现在仍旧是迟钝而又年老的克劳狄乌斯当政的话，罗马的命运反而会更要坏些，因为要处理战事的克劳狄乌斯是一定要任凭自己的奴隶来摆布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布路斯和塞内加都是很有处理国事的经验的人物——而且皇帝也差不多快要长大成人了，庞培在十八岁、屋大维在十九岁时，不是也能应付内战的紧张局面么？作为一位国家元首，他更多依重的不是武器和体力，而是他的最高领导地位和他的政策。如果他不考虑别人的出于忌妒的攻击而任命一位杰出的统帅，却屏除那有钱并在宫廷中得宠的阴谋者的话，那他就可以明白地向人们表示他周围的友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7) 正当人们这样议论纷纷的时候，尼禄下令在相邻各行省征募来用以补足东方军团的士兵以及东方军团本身全都开到亚美尼亚附近的地区去。这时他还命令两位老资格的国王阿格里帕和安提奥库斯也各自准备一支军队以便首先攻入帕尔提亚；同时他还下令在幼发拉底河上筑一些桥，而小亚美尼亚和索佩尼地区则分别给予了阿里斯托布路斯和索海木斯，他们每个人都取得了国王的标记。但恰好在这个时候，沃洛吉西的一个儿子瓦尔达尼斯起来反抗他的父亲。帕尔提亚人显然不想立刻作战，于是从亚美尼亚撤退了。

(8) 但是在元老院里，整个事件都在元老们的发言中被夸大了。他们建议：举行全国的感恩祭，而在举行感恩祭的日子里，皇帝应当穿上凯旋的外

从意大利和元老院所属行省来的代表要到元老院来，首先必须得到执政官的批准。关于传统的程序，参见李维：《罗马史》，第29卷，第16章。

即驻守在属于皇帝的行省的军队。

参见本书第11卷，第7—8章。这个法令的确切的名称现在我们已无从查考了。

参见本书第11卷，第22章。

参见本书第2卷，第37章注。

参见本书第12卷，第44—47章，第50—51章。

实际上在公元前84年庞培是二十三岁（参见普鲁塔克：《庞培传》，第6章）。按庞培与西赛罗都生于公元前106年。塔西佗在这里是受到维列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错误计算（帕特尔库路斯，第2卷，第53章）的影响。他的计算把庞培的年龄减少了五岁。

在公元前44年。

袍，应当以小凯旋式的仪式入城；应当在复仇之神玛尔斯的神殿里为皇帝设立一座和玛尔斯神的像同样大小的神像。除去例行的谄媚词句之外，他们对这样一点却感到衷心的高兴，即尼禄指派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去拯救亚美尼亚。这种做法说明人们是有可能凭着个人的功业而求得晋升的。

东方兵力的分配情况如下。辅助部队的一半和两个军团留在叙利亚行省，由行省长官翁米狄乌斯·克瓦德拉图斯率领。科尔布罗麾下也分配到同样数目的正规军团士兵和辅助部队，此外还要加上在卡帕多奇亚过冬的辅助步兵部队和辅助骑兵部队。联盟的国王则接到指示，要他们根据战争情况的需要接受以上二人中任何一人的命令。不过他们是倾向于科尔布罗的。由于渴望加强个人的威望——这一点在一件事业的开头时是极其重要的——科尔布罗迅速地赶到奇里奇亚去，克瓦德拉图斯则在奇里奇亚的城市埃吉阿伊会见了科尔布罗。克瓦德拉图斯走得这样远，是有自己的打算的，因为他害怕他的对手一旦进入叙利亚接过他的军队，就会成为那里的一位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要知道，这位身材高大而口才又极好的军人不仅有经验有智谋，而且他在一些次要的品质方面也是出色的。

(9) 这时他们两人都派使节到国王沃洛吉西斯那里去，劝他选择和平，不要战争，劝他用交出人质的办法继续向罗马人民表示尊敬的态度，他的先人对罗马是很尊敬的。沃洛吉西斯便把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最显要的一些成员交了出来。他这样做的目的，或者是因为他想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再打，或者是为了以交出人质为掩护来除掉他所疑忌的对手。翁米狄乌斯的使节、百人团长印斯泰乌斯接受了这些人质，因为印斯泰乌斯这时正巧为着以前的某件事情同国王会晤。科尔布罗一听到这样的事情，便立刻命令一个步兵中队的队长阿里乌斯·伐鲁斯去把人质接收过来。随后中队的队长和百人团长便发生了争吵。

为了不在外国人面前争吵不休，两个军官便要人质本身和护送他们的人员自己作决定。这些人选择了科尔布罗，因为他们尊重他不久之前取得的荣誉，而且老实讲，甚至敌人对他也还是不能不器重的。结果两位统帅之间便发生了龃龉。翁米狄乌斯抱怨自己的谈判成果被别人夺了去。科尔布罗则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只有当他被任命为军事统帅从而使国王的希望变成惊恐的时候，国王才被迫采取交出人质的办法。为了给他们和解，尼禄下令宣布这样的决定：由于克瓦德拉图斯和科尔布罗取得的成功，在皇帝的棍束上要加上月桂的花环。这些事情我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叙述的，虽然，它们已经是下一年度的事情了。

(10) 同年，尼禄要求元老院给他的父亲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立像，

这里的原文是 *auspiciis*，是占卜的意思。皇帝是最高统帅，是共和国全部陆军的统帅，因此只有他才有资格进行占卜。

希罗·阿格里帕二世（即《使徒行传》，第25章以次的阿格里帕，阿格里帕在官话本圣经中译为“亚基帕”），希罗·阿格里帕一世的儿子（参见本书第12卷，第23章注）。

孔玛盖尼和奇里奇亚一部分的王安提奥库斯·埃披帕尼斯四世（参见本书第2卷，第42章注）；塔西佗：《历史》，第2卷，第81章说他是“罗马治下国王中最富有的”（*seruientum regum ditissimus*）。他同阿格里帕与索海木斯一样，在内战中站在维斯帕西亚努斯一边，并帮助罗马反对犹太人。

参见本书第11卷，第9章注。

沿亚美尼亚西南边界的一条土地。

并把执政官的标记授予阿司科尼乌斯·拉贝欧，因为拉贝欧过去曾是他的监护人。在这同时，他还否决了一个为他本人设立纯金或纯银像的建议。虽然元老院作出决定要把 12 月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因为尼禄便诞生在这个月里），但是他还是根据古老的宗教惯例保存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他还制止了对被一名奴隶所控告的元老卡尔里那斯·凯列尔的追究，制止了对属于骑士等级的尤尼乌斯·邓苏斯的追究（因为邓苏斯对不列塔尼库斯的偏爱被人们定成了一个罪名）。

（11）在克劳狄乌斯·尼禄和路奇乌斯·安提司提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当高级长官向皇帝颁行的法令宣誓效忠的时候，皇帝不许他的同僚安提司提乌斯向他本人的法令宣誓效忠，这一行动受到了元老院的热烈赞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年轻人由于甚至是小事也得到好评而感到高兴，这样他今后就愿意做更大的好事了。的确，在这之后，他又对普劳提乌斯·拉提拉努斯表现了宽大。拉提拉努斯过去由于和美撒里娜通奸而被开除出了元老院，但现在尼禄使他重新进了元老院。尼禄在一系列的演说中都保证了自己的宽大仁慈。这些演说都是塞内加起草的，他借用皇帝之口向公众显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证明他的教导有方，或者是为了表明塞内加的写作才能。

（12）但这时阿格里披娜对尼禄的控制却一步一步地削弱了。原来尼禄爱上了一个名叫阿克提的被释女奴隶，同时又得到了两名心腹，一个是玛尔库斯·奥托，一个是克劳狄乌斯·塞内奇奥，这两个人都年轻漂亮。奥托出身执政官的家庭，塞内奇奥的父亲则是皇室的一名被释奴隶。他们因为是皇帝在放荡的淫行和丑事中寻找作乐时的伴侣，从而十分可靠地取得了他的宠信；这事起初瞒着阿格里披娜，后来他们也不怕她反对了。甚至他的老朋友也不反对这样的情况：这样身分的一个女孩子一定会满足皇帝的需要，但不会使任何人受到伤害。不知是命该如此，还是因为非法的通奸比合法的结婚更有意思，他讨厌起他那出身高贵而又贞洁的妻子屋大维娅来了。不过人们一直担心的却是，如果他对阿克提的爱情受到阻挠，他那情欲一旦爆发出来，别的贵族妇女就要遭殃了。

（13）但是，阿格里披娜出于女人的本性，见到这样“一个被释女奴隶成为自己的对手”，“一个侍女成为自己的儿媳”，十分气愤，她说了许多气愤的话。她不想等到她的儿子对这件事感到后悔或厌倦的时候，但是她越是恶毒地责备她的儿子，就越把尼禄对阿克提的爱情之火煽得越旺。直到最

参见本书第 2 卷，第 64 章注；第 3 卷，第 18 章。

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是控诉者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路福斯和卡里古拉的妻子凯索尼娅的异亲兄弟；公元 39 年度补缺执政官；公元 47 年任下日耳曼副帅（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18 章以次）；公元 50 年之后不久任亚细亚总督。本卷和后面两卷所叙述的是他在东方的战役。公元 67 年他被尼禄召到希腊，最后自杀以逃避处死的命运。

今天的阿亚什（Ayás），位于亚历山大勒达湾北岸。

这个人后来以维斯帕西亚努斯派而知名（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3 卷，第 6，16，52 章等等）。

公元前 19 年奥古斯都接受终身执政官职务的时候，元老院按规定给了他十二名执棍束的侍从，以后的皇帝也就遵循了这个前例。

即皇帝本人。

参见本卷第 53 章；第 14 卷，第 58 章；第 16 卷，第 10 章。

后他被对阿克提的爱情完全征服，公然不再听他母亲的话，而把自己交到塞内加的手里去。塞内加的一个名叫安奈乌斯·谢列努斯的朋友为了给年轻的皇帝的青年时期刚刚燃起的爱情打掩护，把自己装成和这个被释女奴隶有恋爱关系的样子，并且不惜利用自己的名义把皇帝在暗中送给阿克提的大量礼物当着别人送给她。阿格里披娜又改换了办法，现在她用甜言蜜语来笼络尼禄，甚至把她的寝室私处都让出来给尼禄作为寻欢作乐的场所，以掩饰他在刚刚成年和身为帝王时对女色的必然沉迷。她甚至承认她严厉得不是时候。此外，她还把她那比皇帝本人的财产少不了很多的私蓄拿出来任凭他处理，这样她就从不久之前约束儿子的过分严厉的态度，猛地一下子变成了过分的迁就。不过这种改变并不曾瞒过尼禄的眼睛，并且引起他的亲信们的惊讶，他们都要他戒备这样一个一贯残酷无情而现在又表现了虚情假意的女人的阴谋。

在这些日子里，凑巧有一天，凯撒在查看先前皇帝们的妻子和母亲穿过的豪华外袍时，选了一件上面带着珠宝的衣服作为礼品送给他的母亲。他的这个做法是十分慷慨的，因为他自动送出去的这件礼物正是人们渴望已久的、极其贵重的东西。但是阿格里披娜却扬言，送这件礼物的目的并不是要增加她的衣服，而是要把她其余的衣服也都夺走，并且还说，她的儿子不过是从她本应全部享有的财产中分给她这件东西罢了。

(14) 自然有人把她的话向尼禄作了报告，不过讲得却更加阴森可怕；尼禄对于助长了她那妇人的傲慢作风的那些人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便撤销了帕拉斯的职务，这个职务先前是由克劳狄乌斯任命，其权力实际上统治了整个王国。传说当帕拉斯率领一大批侍从离开宫廷的时候，尼禄高兴地说，帕拉斯是去宣誓交卸职务的。实际上帕拉斯提出的条件是：对他过去的任何行为均不予追究，他和国家之间的账目至此算是结清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阿格里披娜立刻采取了威吓政策。她一本正经地提醒尼禄：“不列塔尼库斯已经长大成人了，不列塔尼库斯才是真正有资格继承他父亲的大权的人物，不过现在由于过继而插进来的一个继承人却由于他的母亲的罪行而行使了这一大权。她并不反对把那一不幸家庭的全部黑暗历史公之于世，首先是她自己的婚姻，还有她毒死丈夫。但是由于上天赐福和她本人有先见之明——她的继子还活着——她可以同他一道到军营去。让他们在那里给两方面评评道理吧：一方面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另一方面是残废的布路斯和被放逐的塞内加，老实讲，就凭着这两个人啊，一个人用他那只残废的手，一个人用他那条教书匠的舌头就妄图统治全人类！”当她这样讲的时候，她就抬起胳膊来做出威胁的姿态，对尼禄破口大骂，召请圣克劳狄乌斯、西拉努斯一家的地下冤魂和她犯的那些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的全

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36 章。

他的《论仁慈》(De clementia)大概就是在这时写成的。

她出生于小亚细亚，她对尼禄的爱情看来是真摯的。尼禄的葬仪便是她和尼禄的两位年老的保姆共同料理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 50 章)。苏埃托尼乌斯还说，尼禄有一个时期想正式娶她，因此他便唆使几个有执政官身分的人发誓说，她原是王室出身的。关于认为她是一个基督徒的没有根据的理论，参见莱特富特(Lightfoot)的Philippians，第 21 页。

即未来的皇帝。

参见本书第 15 卷，第 50，56，58，70 章。

部罪行前来作证！

(15) 阿格里披娜的态度使尼禄十分恼火，而且不列塔尼库斯满十四岁的日子也快到了，面对着这些情况，尼禄一会儿考虑他母亲的暴烈性格，一会儿又考虑他的竞争对手的性格——这种性格尽管是表现在小事情上，但它却使他的竞争对手获得广泛的同情。原来在举行撒图尔那里亚节的日子 里，当着他们兄弟二人和与他们同年的贵族们在一起掷骰子玩谁作国王的游戏时，结果国王应在尼禄身上。于是他便向其他青年发布各种命令，不过这些命令并没有使他们感到难堪的味道；但是当他命令不列塔尼库斯站起来，走到中央的地方唱一支歌的时候——他下这样的命令是为了使这个孩子成为大家的笑料，因为这个孩子在神智清醒的人们中间都不习惯，更谈不上在喝得醉醺醺的人们中间了——这个受人捉弄的孩子却不慌不忙地唱了一首诗，暗示自己被逐出父亲的家庭和从王位上被赶了下来。这种做法引起了别人的同情，特别是在长夜狂饮使得在场的人们变得坦率起来的情况下，这种同情就更加明显了。尼禄一旦晓得了不列塔尼库斯内心的这种敌对情绪，他对不列塔尼库斯就更憎恨了。

虽然阿格里披娜在那里紧紧地威胁着他，但是他却找不到理由控诉他的兄弟有罪，也不敢公然下令把他处死。但是他却想在暗中活动并下令准备毒药。奉命干这事的是近卫军的一名将领优利乌斯·波里欧，而那个被判了罪的臭名昭著的制毒罪犯洛库丝塔 便是由他来负责看管的。很久以来，便设法特别在不列塔尼库斯身边安排了那些横行不法和不顾信义的人们。第一剂毒药是不列塔尼库斯从他自己的教师那里吃到的，但是他腹泻了一次，这样就把毒药泻了出来。这剂毒药或是由于毒性不够或是由于被稀释而没有立刻发生作用。但是尼禄不耐烦谋杀这样久还不能得逞，于是就对近卫军的这个将领进行恐吓，并下令严刑拷打配制毒药的人，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丑名传到外面去，而且还准备为自己辩解，却迟迟不肯解除他的不安情绪。于是他们便保证立刻害死不列塔尼库斯，就好象用刀刺死那样立见功效。结果就在凯撒寝室的近旁，配制了一剂毒药，毒药的成分会使药性迅速发作，这一点在事先都是经过实验保证了的。

(16) 按照一般规定，皇帝的孩子要当着他们的亲属的面吃饭。他们和跟他们同年的其他贵族子弟在给他们特设的比较简朴的一桌就食。不列塔尼库斯就是在这里吃饭的。既然通常是在他的侍从中选出一个人来尝他的饭菜和汤，于是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以避免改变这样一个规定，或是避免由于主仆二人被毒死而使阴谋败露。一道还未放毒，但已被尝过的非常烫的汤

“写信给你的，正是我这样一个为着我亲爱的友人安奈乌斯·谢列努斯而悲泣过度的人。尽管我不愿如此，但我仍必然会被列入那些为悲伤所制服的人物的事例中去。”（参见塞内加：《书信集》，第 63 卷。）他比塞内加要年轻得多，担任的职务是夜防军长官（*praefectus vigilum*），他和他手下的一些将领因为在一次晚饭时吃了有毒的菌类而丧命（普利尼：《自然史》，第 23 卷，第 96 章）。

他的职务是财务秘书（参见第 11 卷，第 29 章注）。

高级长官在交卸职务时都要正式宣誓“未做任何违法的事情”（*se nihil contra leges fecisse*，参见普利尼：《颂词》，第 65 章），而且宣誓时要由一批友人陪伴着。但在这里，代替执政官或行政长官的是一名被释奴隶，代替友人的是一群食客，代替誓言的是他在下面所提出的一个深谋远虑的条件。

这里当指近卫军的军营。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8 章；第 13 卷，第 1 章。

送给了不列塔尼库斯，当他因为太烫而加以拒绝的时候，便把放了毒药的冷水掺和进去。这剂毒药的药性在全身发作得极快，他立刻就不能讲话而丧命了。

坐在他四周的人们吓坏了，那些头脑简单不识时务的人跑散了，但那些比较懂事的人却坐在那里不动，眼睛注视着尼禄。尼禄这时则依然似乎是若无其事地半躺在那里，说这是一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不列塔尼库斯从很小的时候便有癫痫的毛病，慢慢地他会神志清醒睁开眼睛来的。阿格里披娜尽管控制了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是她内心却突然感到这样一阵恐怖和痛苦，这一点明显地说明，她同尼禄的妻子屋大维娅一样，对这件事事先是一点也不知情的。实际上她看到她的最后希望已经失去了，杀害母亲的前例已经树立起来了。屋大维娅尽管这时年轻和没有经验，但已懂得要掩饰她的悲伤、她的爱情以及各种情绪了。因此在暂时的沉默之后，人们又开始沉湎在欢乐的饮宴之中。

(17) 不列塔尼库斯在被毒死的当天夜里就火葬了。他那相当简单的葬仪的一切用品，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然而他的骨灰却还是被掩埋在玛尔斯原野。当时发生了一场暴风雨，因此人们都认为这是预示诸神对这一谋杀罪行的愤怒。但甚至在本国人中间，也有不少人为这一罪行进行辩解，他们说自古以来兄弟就是仇人，而专制大权是不能分享的。许多当时的作家则认为，在不列塔尼库斯被谋杀之前很久，尼禄就已经把不列塔尼库斯这个男孩子糟蹋得很苦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为不列塔尼库斯的死亡是过早的或是残酷的了。克劳狄乌斯家族最后的一个苗裔，这个先是被玷污、随后又被毒杀的孩子，就在神圣的餐桌上，在敌人的面前，匆匆地丧了性命，而在死前甚至没有得到一个机会拥抱一下他的妹妹，向她告别。凯撒发表了一项敕令，说明为什么必须赶快举行葬仪，他提醒说，罗马的传统是不使公众看到这些夭亡者的葬礼，并且不用对死者的赞词和葬仪的行列来拖延下葬的时间。现在他既然失去了他的兄弟的帮助，那末他的其余的希望就都集中在国家上面，元老院和人民本身应当更加爱戴他们的皇帝，因为注定要取得统治大权的家族只有他一个人在世了。

(18) 随后他便把丰厚的赏赐送给他的最重要的朋友。有人对下述的情况提出了指责：在这样一个时候，那些自命道德高尚的人物竟然象分赃一样地分配了城市和乡村的房产。但另有一些人则认为，是犯罪后良心上感到有愧但是又希望取得宽恕的皇帝强迫他们接受这些东西的，因为他指望用慷慨赠赐的办法来使有权有势的人对他感恩戴德。

但是任何慷慨的赠赐都不能平息阿格里披娜的怒气。她对屋大维娅变得特别关心起来。她常常在私下里同她的朋友会晤；她比平时更加贪婪地从各个方面挪用金钱，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筹划一笔应急的款项。她亲切地接待将领和百人团长；对于那些还没有死去的德高望重的贵族则又表示敬重，这一点说明她正在拉一帮人并为这些贵族寻求一个领袖。尼禄知道这事之后，便下令撤销她的卫队，这支卫队是在她当皇后时安排的，而在她是皇太后的时期依然保留下来，此外还撤销了不久之前作为对她尊敬又拨给她的一支由日

按一般的习惯，十四岁是罗马少年接受成年人的外袍 (*toga virilis*) 的年龄。

撒图尔那里亚节一般是从 12 月 17 日开始，举行十五天。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66 章注。

耳曼人组成的卫队。他使阿格里披娜和自己分开，而给她另外找了一处住所，就是过去属于安托尼娅的一所房子，这样就使得大批的人无法经常谒见她。每当他到她的新居去看望她的时候，总是有大批百人团长拥簇着，而且总是敷衍地吻她一下就离开了。

(19) 世上万事万物中最不可靠、最易消逝的，莫过于从一种并非以本身的实力为基础的权力而得来的声誉。阿格里披娜所住的地方立刻就没有人去了：没有人再去安慰她，没有人再去看望她，例外的只有少数的女人，不过我们不知道她们前来的目的是由于爱她，还是由于恨她。在这些女人中间有一个叫优尼娅·西拉娜的；前面我说过，美撒里娜曾把这个西拉娜从她的丈夫西拉努斯身旁赶开。这个女人论血统，论美貌，论放荡都可以同阿格里披娜相匹敌，她长久以来便是阿格里披娜的知心朋友。但这时她们两人在私下里发生了争吵：原来阿格里披娜不许一个叫做塞克斯提乌斯·阿非利卡努斯的年轻贵族同西拉娜结婚，而把西拉娜说成是一个道德堕落和人老珠黄的女人。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把阿非利卡努斯保留给自己，而是不想使一个有钱而又没有子嗣的寡妇为一个丈夫所占有。现在既然有了报仇的希望，西拉娜就唆使她的两名食客伊图里乌斯和卡尔维西乌斯对她提出控诉。这次控诉阿格里披娜的罪名并不是那很久以来人们经常传说的说法，即她悲悼不列塔尼库斯的死亡或公开宣布屋大维娅所受的屈辱。阿格里披娜这次被控诉的罪名是她曾决定、唆使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发动叛乱——普劳图斯在母系方面是圣奥古斯都的后裔，亲等和尼禄一样。她想先嫁给普劳图斯，再帮他取得皇位，从而使自己得以再度控制帝国的事务。伊图里乌斯和卡尔维西乌斯把这些罪名告诉了尼禄的姑母多米提娅的一个被释奴隶阿提美图斯。由于阿格里披娜和多米提娅本来是死对头，因而阿提美图斯听到这个突然而来的消息时大喜过望，于是他唆使优伶帕利斯（多米提娅的另一名被释奴隶）立刻到皇帝那里去，用最阴森可怕的口气提出了控诉。

(20) 当帕利斯到尼禄的屋里来的时候，夜已经深了，尼禄已经狂饮很久了。帕利斯通常总是在这个时候来的，因为这可以给皇帝的放荡行为增加活力。不过这次他的表情却装成阴郁的样子。他把这次控诉详细地告诉了尼禄。尼禄听了之后非常害怕，因此他决定不仅仅要杀死他的母亲，杀死普劳图斯，他甚至决定解除布路斯的近卫军长官的职务，因为他是由于阿格里披娜的关系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的，而现在他却要自食其果了。根据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的说法，尼禄确实起草了敕令给凯奇纳·图司库斯，任命他为近卫军长官，但是由于塞内加的干预，布路斯的这个地位才算被保留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涅尔瓦传》，第 33 章。

比他们年长的人是倚在床上。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的宫廷都遵守这个习惯——但在提贝里乌斯和卡里古拉的当政时期却看不到这样的事例。

在奥古斯都的陵墓（参见本书第 1 卷，第 8 章注）。

他是通过过继而成为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成员的，而且从母系的这一面来说，他也是克劳狄乌斯的成员。当指塞内加和布路斯等人。

参见本书第 15 卷，第 58 章注。

克劳狄乌斯的母亲，阿格里披娜的祖母。

下来。普利尼 和克路维乌斯 对布路斯的忠诚并不怀疑，但法比乌斯确有过分称赞塞内加的倾向，因为正是由于同塞内加的友谊，他才得以飞黄腾达的。至于我本人，如果作者们的说法没有出入的话，我便遵从他们的说法，如果他们的说法相互间有出入的话，我就把他们每个人的说法都列举出来。

惶恐不安和一心想谋杀他的母亲的尼禄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直到得到布路斯的保证之后他才略略安定下来。布路斯曾向尼禄保证，只要她的罪证确实，便立刻置她于死地。但是布路斯又指出，任何人都应当有机会来为自己辩护，特别是自己的母亲；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没有控告者，而只有她的仇家的一个人讲她的坏话。因此布路斯认为尼禄还应当考虑到，他是在深夜，在纵情狂饮的不眠之夜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的一切情况是很容易使人们作出轻率的和无知的决定的。

(21) 皇帝听到这些话之后，心里就不再那末害怕了。到天亮的时候，布路斯就奉派到阿格里披娜那里去，为了使阿格里披娜知道她是以什么罪名受到控诉的：如果这一切罪名是假的就可以举出证据来加以驳斥；如果是真的，那就应当服罪。布路斯这些话是当着塞内加的面讲的，为当时的谈话作证的还有一些被释奴隶。布路斯在陈述了罪状以及控告者的名字之后便采取了威胁的态度。但阿格里披娜以前的那种傲气又上来了。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过孩子的西拉娜根本不能体会母亲的心，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也不觉得惊讶的：要知道，双亲是不能象个荡妇更换自己的情人那样地更换自己的孩子的。即使是伊图里乌斯和卡尔维西乌斯在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份产业之后还要进行一次控诉，以便向他们的上了年纪的女主人作最后的一次卑鄙服务的话，这也不能就成为一个理由来说明何以我想谋杀我的儿子以破坏我的美好的声名，或是来说明何以皇帝想谋杀他的母亲以加重他的良心上的负担。

“至于多米提娅，如果她想同我比赛看谁更疼爱我的尼禄，而不是在她的情夫阿提美图斯和她豢养的优伶帕利斯的协助下演出这幕喜剧的话，那末我对于她的这种敌对行动是应当表示感谢的。当我设法使尼禄过继到皇帝家里来，使他取得总督的权力以及未来的执政官地位的时候，当我设法采取其他措施以便使他取得皇位的时候，她还在她所喜爱的拜阿伊那里装饰自己的鱼池呢。

“让好汉站出来控诉我贿赂罗马的守卫，破坏行省的忠诚，或最后一条，唆使奴隶或被释奴隶犯罪吧！如果不列塔尼库斯做了皇帝的话，我能保留活命么？如果普劳图斯和另一个什么人取得了帝国统治大权而坐在这里进行审判的话，我相信控诉我的人是不会缺少的！在那时我的罪名就不是什么由于爱过了头而偶然讲出的不妥当的话，而是除了一个儿子之外谁也不肯原谅的罪名了！”

在场听到这话的人都受到了感动，于是他们便设法去平息阿格里披娜的怒气，但是她却要求见到自己的儿子。她看到儿子以后，并没有为自己的无辜进行辩解，以表明自己问心无愧，同时她也没有表白过去自己对儿子的功劳，因为这样又会使尼禄觉得难堪。她只是对控诉她的人进行报复，为支持

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12 章。

他是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和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之间的儿子（参见本书第 6 卷，第 27 章）；因此他是提贝里乌斯的曾孙辈和提贝里乌斯的继父奥古斯都的玄孙辈；尼禄则作为母系的直接后裔同奥古斯都处于同样的亲属关系。参见本书第 14 卷，第 22 章，第 57 章以次。

她的友人取得了奖励。

(22) 法伊尼乌斯·路福斯被任命为粮务官；阿尔伦提乌斯·司提拉受命主持皇帝正在筹备的赛会；提贝里乌斯（一作盖乌斯——中译者）·巴尔比路斯被任命为埃及长官。普布里乌斯·安泰乌斯被任命为叙利亚长官，但是后来通过各种不同的托词，他的事情被搁置起来，最后还是被留在罗马了。但另一方面，西拉娜却被放逐；卡尔维西乌斯和伊图里乌斯也被黜免，阿提美图斯则被处以死刑。帕利斯所以没有受到惩罚，是因为在皇帝的放荡生活中他的作用太重要了。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则暂时未予追究。

(23) 随后又有人告发说，帕拉斯和布路斯合谋拥立科尔涅里乌斯·苏拉为皇帝，一则因为他出身高贵，再则因为他和克劳狄乌斯的关系——他是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安托尼娅的丈夫。这一控诉是一个叫做帕伊图斯的人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因为经常从国库那里购买被没收的财产而臭名昭著的人物。他的这次控诉显系捏造。帕拉斯作风横傲，人们对他有很大反感，因此他的无罪并不使人怎么高兴：原来当他的某些被释奴隶被指控与他同谋的时候，他回答说，在他自己的家里，他都只是使用点头和挥手的方式来发出命令；如果需要较详细的说明，那他就把它们写出来，以避免任何相互的交谈。布路斯本人虽然也受到控告，但他参加了审判。控告者受到了放逐的处分，而他用以讨还早已忘却的、人们应交国库的那些债务的账目则被焚毁了。

(24) 本年年底，通常在举行赛会时进行戒备的近卫军撤退了。这样的做法目的在于使赛会具有一种更加自由的气氛，在于不使近卫军士兵因为过分密切地同剧场中的放荡作风相接触而败坏纪律，在于试一试民众在无人监视时是否仍能知礼守法。因为朱庇特的神殿和米涅尔瓦的神殿受到雷击，所以皇帝依照卜人的建议，为这座城市举行祓除式。

(25) 在克温图斯·沃路西乌斯和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国外平静无事，但尼禄在罗马却寡廉鲜耻，胡作非为。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奴隶的样子，在一群侍从的伴随下在首都的街巷、妓馆和酒肆到处游逛。这些人专门偷窃店铺里陈列的货品，袭击路上遇到的行人。受害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人，这样尼禄也就和其他人一样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打劫的人原来就是皇帝本人；加于显贵男女身上的横暴无礼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另一些人一旦尝到了为所欲为的味道，自己便开

美撒里娜的母亲姊妹。她的丈夫克利司普斯·帕西耶努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20章注）曾和她离婚，以便和阿格里披娜结婚。因此她们毫无疑问是相互敌视的。

塔西佗在《阿古利可拉传》第10章里说他是“当代人中间最有口才的，犹如古人中间的李维”；他一般被认为是克温提里亚努斯（参见克温提里亚努斯，第10卷，第1章）所说的那个“值得世代追忆的人物”（*virsaeculorummemoriadignus*）；按照达苏米乌斯（*Dasumius*）的遗嘱，他和塔西佗与小普利尼显然都是遗产承受人。

图司库斯是尼禄的乳母的儿子。

参见本书第12卷，第43章注。

玛尔库斯·克路维乌斯·路福斯在卡里古拉当政时担任过补缺执政官并曾参加过对他的谋杀（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19卷，第1章）；他曾伴随尼禄到希腊去，继伽里奥（*Gallio*）担任他的传令官（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3卷，第14章）；在伽尔巴当政时期，他是塔尔拉科·西班牙（*Hispania Tarraconensis*）的副帅，后来又是一个著名的维提里乌斯派。蒙森和尼森（*Nissen*）的意见相反，他认为克路维乌斯是塔西佗写作《历史》时的主要依据。

始假借着尼禄的名义偕同狐群狗党同样不受惩罚地胡作非为起来。罗马之夜就和一个敌人占领下的城市的夜里一样！

一个名叫优利乌斯·蒙塔努斯的元老（但他还没有担任过官职），无意中同皇帝在黑暗中相遇。当他受到皇帝的攻击时，便也猛烈地进行回击。但随后当他认出他的对方是谁的时候，他便请求宽恕。他为自己所进行的辩解被解释成是一种辱骂，因此他迫不得已自杀了。但此后尼禄就不敢这样冒险了。他的身旁总是有若干士兵和大批剑奴保卫着他。如果是半私人性质的、小规模轻微争吵，他们就站在一旁看着，如果被害的一方进行激烈的抵抗，那他们便用武力加以干预了。

尼禄还使得优伶和捧角集团的放肆的争吵激化到类似正规战争的程度，因为他对他们不仅不加惩罚，反而给他们奖赏，他甚至亲自观看他们的争吵，有时是秘密地，但常常还是公开地。最后，人民群众本身中间发生的不和又有引起更加严重的骚动的危险，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优伶从意大利驱逐出去，并且仍旧要士兵在剧场加以弹压。

（26）大约在这同时，元老院讨论了被释奴隶侮辱先前的主人的问题。有人建议，在被释奴隶表明自己配不上这样一个称号时，他先前的主人有权利取消对他的解放。这个建议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但是执政官在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时，他们没有胆量把这一建议付诸表决，尽管他们已经通过书面把元老院的意见告诉了他。尼禄身边的顾问人员不多，但对这件事的意见却很分歧，因此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同意这一措施。有些人感到气愤的是：取得自由的被释奴隶竟然变得如此横傲，以致他们竟不再满足于在法律面前同自己的主人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是视主人的忍耐态度为软弱可欺，乃至动手打人。但他们的暴行竟而不会受到惩罚，或者只受到他们自己所提出的惩罚。一个受害的主人所能取得的赔偿是什么呢？他只能把他的被释奴隶放逐到一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到康帕尼亚的海岸地带去。在其他任何方面，双方在法庭上是完全平等的。应当把一种绝对不容轻视的武器交到自由人的手里。一个被释奴隶用他借以取得自由的驯服来保持自己的自由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肆无忌惮的罪犯也理应受到重新被奴役的处分，这样才可以使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有所戒惧。

（27）另一方面的理由是这样：少数人的罪行，其后果应当只由他们本身来承担，但这些罪行不应损害整个阶级的权利。要知道，被释奴隶这一类人是到处都有的。特里布斯、公职人员、高级长官的助手和祭司，还有在罗马征募的夜防队，大部分都是由被释奴隶来补充的；大多数的骑士和许多元老也都是被释奴隶的后裔。如果把被释奴隶划到一边去，这只会明显地表

塞内加说巴尔比洛斯是一个杰出的、博学的人物。

但这个人后来（公元67年）还是被尼禄作为职业上的对手处死了（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54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3卷，第18章）。他和佛拉维乌斯时期那更加著名的帕利斯只是同名，并无任何关系。帕利斯是当时优伶的常用名字。

参见本卷第47章注。

从本章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到，他专门去查阅旧账，看哪些财产是应当被国库没收但是逃避了的，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忌恨。

他是骑士，所以他不是在元老院，而是在皇帝的私人法庭受审。

此处原文模糊不清；从内容来看，讨论是在宫廷的私人会议上进行的。

示自由人是何等之少！我们的祖先在区分各等级的地位时他们把自由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此外还规定了两种解放形式，以便使人们有改变看法或重新施加恩惠的余地。所有那些不曾被主人以杖式加以解放的人，可以说仍旧处于奴隶的地位。奴隶主必须仔细考虑每个奴隶的功过而不轻易将他解放，因为自由一旦给出去，就不能再收回来了。

这个意见取得了胜利。于是凯撒写信给元老院，指出他们只能对被自己的主人所指控的被释奴隶的一切案件加以个别考虑：被释奴隶的一般权利不能取消。不久，他的姑母多米提娅便被剥夺了她的被释奴隶帕利斯，这一行动表面上是有民法上根据的。但是皇帝的声誉却不能不受到影响，因为他发出一道敕令，硬说帕利斯生下来便是自由的。

(28) 虽然如此，共和国的影子究竟还是有的。行政长官维布里乌斯和保民官安提司提乌斯发生了争吵，因为保民官下令释放被行政长官送进监狱的一些扰乱治安的捧角人。元老们同意这一逮捕，谴责了安提司提乌斯的多事，同时还禁止保民官干预行政长官的和执政官的权限，禁止保民官把诉讼当事人从意大利各地召到罗马来，如果可以就地解决的话。已经当选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披索又提出一项建议，即保民官不能在自己家中执行自己的惩罚权力，他们所规定的罚款只有在四个月之后才能由掌管国库的财务官载入国家的帐目。在这一期间，人们可以对这些罚款提出异议，而最后决定权则属于执政官。营造官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对于高级营造官或平民营造官所能规定的保证金或罚款的限额也作了明文的规定。保民官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由于和管理国库的财务官奥布尔特洛尼乌斯·撒比努斯有私仇而控告他利用职权过分无情地强制拍卖穷人的财产。于是皇帝把国家账目的管理权从财务官转交到国库官的手里去。

(29) 这个机构的组织是常常调整、改变的。奥古斯都委托元老院任命管理它的官吏。后来因为害怕在争夺这一职位时会发生营私舞弊的情况，管理国库的官员便从全体行政长官中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但中签者却可能是不能胜任的人物，所以这个办法不久便取消了。后来克劳狄乌斯又把这项权力还给了财务官；不过为了防止他们由于害怕得罪别人而不能尽心职守，他答

这里是意大利最令人开怀的地方，也是犯了过错的人所最喜欢去的地方。

罗马人民分为三十五个特里布斯(tribus)，农村三十一个，城市四个。城市的特里布斯包括无产者(capite censi)，还有全体罗马细民(这些人地位较低，因此被释奴隶可以参加他们的特里布斯)。这时他们只不过是分配救济粮的对象而已。

这里指侍从、书记之类的人。至于仆从(ministeria)，如传令人(accensi)，公差(ealatores)，则不属于这一范畴。

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4页。

不是守卫城市的部队(参见本书第4卷，第5章注)；这里指巡夜和防火的部队(vigiles)：参见本书第11卷，第35章注。

正式和彻底的解放奴隶的办法是(1)“杖式解放”(vindicta)，名称的起源是解放时要举行这样的仪式：主人把杖放在奴隶的头上；(2)使监察官将奴隶的名字列入公民的名单(censu)；(3)通过正式的遗嘱(testamento)。非正式的和不完全的解放奴隶的办法是：(1)在证人的面前(inter amicos)作口头的声明；(2)签署一项文书(perenistulam)；(3)请奴隶和他的主人共餐(convivio)。更详细的说明可参见有关的罗马法专著，这类的书颇多，此处不详细列举。

应给这些人以破格的升迁机会。不过，既然财务官是他们通向高级长官的第一步，他们在年龄上都还不大。因此，尼禄便选任有经验的并担任过行政长官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了。

(30) 同年，维普撒尼乌斯·莱纳斯被发现在他担任长官的撒丁尼亚有贪污受贿的行为。被克里特人控以勒索罪的凯司提乌斯·普洛库路斯被宣告无罪。驻防在拉温那的舰队的司令官克洛狄乌斯·克维里那里斯曾放肆而残暴地蹂躏过意大利，就仿佛意大利是个最卑贱的国家似的。这个人在受到控诉之后没有等到宣判，便服毒自尽了。在法律修养方面以及财富方面在罗马都非常突出的卡尼尼乌斯·列比路斯因为经不住年老多病之苦而割断自己的脉管自杀了。这是一个因满身女人气而名声不雅的人，因此谁也不会相信他竟有自杀的胆量。与此相对照的是，路奇乌斯·沃路西乌斯却死得十分光荣，他活到九十三岁，在一生中诚实地挣得了巨大的财富，并且同连续几位皇帝都保持了友谊。

(31) 在尼禄（第二次）和路奇乌斯·披索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但编年史家也许会喜欢把人们对凯撒在玛尔斯广场上修建的巨大的半圆形剧场的基础和支撑剧场的梁柱的赞美词载入自己的史篇。不过罗马人民的尊严所要求的是只把重大事件记载到史篇中去，而这类琐事的记述只能是官报的事情。一批老兵被送到卡普亚和努凯里亚两个移民地去；城市公民每人取得了四百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赏赐；四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被缴入国库以保持国库信誉的稳定；购买奴隶时应缴纳的百分之四的税被取消了，不过这与其说是真正的取消，无宁说只是一种姿态：因为这时卖者需要缴税了，于是这笔税金就被加到卖价上面，结果还是由买者来负担。凯撒还发布一项敕令，规定任何长官或代理官，在他所负责的行省里都不得举行剑斗，不得举行同野兽的搏斗或任何其他表演。在先前，这种虚情假意的慷慨做法使行省居民所受的痛苦并不比长官对他们的勒索所造成的痛苦更轻些，他们不过是想用这种办法讨好群众以掩盖他们那些放肆的非法行为而已。

(32) 此外，元老院还公布了一项惩罚性的、同时又是预防性的法令：如果一个主人被他自己的奴隶谋杀的话，就连那些根据他的遗嘱被解放但仍旧留在他家里的奴隶，也要和其他的奴隶一同被处死。这时很久以前因勒索的罪名而被判罪的、担任过执政官的路利乌斯·伐鲁斯又恢复了自己的地位。

帕利斯在被解放时曾向多米提娅支付了一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赎金，但后来却以他生来便是自由人为理由而要求收回这笔钱；而且，由于他有皇帝作为后援，不可能对这一要求作出其他的裁决。

这句话的拉丁文原文说得不够清楚。

受到高级长官的召唤而不到场的公民，受到正式的召请而不出席会议的元老，他们的动产必须受到扣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pignus capere*。这笔保证金用来保证对当事人所判处的罚款，如果他提不出合法的理由说明自己的缺席的话。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49 章注。在兄弟们中间，这里指的是哪个人已无法确定。

指元老院的国库。它在共和国时期由财务官负责；奥古斯都当政初期由国库官负责；从公元前 23 年到公元 44 年则由行政长官负责。克劳狄乌斯又恢复了财务官的这项职权，到现在（公元 56 年）则永久为国库官所代替。

财务官以前任期为一年，现在改为三年，任职期满后应立即担任行政长官，而中间无须再经过保民官或营造官的职位。

奥路斯·普劳提乌斯的妻子，一位出身高贵的妇女彭波尼娅·格莱奇娜（关于奥路斯·普劳提乌斯在不列颠之役后所举行的小凯旋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被控以迷信外国的宗教，结果她被交付给自己的丈夫进行审讯。奥路斯按照古老的风俗，在一次可以决定他的妻子的命运和名誉的家庭会议上进行讯问，继而就宣布她无罪。不过彭波尼娅注定在漫长的一生中总是郁郁不乐的。原来自从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被美撒里娜阴谋陷害以后，她在其后的四十年中一直穿着丧服，悲痛不已。在克劳狄乌斯的统治时期坚贞不屈，却没有受到惩处，这在后来就成了她的光荣。

（33）这一年，不少人受到审讯。其中一人普布里乌斯·凯列尔受到亚细亚行省居民的控诉。他的罪名连凯撒（即尼禄——中译者）都不能给他开脱；于是皇帝便设法拖延这一案件，直到被告老死为止。原来凯列尔曾谋杀过行省总督西拉努斯（这一点前面我已经谈过了），单是这一项重大罪行便足以抵得上所有其他的罪行了。奇里奇亚人则控诉了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这个品行恶劣而又令人厌恶的人认为，他既然能够在罗马胡作非为，那末在行省自然也同样可以这样做。不过在控诉的一方态度十分坚决的情况下，他败诉了，最后只好放弃为自己的辩护而根据反对勒索的法律被判了罪。吕奇亚人要求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赔偿损失，但是玛尔凯路斯却施展手腕，使得一些控诉他的人反而以陷害无辜的罪名被判处了流刑。

（34）尼禄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时的同僚是瓦列里乌斯·美撒拉；美撒拉的曾祖父，演说家科尔维努斯是尼禄的外高祖父辈的圣奥古斯都担任执政官时的同僚，记得这件事的老人目前已经不多了。美撒拉每年从国家领取五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补助，用来维持自己的清贫生活，这总可以稍稍提高这一显贵家族的荣誉了。皇帝还把补助的年金赐给奥列里乌斯·科塔和哈提里乌斯·安托尼努斯，尽管这两个人都挥霍无度，荡尽了家业。

这年年初，罗马和帕尔提亚争夺亚美尼亚的战争，虽然开始时半死不活后来又拖拖拉拉，现在却又打得很猛烈了。原来，沃洛吉西斯不甘心他的兄弟提里达特斯被排斥在亚美尼亚王位之外，这个王位是他赠送给他的兄弟的，他也不甘心把这个王位看成是外国赐给的礼物；另一方面，科尔布罗却认为，罗马人民的尊严要求把过去曾为路库鲁斯和庞培所征服的土地重新收

阿凯亚的长官。

这是一座在不到一年当中修建起来的木造结构建筑物。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12章开头部分。

这里似指老普利尼，因为他对于剧场的横梁很感兴趣。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16卷，第40章。

参见本书第3卷，第3章注。

这种税是五十年前奥古斯都规定的，税收即用来交付他的巡夜和防火的部队（vigiles）的开销（参见本书第11卷，第35章注）。这种“取消”完全是形式的，只是这笔税金今后向外国奴隶贩子征收，而不再向罗马购买奴隶的人征收而已。

她大概是奥维狄乌斯的朋友彭波尼乌斯·格莱奇努斯的女儿和彭波尼乌斯·佛拉库斯的侄女（参见本书第2卷，第32，41，66章；第6卷，第27章）。

这是公元47年的事情，因此应在已经遗失的第11卷的开头部分。

里普西乌斯（Lipsius）认为这是指基督教。从他那时起，在墓窖中又发现了彭波尼乌斯·巴斯兄弟和一个彭波尼乌斯·格莱奇努斯的墓铭。这一审讯的时期和《罗马书》的日期差不多。

她的宗教信仰，正象后来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使得她的行为被控为不道德，为此她在由她丈夫主持的

归罗马的治下。而且，不知道效忠哪一方面为好的亚美尼亚人则把双方的军队都召了进来。不过从地理位置方面以及风俗习惯的近似这一点来说，他们却是更加倾向于帕尔提亚人的；他们和帕尔提亚人有通婚的关系，并且由于他们不知自由为何物，因此他们便更加倾向于把帕尔提亚人看成是自己的主人了。

(35) 但是科尔布罗的主要困难与其说在于挫败敌人的阴谋，无宁说在于如何克服自己军队的离心离德。从叙利亚调来的军团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而萎靡不振，因此他们对于罗马军营的任务表现了明显的厌恶态度。大家知道，他的军队里的那些老兵，从来没有放过哨或担任过值班的守卫，壁垒和壕沟在他们眼里都成了新奇的东西，他们既没有头盔也没有胸甲，他们都是一直在城市里服役的、讲究穿戴和只会弄钱的士兵。因此，科尔布罗先把那些年老或体弱因而不能作战的士兵清洗掉，然后再着手补充军队。他在加拉提亚和卡帕多奇亚征募军队，又从日耳曼调来一个军团，还有它的全部辅助骑兵部队和步兵部队。全军一直是过着营地的生活，尽管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以致在安营时竟不得不先掘开冻土。由于严寒，许多人冻伤了四肢，还有一些人在放哨时冻死了。人们曾看到一个背着一捆木柴的士兵，他的双手冻得和这捆木柴一道从胳膊上掉下来了。科尔布罗本人穿的不多，也不戴头盔，在军队行军或干活时他始终同他们在一起，他称赞勇敢的人，抚慰软弱的人，他的行动对全军起了示范作用。但由于气候严酷和军务繁重，抗不从命和逃跑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于是科尔布罗就用严厉的手段加以制止。在别的军队里，初犯和再犯是可以得到宽恕的，但他的做法却是决不宽恕，开小差的士兵立即处死。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有效的，是比宽大更加可行的，军营中逃跑事件比之那些宽大为怀的统帅的军营中的同类事件要少一些。

(36) 科尔布罗直到仲春时候一直把军团留在营地；在这期间，他把辅助步兵中队分配到各适当的地点，命令他们在没有遭到攻击时不要冒险作战：他要一个担任主力百人团长的、名叫帕克奇乌斯·奥尔菲图斯的人负责这些卫戍的据点。尽管奥尔菲图斯曾送来书面报告，说蛮族那里没有防守的准备，因而有发动战争取得胜利的机会，但是他接到的命令却是严守阵线，等待增援。后来从附近各防守据点又来了几队士兵，这些没有经验的士兵死命要求作战，结果他便违反命令，向敌人发动进攻并被击溃了。他的失败继而又使本应前来增援的军队的士气大为沮丧，以致他们都迅速地撤退到各自原来的据点去了。这件事使科尔布罗大为震怒；他在对帕奇乌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之后，使命令帕奇乌斯和他的军官与士兵在工事以外设营，后来全军都为他们讲情，他们才得到赦免，摆脱了那样丢脸的处境。

(37) 但是，受到自己臣属以及自己兄弟沃洛西吉斯的支持的提里达特斯现在却不再是偷偷摸摸地，而是明目张胆地以战争的手段蹂躏亚美尼亚了。他进攻那些他认为是忠于罗马的城市。如果我们派兵去对付他，他就回

家庭会议（参见本书第2卷，第50章结尾处）上受到审讯，并被宣告无罪。

参见本书第3卷，第29章；第5卷，第6章注；第6卷，第27章；关于她和彭波尼乌斯家族的关系，参见本书第2卷，第43章最后部分。美撒里娜谋害她的动机不详；美撒里娜的代理人是苏伊里乌斯（参见本卷第43章）。

参见本卷第1章。

参见第11卷，第6章注。

避战斗，四处流窜，不是以武力，而是以散布流言蜚语而使得各处人心惶惶。既然坚持寻求对敌作战的机会的科尔布罗未能如愿以偿，因此他也只能仿效敌人的办法，把自己的军队在各地区之间调来调去。他分散自己的兵力，目的在于使副帅和将领们可以对分布广泛的据点同时发动攻击；同时他还命令国王安提奥库斯 向同他的边界相邻接的各个地区发动进攻。原来那把自己的儿子拉达米司图斯作为叛国者处死的帕拉司玛尼斯，现在正想向亚美尼亚人清算旧账，这很明显是要对我们表示他的忠诚。同时罗马的最忠诚的联盟者莫斯奇人 也第一次被我们争取过来，他们进攻了亚美尼亚的较边远的地区。

这样一来，提里达特斯的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于是他便以他本人和帕尔提亚的名义开始派遣使团前来探询：为什么在他最近交出了人质并且为了促进今后的友好关系而重新建立了友谊之后，他却被赶出了他长期占有的亚美尼亚。沃洛吉西斯本人所以还没有任何行动，其唯一的理由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愿动用武力，而是想以自己应享的权利作为依据。但是，如果对方一定要发动战争的话，那末阿尔撒奇达伊王族是既不缺乏勇气又不缺乏运气的，过去罗马吃的苦头便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但科尔布罗有确实的情报，知道沃洛吉西斯受到叙尔卡尼亚的叛乱 的牵制，所以他便回答说，要提里达特斯向皇帝提出请求：“如果他能够放弃一个遥远而暗淡的希望，寻求一个可以争取也值得争取的希望的话，那他就可以不用流血而取得稳固的王位。”

(38) 但这些使节的往返折冲丝毫没有达成确定的和议，于是双方决定了亲自会见的的时间和地点。提里达特斯声明说，他本人将要带领着一支由一千名骑兵组成的卫队；至于和科尔布罗同来的全部兵力可以有多少，他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只要这些士兵穿着和平的服装而不戴头盔不穿胸甲便行。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一位久经战场而且又明智有远见的统帅，必然能看穿蛮族

提贝里乌斯·克洛狄乌斯·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曾两次担任执政官（补缺）并担任亚细亚总督（公元70—73年）；他是当时最出名的和用语刻毒的演说家之一。关于他的卑微出身和巨大影响，参见塔西佗：《对话录》，第8章；关于他对特拉塞亚的控诉，参见本书第16卷，第22章以次；关于他同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的斗争，参见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6章以次，第43章；《对话录》，第5章；关于他之被牵连入凯奇纳·阿里耶努斯的阴谋和他的自杀，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16章。

这是公元前74—63年第三次米特利达特斯战争时的事情。

在本卷第6至9章所叙述的东方事件结束于公元55年，也就是科尔布罗到达小亚细亚之后不久的时候。这里在公元58年这一年项下又接着前面叙述下去，一直讲到阿尔塔克撒塔的陷落（第41章）。随后在公元60年这一年项下，在本书第14卷的第23章以次——整个记述应当连续地读下来——记载了提格拉诺凯尔塔的攻击和其他事件（这些事件的高峰则是提格拉尼斯被引入他的王国和科尔布罗及其军团的撤退）。但这里明显地发生了一个问题：公元59年的事情是在什么地方记述的？是第13卷的第36章以次，是第14卷的第23章以次，还是前者一部分后者一部分？依照上面的回答，可能有三个纪年的方法：科尔布罗的准备措施（第13卷，第35章：“但是科尔布罗的主要困难……全部辅助骑兵部队和步兵部队。”）：（1）蒙森认为是公元55—58年的事情；（2）福尔诺认为是公元55—57年的事情；（3）埃里和亨德逊认为是公元55—57年的事情。亚美尼亚的初冬（第13卷，第35章：“全军一直是过着……要少一些。”）：（1）公元58—59年；（2）公元57—58年；（3）公元57—58年。攻克阿尔塔克撒塔的战斗：（1）公元59年；（2）公元58年；（3）公元58年和公元59年的初夏。进攻和攻克提格拉诺凯尔塔：（1）公元60年；（2）公元59年；（3）公元59年夏末。其他战役，提格拉尼斯的到达，科尔布罗的撤退：（1）（2）（3）公元60年。以上三种编年一定有一种是对的；但我们看到三种说法又都有严重的缺陷。无论如何，塔西佗虽利用了科尔布罗自己的回忆录，但他的叙述还是漏洞很多的。

的狡计，必然会考虑到规定一方面的有限制的人数，却又允许科尔布罗带来更多的人，这种做法的目的必定在于玩弄诡计。因为没有盔甲保护的士兵在受过射箭训练的一支骑兵面前，即使人数众多，那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科尔布罗却装做毫不怀疑的样子回答说，讨论国家大事更好是有双方的全部军队在场。他所选择的地点，一半是山坡较缓的一些小山，适于步兵列阵，另一半则是平原，适于骑兵队伍展开活动。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科尔布罗首先到达。他把联盟的步兵和国王们提供的辅助部队配置在两翼；而把第六军团再加上第三军团的三千人配置在中央，这三千人是夜里从另一处营地调来的：不过军团的军旗却只有一个，从而使人看起来这些人是一个军团。当提里达特斯到来时，天色已经晚了，他停留在较远的一个地方，看得见但是听不清楚。于是罗马统帅便下令自己的军队返回各自的营地。

(39) 国王或是怀疑我们的军队同时向四面八方撤退其中会隐藏着什么阴谋，或是想切断我们从黑海方面通过特拉佩佐斯城的粮食供应线，因此他也匆匆地退走了。但是他并没有力量骚扰我们的供应线，因为我们运粮的山路都有我们的哨兵防守着。而且科尔布罗为了避免旷日持久的无益战争，同时为了使亚美尼亚人陷入防守的地位，因而他便准备摧毁他们的要塞。他把那一省当中最坚强的、被称为沃兰杜姆的要塞留给自己：较小的那些要塞则留给军团将领科尔涅里乌斯·佛拉克斯和营帅印斯泰乌斯·卡皮托。随后他便视察了防御工事并且为进攻作了适当的安排，这以后他就鼓励他的军队把这些出没无常的敌人赶出自己的巢穴——这些敌人既不想缔结和约也不想作战，而是通过逃跑向人们承认了自己的不守信义和卑怯——并要他们既为光荣又为战利品而进攻。随后他就把军队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列成龟形阵，由他率领着从下面去破坏敌人的工事；他命令另一部分把云梯搭到城墙上，同时另有一大批人用军事器械发射火把和投枪。还有两种投射器各自被分配了一个阵地，以便从远处向之发射铅弹。

他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使敌人在四面八方同样受到很大的威胁，从而不能把一方面的兵力抽出来去支援另一方面。结果军队在战斗中表现了这样的勇敢，乃至一天的时间三分之一还没有过去，城上的敌人就被击溃了，城门里

在这之前，本章一直在叙述着公元55—57/8年(或58/9年?)间的准备工作。但这里中间没有交代一句，讨伐的军队现在已经在亚美尼亚北部安营扎寨了。营地可能是在埃尔吉路姆(Erzerum)高原上，而以特列比松(Trebizond)为其基地(参见本卷第39章开头处)，这支军队准备在短促的作战季节(6月到9月)开始时行动。

古时的一种惩罚方式，被惩罚的人有时甚至没有帐篷，并且不能修筑壕沟或壁垒保护自己。参见波利比乌斯，第6卷，第38章。

关于孔玛盖尼的安提奥库斯，参见本卷第7章注。关于亚美尼亚各省，参见本书第11卷，第9章注。关于帕拉司玛尼斯和拉达米司图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32章；第11卷，第8章；第12卷，第44章；第13卷，第6章。

居住在亚美尼亚西北部，在本都的边界正南。希罗多德的《历史》(第3卷，第94章)把这些人和提巴列诺伊人相提并论(参见1959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404页)，这也可能就是《以西结书》第27章第13节中所提到的Tubal和Meshech(官话本译为土巴人和米设人)。按里特尔(Ritter)本，这一词是Insochi(音索奇人)。

参见本书第6卷，第36章注。

的栅栏被摧毁了，工事被从云梯攻上来的士兵占领了，成年男子全被杀死：罗马士兵无一阵亡，受伤的人也极少。未参加战斗的居民被卖为奴隶，其他战利品则成了胜利者的财产。军团将领和营帅也同样幸运；三座要塞在一天之中就被攻下，其他的要塞都投降了，它们或是因为害怕，而在某些情况下，则是因为居民自愿这样做。这一切都激使科尔布罗对进攻亚美尼亚的首都阿尔塔克撒塔抱有很大信心。不过军团并没有走最短的道路，因为这样做就要通过阿拉克西斯河上的桥，而阿拉克西斯河又正在城下流过去，故而他们过桥时就有被投枪刺中的危险了。结果他的军队是在稍远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比较宽阔的渡口过了河。

(40) 但是提里达特斯又羞愧又害怕；他怕的是，如果他默认这次围攻，他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他对围攻丝毫无能为力，但如果他干预这次围攻的话，那末他又会使他本人和他的骑兵陷入难以应付的地段。最后他决定把自己的队伍在敌人面前列成战阵；在这之后，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他就可以作战，或是以佯作退却来伺机对敌人进行伏击。因此他就出其不意地从四面八方对罗马军队发动了进攻。

但科尔布罗对这一切早有准备。原来他的军队对作战以及对行军都早已作了安排。他把第三军团安排在右侧，第六军团安排在左侧，第十军团的精锐则安排在中央。辎重被配置在队列内部，保卫后方的是一千名骑兵，而给这些骑兵的命令是：在受到敌人迫近的进攻时便加以反击，但敌人如后退则不要追击。安排在两翼的是徒步的弓手和其余的骑兵，左翼沿着一排小山的山麓一直伸展开去，这样，如果敌人强行突入，则他们既可以从正面迎击又可以把他们包围起来。另一方面，提里达特斯却对罗马军队进行零散的攻击，他们总是和罗马军队保持在投枪投射不到的距离上，时而采取想要进攻，时而又采取假装害怕的姿态，指望用这种办法分散我们的队伍，然后再分别加以攻击。但罗马军队决不轻率地散开自己的队伍。只是有一个骑兵部队的什长因为过于鲁莽地出击而死于乱箭之下。这件事使其余的罗马士兵更为坚定了服从命令的信心。当天色黑下来的时候，提里达特斯就撤退了。

(41) 科尔布罗就地扎了营，便仔细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否应当把辎重留下，趁着黑夜，率领着军团直接开到阿尔塔克撒塔，然后把它包围，因为他认为提里达特斯已退到那里。但后来侦察兵带来消息说，国王已经远远地走开，而且很不容易判断他是到米地亚还是到阿尔巴尼亚去。他就等候破晓，但这时他却把轻武装的军队开到前面去把城墙封锁起来，并且在一定距离的地方开始了进攻。可是阿尔塔克撒塔的居民却自愿地打开了城门，并且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财产交给了罗马人。这种迅速的行动保证了他们的个人安全；阿尔塔克撒塔城本身被点起了火，并被夷为平地；原来这座城很大，没有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要想保卫它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军队的人数又不够同时维持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和进行一场战争；不过，如果不毁掉这个地方，却又不用部队守卫这个地方，那末单是占领这个地方既不会带来利

如果阿尔塔克撒塔和提格拉诺凯尔塔都是在公元 59 年被攻占的，那末我们只能假定第一次的战役便在这里结束，而原文的 *discedit* 和 *sed* 之间（即本章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不仅仅有一个句点，这中间还有一个没有提到的冬天。因此在本书第 14 卷第 23—26 章的某个地方也必须有类似的间隔。

亨德逊认为此地就是今天的伊格狄尔（*Igdir*）；但它在阿拉克西斯河以南，阿尔塔克撒塔以西，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益，也不会带来荣誉。此外，还有一个显然是上天垂示的奇迹：在阿尔塔克撒塔城墙的外部是一片阳光灿烂的世界，可是突然间城墙工事内部的地区全部被一团乌云包了起来，乌云间还闪烁着可怕的闪电。人们都相信，诸神的敌视的行动表明这座城市已注定要遭到毁灭的命运。

由于这一切胜利，尼禄被欢呼为统帅（Imperator）。根据元老院的命令，又举行了对诸神的感恩祭。他们决定为皇帝立像，修建拱门，并选他连任执政官。取得胜利的日子，在罗马宣告胜利的日子，元老院作出有关决定的日子，都被列为全国性的节日。在这方面人们还提出了更多的建议，有些建议提得太过分了，例如盖乌斯·卡西乌斯 尽管同意其他的荣典，同时又指出，如果必须向诸神表示同他们所赐予的大量恩惠相适应的感谢，那末用一整年的时间来向他们感恩依然太短，因此应当在真正的宗教节日和工作日之间加以区分；在工作日里，人们可以在不妨碍世俗工作的情况下举行宗教仪式。

（42）继而 一个在变化多端、波澜迭起的一生当中招来了大量憎恨的人物也被判了罪，不过他的垮台对塞内加的声望也起了一些损害作用。此人就是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他在克劳狄乌斯当政时期是一个腐化堕落的、令人侧目的宠臣，但是时代的变换并不曾使他象他的敌人所希望的那样垮下去。他始终十分神气，宁肯使自己被看成是个罪人，也不肯低声下气地去乞求别人。据说为了搞垮他，元老院援用了过去的一项法令，就是根据秦奇乌斯法 而惩办因辩护而收费的人们。苏伊里乌斯本人听到这事后又是抱怨又是咒骂，他倚老卖老地任性发泄自己凶暴的脾气，大骂塞内加是克劳狄乌斯的朋友们的怨毒甚深的敌人，因此塞内加在克劳狄乌斯时代曾被放逐，那完全是罪有应得。同时由于他的唯一经验就是死啃书本和同单纯幼稚的青年人交往，所以他就忌妒那些为本国公民进行生动的和朴实的辩护的人。他 本人担任过日耳曼尼库斯的财务官；塞内加在日耳曼尼库斯家里却是个奸夫。接受

参见本书第 1 卷，第 20 章注。

参见本卷第 9 章。

libritores 和 funditores 这两种投射器的详细区别我们已不清楚了。

指执行特殊任务的分遣队（vexilla），军团的主要部分仍在叙利亚。

如果阿尔塔克撒塔是在公元 59 年夏初陷落的，那末这句话只能作这样的理解：科尔布罗进城后立刻便把它摧毁了。随后（参见本书第 14 卷，第 23 章），他便冒着酷暑斜着穿过了亚美尼亚，并在秋天到达提格拉诺凯尔塔。但是，如果它是在公元 58 年或公元 59 年的夏末陷落的，科尔布罗显然不曾把城烧掉，以便在废墟中过冬；而富尔诺和蒙森唯有不按照这里的字面来作解释，而将“阿尔塔克撒塔城本身被点了火”（Artaxatis ignis inmissus）归之于公元 59 年或 60 年作战季节的开始之时了。

埃里（Egli）试图把这里所说的“奇迹”说成是公元 59 年的一次日蚀（并非日全蚀）（参见本书第 14 卷，第 12 章），因为普利尼在《自然史》第 2 卷第 70 章中说：“统帅科尔布罗告诉我们说，十一和十二时之间他在亚美尼亚看到日蚀。”不过这个说法由于两种情况而不能成立：首先，不管这里描述的是什么，但它不会是日蚀的现象；其次，日蚀发生的日期是 4 月 30 日，这时罗马军团几乎还不可能离开埃尔吉路姆，更完全不可能到达阿尔塔克撒塔。

胜利的军队向他欢呼（参见本书第 2 卷，第 18 章注）。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11 章注。

“继而”一词（deinde）充分说明富尔诺的编年是正确的。他和尼佩尔第都认为，公元 58 年苏伊里乌斯之受到弹劾，肯定是在元老院进行有关阿尔塔克撒塔被攻陷一事的庆祝问题的讨论之后。

诉讼当事人所自愿赠送的礼物作为可尊敬的职务的报酬，难道比玷污皇女的床榻这一罪过更加严重吗？是哪一门学问，哪一派哲学可以给他作为依据，可以在取得皇帝宠信的四年当中搜括到三万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财产？在罗马，那些没有子嗣的人和他们的遗产，都很难逃出他的网罗。他的永无满足的高利贷活动把意大利和各行省的血都吸干了。但是他苏伊里乌斯所有的只是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笔为数不多的家产！他宁愿忍受控诉、审讯和其他任何磨难，也决不使自己一生辛辛苦苦挣得的荣誉在这个暴发的新权贵面前屈膝！

（43）当然并不缺少把苏伊里乌斯的话逐字逐句地或是添油加醋地报告给塞内加的人物。控告者被物色到了，于是他们向苏伊里乌斯提出了控诉，罪名是在他担任亚细亚总督的时候曾有侵吞公款的行为。这次控诉规定了一年的调查时间，因此从他在国内所犯的罪行开始调查似乎更能节省时间，而且容易就近找到证人。这些人控诉苏伊里乌斯曾通过恶毒的告发而迫使克温图斯·彭波尼乌斯发动内战；曾逼死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和波培娅·萨比娜；曾陷害过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路西乌斯·撒图尔尼努斯和科尔涅里乌斯·路普斯；最后还曾判过大量骑士的罪。此外，克劳狄乌斯的一切残酷罪行也都算到苏伊里乌斯的账上来了。

苏伊里乌斯为自己辩护，他说这些事没有一件是他自愿干的，他只是奉皇帝之命行事而已。但凯撒这时打断了他的话，指出从他父亲的文书肯定地知道，他父亲从来不曾强迫对任何人提出控诉。于是苏伊里乌斯又说这是美撒里娜的命令，但这种辩解又开始站不住脚了。人们反驳他：“为什么不是别的人，而是你苏伊里乌斯被选定为那个杀人淫妇的代言人？干出了这些残暴罪行的人必须受到惩处，他们因犯罪而发财致富，却把罪名推到别人身上。”

因此苏伊里乌斯的一半财产就被没收了，因为另一半已经给了他的儿子和孙女；他们根据他们的母亲或祖母的遗嘱而取得的财产同样也免于追究。苏伊里乌斯本人被放逐到巴利阿里群岛去。不拘是他所受到的审判还是惩处，都不曾使他的情绪沮丧下去。后来人们说，他那富裕而豪奢的生活使他

科尔布罗的异亲兄弟（参见本书第4卷，第31章注）。

参见本书第11卷，第5—7章。

公元前204年保民官秦奇乌斯提出的一项法律，规定不许辩护人收费。

这是在克劳狄乌斯当政第一年的事情。塞内加的罪名是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优利娅通奸（参见本书第12卷，第8章注；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8章）。

指苏伊里乌斯。因为是间接叙述的口气，所以用第三人称。

除苏伊里乌斯之外，别的人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塞内加对此的回答是写了一篇《论富裕生活》（*De vita beata*）（参见该作品的第17章以次，第22章以次）。

根据狄奥·卡西乌斯（第62卷，第2章）的说法，他由于索还了四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债款而加速促成了公元61年不列颠起义的爆发。

参见本书第6卷，第18章。他是卡里古拉被暗杀当时的执政官，他由于劝元老院恢复本身的自由而几乎被近卫军杀死（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19卷，第4章，第5节）。可能这种共和情绪的表现被苏伊里乌斯利用来对他提出控诉，从而迫使他参加了卡米路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的失败的叛乱（参见本书第12卷，第52章注）。

参见本卷第32章。

的退隐生活看来也还不错。当控诉者趁着苏伊里乌斯的失势又攻击他的儿子尼儒里努斯的勒索行为的时候，皇帝就出面加以制止，他认为报复的行动已经足够了。

(44)差不多就在这同时，保民官奥克塔维乌斯·撒吉塔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彭提娅，他先是用大量的礼物勾引了她，发生奸情，随后又使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他这方面答应娶她，她那方面也作了同样的保证。但是这个妇人一旦得到自由以后，却开始以她父亲反对为借口把结婚的事拖了下来；而当她找到一个更有钱的对象的时候，她索性就不承认先前所作的保证了。奥克塔维乌斯那一方面则时而规劝，时而威胁，他说他的声誉和财富都为她搞垮了，最后只能把他的性命，他所能控制的唯一的一件东西任凭她来处理了。但是他的请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便请求和她再呆上一夜，一来是使他的炽热的情欲镇定一下，同时也为了使他在今后能够控制自己。会面的一夜确定下来了，彭提娅把这件事告诉了她一个知心的侍女，要这个侍女看守她的寝室。奥克塔维乌斯是和一個被释奴隶同来的，他在身上藏着一把匕首。怜爱和恼怒的情绪使得他们很自然地又争吵又请求，又责难又道歉。他们把夜里的一部分时间放纵在情欲里；而看来好象是因为不能克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他用匕首杀死了这个一点不曾怀疑他的女人；跑进来的侍女也被他刺伤，后来他就逃跑了。

第二天，人们都知道了这一谋杀事件。由于他们两人被证明曾在一处，所以杀人犯是谁，是无可怀疑的。虽然如此，那个被释奴隶却硬说女人是他杀死的。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给主人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报仇。他对主人的这种坚定的忠诚竟而使得一些人相信了他的话，直到那个侍女负伤之后清醒过来，这才使她揭露了真相。奥克塔维乌斯在交卸了保民官的任务之后便被死者的父亲告到执政官那里去，结果他便因元老院的命令，根据有关谋杀的法律而被判了罪。

(45)一个同样惊人的不道德的事件，预示在这一年里国内将要发生严重的灾难。在罗马有一个名叫波培娅·萨比娜的女人，她是提图斯·欧里乌斯的女儿。欧里乌斯由于同谢雅努斯的友谊，在他还未能担任较高官职的时候就一蹶不振了；因此萨比娜便采用她的外祖父波培乌斯·撒比努斯的名字。撒比努斯是一个声名卓著的人物，他的执政官职位和凯旋标记的光荣掩盖了她的父亲欧里乌斯。她是一个除了品行之外拥有一切有利条件的女人。她的母亲在度过了自己的绮年玉貌的时期之后，把自己的名誉和容貌同时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她的财富和她的高贵出身也相当。她谈吐迷人，也颇机智；她表面上羞羞答答，实际上淫荡不堪。她很少在公开的场合出现，出现时面孔也是遮住一半，为的是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也许是因为这样做对她合适。她从来不吝惜自己的名誉，丈夫和奸夫都没有什么区别。她不会受制于自己的或别人的爱情：利之所在，即情之所钟。

因此当她嫁给一个叫做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的罗马骑士(他们生

关于老波培娅和亚细亚提库斯，参见本书第11卷，第1章。

撒图尔尼努斯和路普斯的名字曾在塞内加的著作中(Apocol, 第13章)提到克劳狄乌斯的友人和他手下的牺牲者时列举出来，但详情不知。

关于罗马骑士，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9章。

即玛尔库斯·苏伊里乌斯·尼儒里努斯。

了一个儿子)的时候,她就被奥托勾引上手;奥托是个年轻、放荡并且因为最得尼禄的宠信而出名的人物:他们的姘居关系很快就变成了正式的夫妇。

(46)奥托在皇帝面前称赞他的妻子美丽动人,他这样做或者是出于爱情上的疏忽,或者是他有意要挑动皇帝的情欲,这样通过他们两个人共同占有一个女人,他自己的影响便可以更为加强了。每当他离开凯撒的饭桌时,人们常常听到他说,他无论如何也必须回去看他的妻子,因为这是一个既高贵而又美貌的女人。人人都想着这种女人,但只有幸福的人才能享受得到。

由于诸如此类的刺激,效果很快地就显示出来了。被尼禄召见的波培娅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势力树立起来。起初她使用甜言蜜语相诱的狡猾手段,假装说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欲和不能抗拒尼禄美貌的引诱。后来当皇帝迷上了她的时候,她就端起了架子;如果皇帝想留她度第三夜的话,她就坚持说她是个有夫之妇,她不能否认和奥托的夫妇关系,而且他俩关系之好是无与伦比的。“他品貌都很出众。她认为他风流潇洒。但是尼禄却爱上一个女奴隶阿克提,两情缱绻,这种卑贱的通奸关系只能使他在别人看来显得庸俗而不体面。”

结果奥托便失掉了象平时那样同皇帝亲密往还的机会。后来他不但不能见到尼禄,而且不能随侍在他的身边。最后,为了不使奥托这个情敌留在罗马,尼禄任命他为路西塔尼亚的长官。而直到内战爆发时为止,奥托一反过去的狼藉声名,在那里过着既正直又洁身自爱的生活。在私生活方面他虽不免随便,但在公事方面却是严于律己的。

(47)从此之后,尼禄就不再想掩饰自己那些罪恶的放荡行为了。他特别不放心科尔涅里乌斯·苏拉,其实他完全误解了苏拉的天生愚钝,却把这种愚钝看成是一个狡猾的人别有用心地装聋作哑。凯撒的一名被释奴隶格拉普图斯所捏造的谎言加深了尼禄的怀疑。这个年老的被释奴隶从提贝里乌斯在位的时期起,便在皇室服务,因此长年的经验使他对从那时以来的宫闱事件很为熟悉。在那个时候,穆尔维乌斯桥一带是夜游的绝好所在,尼禄就经常喜欢到那里去,因为到了城外,他的放纵行为就可以更加无所顾忌了。格拉普图斯于是捏造说什么有人想在尼禄从佛拉米尼亚大道回城时暗害他,而正是出于神意的嘉佑,他才从另一条路到撒路斯提乌斯花园去,从而得以免遭此难。他说这次阴谋的组织者就是苏拉。他这次捏造的依据是这样一件事情:偶然有一些年轻而放荡的人因为酗酒闹事(这在当时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结果使得回城途中的那些皇帝侍从受到一场虚惊。在这些年里并没有认出任何一个人是苏拉的奴隶或食客。苏拉的那种极其卑鄙怯懦的性格是不可能干出任何这样胆大妄为的事情的。然而好象他的罪行已经被证实了似的,他接到了离开罗马并只能移居到玛西里亚去的命令。

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现属西班牙。

关于此案,塔西佗的《历史》第4卷第44章也提到一些。人们对于这一案件的兴趣可以从这样一事实看出来,即路卡努斯曾为原告和被告双方各写了一篇示范的辩护词。

参见本书第4卷,第46章注;第6卷以次。

参见本书第11卷,第2章注。

前任近卫军长官(参见本书第11卷,第1章等处)。

后来当了皇帝;参见本卷第12章。

(48) 同年，元老院接见了普提欧里的两个使团，一个使团是市议会派遣的，一个使团是民众派遣的。前一个使团谴责民众逞凶闹事，目无法纪；民众则控告官吏和一般显要市民贪赃枉法。为了不使这一已经发展到相互投石并以纵火相威胁的程度的纠纷发展到流血动武的地步，盖乌斯·卡西乌斯受命进行调解。不过争论双方都受不了他的严峻手腕，于是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这项任务就转交给了司克里波尼乌斯兄弟。一个近卫军中队拨给了他们。军队的威慑作用，再加上处死了几个人，这就迫使这个城市的争吵的双方和解了。

(49) 对于元老院发布的一项关于允许西拉库赛剑斗比赛的人数超出规定数目的普通命令，我本来是不想记述的。但现在我要谈谈这项命令，是因为特拉塞亚·帕伊图斯不同意这项命令，从而使诽谤他的人得到谴责他的意见的机会。他们说，“如果他相信元老院的自由是国家之需要，那末他又何必纠缠在这些烦琐的事情上面呢？他的同意或反对的意见为什么不发表在有关和战、有关财政、法律以及和国家幸福有关的其他事情上面呢？每一位元老在得到发表意见的权利时，都能随便发表他愿意发表的意见，并要求大家对之加以讨论。不能过分放宽西拉库赛的参加剑斗比赛的人数，这难道就是他所期望的改革么？难道在帝国的一切部门中所有其他的一切就都是那样地完全合于理想，就仿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是尼禄而是特拉塞亚么？如果最重要的事情都被忽略，就好象它们根本不存在一样，那末如果不去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又能去谈什么呢！”另一方面，特拉塞亚在他的朋友要求他对这种责难进行辩解的时候，他却回答说，并不是因为他不了解当前的情况，他才对这类性质的命令提出修正的意见。他只是以十分尊敬对方的方式要元老们晓得，只有在他们能够注意到甚至极其细微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不忽视重大的事件。

(50) 同年，鉴于民众不断提出请求（他们抱怨包税人的无情勒索），尼禄考虑他是否应当发布命令取消一切间接税，并把这次改革作为他赠给人类的最高贵的礼物。但是他的较老的顾问们在开头时虽然大大地称赞了他的慷慨大度，后来却制止了他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他们指出说，如果国家借以维持自己的收入被取消的话，帝国就一定会瓦解。他们说，进口税一旦取消，大家必然又会要求取消直接税。当罗马共和国还在它的全盛的时候，执政官和保民官建立了许多税收机构。后来人们便通过税收的调整来掌握国家收支之间的平衡。同时对于包税人的贪得无厌确是应当加以节制，否则人们多年来毫无怨言地忍受下来的一种制度，就会由于新式的严酷手段而使得

此事有两种流行的说法：根据苏埃托尼乌斯、普鲁塔克、狄奥·卡西乌斯以及塔西佗本人在《历史》第1卷第13章的说法，他早已同波培娅计谋好了，同奥托的名义上的结婚不过是掩盖尼禄与她私通而已。事情的结局从当时的一句打油诗可以看出来：“你想知道为什么奥托被光荣地放逐吗？因为他想和自己的妻子同睡。”（苏埃托尼乌斯：《奥托传》，第3章）。

指公元58—68年的内战，内战时奥托首先归附了伽尔巴。

法乌司图斯·科尔涅里乌斯·苏拉·费里克斯是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安托妮娅的丈夫（参见本书第12卷，第2章；还可参见本书第12卷，第52章；第14卷，第57章）。

在罗马以北二英里佛拉米尼亚大道上。

今天的马赛。

今天的波佐利（Pozzuoli）。

人们怨声载道。

(51) 因此皇帝就发布了这样一道敕令，要过去一直保密的、关于每种税收的条例都公布出来，要大家加以审查。对于尚未付清的税款的要求在一年之后提出即属无效。罗马的行政长官——在各行省则是长官或总督——在审判时应打破常规，优先处理控告包税人的案件；士兵们除了在出售物品时要纳税以外，他们仍旧是不纳税的：此外还有一些极好的规定，不过这些规定只是一时还有人遵守，后来就无人执行了。但是取消“四十分之一税”、“五十分之一税”以及包税人所发明的诸如此类的苛捐杂税的法令却还是有效的。在海外各行省，粮食的运费降低了，同时规定商船不列入商人的资产项目之内，并且不对商船征税。

(52) 凯撒赦免了受到控告的两个曾在阿非利加行省担任过总督的官吏，他们是苏尔皮奇乌斯·卡美里努斯和彭佩乌斯·西尔瓦努斯。卡美里努斯的对手只是少数的私人，而且他被控的罪名也只是残酷的行为而不是贪污。但西尔瓦努斯的控诉者却有许多许多人，他们都要求给他们时间，以便使他们收集罪证。但被告则坚持立刻开庭审判，并且由于他的财富、由于他没有子嗣和他的高龄而在诉讼中取得了胜利。觊觎他的财产的人们设法为他开脱罪名，但是他却活得比这些人还要长久。

(53) 直到目前为止，由于罗马统帅们治理有方，日耳曼平静无事；在统帅们看来，胜利的光荣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想通过维持和平而取得更大的光荣。当时军队的首脑是彭佩乌斯·保里努斯和路奇乌斯·维图斯。但是为了不使军队无所事事，保里努斯要士兵们修筑一道制服莱茵河河水泛滥的大堤，这项工程原是六十三年之前杜路苏斯所开始的。维图斯则计划用一道运河把摩泽尔河和阿拉尔河连接起来，这样从地中海通过水路运到罗纳河和阿拉尔河的货物就可以从运河进入摩泽尔河，转莱茵河而进入大洋了。这种办法可以消除陆上转运时由各种地势而造成的困难，并且可以在西方和北方的海岸之间造成一条可以通航的水路。不过这项计划却由于比尔吉卡的长官埃利乌斯·格拉奇里斯的忌妒而无从实现，因为他拒绝维

意大利本土和西方的市议会通常是由一百人组成，他们必须是当地有相当财产的公民。

司克里波尼乌斯·路福斯和司克里波尼乌斯·普洛库路斯。他们的死亡（公元 67 年）是尼禄当政晚期轰动一时的丑闻之一（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63 卷，第 17 章；塔西佗：《历史》，第 4 卷，第 41 章）。

尼禄当政时期主要的斯多噶派殉道者，与他的女婿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后来在维斯帕西亚努斯当政时期殉道一样。他是帕都亚（Padua）人，娶了凯奇纳·帕伊图斯和阿里娅这一对著名夫妇的女儿，并且在十年间都是他的妻子的亲戚佩尔西乌斯（Persius）的谈论哲学的朋友。他晚年的主要事迹都见于本书以后各卷。

罗马骑士的包税团体（后面的 *vectigalium societates*；还有本书第 4 卷第 6 章的 *societates equitum Romanorum*）；它的任务是包收间接税，特别是关税和港口税（*portoria*）。直接税（*tributa*）则是由政府官吏征收的。

公元前 167 年以来，由于意大利本土免除了直接税，对于人类的这项“礼物”的一个后果就是把整个帝国的财政负担转嫁于各个行省。但另一方面，在罗马世界内部则存在着自由贸易。对一切出口和进口货品按照价格（*ad valorem*）所征收的、数量不同的 *portoria*，不仅仅在帝国的边界征收，而且在每一行省的边界或由诸行省构成的财政区的边界也同样征收，此外还设立许多地方的关卡，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内容不详，可能是一种非法的捐税。

时当公元 55 年，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保里努斯——可能是塞内加的岳父——任下日耳曼的统帅；

图斯把军团开入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以内的行省。他认为这是一种讨好高卢人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好事情往往是在这样的借口下被取消的。

(54) 但是由于军队长时期无所事事，人们便传说副帅们已经被剥夺了率军对敌作战的权力。这样一来，弗里喜人便移居到莱茵河的沿岸地带来：那些有能力作战的人是通过森林和沼泽地带来的，而那些年老或年幼而不能作战的人们则是从一些湖上过来的。他们定居在这里为罗马军队所保留的一些林间空地上，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他们的部落领袖（类似日耳曼的国王）维尔里图斯和玛洛里克斯。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之后，播了种子，耕了土地，就仿佛这块地方一直就是属于他们似的。但这时继保里努斯之后而来的行省长官杜比乌斯·阿维图斯却用罗马的武力来恐吓他们，要他们退回到他们原来的地区去，除非是皇帝把新的土地赐给他们。维尔里图斯和玛洛里克斯只好到罗马去亲自进行恳求。他们来到罗马，但尼禄这时正有别的事要处理，他们只好等在那里，利用这段时间参观了蛮族常去游览的地方，而其中之一就是庞培的剧场。他们在那里看到了集合在那里的大量观众。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准备知识来欣赏戏剧，但是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就提出了有关在场观众、有关等级区分的问题，诸如哪些人是骑士，哪些人是元老等等。但他们又看到一些穿着外国衣服的人坐在元老席里，于是他们就问那是一些什么人。人们告诉他们，那些人是由于同罗马友好并由于勇敢而出名的民族的使节，罗马为了对他们表示尊敬，才请他们坐到那里去的。他们听了这话就叫了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武力方面或在对罗马的忠诚方面能超过日耳曼人，这样说着他们就坐到元老席那里去了。在场的人对这种行动作了善意的解释，认为这种古朴的冒失行动是出于一种争强好胜的民族自尊心。尼禄给了他们两个人罗马公民权，但是指令弗里喜人退出他们占居的地区。他们没有听从命令，罗马人于是施加了强制手段。一个辅助骑兵部队出其不意地被派出去向他们发动了进攻，那些敢于顽抗的人不是被俘就是被杀了。

(55) 后来这块地方又被安普西瓦里人占有，他们是个更加强大的部落，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人数众多，还由于他们曾被卡乌奇人赶出自己的土地，成了切望取得一个安全避难之所的、无家可归的民族，从而得到相邻诸部落的同情。替他们讲话的是一个叫做波约卡路斯的人，他在那些部落中间颇为出名，同时对罗马也一直忠诚不二。他提醒我们说，“在凯路斯奇人发动叛乱时，他曾被阿尔米尼乌斯投入监狱；后来他又在提贝里乌斯和日耳曼尼库斯的领导下服役。现在作为对罗马的五十年之久的服从的最高表现，他又率领着整个部落来归顺罗马了。仅仅为了使罗马士兵的畜群不定在什么时候前来牧放，却要这样一大片土地在那里荒废着，这种做法难道是妥当的吗？如果你们一定要把这些地方留给你们的畜群，却宁肯看着四周的人挨饿，你们

路奇乌斯·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任上日耳曼的统帅（参见本卷第 11 章注）。

在高卢那的一面，它显然是在三角洲地带顶点的地方。这大堤后来被奇维里斯摧毁（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5 卷，第 19 章）。

今天的索恩河（Sa(ne)）。

指北海。

指地中海西部和北海。

这是高卢的最大行省；在索恩河和塞纳河以东。

可得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以致不愿同跟你们友好的民族为邻，却要一片荒无人烟的原野！那些地方过去一个时候是卡玛维人居住着，后来归图邦提斯人所有，这之后又由乌西披人占有。正如同天空是给诸神居住那样，大地是给人类居住的。没有主人的土地是任何人都能够占有的。”继而他便抬起眼睛来望着太阳并且向所有其他的天体祈求，仿佛是面对面地向它们质问似的：“如果他们想使大地上人烟灭绝的话，那末就让海水赶快来湮没大地，把那些强占土地的人们都淹死吧！”

（56）对这一请求感到不高兴的阿维图斯回答说，所有的人必须服从比他们高贵的人的命令。他们向之恳求的诸神就曾作出规定，罗马人民有权决定应当给予什么，应当拿走什么，而除去罗马人自己之外，他们是不能容忍任何人作出这样的决定的。他对于全体安普西瓦里人的答复就是这样，但是他对波约卡路斯个人却说，看在他们之间的友谊的面上，他愿意给他自己一块土地。日耳曼人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this 建议，因为这无异是贿赂他要他背叛。他还说：“我们可以缺乏一块赖以谋生的土地，但我们决不会缺乏可以死在那里的土地。”双方就这样地悻悻然地不欢而散了。

安普西瓦里人把布路克提里人和腾克提里人以及离他们更远的一些部落都拉过来站在他们的一面作战。于是阿维图斯写信给上日耳曼驻军的统帅库尔提里乌斯·曼奇亚，请他渡过莱茵河，以便威胁敌人的后方。他本人则率领他的军团突入腾克提里人的地区，要他们解除同安普西瓦里人的联盟，否则他就会把他们杀得鸡犬不留。腾克提里人只得屈服；布路克提里人也在同样的威胁下让步了。接着，其他部落也都不肯为着别的部落而去冒这样的危险了。受到孤立的安普西瓦里人只好退到乌西披人和图邦提斯人那里去。但是他们在从那些地方被赶出来之后，又依次到卡提伊人和凯路斯奇人那里去避难。此后他们又流浪了很多很多地方，在这段时期里，他们最初被作为客人接待，随即被看成乞丐，最后则被看成是敌人了。他们中间年轻力壮的都战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不到作战年龄的人则都被当作战利品分配了。

（57）这年夏天，在赫尔孟都利人和卡提伊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起因是他们都想用武力占有富产食盐而且又是两个部落的边界的一条河流。除了他们热望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以外，他们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即这一地区离开天空特别近，因此诸神在这里能迅速回答人们的祷告。而且正是由于诸神的嘉佑，这条河和这一带的森林生产盐的办法和别的地方不同；别的地方是把海水引到海岸上的池子里，再通过蒸发来制盐，这里却是把河水浇到一堆燃烧的木柴上，结果通过水与火两个对立元素的结合而结晶出盐来。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是赫尔孟都利人，不过被打败的卡提伊人之所以特别遭殃是在于，他们双方的任何一方取得胜利，都要把对方献给玛尔斯神和麦库利神，而所谓献给玛尔斯神和麦库利神这个誓愿的意思，就是把对方的全体马匹，人员以及不拘什么东西全部消灭掉。这样罗马人的敌人所作的威胁便回报到他们自己身上了。

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19 章。

这些湖后来在 8 到 13 世纪之间，同沮伊德湖汇合为一了。

即罗马剧场中前排的贵宾席。

住在埃姆斯河以东，小卡乌奇人以南。

但是一个同罗马人民友好的、乌比伊人的城市 却遭到了一场没有预料到的灾难。从地里喷出来的火 点着了到处的农家、庄稼和村落，很快地便烧到了不久之前建立的一座移民地 的城墙跟前。天上下的雨，河里的流水或任何形式的水都不能扑灭这种火。最后一些毫无办法但是为这次灾难所激怒的农民开始从远处向火焰抛石头。当火焰稳定下来时，他们便走近到火焰跟前，用木棍或其他用具打它，就好象是想把野兽赶跑一样。最后他们就脱下他们的衣服压到火上。那些衣服由于穿得又脏又旧，看来反而更有灭火的作用。

(58) 同年，民会会场上一株被称为卢米那里斯的树 ——它在八百三十年前曾荫蔽过列穆斯和罗木路斯这两个婴儿——现在有了衰老的征状，因为它的树枝枯死了，树干萎缩了。人们把它认成是神所垂示的朕兆，但后来它又抽出新枝，重新有了生机。

阿尔米尼乌斯的起义曾在公元 9 年使克温提里乌斯·伐鲁斯麾下的三个罗马军团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森林中遭到覆灭的命运。

据 2 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普列哥昂 (Phlegon) 的一段记载，他在公元 56 年接替了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赫尔孟都利人的居住区是图林根 (Thuringia) 和佛兰科尼亚 (Franconia)，卡提伊人的居住区是黑森—拿骚 (Hesse-Nassau) 地区，从这一点来看这里所指的很可能是韦拉河。这条河目前还是图林根和黑森的边界，并且离撒尔宗根 (Salzungen) 的盐泉很近。也有人认为这条河是佛兰科尼亚的萨勒河 (Saale)。不过两条河中的任何一条本身都不是盐泉。

如果这种说法可以相信的话，实际上还是一种蒸发过程。普利尼也作过类似的叙述。

第十四卷

(1) 在盖乌斯·维普斯塔努斯和盖乌斯·丰提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尼禄决定不再将蓄谋已久的罪恶计划拖延下去。因为长时期的统治助长了他的胆量，而且他对波培娅的情欲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热烈地燃烧起来。她看到，只要阿格里披娜活着，她自己就没有办法和尼禄结婚，就没有办法使尼禄和屋大维娅离婚，因此她就常常责怪甚至嘲笑皇帝，说他是“唯他人之命是听的被保护人。她说他不仅说不上是帝国的主人，甚至对他自己的事情都不能作主。他和她之间的婚事有什么理由再拖延下去呢？是什么还不能使他满意呢？是不是她的相貌长得不美，是不是她的祖先没有足够的凯旋的荣誉，还是因为怀疑她不能生孩子，因为她的爱情还不够真诚？

“不是的，害怕的是，一旦她成了他的妻子，她就一定会把元老院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把全国人民对他母亲的横傲和贪欲所感到的愤怒揭发出来。如果阿格里披娜竟能容许一个仇视她的儿子的人做她的儿媳的话，那末为什么不把她波培娅送回到她原来的丈夫奥托那里去：她愿意到天涯海角，她在那里至多只能听到皇帝的丑行，而不致亲眼看到这种丑行，并且被卷到他所遭到的危险里面去。”通过眼泪和媚术而步步进迫的诸如此类的攻势不曾遇到任何反击：所有的人都渴望阿格里披娜的势力能被打垮，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儿子的憎恨会发展到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地步。

(2) 克路维乌斯说，阿格里披娜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竟干出这样的事情：每当正午，尼禄酒酣耳热的时候，她竟有好几次打扮得十分妖媚，到已经微醉的儿子这里来，准备进行近亲相奸的勾当。宫廷里的近侍早已看到了预示未来罪行的那些色情的接吻和轻佻的行动。这时塞内加想利用一个女人来抵制另一个女人的迷惑，于是把被释女奴隶阿克提召了进来。阿克提对自己的危险处境和尼禄的丑行十分害怕。她按照指示提醒尼禄，乱伦的事情已经尽人皆知，因为他母亲以此自鸣得意；她又对尼禄说，士兵们是不会服从一个渎神的皇帝的统治的。但是按照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的说法，想通奸的不是阿格里披娜，而是尼禄，不过又是这个机灵的被释女奴隶破坏了他们的勾当。另一些说法和克路维乌斯的说法相同，传统的说法也和这一说法相

即提乌神 (Tiu) 和沃登神 (Woden)。原始部落常常向神许愿杀死全部敌人，例如我们最熟悉的是希伯来的对敌视古犹太神权的人与物的诅咒，即 h(rem)，也就是对耶利哥 (Jericho) 的诅咒 (参见《约书亚记》，第 6 章，第 17 节以次) 以及对亚玛力人 (Amalek) 的诅咒 (参见《撒母耳记》，第 15 章，第 3 节以次)。高卢人的类似情况被凯撒记述在他的《高卢战记》里 (第 6 卷，第 17 章)。

今天的科伦。

从当地的地质情况来看这不可能是火山。这里似是对于大片野火的一种夸张的叙述。

在公元 50 年。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27 章。

传说中罗马人的始祖罗木路斯和列穆斯吮吸母狼的奶就是在这株无花果树下面。它是自然地——augurante AttoNavio——从帕拉提努斯山山脚下的卢佩卡尔洞穴 (Lupercal) 迁移到元老院对面的民会会场上来的 (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 15 卷，第 18 章)。

盖乌斯·维普斯塔努斯·阿普洛尼亚努斯在公元 69 年担任阿非利加长官，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1 卷，第 76 章。

关于盖乌斯·丰提乌斯·卡皮托的性格，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1 卷，第 7 章。公元 68 年，他在下日耳曼担任副帅时被手下军官杀死。

近。也许这一罪行实际上是阿格里披娜自己想出来的，也许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比较有可能会发生这样新奇的淫乱勾当；要知道，当她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她便为了贪权而投入玛尔库斯·列庇都斯的怀抱；而为了同样的目的，她又失身于帕拉斯的淫欲之下；此外又由于跟自己的叔父结婚，这就简直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了。

(3) 因此尼禄便回避和他的母亲在私下里会见了。当她到她在图司库路姆和安提乌姆的那些庭园或别墅去的时候，他就赞美她到那里去休养的意图。但是最后尼禄终于看到，不管她在什么地方，她始终是个极大的祸害，于是他就下了杀死她的决心，而盘算的只是用毒药、用刃器、还是用其他办法下毒手的问题。最初选择放毒药的办。不过，如果在皇帝的饭桌上放毒药的话，她的死亡就不能被认成是偶然的，因为不列塔尼库斯的事件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前例。而且要想收买阿格里披娜的仆人也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她这样一个已习惯于犯罪的女人，对于陷害她的阴谋有很高的警惕性。此外由于在事先用了解毒药，她自己是想办法来加强自己的体力，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的。用刃器杀害的办法也很不妥当：这种血腥的手段是绝对隐瞒不住的。而且尼禄还担心被挑选出来干这件血腥罪行的人会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阿尼凯图斯的被释奴隶前来献策了。阿尼凯图斯曾在米塞努姆统率过海军，又是尼禄少年时代的教师。这个人十分憎恨阿格里披娜，当然，阿格里披娜对他也是如此。他的意见是造这样一只船，当这只船驶行到大海上去的时候，它的一部分可以由于事先的安排而脱落下去，这样就会把阿格里披娜完全出其不意地沉到大海里去。任何地方都不如大海那样容易发生事故。如果这个女人在海上的难船事件中丧命的话，谁还能强词夺理到把风浪的过失看成是一种谋杀呢？不用说，皇帝是可以为死者修建神殿，祭坛或作出其他孝心的表示的。

(4) 这个主意立刻就被采纳了：时机对执行这样一个计划也十分有利，因为尼禄惯常要在拜阿伊庆祝米涅尔瓦节。于是他便引诱他的母亲到那里去，他不时表示，在老人家发火的时候，他必须忍耐，而且他必须对她采取宽容的态度。他说这种话的目的，是要放出一种和解的空气，而作为很容易相信顺心事的妇女，阿格里披娜是可能相信这种说法的。阿格里披娜按时来了。她是从安提乌姆来的。尼禄一直到海岸的地方来迎接她，拉她的手，拥抱她，并且陪着她到包利去，包利是面临着一个海湾的一座别墅的名

在她的祖先当中只有她的外祖父波培乌斯·撒比努斯在提贝里乌斯的统治时期曾因在色雷斯的胜利而得到过凯旋的荣誉。参见本书第4卷，第46章；第5卷，第10章；第6卷，第39章；第13卷，第45章。

她和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生过一个儿子（参见本书第13卷，第45章）。她和克利司披努斯离婚后，才嫁给奥托，现在她又想离开奥托嫁给尼禄。

尼禄任命奥托为路西塔尼亚的长官以便把他从自己的身边打发开去，这里指的是奥托任职的路西塔尼亚（参见第13卷，第46章）。

关于克路维乌斯和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20章注。

罗马人认为从正午起即开始饮酒是一种堕落的标志。

这里的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列庇都斯是路奇乌斯·埃米里乌斯·保路斯和奥古斯都的外孙女优利娅的儿子。他是阿格里披娜的兄弟卡里古拉的宠臣，并且娶了他们的姊妹杜路西拉。公元39年由于参加了楞图路斯·盖图里库斯的阴谋而被盖乌斯处死。阿格里披娜向他献媚可能是因为阴谋一旦成功，他是最有可能做皇帝的人物。

称，这个小海湾位于米塞努姆岬和拜阿伊湖之间。在这里停泊的船只里有一只比别的船只装饰得更加漂亮，看来这正是儿子对母亲的一份特别的孝心，因为她平时乘坐的是一只上面有一批水手的三层桨的船。此外还给她安排了一次晚宴，这样一来，黑夜就可以用来掩盖这一罪恶的勾当了。可以确定的是，有人把这件事在暗中告诉了她，不过得悉这一阴谋的阿格里披娜不知道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这话为好，但是她还是乘着肩舆到拜阿伊去了。在那里，儿子的殷勤而又热情的欢迎以及使她坐在自己上首的举动，减轻了她的恐惧心理。最后他们竟然自由自在地谈了起来：尼禄一会儿跟她象小孩子那样地亲昵，一会儿又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仿佛要讲出什么重要的知心话似的。尼禄这样把宴会拖了很久之后，才陪着她离开，这时他更紧地拥抱了她，并且吻她的眼睛；他这样做的目的或者是想把这出戏做到底，或者因为对这位行将丧命的母亲所看的最后一眼，甚至使这个残忍成性的人也不得不犹豫起来了。

(5) 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与平静无波的大海，看来正是上天安排来为罪行作证的。这只船还没有驶行得很远；阿格里披娜家里的两个仆从侍候着她。克列培莱乌斯·伽路斯站在离舵柄不远的地方，阿凯罗尼娅倚偎在横卧着的皇太后的脚下，十分高兴地叙说着儿子的悔悟和母亲重新得到儿子的敬重。突然间发出了信号。上面放置了很重的铅块的天盖陷了下来，克列培莱乌斯立刻被砸死。阿格里披娜和阿凯罗尼娅则由于床两侧的挡板有一定的高度，又正好是相当结实，因此没有被砸坏，这才得到了活命。原来安排的船的破裂也没有发生，因为这时已经一片混乱，甚至那些参预这次阴谋的人也由于多数不知内情的人们的阻挠而无法动手了。于是船上的水手决定把全部重量压到一面去以便把船弄翻。然而对于这样一个紧急决定，他们甚至都未能及时地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由于另一些人把重量加到相反的一面去，这就使那些谋害的对象得以在不会受到什么伤亡的情况下掉到海里去。但是阿凯罗尼娅这时偏偏鲁莽地大喊大叫着把自己说成是阿格里披娜，并要求人

叔父和侄女结婚在克劳狄乌斯当政之前一直被认为是非法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6章。

从本书第4卷的第5章我们可以看到，在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在意大利的领海上有三支舰队分别驻扎在米塞努姆、拉温那和佛路姆·优里乌姆。

康帕尼亚地方的波佐利湾（Golfo di Pozzuoli，即 sinus Baianus）西侧的一个时髦的海水浴场。

米涅尔瓦节的原文 *Quinquatrus* 的意义严格说来是伊都斯日后的第五日。这是每年3月19日为米涅尔瓦神举行的节日。后来由于对节日的名称作了不正确的解释，结果节日就被延长为五天。工作要受这位女神的保护的人们，特别要庆祝这个节日，因此这个日子又是一个学校的假日。

这座别墅过去属于演说家霍尔田西乌斯，后来转入历代皇帝之手，大概三个世纪之后又归西姆玛库斯所有。别墅在拜阿伊以南不远。

看来这是海湾的最远的一个水曲（西边是拜阿伊，东边是普提欧里）。

“拜阿伊”原稿是“包利”（*Baulos*），但后来这种改动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因为上面提到尼禄陪着他的母亲到包利去，所以，如果这里仍是包利，就无法讲通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尼禄在请母亲到那里参加晚宴之后，自己返回了拜阿伊。尼禄指望她乘那只事先安排好的船返回，以便趁机陷害，但由于她起了疑心，所以就乘着肩舆从陆路返回了。如果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那末作者就没有必要特别指出肩舆。从塔西佗的叙述可以看出，这只船是停泊在包利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说明，在拜阿伊等候以便把她送回去的那只船，必定是在宴会进行时期，被派到这里来的。

们前来救助皇帝的母亲，因而她就被竿子、船桨以及随手拿到的什么海上的用具打死了。一语不发因而也就未为大家所发觉的阿格里披娜只是在肩头受了一处伤；她在水里忍着，后来遇到了几只渔船，这样她便来到了路克利努斯湖，从那里返回了自己的别墅。

(6) 她在那里把经过仔细地回忆了一番。她仔细地回忆了那封显然是不怀好意的邀请信，她的儿子对她异乎寻常的尊重，此外还有这样的事实：为什么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一只船既未遇到暴风又未触礁，却象陆地上的人工建筑物那样从上面塌陷了呢。她又回想了阿凯罗尼娅丧命的情况，同时望了望她自己所受的伤，于是她意识到，对付这种阴谋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去揭穿它。于是她把一个名叫阿盖尔穆斯的被释奴隶召来，要他带信给她的儿子说，由于上天的护佑和她自己的幸运，她竟然安全地避过了一场意外的灾难。尽管他对于母亲遭到的危险会感到震惊，但她求他不要急着来看她，因为目前她需要休息。这时，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为自己的伤口涂药并进行热敷。她下令寻找阿凯罗尼娅的遗嘱，并把她的财产封存起来，只有这一个行动她不是做作的。

(7) 正当尼禄在这里等候使者前来报告阴谋进行情况的时候，消息传来，他的母亲并没有死，只是受了轻伤；她遇到了很大的危险，但是却弄清楚了是谁在谋害她。吓得半死的尼禄坚决认为，渴望复仇的阿格里披娜随时都可能来到这里。她可能把她的奴隶武装起来，可能煽动军队，也可能到元老院或人民那里去控诉他在船上布置的谋杀和使她负伤与杀害她的朋友的罪行。但不拘她是怎样做法，他这一方面的对策是什么呢？塞内加和布路斯也许有办法！于是他立刻派人去把塞内加和布路斯召来——这是要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还是他们事先已参预了这一阴谋，就不清楚了。

但是两人沉默了良久。这或是他们不愿作无益的劝告，或是他们认为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尼禄必须先下手弄死阿格里披娜，否则他自己也活不成。过了一会，塞内加才敢于先望望布路斯，问他是不是要给军队下令把她处死。布路斯回答说，近卫军是对凯撒全家效忠，并且是十分怀念日耳曼尼库斯的，因此他们必定不愿对他的女儿下这样的毒手。看来阿尼凯图斯必须实践他的诺言了。于是，阿尼凯图斯毫不迟疑地请求把执行罪恶计划的任务全部交给他。尼禄知道了阿尼凯图斯的这个表示以后就叫道，从今天起他才真正得到帝国的统治大权，而这样一份丰厚的礼物却是一名被释奴隶送给他的！阿尼凯图斯必须带领一批绝对服从命令的侍从火速前往！

当尼禄本人听说阿盖尔穆斯带着阿格里披娜的信息前来的时候，他就先发制人地布置下了一个会构成大逆罪的圈套。当阿盖尔穆斯向他传话时，他把一把匕首抛到他的脚下，然后便下令把他作为一名现行的谋杀犯逮捕起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就在午夜宴会结束时拥抱了她，他把她紧紧搂在胸前，吻她的眼睛和手”（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13章）。

这里指返回包利的途中。

作者在本书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提过此人。

此人可能是提贝里乌斯统治时期最后一年的执政官格涅乌斯·阿凯罗尼乌斯·普洛库路斯的女儿，参见本书第6卷，第45章。

因为阿格里披娜躺在床上，而阿凯罗尼娅又卧倒在她脚下，所以床侧的挡板能支住上面压下来的重量而没有伤害她们。

来；他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捏造事实，硬说她的母亲要来谋杀他，但由于被发觉，她才不得不在羞愧中自尽的。

(8) 在这个时候，阿格里披娜遇险的事情外面的人全都知道了，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桩意外的事情。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便都跑到海岸地带这里来。一些人聚集在海边的堤岸上，另一些人聚集在附近的渔船上，还有一些人在海边浅滩上一直涉水到没腰深度的地方，一些人则站在那里张开双臂。号泣和许愿的声音，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含混的回答的声音，响遍了整个海岸。大批的人拿着火把拥到这里来，当他们知道阿格里披娜平安无事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表示庆贺。

但这时一支森严可畏的武装部队来到这里，把在场的人们强行驱散了。阿尼凯图斯在她的别墅四周布置了一圈哨兵之后就闯了进去，把他遇到每一名奴隶都捉了起来，最后他来到了她的寝室门口。有一些仆从正站在那里；其余的人在军队冲进来时都吓跑了。屋里灯光很暗，只有一个女仆陪伴着阿格里披娜。阿格里披娜的心情一刻比一刻都更加紧张不安。不但她的儿子那里没有人来，甚至阿盖尔穆斯也没有回来。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末事情就不会是这个样子。而现在的情况却只是一片孤寂，跟着是突然发出的喧嚣，一切都预示着无可挽回的最险恶的命运。过了一会儿，她的侍女也站起来要离开她。她说，你也要离开我！就在这时，她一回身看见了阿尼凯图斯，同他在一起的有三层桨船只的船长赫丘列乌斯和海军百人团长奥巴里图斯。“如果他是前来看望病人的，那末他可以带信给皇帝，说她比先前好一些了。如果他是来谋杀她的，她知道这种事情和她的儿子毫不相干，要知道，他是决不会下令杀死自己母亲的。”刽子手们把她的床围了起来。船长先用木棍打她的脑袋，然后是百人团长也要抽出刀来刺她。这时她指着自己的腹部叫道：“刺呀，刺这里呀。”百人团长一刀一刀地刺下去，终于把她杀死了。

(9) 当时的历史家对于上述事件的记述都是一致的。有人说尼禄看到他母亲的尸体时，曾称赞她的体形之美，但也有人否认这个说法。当天夜里，她就在一个用晚餐的卧榻上十分潦草地被火化了。在尼禄的全部统治时期，她的葬地上面既没有添土，也没有特别用什么标志圈起来。后来，她过去的仆人才给她弄到一块简陋的墓地，墓地就位于通往米塞努姆的道路的近旁，离开独裁官凯撒的那座别墅不远；别墅在高耸的山峦之上，俯临下面的海湾。

当然是知道这次阴谋内情的人才会这样做。

这个湖曾被阿格里帕和屋大维变成一个海军基地和对塞克斯图斯·庞培作战的一个训练中心，办法则是用一道水路把它同相邻的阿维尔努斯湖连接起来，并且打通和加固把它和拜阿伊湾分割开来的砂丘。这样形成的 portus Iulius 曾多年弃置不用，但它的外部入口处还可以供小渔船使用，阿格里披娜就是由这种捞牡蛎的小船救上来的。在十六世纪，由于新山 (Monte Nuovo) 隆起，这个湖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这座别墅也许是包利别墅，也许是她自己在路克利努斯湖畔的一座别墅。如果是包利别墅的话（这个假定同本卷第9章中关于她的火化和下葬的记述很容易吻合），那末读者自然就可以推测到，在上岸之后，她弄到了一副肩舆把自己带到那里去。但另一方面，原文 *suave*，即 *infertur* 一词前面的词，以及这样一个情况，即一个被淹得半死的妇女似乎不可能（即使可能也未必愿意）在午夜之后很久的时候（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13章）走相当长的一段路，穿过拜阿伊，从而就几乎是在她的儿子亲眼目睹的情况下下来到一座里面有他的奴隶和被释奴隶的别墅（而且那只出了事故的船表面上也是说要到这座别墅来的）：所有这些都是有力的反证。可再参见本卷第8章开头的部分。

正当阿格里披娜被火化的时候，她的一名被释奴隶莫涅斯特用刀自戕了。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女主人的爱戴，还是由于害怕自己也被陷害，这一点就不清楚了。阿格里披娜这样的结局，她自己在多年以前便知道了，但是并未放在心上。原来过去她曾要占星术士给尼禄算命，占星术士们回答说，他可以做皇帝，但是会杀死他的母亲。阿格里披娜说：“只要是能做皇帝，杀就杀吧。”

(10) 但尼禄只有在干下了这一罪行之后才认识到罪行的严重。那天晚上的其余时间中，他时而呆呆坐着，一句话也不讲，时而象发了疯似地吓得从床上跳起来，等候着天明——他相信天明将是他的末日。但是当百人团长和将领们由于布路斯的建议而到尼禄这里来握住他的手，祝贺他逃出了他母亲想出其不意地杀掉他的罪恶企图的时候，这种谄媚的行动的的确又促使尼禄开始有了希望。尼禄的朋友们也到各个神殿去。这个前例一经树立起来，附近康帕尼亚的各个城市便也用奉献牺牲和派遣代表团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欢乐情绪。

尼禄这一方面却装模作样地表现出悲痛的样子，好象对于他自己竟还活在世上这种情况感到遗憾，而对于母亲的去世又深为痛心似的。但是由于河山的面貌不能象人的面孔改变得那样方便，并且由于他的视线总是避不开海洋和海岸的阴郁景色——此外还有人说他可以听到周边山中的喇叭声和他母亲的墓地那里的哭声，因此他离开罗马到那不勒斯，并且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阿格里披娜的一位知心的被释奴隶阿盖尔穆斯向他阴谋行刺时被发觉，而他的女主人在事发后认识到自己的主使罪行的严重，所以就畏罪自杀了。

(11) 他又从先前的事例中给阿格里披娜找出了一大串罪名加到她身上。他说，“她想同他分享帝国的统治大权，要近卫军士兵向一个女人宣誓效忠，并使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也蒙受同样的耻辱。当她的这种野心遭到挫折的时候，她就蓄意同士兵、同元老院、同罗马人民作对，反对把慷慨的赠赐送给他们，还阴谋陷害重要的罗马公民。正是他尼禄费了极大的力量，才使得她不曾挤到元老院里面来接待外国使节！”他还间接地指责了克劳狄乌斯的统治时期，把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丑事的罪过都推到他母亲身上，并且把他母亲的死亡说成是国家之福。甚至船上的事件也提到了：然而哪里会有这样一个傻瓜竟然会相信这只是偶然的事件，或竟然会相信一个遭到难船事件的女人会派出孤零零的一个人拿着凶器穿过近卫军和海军的重重防线来到皇帝跟前？因此舆论谴责的对象就不再是尼禄（因为他的残暴行为已达到无从谴责起的程度），而是塞内加，因为他给尼禄起草的这种辩护词，正是对自己的罪行的招供。

(12) 但是，显贵人物争先恐后地进行阿谀献媚，命令接二连三地公布

阿格里披娜要求寻找阿凯罗尼亚的遗嘱，可能是希望通过遗嘱取得她的全部财产。关于阿格里披娜的贪婪，参见本书第12卷，第7章。

有的本子是 *Agerinum*，这样译名就应当是阿盖里努斯了。

如果她的别墅是在路克里努斯湖湖畔的话，那末这里的 *molium obiectus* 显然指的是那座半天然半人工的大堤。斯特拉波说这座堤有八佛朗（一英里）长，象一条宽阔的马车路那样宽，湖和海就是被它分开的。如果这一别墅是包利（参见本卷第4章注）的话，那末荷拉提乌斯的话（参见 *carmin.* 18, 19：“修筑宫殿，从而极力想使波涛汹涌的拜阿伊海岸向外伸展开去”），仍然能用来解释这一大堤。

出来了：在一切适当的神殿都要举行感恩祭；规定在阿格里披娜的阴谋被发觉的那一天，即米涅尔瓦节，每年都要举行赛会；给女神立一座金像，在它旁边再立皇帝的一座像，这两座像都要安置在元老院里；阿格里披娜的生日被列为凶煞日。特拉塞亚·帕伊图斯过去对于那些讨好的建议或是采取沉默态度，或是敷衍地表示同意；但是这一次他却走出了元老院。这种做法虽然给他自己造成了危险，却未能使其余的元老得到独立思考的机会。

这时出现了不少并不灵验的朕兆：一个女人生了一条毒蛇；另一个女人在她丈夫的怀抱里被雷击死；太阳又一次突然被遮住了；首都的十四个市区都遭到了雷击。不过这些朕兆看来并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并不代表诸神的意旨，因为尼禄在这之后又统治了多年，又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

不过，为了加深人们对阿格里披娜的憎恶情绪，以及为了显示一下他那在铲除了阿格里披娜之后比以前要宽厚一些的作风，他把两名显要的妇女优尼娅和卡尔普尔尼娅，以及前任行政长官瓦列里乌斯·卡皮托和李奇尼乌斯·伽波路斯都召回了罗马；他们都是先前被阿格里披娜放逐出去的。他甚至批准把洛里娅·宝琳娜的骨灰运回罗马，并为她修建一座坟墓。不久之前被他放逐的伊图里乌斯和卡尔维西乌斯现在也被他赦免了。至于西拉娜，她已在塔伦特寿终正寝；原来她是从她的遥远的流放地回来的，因为那时阿格里披娜（西拉娜正是由于得罪了阿格里披娜才垮台的）的复仇心情已经不是那样坚决，或者说不是那样严厉了。

（13）然而尼禄却还流连在康帕尼亚的各个城市，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怎样进入罗马。元老院会不会服从他？民众会不会热情地欢迎他？尽管尼禄心里有一些害怕，但是所有的恶棍——世界上任何一个宫廷都没有这样多的恶棍！——都在鼓励他，说什么人们普遍憎恶阿格里披娜的名字，而且她的

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4章据说“根据可靠的材料”有更多的记述。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14章）至少在性格方面作了更多的说明：“我不曾知道我有这样美丽的一位母亲。”

罗马人吃饭是半卧在床榻上的，这里是说尸体随便被放在餐室的床榻上，而按常规则应当停放在灵床（lectus funebris）上。

可能就是特拉叙路斯的儿子的预言（参见本书第6卷，第22章）。占星术士在共和国时期一般受到鄙视，但在帝国时期很受欢迎。

这里所指的大概是葬仪中的喇叭声。在佩尔西乌斯的《讽刺诗》第3卷第103行以次便提到：“这之后就是喇叭和火把，最后是这个可怜的人离开，他被安置在很高的灵床上，身上涂着油脂，向着门口伸着他那僵冷的双脚，而那昨天才被解放的、戴着象征自由的尖帽的罗马公民把他抬了出去下葬。”并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14章：“尽管他在元老院发表了谈话，但他自己的良心在夜间却仍然感到如此不安，以致他会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而在白天，当他一听到从阿格里披娜的埋骨之所那边喇叭吹出振奋人心的、尚武的调子的时候，他就吓得魂不附体。”

奥古斯都最初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适当的继承人而制定了任命“共治者”（*censors imperii*）的办法。皇帝首先把“统率军队的权力”（*imperium proconsulare*）、然后把“管理法律的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授给他。*censors*虽然不等于皇帝，但他的地位极为重要，以致在 *princeps* 死时，他就是当然的继任人，除非发生了内战。提贝里乌斯在奥古斯都死时，尼禄在克劳狄乌斯死时，他们的地位就是这样。阿格里披娜显然是想通过尼禄把持大权。因为女人担任公职是罗马法律所不容许的。尼禄这里的意思似乎也是说她想通过他本人来夺取罗马的统治大权。

11月6日。

参见本书第13卷，第41章注。

死亡已使他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敬戴。他应当十分坦然地回到城里，去体验一下人们对他是多么尊敬。他们还要求让他们在尼禄之前先动身。他们在那里确实看到一片欢腾的情景，比他们先前所希望的还更热烈：各个特里布斯的人都夹道迎接他。元老们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大批妇女和儿童按照他们的性别和年龄排列起来。在他走过的道路上，人们搭起了一排排的座位，就好像是观看凯旋式一样。征服了一个奴性十足的民族的胜利者尼禄于是满怀着自豪的心情到朱庇特神殿去，在那里向神感恩还愿。在这之后，他就肆无忌惮干起各种各样的坏事来了。到现在为止，他对于母亲的一点尊敬，尽管几乎未能约束住他干坏事，至少推迟了他的行动。

(14) 尼禄很久以来就有一个愿望，这就是驾着四匹马的马车参加比赛。另一个同样令人作呕的愿望就是在竖琴的伴奏下登台歌唱。他常常这样说，“马车比赛是过去国王的才艺，古代统帅们也参加过这种比赛。这种比赛因诗人的称颂而十分有名，并且是为了敬神才举行的。至于歌唱，这在阿波罗看来是神圣的。不管是在希腊的城市还是在罗马的神殿，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和有先见之明的神总是穿着歌手的服装站在那里。”

现在谁也不能劝阻他了。但塞内加和布路斯想对他的一种想法让步，而不让他在两种事情上都称心如意。于是在梵蒂冈谷地圈出了一块场地，这样他就可以在不被人们看到的情况下表演他的驾车技术了。但不久之后，罗马人民便被邀请来参观，并且对尼禄大加赞扬起来。要知道，群众就是这样，他们渴望看到各种表演和比赛，而如果皇帝也有同样嗜好的话，那他们是会非常高兴的。但是这种可耻的公开露面并没有给尼禄带来象他身边的顾问们期望他会取得的那种满足，而是进一步刺激了他。由于他相信，如果他把别人也引上堕落道路，这便会冲淡他本人的耻辱，所以他便使那些显要家族的子弟，也就是那些因贫穷而堕落的人也登上了舞台。这些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看在这些人的祖先的面上，不把他们的名字列举出来。虽然他们的行动是可耻的，但是那给他们钱要他们干坏事、而不是要他们不干坏事的人也并非不可耻。他甚至用可以称为丰厚赏赐的东西去引诱那些知名的罗马骑士到斗兽场上表演。不过应当指出，从一个掌握了生杀大权的人物手里取得的赏赐，显而易见是带有强迫性质的。

(15) 不过尼禄总算还没有到舞台上去做使自己丢脸的意思，但是他却发起了一个所谓“青年竞赛会”，而许多人就自愿参加了这个竞赛。出身、年龄和官阶都不能阻止人们去扮演希腊或拉丁戏剧中的一个角色，甚至在表演时做女人的身段和唱女人的腔调。就连显要的妇女也扮演下流的角色。在奥古斯都于海军湖四周所营造的森林里，出现了许多幽会的地点和小酒店，而每种可以刺激淫欲的东西都是公开出售的。人们还赏赐金钱：正派的人是不得已才这样做，但那些花花公子这样做却是出于虚荣心。荒淫无耻的丑行层出不穷；罗马人的道德早就败坏了，然而从来还没有过象今天的恶棍们这样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4 章、第 8 章。优尼娅·卡尔维娜是路奇乌斯·西拉努斯的姊妹。西拉努斯是屋大维娅原来的丈夫。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22 章。

不详。除这里之外，这两个人未出现于别处。

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19 章以次。

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22 章。

助长着人们的堕落。甚至在高尚人士之中，谁想保持清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大家争相作恶的环境里，那就更谈不到任何贞操、谦逊或哪怕是一点点的清白了。

最后皇帝本人也登上舞台了。他细心地试了试他的竖琴，并且向着他身旁的师付们唱了几个定音的调子。一个近卫军中队的全体士兵和他们的百人团长与将领在场作观众；布路斯也在那里一面叹气，一面叫好。在这期间又第一次成立了一个罗马骑士的团体，称作奥古斯提亚尼会，参加这个团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其中有些人生来放荡，有些人则是为了通过这样的做法开拓向上爬的道路。他们日日夜夜地为皇帝的表演高声喝彩，把歌颂神明的那些形容词都用来赞扬皇帝的外貌和声音。他们过着尊荣的生活，就仿佛他们给国家立下了很大功劳似的。

(16) 皇帝还不仅仅是以演剧方面的才能而出名，他还特别喜爱诗歌，并在自己身边集合了一批会写些押韵的东西，然而还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的人物。吃过晚饭之后，这些人就和他坐到一处，把他们从家里带出来的诗句缀合到一起或是即兴吟诵，把尼禄本人胡诌出来的零碎诗句好歹全部凑成整篇的诗作。这种作诗的方法甚至从尼禄的诗作的一般特征也可以看出来；要知道，这些诗既没有力量，又没有灵感，也没有统一的风格。他甚至还用一些时间来同哲学教师们相周旋，不过时间是在晚餐以后，他这样做在于听取他们在陈述不同观点时相互间的争论以达到消遣的目的。事实上也并不缺少这样一些面容装得阴沉而忧郁的圣人 在那里清谈，以便给皇帝开心解闷。

(17) 大概就在同时，一件很小的事故引起了罗马的两个移民地努凯里亚 和庞培之间的严重纠纷。事故是在李维涅乌斯·列古路斯主办的一次剑斗比赛上发生的。关于列古路斯其人被逐出元老院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在相互嘲弄的时候（这是外地城市中那些性情暴躁的公民的特征），他们对骂起来，继而就相互抛石块，最后更动起武器来了。庞培的居民占了上风，因为比赛是在庞培举行的。结果许多被打成残废的和负伤的努凯里亚人被抬到罗马来，许多人为孩子和父母的死亡痛哭。皇帝把这一案件交给元老院处理，元老院又交给执政官。当案件最后再交到元老院进行裁决的时候，元老院决定不许庞培市的公民在今后十年内再举行任何类似的集会，城内的非法团体均予解散。李维涅乌斯和其他煽动事端的人则给予放逐的处分。

(18) 培狄乌斯·布莱苏斯 也被逐出了元老院：库列涅人 控告他玷污

在梵蒂冈以东他的花园里，圣彼得教堂便是这块地方的一部分。

罗马的优伶虽然可以十分出名，但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真正的罗马人是不许干这个行道的。

这是说，接受赏赐未必是由于贪财，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这是为了纪念他第一次剃胡须，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61 卷第 19 章（比较同上书第 17 章中的记述和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 34 章）。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56 章。奥古斯都开辟这个湖是为了举行海军战斗演习的。

大概在四年之后，据说这个团体除去骑士之外，把四千名精壮的平民（根据狄奥·卡西乌斯的说法是士兵）也包括进来，这些人的头目有固定的薪水，他们有规定成套的喝彩方式，在打扮上也有特别的规定——头发要搽油，左手不戴戒指等等（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 20 章，25 章；狄奥·卡西乌斯，第 61 卷，第 20 章）。

这类的例子可见狄奥，第 61 卷，第 20 章。

苏埃托尼乌斯的意见完全不同，在《尼禄传》，第 52 章里，他说：“我曾经得到过一些札记簿和文稿，

了埃司库拉皮乌斯的宝库，并且在征募军队的工作中，有贪赃枉法和徇私的行为。库列涅人还控告了担任过行政长官并曾为克劳狄乌斯派来处理过去属于国王阿披昂的产业的阿奇里乌斯·斯特拉波。这些产业是阿披昂在他的遗嘱中同他的王国一道赠送给罗马人民的。但这些地产被邻近的土地所有者吞占了，这些土地所有者把他们那长久以来被默许的兼并行为看成是一种公正合法的权利。因此当他们在受到处理的过程中失去过去侵占的土地时，他们便对处理者心怀忌恨；元老院所能回答的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克劳狄乌斯的指示如何，因此必须请示皇帝。尼禄虽然支持斯特拉波的决定，但另一方面却又写信给行省居民支持他们的要求，说他要批准把已经占领的土地还给他们。

(19) 继而两个显要的人物多米提乌斯·阿菲尔和玛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逝世了。这两个人都作为显要的官吏和雄辩的演说家闻名于世。但是阿菲尔之得名是由于他在法庭上的辩护活动，塞尔维里乌斯之得名最初是由于在法庭上的长期活动，后来则是由于他的罗马历史著作，并且还由于他那风格崇高的生活，而这一点又因下述事实而显得尤其突出：他和他的对手才能虽然不相上下，但在品格方面却完全相反。

(20) 在尼禄——这是他的第四任——和科尔涅里乌斯·科苏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罗马举行了一种希腊式的、每五年一次的舞台表演比赛。和对于几乎所有的新措施一样，人们的意见各不相同。有些人说，甚至庞培在建立一座永久性的剧场时都受到了他的长辈们的批评。先前每有表演时，通常都是临时搭起一排排的座位，舞台也是临时搭起来的。再早的时候，人们都是站着看戏，因为人们担心剧场里的座位会诱使人们整天在那里留连忘返而无所事事。他们认为只要是由行政长官来主持，只要是不强迫任何公民在这种事情上竞争，那末还是按照罗马的老样子举行表演为好。但是逐渐堕落下去的国家道德，却被这种外来的放荡作风彻底摧毁了。这种情况导致了这样的后果：每一个国家的每一种事物，只要是堕落的或足以使人堕落的，都要在罗马出现；而且我们的青年人在外国趣味的影 响下都要蜕化成为希腊式体育爱好者、懒汉和淫乱的人了。这种情况的产生要由皇帝和元老院负责。他们不仅仅对于堕落的行为不加惩罚，他们甚至迫使罗马贵族在发表演说或

上面有他的一些有名的诗，诗都是他手写的，而从这些诗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它们不是抄来的，也不是出自别人的口授，而完全是他自己通过思考和创造的过程才写出来的。这里有许多抹掉的字，有删去的字和写在行上面的字。”

这里似指那些斯多噶派的哲学家。

庞培东面的城市，即现在的诺切拉 (Nocera)。

本书的这部分已经遗失。

此人十年后又 被奥托恢复了元老的职位，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1 卷，第 77 章。

库列涅和克里特构成一个属于元老院的较小的行省。

托勒米·阿披昂是埃及的托勒米七世（“庇司孔”）的私生子（死于公元前 96 年）。由于在 1930 年左右发现了庇司孔的一份未经执行的遗嘱，人们才知道阿披昂在公元前 96 年把库列奈卡遗赠给罗马，只不过是实现他的父亲所拟订的一个计划而已。

此人只在这里提到一次。

著名的告密者。参见本书第 4 卷，第 52 章注；同卷第 66 章注。

吟唱诗篇的借口之下在舞台上玷污自己。这样一来，剩下来要做的那就只能是把全身的衣服都脱光，戴上手套到场子里去表演拳斗，而不是去参加军队了！如果他们对于嗙声嗙气的音乐和靡靡之音很内行的话，难道能够伸张正气么，难道骑士等级出身的审判官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重大的法律职责么。甚至黑夜都被利用来干坏事，这样就没有半点做好事的余地了。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人群当中，每一个最卑鄙的浪荡哥儿都敢在黑夜干出他在白天想干的坏事。

(21) 这种可以尽情享乐的机会得到了大多数的人们的欢迎，他们还为此种事找到好听的借口，说什么“甚至我们的祖先在当时财力许可的情况下都不反对举办这样的比赛来娱乐自己。这一点也正好说明我们为什么从埃特路里亚召来优伶，从图里伊学会了赛马。自从阿凯亚和亚细亚并入罗马以来，比赛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了。尽管现在离开路奇乌斯·穆米乌斯——他是第一个把演剧介绍到罗马来的人——的凯旋已有二百年之久，但是在这一期间，没有任何一个高贵的罗马人曾屈尊以演戏作为一种职业。而且进一步来说，建设一座永久性的剧场，较之每年花费巨额金钱搭盖临时剧场而在事后再把它拆掉，反而是一种节约办法。

而且，如果这笔费用由国家支付的话，那末不仅是高级长官自己可以不必再出钱，同时还可以使民众不能再有借口向高级长官要求举行希腊式的比赛。演说家和诗人在比赛时取得的胜利可以刺激他们的才能。如果一位法官把高尚的艺术作为正当的赏心乐事，那末他内心又有什么可以感到不安的地方呢？在五年当中仅有的这几夜是为了给人们以欢乐，不是为了使人们放纵情欲，何况在这火光通明的夜里，人们又能偷偷地干什么坏事呢！”

应当承认，在这次比赛的举行期间，确实没有发生什么耸人听闻的丑事。民众间没有发生任何哪怕是轻微的、为捧角而相互争吵的情况。原来那些演

马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诺尼亚努斯是公元 35 年度的执政官。他撰述历史的时期是在克劳狄乌斯当政时期，克劳狄乌斯曾听过他的一次朗诵（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 1 卷，第 13 章）。塔西佗把他和奥菲狄乌斯·巴斯斯并提，用来同西森纳和瓦罗相对照，认为他们是当代雄辩术的典范（参见塔西佗：《对话录》，第 23 章；克温提里乌斯，第 10 卷，第 1 章）；他所以被认为是担任过执政官的一位历史学家，是因为他曾叙述过他在提贝里乌斯的餐桌上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 61 章结尾处）。

公元 25 年度执政官科尔涅里乌斯·科苏斯的儿子。

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 12 章）告诉我们，尼禄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制订了音乐、角力和赛马的比赛，每五年举行一次。他把这种比赛称为尼禄尼亚（Neronia）（参见本书第 16 卷，第 4 章）。因为这样的三项比赛是尼禄第一次介绍到罗马来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 12 章）。

参见本书第 4 卷，第 7 章注。

奥古斯都把负责公开比赛的职责从营造官转到行政长官身上。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尼禄“任命执政官级的人主持全部比赛，他们用抽签办法选出，用以代替行政长官的位置”（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 12 章）。这一节同本书第 11 卷第 11 章的 *sedente claudio* 与优维纳尔（《讽刺诗》，第 11 卷，第 195 行）的“行政长官坐在献神的马那里”联系起来看，则可以看出里普西乌斯（Lipsius）把原稿改为 *praetoresederent* 是没有根据的。按本书的拉丁文原文是 *praetor sederet*。

其中就有在舞台上称颂过尼禄的路卡斯努斯。参见苏埃托尼乌斯：《路卡斯努斯传》开头部分。

希腊的自由公民可以参加拳斗，但罗马人却把这种比赛看成和剑斗之类的下流事情。罗马人认为有价值而又不玷污自己身分的唯一的体力训练是军事训练。

员虽然被允许回到舞台上，却禁止他们参加神圣的比赛。演说比赛的头奖没有发，但是皇帝本人却被宣布为优胜者。比赛期间许多观众都穿希腊式的服装，但这种服装立刻就不再风行了。

(22) 这时在天空出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天象预示皇位将有变动。因此人们就开始议论谁将继位，就仿佛尼禄已经被废黜了似的。大家谈论的焦点都集中在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身上。这个人的母亲出身优利乌斯家族。他本人的观点是属于老一辈人的；他举止严肃，私生活幽静而清白。他由于畏惧而过着退隐的生活，这反而提高了他的声誉。人们对于一次雷电作了同样迷信的解释，这样一来，关于彗星的议论就更热烈了。原来有一次，尼禄在西姆布路伊尼湖畔苏布拉奇乌姆别墅吃饭时，雷电击中并打碎了他的餐桌。而由于这一事件是发生在提布尔境内，提布尔又正是普劳图斯的父亲故乡，因此人们便认为神的意旨指定普劳图斯为皇位继承人。普劳图斯在这样一类人当中有许多支持者：这些人怀有热切的、但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尽早在新的尚未稳定下来的皇帝手下当一名食客。听到这些议论而深感不安的尼禄于是便写了一封信给普劳图斯，劝他“为着罗马的安全离开这些专门会造谣生事的人：他在亚细亚有自己家业，他可以在那里安全而又宁静地享受自己的青春。”于是，他便带着他的妻子安提司提娅和一些好友退居到亚细亚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尼禄的过分放纵的行为给他的声誉和安全都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他到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的那引水到罗马的水道的源头那里去游泳。人们认为到他那里去沐浴，就玷污了圣水和这一地点的神圣。神发怒了，其证明就是尼禄后来得了一场重病。

(23) 在这个时候，科尔布罗在夷平了阿尔塔克撒塔之后，便决定利用在开头时给对方造成的恐怖印象以夺取提格拉诺凯尔塔。他可以摧毁这座城市以加深敌人的恐惧情绪，但他也可以赦免它，从而取得宽大的声名。于是他向着这个城市进发，但是他避免采取主动进攻的行动，以便不使敌人失去得赦的希望；不过他在这同时却也丝毫不放松警惕，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非常善变的，他们在危险面前是卑怯的，可是却不放过任何背叛的机会。蛮族由于本身情绪的不同，他们或是向他投降，或是逃离他们的村庄而分散到

参见李维：《罗马史》，第7卷，第2章。

图里伊是布路提乌姆 (Bruttium) 的一个希腊移民地，它是伯利克里斯 (Pericles) 时期在叙巴里斯 (Sybaris) 更早的一座城市的原址上建立的。但这个说法仅见于此处。

事情分别发生在公元前146年和公元前133年。

公元前145年。

高级长官为讨好民众争取选票而出钱举办赛会，是共和国时期他们贪污的原因之一。在帝国时期，这种官吏自己出钱的情况实际上已不存在。

尼禄本人并未参加竞争“拉丁演说与诗歌冠”，但是那些参加的人（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12章）说他们自愿地把它让给了他。另一方面，他取得的“竖琴花冠” (citharae corona) 却是裁判授予他的正规奖品。

他是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和提贝里乌斯的孙女优利娅的儿子。参见本书第13卷，第19章注。关于他的被杀，参见本卷第59章以次。

阿尼奥河 (Anio) 形成的三个小湖。参见本书第11卷，第13章注。

Sublaqueum 直译是“在湖下手”。

荒野中去。更有一些人带上他们最值钱的东西躲到山洞里去。因而罗马的统帅也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他赦免了那些投降的敌人；追击逃跑的敌人；对于那些潜伏起来的敌人他却是无情的：他把他们用以藏身的洞穴的入口都填满了砍伐下来的树枝和灌木，然后点起火来。打劫的老手玛尔地人 有一道山脉保卫自己不受外界的侵犯，而科尔布罗的罗马军队行经他们的边界时，他们曾对罗马人进行过骚扰。科尔布罗于是把伊伯利亚人派出去蹂躏了他们的土地，这样，罗马人没有流一滴血，他就利用外国人的鲜血来惩罚了敌人的胆大妄为。

(24) 他本人和他的军队虽然没有在战争中遭到损失，但是他们开始尝到缺粮和过度劳苦的滋味了，他们只能用顿顿吃肉的办法来防止饥饿。此外还有缺水、酷热的夏天和长途的行军等等情况；统帅吃苦耐劳，是使他们减轻痛苦的一个因素，他和士兵们同样地受苦，甚至比士兵受的苦更多。

他们终于到了一个农业地区，就在那里收割庄稼。那里有两座要塞藏有亚美尼亚人：其中一座被罗马士兵攻克了；另一个虽然击退了罗马士兵的第一次袭击，但是在围攻之下也屈服了。从这里他进入了陶洛尼特人的地区，他在那里逃过了一次没有预料到的危险。一个比较有地位的蛮族被发现在科尔布罗营帐附近带着武器徘徊，经过严刑拷问之后他才把阴谋的全部内情、他自己在阴谋中的责任以及他的同谋者招供出来。打算在友好的掩饰下进行谋杀的阴谋者们于是被定罪和判刑了。

不久之后，提格拉诺凯尔塔方面就有使节带信来说，城门都已经打开，那里的人们在等候他的命令。同时他们又把一顶黄金的王冠交给他作为欢迎的标记。他在接受了这一王冠时说了一番很客气的话，对于这个城市丝毫没有触动，这样做是想使这些未受任何损失的居民会更加愿意表示他们对罗马的忠诚。

(25) 另一方面，在进攻者的面前由一队坚决的青年防守着的、名叫列吉尔达 的要塞却是通过战斗才攻克的；守城者不仅冒险到城外来作战，而且在被赶回城内之后，直到罗马士兵在城下堆起攻城的土山来并发动了猛攻的时候，他们才屈服。

这些胜利所以得来比较容易，是因为帕尔提亚人正在全力对叙尔卡尼亚人作战而无暇兼顾。叙尔卡尼亚人实际上曾派遣使节到罗马皇帝这里来请求缔结联盟，并提出由他们牵制沃洛西吉斯，以此作为友谊的保证。科尔布罗担心在使节们返回途中渡过幼发拉底河时会受到敌人前哨部队的截击，因此

参见本书第 6 卷，第 27 章注。

安提司提娅·波利塔是路奇乌斯·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的女儿。她后来同她父亲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玛尔奇乌斯水道 (aqua Marcia) 即今天的披亚水道 (Acqua Pia)，是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担任行政长官时 (公元前 149 年) 受元老院的委托修建的。它的源头在佩利格尼人的山区里。古人常常称颂这里的水清凉和有益卫生 (参见：斯特拉波，第 5 卷，第 3 章；普利尼：《自然史》，第 31 卷，第 24 章等等)。关于禁止在某些河流里游泳的问题，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 8 卷，第 8 章 (这里是指克里图姆努斯河)：“上面修建一座桥，把神圣的部分同供公众使用的部分分开了来：乘船的人可以到桥的上手来，但在上手不能游泳，要游泳只能在桥下手的河道里。”

科尔布罗的这一战役是接着前面第 13 卷第 41 章叙述的，而以向提格拉诺凯尔塔的进军为开始，时间是公元 59 或 60 年 (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35 章注)。

就拨给他们一队卫士，护送他们到他们自己的海的岸边，从那里他们便可以不经帕尔提亚人的领土而返回自己的国家了。

(26) 而且，正当提里达特斯企图通过米地亚突入亚美尼亚最远的边界地带的时候，科尔布罗把副帅维路拉努斯和辅助部队先派出去，随后他本人也率领着军团火速赶来，这样他便迫使这个国王退了回去，不敢再来挑战了。他发现这些地区对我们采取敌对态度，因此用火和剑进行了扫荡，其后他就统治了亚美尼亚，直到被尼禄指定为国王的提格拉尼斯来到这里为止。提格拉尼斯是卡帕多奇亚王室的成员，国王阿尔凯拉乌斯的重孙辈，但是由于他长期留在罗马作人质，所以他驯顺得像个奴隶一样。然而他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因为在某些地区，人们还是欢迎阿尔撒奇达伊王族的：不过大多数对帕尔提亚人的横傲有反感的人们还是欢迎罗马指定的国王。

此外还允许他拥有一支由一千军团士兵，三个联盟步兵中队和两个骑兵中队组成的卫戍部队；同时为了使他的新王国更便于统治，罗马人还命令把亚美尼亚同帕拉司玛尼斯、波列莫、阿里斯托布路斯、安提奥库斯接壤的地区，分别交给他们治理。科尔布罗退到叙利亚去，而由于叙利亚的长官翁米狄乌斯这时已死，这一行省从此便由他治理了。

(27) 同年，一座著名的亚细亚城市拉欧狄凯亚毁于地震。但是他们却未经我们的协助而通过自己的力量把这一城市重建起来。意大利的一座古城普提欧里从尼禄手里取得了移民地的权利和称号。老兵被遣送到塔伦特和安提乌姆去，但是他们仍不能防止那里人口的减少，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偷偷溜回他们过去曾服役的那些行省去。而且，既然他们没有娶妻养家的习惯，所以他们留在那里的家既无子女又无继承人。要知道，在过去是整个整个的军团——其中包括军团将领、百人团长和百人团的普通士兵——转移过来，以便通过一致的协议和同志的关系而建立一个小小的共同体。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这里的移民谁同谁也不相识，人们是从完全各不相干的小

这段路程如笔直地计算，估计为二百七十五英里：从日期则很难确定路程。可能第一段是从阿尔塔克撒塔到巴雅吉特平原 (Bayazid)，最后一段是通过比特里斯山路 (Bitlis) 到提格拉诺凯尔塔。中间的既长而又困难的一段进军是经过凡湖以北还是以南，这一点还不能确定。

分布在波斯和亚美尼亚的库尔狄什人。他们的分布极其广泛，因而要确定科尔布罗在进军时遇到的是哪一部分人是很困难的。

罗马军团的食物主要是谷物，口粮每人每月三十六公升左右 (未碾过的)。关于士兵拒绝吃过多肉类的事情，可参见凯撒：《高卢战记》，第7卷，第17章。

这一地区今天在何处目前尚无法确定。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的河源之间” (参见托勒米，第5卷，第13章，第18—19节)。

这里用里普西乌斯本子的 Maris sui。叙尔卡尼亚海 (Mare Hyrcanum) 就是今天的里海。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到叙尔卡尼亚去一定要经过这个海。

从第24章对进军提格拉诺凯尔塔的情况的描述可以推想到，不到秋天这座城是不容易占领的。因此，这年的其他时期便无法包括这一章里提到的这样多的事情——比如说，击退提里达特斯通过米地亚·阿特洛帕提尼向遥远的东方发动的进攻就要花去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蒙森把本卷第23章到26章中记述的一切事件都归入公元60年。

他的父亲出自希罗大帝。

伊伯利亚的国王。

本都的最末一个国王波列莫二世。

队来的；他们没有首领，相互间各不关心。猛然一看，他们根本不象士兵，这里不象是罗马的一个移民地，而只象是杂凑到一起的一群陌生人。

(28) 行政长官的选举通常是由元老院负责进行的。但本年度的选举由于竞选的人数多而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倾轧；于是皇帝任命多出来的那三个候选人为军团将领，从而平息了竞选引起的争端。他还提出了一条提高元老院威信的规定，这就是：从民事法庭向元老院上诉的人，必须缴纳同向皇帝上诉时同样数量的保证金。在先前，向元老院上诉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在上诉不当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在这一年的年终，罗马骑士维比乌斯·谢孔都斯被玛乌列塔尼亚人控以勒索罪，结果他被判了罪并被逐出了意大利。他之所以未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是由于他的兄弟维比乌斯·克利司普斯的力量。

(29) 在凯森尼乌斯·帕伊图斯和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不列颠遭到了巨大的灾难。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不列颠的副帅奥路斯·狄第乌斯只是守住了已经征服的土地，而他的继任者维拉尼乌斯开头也只是对西路里斯人展开了小规模进攻，但他的死亡却使他无法进一步开展自己的军事行动。他在活着的时候，是以孤介梗直出名的，但是从他的遗嘱的最后一些话来看，这个人却很会谄媚奉承。原来在遗嘱里，他对尼禄说了许多讨好的话；他还说，如果他能多活两年，他本来是会把整个行省平定的。

但现在不列颠的长官是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他在作战能力方面以及在人们的舆论中——舆论是最能激发每个人的好胜心的——都是科尔布罗的劲敌。他渴望摧毁国家的敌人，以便使自己的功业抵得上收复亚美尼亚的功勋。因此他便准备进攻莫纳岛；莫纳岛本身虽然人烟稠密，却依旧收容了不少前来避难的人。

鉴于海峡水浅多变，苏埃托尼乌斯修造了一批平底船把步兵渡了过去。跟在他们的后面渡过去的是骑兵：骑兵是乘马涉水渡过去的，在水深的地方他们便下马，和马一同泅水渡过去。

(30) 全副武装的敌人密密麻麻地沿着海岸列阵，还有一些妇女在其中忽隐忽现。这些妇女披散着头发，穿着深黑色的衣服，象复仇女神那样挥动着火把。同时还有一群德鲁伊德向着天空伸出双手，发出许多可怕的咒语。

小亚美尼亚国王，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7 章。

孔玛盖尼国王安提奥库斯四世埃披帕尼斯，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7 章。

盖乌斯·翁米狄乌斯·杜尔米乌斯·克瓦德拉图斯，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22 章。

普里吉亚的城市，在迈安德罗斯河附近。

塔伦特在公元前 122 年成为罗马移民地，安提乌姆还要早。

行政长官定额十二名，但候选人有十五人（参见本书第 1 卷，第 14 章以次）。

相当于双方争执的全部款项的三分之一。

克温图斯·维比乌斯·克利司普斯出身于下层人民（参见塔西佗：《对话录》，第 8 章），以演说家和控诉者而享名。他在佛拉维乌斯朝诸帝时期是十分得宠的人物。塔西佗在《历史》的第 2 卷第 10 章中对他的评述是“由于金钱、权力和能力而著名，但是声誉并不好”。优维纳尔在他的《讽刺诗》（第 4 卷，第 81—93 行）里对他的评述却要宽大多了。

关于他在东方的丑恶行为，参见本书第 15 卷，第 6 章以次。

他在 3 月左右离职到不列颠去接替苏埃托尼乌斯（参见本卷第 39 章）。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40 章。

他们的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凄厉可怖的景象使罗马士兵感到十分害怕，以致他们竟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从而成了敌人进攻的极好目标。后来受到他们的统帅的说服，他们之间又相互激励不要在一群妇女和疯子面前退缩，这样他们才在队旗的前导下发动了进攻。他们杀死了所有迎击他们的人，并且把敌人包围在他们自己点起的火中间。继而他就在这里配置了一支卫戍部队，来镇抚被征服的居民，并且摧毁了当地蛮族用来献给他们自己的神的丛林：原来他们的一条必须遵守的教规，便是用被俘敌人的鲜血来浸灌祭坛，并且用人的内脏来进行占卜。苏埃托尼乌斯正在忙于这些事的时候，他得到报告，说行省突然发生了叛乱。

(31) 因长期享受荣华富贵而出名的、伊凯尼人的国王普拉苏塔古斯把皇帝和自己的两个女儿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他想利用这一表示敬意的行动使他的王国和他的一家免遭伤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二者都仿佛成了敌人手中的战利品，百人团长们掠夺了他的王国，奴隶掠夺了他的全家。在开头时，他的妻子布狄卡受到了鞭打，他的两个女儿受到了蹂躏：伊凯尼人的所有显要人物的财产全部被夺走，国王的亲属都成了奴隶。伊凯尼人在这种暴行的逼迫下，并且因为害怕今后更加不堪的命运——因为现在他们已经被降低到一个行省的地位——于是拿起了武器进行反抗，并且把特利诺班提人和其他部落也拉到自己的一方面来；因为这些人不曾因奴役而失去斗志，他们曾秘密地勾结起来，企图背叛罗马而重新取得自己的独立。他们最痛恨的是那些罗马的老兵。原来这些老兵不久之前在卡木洛杜努姆建立了一个移民地，他们在这里的行动就仿佛这块地方是他们的可以任意处置的礼物一样：他们把当地人赶出了家园和故土，把这些人称作“俘虏”和“奴隶”。他们的残暴行为还受到军队的鼓励，因为军队的生活作风和他们相去无几，而且希望自己将来也可以同样地胡作非为。此外，连为神圣的克劳狄乌斯修建的神殿也一直被当地人认成是永久的残暴统治的堡垒：被任命在这座神殿里担任祭司的人们势必要在宗教的借口之下大量消耗他们的财产。

要摧毁一个没有工事保卫的移民地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我们那些讲求舒适而不讲求实用的统帅们对于工事的修建一向是不经心的。

(32) 这时，卡木洛杜努姆的一座胜利女神像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便倒

公元48年度执政官。参见本书第2卷，第56，74章；第3卷，第10—19章；第12卷，第5章。他到不列颠之后不到一年就死了（公元58年，参见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第14章），因此苏埃托尼乌斯在他进攻安格里赛（Anglesey）之前在那里治理了整整两年。

二十年前，他以副帅的身分镇压过玛乌列塔尼亚的一次起义，并穿过河特拉斯山有数英里之远（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5卷，第1章）。公元66年，他是执政官。后来（公元69年），他又率部站在奥托一边对维提里乌斯派作战，但几乎不能应付局面。（塔西佗：《历史》，第2卷，第25章：“他本来就是个拖拖拉拉的人，他宁愿制订慎重的和周密的计划，而不想贪图侥幸的胜利”。）

即安格里赛（Anglesey）：保里努斯的大本营必定设在切斯特（Chester），即德瓦（Deva）。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三女神，她们的名字是提西丰妮（Tisiphone）、阿列克托（Alecto）和美该拉（Megaera）。她们的传统形象十分可怕，头上散乱的头发是一条条的毒蛇，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拿着匕首。

德鲁伊德（Druids），不列颠古时的巫师。

有的英译者译为“疯狂的妇女”，似不确。“疯子”在这里所指的正是那些德鲁伊德。

行省指不列颠岛已被征服的部分。

掉了，它的背部向上，就仿佛是在敌人 面前跑开似的。兴奋欲狂的妇女们高呼，毁灭就在跟前，又说在侵略者的元老院中听到了外国人的喊叫声。尖锐的叫声在剧场里回荡着；人们在泰晤士河河口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已经沦为废墟的移民地的幻景。此外，海洋呈现出血红颜色，而退潮时又把一些象是人的尸首的东西留在海岸上。这一切朕兆都给不列颠人带来希望，给老兵们带来相应的恐惧。

不过既然苏埃托尼乌斯还在很远的地方，所以他们便到皇帝的代理官卡图斯·德奇亚努斯那里去请求援助。他派出了还不到二百人，而且没有适当的武器。在这之外，在城里还有一小支军队。他们指望神殿的保护，同时又受到暗中同情叛乱从而破坏他们的计划的人们的阻挠，因此他们既不用濠沟或壁垒把他们的阵地防守起来，又不采取措施把妇女和年老的人转移出去而只把有作战能力的人们留在这里。他们的各种保卫措施做得十分疏忽，就仿佛世界上完全平安无事一样，但实际上，他们这时却正在陷入一支蛮族大军的包围之中。当敌人开始发动进攻时，所有其他的一切都被掠夺走或是烧掉了。只有军队所集中的那座神殿还支持了两天，但在这之后依旧在敌人的猛攻之下陷落了。在第九军团的将领佩提里乌斯·凯里亚里斯 前来支援罗马卫戍部队时，取得胜利的不列颠人前去迎击这个军团，并把他们打败了。步兵遭到全部被歼灭的命运，凯里亚里斯和骑兵则逃回自己的营地，躲在工事的后面不敢出来。代理官卡图斯看到这样的惨败局面，吓得不敢在这里再呆下去。他知道正是他的贪欲才逼得行省居民拿起了武器，才激起了行省居民对他的切齿痛恨的，于是他便渡海到了高卢。

(33) 但另一方面，苏埃托尼乌斯却十分坚定地穿过敌人的地区向伦敦尼乌姆(即伦敦——中译者)推进。这个地方虽然不是作为罗马的移民地而出名，却依旧是个繁盛的中心；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商人和店铺都集中在那里。到了那里之后，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应把它作为自己的作战基地。但是后来考虑到他的军队人数不多，而佩提里乌斯的冒失曾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于是他决定放弃伦敦尼乌姆这一个城市而去援救整个行省。尽管当地的居民向他哭诉，恳求他留在这里保护他们，但是他不为所动：他还是下了出发的信号，并且把那些能够随军出征的人们都带走了；所有那些妇女，那些老年人，那些因依恋故土而留下来的人最后都落到敌人手里了。维路拉米乌姆市 也遭到了同样的灾难。

那里的居民生来只喜欢打劫，而不考虑其他任何营生。他们把那些要塞和守卫的据点抛开不管，只去攻击那可以夺取最丰富的战利品并且不易防守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31 章注。

Boudicca，根据哈泽(Haase)所确定的拼法；但在美地凯乌斯(Mediceus)抄本中只在第 37 章是这样的拼法。毕彭提恩(Bipontine)和古柏(Cowper)所确定的较常见的一种拼法 Boadicea 看来没有什么根据。在今天的萨福克和埃塞克斯；他们的首都是科尔切斯特，即卡木洛杜努姆(Camulodunum)。过去曾有人错误地把它认成是今天的莫尔登。

这还是在克劳狄乌斯生前建立的。

这个移民地的名称就来自胜利女神，而称为维克特利克斯(Victrix)——colonia victricensis。

这里指罗马的敌人，即不列颠人。

可能因海市蜃楼附会而成。

的地点。人们估计在上述各地死掉的罗马公民和联盟者差不多有七千人。原来敌人既不收容俘虏也不把俘虏卖为奴隶，他们更不在战时进行其他任何交换。他们迫不及待地杀死、绞死、烧死和桀死敌人——就仿佛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最后算账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但他们却想在这期间抢先进行报复似的。

(34) 苏埃托尼乌斯已经集合了第十四军团，第二十军团的一部分，还有从附近地点征募来的辅助部队，加起来大概有一万名士兵。因此他决定用这支力量立刻展开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他在一条隘路附近选择了一处阵地，阵地的后面则是一片森林。他首先感到安心的是，在他的背后绝对没有任何敌人，而前面的平原上又没有任何隐蔽之处，因此可以不用担心敌人的任何埋伏。军团士兵组成了密集的队形，两边是轻武装部队，最外面的两翼则集合着骑兵。另一方面，不列颠士兵的步兵和骑兵队伍却在那片广阔的土地上的各处活动着，情绪十分热烈。他们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并且具有如此坚定的胜利信心，以致竟把他们的妻子带来观看胜利，并且把她们安置在被他们停放在平原边沿那里的马车上。

(35) 布狄卡驾着马车依次走过了各个部落，她的两个女儿就在她的前面。她坚决地表示，“她知道不列颠人习惯上是在妇女的统率下作战的。但是现在她不是作为一个具有光荣世系的女王，为着她那遭人践踏的国土和权力来报仇雪恨；她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妇女来进行复仇的，因为她失掉了自由，她的身体受到了鞭笞，她的女儿遭到了蹂躏。罗马人的贪欲甚至连她们本人都不会放过：上了年纪的人和少女都不能逃脱他们的侮辱。不过，上天是赞同他们进行正义的报复的。一个敢于出战的军团已经被歼灭了；其余的军团躲在他们的营地里，或是正在向四面寻找一个逃跑的出路。罗马士兵甚至不敢正视他们千千万万人的怒吼声，更不用说他们的猛攻和他们的刀剑了！如果他们在内心里考虑过他们已有多少人武装起来，考虑过他们是为何而战，那末他们就会认识到这是非胜即死的一仗。这是一个妇女的确定不移的决心——如果男子甘愿作奴隶的话，就让他们忍辱偷生吧！”

(36) 在这危急关头，甚至苏埃托尼乌斯也讲话了。尽管他相信他的士兵的勇敢，但在鼓励之中也夹杂着恳求：“他们决不能把蛮族的喧嚣和虚张声势的恫吓放在眼里：他们可以看到，在敌人的队伍里，女人的数目比士兵还要多。敌人斗志不高，装备不好，他们在罗马人手下吃过多次败仗，他们在再次尝到征服过他们的人们的武力和勇气时，就会立刻垮台。甚至在若干军团同时作战的时候，决定战斗命运的也总是其中的少数人。如果他们能以少数的军队取得一支大军才能取得的胜利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一个特殊的光荣了。他们只需保持住队伍的序列，而在把投枪投出去之后，便用盾牌的牌心和剑进攻，他们应当坚持杀伤敌人，而不要考虑掠夺战利品。一旦取得胜

这个军团 (nona Hispania) 大概驻守在林肯 (Lincoln)，即林杜姆 (Lindum)，因而凯里亚里斯能立刻从埃尔米恩路 (Ermine Street) 开往科尔切斯特。不列颠人在什么地方遇到他，已不能确定，可能是科尔切斯特附近的沃明福特 (Wormingford)。

他是维斯帕西亚努斯的一位近亲和受到信任的副手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3 卷，第 59 章等)；他曾镇压过奇维里斯的起义 (参见同上书，第 4 卷，第 68 章以次)；从公元 71 到 74 年他是不列颠的一位活跃的和在战场上屡建功勋的副帅 (参见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第 8，17 章)。塔西佗曾通过他发表了她的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为罗马的统治进行辩护的演说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4 卷，第 73 章以次)。

利，他们便可以得到一切了。”统帅的发言得到了士兵们的热情支持。那些久经战阵的老兵立刻十分迅速地作好了抛出投枪的准备。苏埃托尼乌斯接着便满怀信心地发出了作战的命令。

(37) 罗马军团的士兵最初站立不动，他们固守隘路，利用它来为自己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后来，敌人逐渐逼近，他们可以准确地抛出自己的投枪时，他们便以楔形的队列猛冲出去。辅助步兵部队以同样的方式发动进攻。骑兵也刺出了他们的长枪在他们遇到的任何坚决的敌人队伍中间冲出了一条道路。其余的不列颠人逃跑了，但是他们要想逃跑是困难的，因为四面的马车已把这个地方围起来了。罗马军队甚至对敌人的妇女也没有饶过，牲畜本身也都被刺死，它们的尸体就和敌人的弃尸堆到一起。

这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它比得上我们先前的任何一次胜利。根据一种说法，不列颠人阵亡的几近八万，但另一方面，罗马人阵亡的却只有四百，伤者也多不了很多。布狄卡服毒自尽了；但第二军团的营帅波伊尼乌斯·波司图姆斯听到了第十四和第二十军团的胜利消息之后却用剑自戕了，因为他认识到，他未能使自己的军团参加取得这样的荣誉，同时又因为无视统帅的命令而违犯了军令。

(38) 全部军队现在都集中在一处，并住到帐篷里，以便做战争的结束工作。凯撒又加强了这支军队的力量，他从日耳曼调来两千名军团士兵、八个辅助步兵中队和一千名骑兵。他们的到来使得第九军团的缺额得到正规军队的补充。联盟的步兵和骑兵驻守在新的冬营里；那些对罗马持观望或不满态度的部落则受到了无情的烧杀。但是敌人受到的最大苦难却是饥馑，因为他们不重视谷物的种植，而使所有不同年纪的居民都从事战斗，以夺取我们的给养。他们对罗马的憎恨情绪依然是顽强的。生性暴烈的不列颠诸部落更不想很快向罗马人求和，因为被派来接替卡图斯的优利乌斯·克拉西奇亚努斯和苏埃托尼乌斯不合，结果他就因为私仇而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他还到处宣传这样一种看法，最好等一位新的副帅到这里来，这人既没有敌人的狠毒，也没有胜利者的骄傲，这样他就能对投降的人采取宽大的措施。同时他又向罗马报告说，只有把苏埃托尼乌斯调走，战争才会停止。克拉西奇亚努斯把苏埃托尼乌斯的失败归之于他本人的刚愎自用，而把他的成功归之于好运。

(39) 于是一名被释奴隶波里克利图斯 便被派到不列颠视察当地情况。尼禄满心希望通过波里克利图斯的影响，不仅使副帅和皇帝代理官之间取得

克劳狄乌斯应许给部落领袖并正式经元老院批准的东西都被他取消和收回了（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2卷，第2章开头处；第60卷，第23章结尾处）。

他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切斯特（Chester）。人们认为他的目的地是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中间经过的就是通过伦敦的华特林路（Watling Street）。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苏埃托尼乌斯率领他的轻武装部队在前面赶路，第十四军团和第二十军团的一部分则急行军随行在他的后面。他曾要第二军团同他会合（会合地点大概在佛洛克西特 [Wroxeter]，即当时的维洛科尼乌姆 [Viroconium]），但第二军团的将领波伊尼乌斯·波司图姆斯拒绝使自己的防线毫无防御地暴露在南威尔士地方西路里斯人的面前。伦敦当时的情况是毫无希望的，敌军的力量在那里占着绝对的优势，而且第九军团实际上已全部被歼灭了。因此苏埃托尼乌斯便沿着华特林路后退，直到遇到军团士兵的时候，他才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某地被迫展开战斗，而只是由于他得到允许自己去逃命，他才活了下来。

在圣奥尔本斯附近。

和解，就是当地居民的叛变情绪也能够平息下去。波里克利图斯的大批随从人员对意大利和高卢确实已经是极大的灾难，他在渡海之后，甚至把罗马军队也都吓住了。

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敌人眼中却成了一个笑料。敌人并没有丧失争取自由的信心；他们还不习惯于看到一个被释奴隶这样地耀武扬威。而且他们不能理解，曾经进行了这样一场大战的一位统帅和一支军队为什么会听命于一群奴隶。

虽然如此，送到尼禄那里去的一切报告却是写得比较婉转的。结果苏埃托尼乌斯就继续留在他的统帅的地位上。但是后来他在海岸上损失了一些船只和上面的水手，于是在战争尚未能结束的借口之下，命令他把军队移交给现在已经交卸了执政官职务的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新来的统帅不向敌人挑战，他自己也没有遇到敌人的挑战，而他却把这种萎靡不振的无所事事的情况美其名为和平。

(40) 同年，罗马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罪行：一件是一个元老干出来的，另一件则是一个胆大的奴隶干的。有一个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名叫多米提乌斯·巴尔布斯的人，他的年龄、他的财富和他之没有子嗣都足以使他成为阴谋陷害的对象。他的一个亲戚瓦列里乌斯·法比雅努斯（一个预定要走上仕途的人物）勾结两个罗马骑士维尼奇乌斯·路菲努斯和提伦提乌斯·连提努斯伪造了巴尔布斯的遗嘱。这两个骑士又把安托尼乌斯·普利姆斯 和阿西尼乌斯·玛尔凯路斯 拉进来参加他们的阴谋。

安托尼乌斯是一个什么事情都敢干的人。玛尔凯路斯是阿西尼乌斯·波里欧 的重孙辈，因此有点名气，他的品行一般说来还过得去，只是有个缺点，就是他把贫穷看成是最大的不幸。瓦列里乌斯于是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同谋犯以及其他不甚著名的同谋犯的证明下，把这份文书封了起来。但是这一伪造文书的罪行在元老院被证实了，于是法比雅努斯和安托尼乌斯，以及路菲努斯和提伦提乌斯便按照科尔涅里乌斯法 被判了罪。玛尔凯路斯借着祖先的余荫和凯撒的斡旋总算被免除了惩罚，但他却洗不掉自己的耻辱。

(41) 同年，一个担任过财务官的青年人彭佩乌斯·埃里亚努斯因为同法比雅努斯狼狈为奸而被判了罪。他不但被赶出了意大利，而且被赶出了他的出生地西班牙。瓦列里乌斯·彭提库斯也受到了同样的处分，因为他为了使被告不受罗马市长官 的审判而把案件转到行政长官手里去，目的则是在合

这个估计没有什么价值。

关于更详细的记述，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62 卷，第 7 章结尾处。

这些部队显然是属于第十四军团而不是第九军团的，因为在塔西佗：《历史》第 1 卷第 59 章中提到的八个巴塔维亚步兵中队是属于第十四军团的。

参见本卷第 32 章。尼佩尔第认为补充的这两千人是第九军团派出去，因而得以保全，现在又被派了回来的。如果其余部分几乎全部被歼的话，这两千人也不能补充定额（因为一个军团的定额是六千人），可能第九军团被歼的只有一半左右，另一半被留下来守卫林肯（Lincoln）。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1 卷，第 37 章；第 2 卷，第 95 章。

这里是同克拉西奇亚努斯的报告相比。

从这里可以看出，执政官在帝国时期任期并不满一年。此后执政官的任期更加缩短，以便满足更多人的官瘾。

从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的第 16 章我们知道，苏埃托尼乌斯被撤换的真正原因是他使用了过分严厉

法的借口下暂且敷衍过去，慢慢地再通过同谋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元老院的命令 又加上了一条，即任何人如果受贿或行贿以图逃避法律惩处，对他的惩罚就和在刑事法庭上对诽谤罪的惩罚一样。

(42) 其后不久，市长官佩达尼乌斯·谢孔都斯被他自己的一名奴隶杀死了。这或者是因为在佩达尼乌斯约定价格之后依然拒绝解放他的这个奴隶，或者是因为这个奴隶爱上了一个变童，而不容许他的主人同他争夺。但是不管怎样，当他家中的全部奴仆按照古老的惯例 而理当扫数被处死的时候，想挽救这样多无辜生命的民众的迅速集合起来，使事件几乎发展到叛乱的程度。元老院也被人们包围起来了。尽管在元老院内部，大多数的人都主张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反对这一过分严厉的措施。在大多数的元老中有一个名叫盖乌斯·卡西乌斯 的人，在轮到他发言时，他就提出了如下的意见：

(43) “元老们！我常常参加这里的庄严的会议，听到有人要求发布新的元老院的命令，但这些命令与我们祖先的原则和立法背道而驰。可是我并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这倒不是因为我对下列两点有什么怀疑：一是过去在各种问题上所作出的规定都是考虑得比较周到的也是比较正确的，一是任何改变都是不值得赞扬的；而是因为我不愿意表现得过分爱好古时的习惯，从而显得我好象在抬高我本行的学问。同时，我还考虑到我可能有的微不足道的影 响不应被别人的不断反对而丧失净尽。我宁肯把我的影响完整地保存到国家需要它的时候。现在，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因为有一位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在自己家里被他自己的奴隶谋害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奴隶来阻止或揭露这一阴谋，尽管元老院在发生这种情况时要处死全体奴隶的命令，在任何反对下还不曾动摇过。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赦免了他们吧！如果市长官的地位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的话，那末谁的地位还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呢？如果四百名奴隶还不能保护佩达尼乌斯·谢孔都斯的话，那末要多少奴隶才能保证主人的安全呢？如果本身生命的危险都不能促使奴隶关心我们、使我们免遭危险的话，那末谁还能指望自己奴隶的帮助呢？

“也许有人会恬不知耻地胡说什么凶手杀死自己的主人是为了报复自己所受到的损害。那末，难道那契约影响了他祖先留下来的产业吗？难道他家业里损失了一名奴隶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如索性宣布说他杀死主人是正当的行为了！

(44) “对于比我们更有智慧的人们曾经考虑过的事情，难道你们还有兴致嘤嘤不休地加以论证吗？但是，甚至如果我们是第一次作出决定的话，

的惩罚手段。

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普利姆斯是图路斯(Toulouse)人，塔西佗在《历史》中常常提到这个人(例如第2卷，第86章；第3到第4卷随处可见)。公元68年，他回到元老院之后，从伽尔巴手中取得了第七军团的统率权；人们认为他曾为奥托服务，后来又不顾一切地支持维斯帕西亚努斯登上皇帝的宝座。

公元54年度执政官，参见本书第12卷，第64章。

公元前40年度执政官，凯撒的拥护者，曾参加安托尼乌斯和屋大维之间的布伦地西乌斯条约。他又是味吉尔和荷拉提乌斯的保护人。

公元前81年苏拉制订的法律，法律的目的在于制止对遗嘱的各种形式的诈骗行为。

关于这一官职参见本书第6卷，第10章注。这一时期市长官的审判权的范围尚不清楚，但显而易见它比行政长官的权限更加具有即决的性质。

你们是否相信，在奴隶作出谋杀他的主人的决定时，竟然会不走漏一点口风，不说一句威胁的话吗？就算他能保守秘密，就算他能瞒过别人弄到了凶器，但是他能够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躲过守夜的人，带着火把到寝室去把他的主人杀死吗？一件罪行事先总会有不少迹象的。如果我们的奴隶把这些迹象揭发出来，那末我们尽管是孤零零地生活在他们许多人中间，我们却可以生活得很安全，因为他们经常要为他们本身的安全而感到不安。而且到最后，即使如果我们非死不可的话，那我们至少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犯罪的奴隶是一定会受到报复的。

“我们的祖先对他们的奴隶的品行一直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即使这些奴隶是生在他的田庄上或是他的家里，即使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对自己的主人有好感。但现在我们的奴隶里哪一国人都没有，他们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或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只有用威慑的办法才能制服这一群乱七八糟的渣滓。但是你们会说，一些人会无辜而死啊！正是这样。要知道，一支战败的军队，有十分之一的人要受到答死的刑罚，而勇敢的士兵也不是没有被抽中的可能啊。任何重大的惩戒都会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但是这种表现为个人的损害的不公正的情况，是可以通过全体公民的受惠而得到补偿的。”

(45)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驳斥卡西乌斯的意见，于是人们便用一阵鼓噪来回答他，以表示他们对这样多的男女老少的怜悯，表示他们同情大多数人的毫无疑问的无辜。但是主张处死的大多数元老的意见仍然占了上风。不过这一决定却不能得到执行，因为大群民众拿着石头和火把气势汹汹地站在那里好象要进行干预的样子。凯撒于是发布敕令对民众进行斥责，并用军队防守押送犯人到刑场去的全部道路。钦戈尼乌斯·瓦罗建议，甚至死者家中的被释奴隶也都应逐出意大利。皇帝否决了他的这个建议：古老的惯例不能通过宽恕变得缓和，但也不能毫无道理地使它变得更加残酷。

(46) 也在这一年，比提尼亚人控告了他们的长官塔尔克维提乌斯·普利斯库斯的勒索罪行。元老院看到普利斯库斯自己也受到了控告，很为高兴，因为他过去曾经控告过他自己的上级、总督提图斯·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

克温图斯·沃路西乌斯、塞克斯提乌斯·阿非利卡努斯和特列贝里乌斯·马克西姆斯在高卢诸行省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沃路西乌斯和阿非利卡努斯因为他们都是显贵家族出身，所以他们相互倾轧得相当厉害。但他们两个人却又都看不起特列贝里乌斯，这一点反而使特列贝里乌斯得到了超越他们两个人的机会。

(47) 这一年，美米乌斯·列古路斯去世了。他的威信、节操和他的崇高品格使得他在至大至尊的皇帝的庇护之下取得了尽可能大的荣誉。这一情况可以从下述事实十分清楚地看出来：有一次尼禄生病，他身边的那些奸佞

即给彭提库斯判罪的命令。

参见本书第13卷，第32章；关于共和国时期的情况参见西塞罗：《致友人书》，第4卷，第12章。法学家（参见本书第12卷，第11章注）。

参见本书第13卷，第32章。

当然，这句讽刺话是针对着本卷第42章开头处所提出的原因。不言而喻，在当时，奴隶是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利或受到损害的。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6、37章；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14章以次。

之徒都说，如果天不假年，帝国将难逃瓦解的命运，尼禄听了就说，帝国还有一个指望。人们向他进一步探询，在谁的身上可以发现这个指望，尼禄就说，这个指望在美米乌斯·列古路斯身上。尽管如此，美米乌斯还是平安无事地活下来了，因为他淡于名利，保全了自己。他出身于一个不久之前才显贵起来的家族；而且他的财富不多，因而更不会招引别人的忌妒了。

这一年里，尼禄奉献了一座大竞技场，而且仿效希腊人的慷慨之风，把油免费供应给元老和骑士。

(48) 在普布里乌斯·马利乌斯和路奇乌斯·阿菲尼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行政长官安提司提乌斯——关于这个人在他担任保民官时的放浪行为，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写了一些诽谤皇帝的诗篇，并且当他在欧司托里乌斯·司卡普拉家中晚餐时，又曾在很多参加晚餐的人们面前朗诵过。因此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控诉他犯了大逆罪。卡皮托是仰仗着他的岳父提盖里努斯的斡旋在不久之前才重新回到元老院来的。这次是第一次恢复实施大逆罪的条款。人们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要毁掉安提司提乌斯，不如说想提高皇帝的荣誉，因为他能够利用保民官的权力使安提司提乌斯不致被元老院判处死刑。

尽管欧司托里乌斯作证说，他没有听到过任何这类的诗，但另一方面提供的证据却被相信是真实的；于是当选的执政官尤尼乌斯·玛儒路斯便建议剥夺被告的行政长官的职位，并依照古老的方式来处刑。另一些元老对这一点表示同意，但这时特拉塞亚·帕伊图斯在长篇大论地颂扬了凯撒和极为猛烈地斥责了安提司提乌斯之后，却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一个犯罪的囚犯所应受到的充分惩罚，在一位杰出的皇帝和完全是自由的元老院的统治之下，不一定是人们所决定的惩罚。人们已不记得刽子手和绞索为何物了。过去许多不同的法律规定了各种惩罚办法，根据这些法律所作的判决既可以使审判官们不致蒙受残暴之名，又可以使时代不致蒙受耻辱之名。老实讲，如果没收他的财产并把他放逐到一个岛上去，他带着罪名生活得越是长久，他个人的痛苦便越会加深，而且人们还能够从他身上看到国家对他的宽大这样一个崇高的范例。

(49) 特拉塞亚所发表的独立不倚的见解使得别的元老也多少改变了自

本书第 12 卷，第 59 章中提到了这件事。

公元 56 年度执政官。

参见本书第 1 卷，第 31 章注。

因为两个人都不把他作为竞争的对手，自然不再会排挤他，从而给他造成了升迁的机会。但后来他继图尔披里亚努斯担任不列颠长官时却完全失败了（参见《历史》，第 1 卷，第 60 章；第 2 卷，第 65 章。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第 16 章）。

他是公元 31 年度的补缺执政官，担任过美西亚、马其顿和阿凯亚的长官（继波培乌斯·撒比努斯之后）。他娶了洛里娅·宝琳娜，但在盖乌斯的强迫下同她离婚了。参见本书第 5 卷，第 11 章注。

供尼禄尼亚节（Neronia）比赛用，在玛尔斯广场，尼禄尼亚温泉（ThermoeNeronianae）附近。

这种油当是在体育比赛之前擦身体用的。在雅典，这种油由节日主办人免费供应，作为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

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28 章。

不列颠前任长官的勇敢的儿子（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31 章）。关于后来他被安提司提乌斯陷害的事情，参见本书第 16 卷，第 14 章以次。

己的奴性。因此，当执政官将这一建议付诸表决的时候，除了少数人表示不同意见以外，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少数不同意的人中间，最无耻的谄媚者就是奥路斯·维提里乌斯。他咒骂所有品德高尚的人，但是又和所有那些生性怯懦的人一样，当别人反问他的时候，他却不讲话了。不过执政官不敢正式公布元老院的决定，因此他写信给皇帝，向他陈述了元老院会议的意见。尼禄的情绪起初是有些害羞，又有些愤怒，但他终于写了一封回信说，“安提司提乌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就无缘无故地对皇帝讲出了最不能容忍的侮辱言词。元老院应当对这些严重的侮辱罪行给予相应的惩处。元老院理应规定一项同罪行的严重性相适应的惩处。虽然如此，既然他曾建议他们不要作出过分严厉的决定，因此他就不想干预他们的宽大措施。他们愿意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吧。他们甚至有把他赦免的自由。”

这些意见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在元老院公开宣读了。显而易见，皇帝是不高兴的。虽然如此，执政官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这件事的决定；特拉塞亚并没有撤回他的建议；其他元老也依旧坚持他们先前所同意的处理办法；一部分人这样做是为了不使皇帝处于招人忌恨的地位；但大部分人却是由于自己方面人多而感到安全，特拉塞亚则是出于他那一向坚定不屈的性格，而且因为他不愿损害自己一贯的声誉。

(50) 法布里奇乌斯·维伊安托也在同样的罪名下受到了控告，他被控在他名之为《遗言》的一部书里，对元老院和祭司们大肆诽谤。控告者图里乌斯·盖米努斯还说，维伊安托一贯利用自己同皇帝的关系设法使别人升官而从中受贿。这样一项罪名使得尼禄决定亲自处理这一案件。他判处把维伊安托从意大利放逐出去，并烧毁他的著作。正是由于阅读这些书要冒着风险，因此人们反而更加热心地寻找和阅读这些书籍。但后来对这些书解了禁，人们也就把它们忘掉了。

(51) 但是当国家的道德日益堕落的时候，那种力挽狂澜的力量也正在削弱，这时布路斯也去世了。他是病死的，还是被人毒死的，颇值得人们的怀疑。从下面的情况来判断，可以认为他是病死的：他的咽喉里越来越大的肿瘤终于堵住了他的气管，从而使他窒息而死。但是更多的人却认为，正是由于尼禄的主使，布路斯的上颚在接受治疗的借口下被涂上了一层毒药。布路斯识破了这一阴谋，因而在尼禄探视他的时候，他转过脸去不去看尼禄，并且在回答尼禄的问话时只说了一句：“我很好。”

布路斯的死亡引起了全国人士长时期的极大悲痛。大家没有忘记他过去做的好事，同时又注意到了他的两个继承者：一个人老实而无能，另一个人却是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因为凯撒任命了两名近卫军长官：一个是法伊尼乌斯·路福斯，他在负责供应罗马粮食的工作中没有自私自利的行为，因此群

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6 章注。

尼禄的臭名昭著的宠臣。有关他早年的经历可参见优维纳尔第 1 卷第 155 行的内容丰富的注释。他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突出的事实可以从本书其他部分收集到。关于他在奥托时的自杀和关于他的性格的精彩的叙述，参见《历史》，第 1 卷，第 72 章。

参见本书第 1 卷，第 73 章等。卡里古拉在名义上取消了有关大逆罪的条款（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59 卷，第 4 章）；但克劳狄乌斯在实际上取消了这一条款（参见同上书，第 60 卷，第 3 章）。

参见本书第 4 卷，第 30 章注。

在理论上绞刑仍是正规的处刑方式（参见本书第 3 卷，第 50 章；第 5 卷，第 9 章）；但在实际上它已为

众对他颇有好感；一个是索沸尼乌斯·提盖里努斯，他过去因放荡和无耻而得到尼禄的赏识。这两个人的行为都与大家所了解的情况没有什么出入。提盖里努斯对皇帝的的影响更要大一些，他被允许参加尼禄的最隐秘的放荡行为。路福斯在人民和军队中间则因为品行端正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这一点却使得他同尼禄之间的关系处得并不好。

(52) 布路斯的死亡动摇了塞内加的地位：不仅因为两位君子人物之一的死亡使高尚风气失去了力量，而且因为尼禄正在接受更坏的顾问的意见。这些人对塞内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他们说，塞内加的巨大财富已经超过了私人财富所应有的限度，而且这笔财富还在不断地增加；他正在争取罗马人民对他个人的好感；甚至在庭园的秀丽和别墅的雄伟方面，他都想胜过皇帝。他们还说，塞内加认为真正称得起有演说天才的人物只有他一人；而由于尼禄喜欢诗，所以他也就更频繁地写起诗来。他公开挑剔皇帝的一般娱乐，嘲笑皇帝驾车的本领太差，又奚落皇帝唱歌的声调不好。在罗马这里，只要不是塞内加发明的东西，就不能被认为是杰出的，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呢？毫无疑问，尼禄已经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已经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成年人了。他应该把他的教师打发走，他是可以在他自己的祖先里找到很多杰出的教师的。

(53) 塞内加知道有人在攻击他：那些还有一些荣誉感的人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凯撒也显然日益同他疏远起来。

于是他便请求尼禄安排一段时间同他晤面，而当他得到了允许的时候，他就对尼禄说：“凯撒啊，自从我同你那前途光明的幼年时代发生关系以来，到如今已经是第十四个年头了，而自从你取得统治大权以来，也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在这段时期里，你把这样多的荣誉、财富赐给了我，而我所需要的只是谨慎地利用这些荣誉和财富，以便享受完满的幸福。我可以举出一些伟大的前例来，而且我将不是从我这样的身分的人，而是从你那样身分的人方面举出前例来。你的祖父的祖父 奥古斯都允许玛尔库斯·阿格里帕退居到米提利涅去，并且允许盖乌斯·迈凯纳斯隐居在罗马本城，就和退居到外地去一样。阿格里帕曾同他一道作战，而迈凯纳斯则更多地是在罗马为他分劳。他们每个人都取得了自己的酬报，这酬报的确是丰厚的，然而又确实同他们的丰功伟绩相适应。至于我本人，我之所以取得了你这样慷慨的赠赐，只不过是因为我有一些书本上的知识，而且应当说，这些书本知识又只是我一个人独自在寒窗之下取得的。但是这些知识所以使我得到了荣誉，是因为我曾经在你幼年的学习中帮助过你，我的这种服务取得的报酬是过多了啊！”

“但是你又给了我极大的信任，给了我无数的财富。因此我就常常扪心

被判罪者的自杀代替了。

即后来的皇帝。

多米提安时期的一个著名的告密者。优维纳尔在《讽刺诗》里的好几个地方提到他。在第4卷的第113行中，他说他是“贤明的维伊安托”；在第4卷的第115行中，他又说他“甚至在我们的时代都是一个巨大的、突出的怪物”。他甚至得到涅尔瓦的宠信（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4卷，第22章）。

他的诽谤写在一篇假想的遗嘱里。在帝国时期，只有在死后出版遗著才是最安全的，因此这是对大人物进行攻击的方便方式。

原文 *Ego me bene habeo* 这句话里特别指出“Ego”（我）来（通常可以略去），所以译文用了黑体。

自问：象我这样一个出生在外省的普通骑士家庭的人，不是已置身于国内权要人物的行列之中了么！我的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名字不是也出现在那些出身于具有长久的光荣历史的门第的显贵人物当中了么！我过去那种谦抑知足的精神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修建这些华丽的庭园么？巡视郊区的这些别墅么？仰仗着广大的田产和取之不尽的资财过豪奢的生活么？我只能找到一个辩解的理由，那就是，我没有权利拒绝你的慷慨赏赐。

（54）“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已经达到完满的程度了：凡是君王能给予他的朋友的，你全部都给了，而凡是朋友所能从他的君王手里得到的，我也都得到了。越过这个限度就要引起别人的忌妒了！当然，你的伟大已经远远越出于嫉妒之类的人间事物之上，但是我却感到忌妒加到我身上的压力。因此我是来请求你帮助我摆脱这一负担的。就好象在战争中或是在劳顿的旅途中我需要支持一样，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也需要支援，因为我已经老了，连最轻微的工作也无力担负了。我的财富压得我再也无法支持了。请下令你的代理官接管我的产业，把它们收归你的财产的名下吧。我这样做并不是想使自己重新去过贫苦的生活，我只是想放弃那些使我看了眼睛发晕的巨大财富，而把现在用于照料我的庭园和别墅的时光重新用到自己的精神活动上去。你有旺盛的精力，你有掌理国家最高权力的多年经验。我们，也就是你的这些老朋友们，现在可以向你请求退休了。这一点也会增加你的光荣，因为经你提拔到最高地位上来的人也是那些能安于低位的人。”

（55）尼禄对他的回答大意是这样：“我对你的第一个义务就是我能立即回答你的这一经过细心构思的发言，因为你曾教我不仅在预先考虑之后，而且能够当场表达我的思想。我的祖父的祖父奥古斯都曾允许阿格里帕和迈凯纳斯在他们为国鞠躬尽瘁之后退休，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本人的年龄已使他取得足够的威信，可以保证他给予他们的一切东西，而且不拘是哪一种性质的东西，都是正当的。而且即使如此，他也不曾剥夺他本人送给他们的任何东西。他们是在战争和危险当中挣得了这些财产的，因为奥古斯都的青年时代正是在战争和危险当中度过的，如果我自己的少年时代也是在戎马倥偬的生活中度过的话，那末你也一定会拿起武器来为我作战。但你所做的正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要求你做的，你用你的理智、忠告和箴言抚育了我的童年和青年。你的礼物对我来说是终生不灭的，可是我给予你的庭园、金钱、别墅之类的东西却会在意外的事件中受到损害。这些东西看来也许不少，但是有不少品格不能与你相比的人，却有比你更多的财富。羞耻的心情使我不愿再谈那些以比你的财富更多的财富相夸耀的被释奴隶了！你是我最敬爱的人，但你的财富却还不能超过所有的人，这一点我想起来甚至都要脸红。

“也许你认为，你的地位还比不上三次担任过执政官的维提里乌斯，而我尼禄的慷慨程度还比不上克劳狄乌斯；或是你以为，我对你的慷慨赠赐

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22 章。

公元 49 年，塞内加被任命为尼禄的教师。他之所以不把公元 62 年称为尼禄当政的第九年，是因为这时还没有到尼禄继位九周年的日子。

尼禄是小阿格里披娜的儿子，小阿格里披娜是老阿格里披娜的女儿，老阿格里披娜又是奥古斯都的女儿优利娅的女儿。这样看来尼禄同奥古斯都的祖孙关系是在母系方面。但在法律上他们在父系方面也有这样的关系，因为他的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被提贝里乌斯过继为继子，而提贝里乌斯又被奥古斯都过继为继子。

比不上沃路西乌斯 多年来节省下来的财富？

(56) “相反的，目前你不仅是精力旺盛的，你不仅还有能力处理国家大事和享受取得的报酬，而且我本人也只是刚刚进入统治的开始阶段。如果我这样一个年轻人在什么地方有脱离正轨的迹象，你是可以及时加以纠正的；既然我是在你的教导之下长大成人的，为什么你不能更加热心地指导和支持我的成年时代呢？如果你把你的财富交还给我，如果你离开你的皇帝，那末人们将不会谈论你的谦逊、你的退隐，而只会议论我的贪婪，议论你对我的残酷的恐惧。不管人们怎样称颂你的自我克制的精神，一位智者仍然是不应该从一件会损害他的朋友的令名的行动中取得信誉的。”

他说了这话之后就拥抱并吻了几下塞内加。本性使他（而习惯又训练得他）能够把他的憎恨掩盖在虚伪的亲切下面。塞内加在结束了同一个专制皇帝的对话之后，表示了谢意：但是从此他一改一贯的有权有势的派头，不许大量的人到他家的前庭来向他问候，避开他周边的人们；他很少到罗马来，而把不常来的理由归之于身体不好，或是在家里研究哲学。

(57) 在塞内加被贬黜之后，要想搞垮法伊尼乌斯·路福斯就不困难了。他的罪名是他同阿格里披娜的友谊。提盖里努斯的势力也日益加强起来，他之所以取得权力是因为他作恶有术，他现在认为只有在他把皇帝也拉进来同他一道犯罪，他才能对皇帝发生更大的作用。于是他着手研究尼禄所害怕的是什麼，而发现他最害怕的是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和法乌司图斯·科尔涅里乌斯·苏拉·费里克斯。这两个人，前者在不久之前被调到亚细亚去，后者则被调到纳尔波高卢。提盖里努斯于是便要尼禄特别注意他们的显贵的世系，以及他们同东方的和日耳曼的军队的接近。

他说，“他和布路斯不同，他心目中没有两个不可调和的愿望，而只有尼禄的安全。首都这里是他值勤守卫的地点，因而皇帝的安全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保障的，但是如何才能镇压远处的叛乱呢？高卢听到独裁官的名字是很受鼓舞的。对于亚细亚的各族人民来说，杜路苏斯的外孙的光荣也使他们感到激动。苏拉是贫困的，因此胆子特别大，现在他装出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目的不过是想寻找机会发动政变。拥有巨量财富的普劳图斯甚至连退隐的意

奥古斯都为了建立一个王朝，曾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姊妹的儿子玛尔凯路斯。但在公元前 23 年奥古斯都生病时，他觉得玛尔凯路斯年纪太轻而担不起这样大的责任，因而便把他的带有图章的戒指交给了阿格里帕。这一做法激起了阿格里帕的野心，并使阿格里帕和玛尔凯路斯相互忌妒起来。奥古斯都病好之后，为了进行调解，他只得在一个好听的借口之下把阿格里帕调到东方去。阿格里帕没有执行这一命令，而负气到米提利涅去。

“例如（奥古斯都）……常常抱怨说玛尔库斯·阿格里帕耐性不够，而迈凯纳斯又有些爱讲话。原来阿格里帕曾怀疑自己被冷淡和玛尔凯路斯被偏爱，因而立刻抛掉一切，跑到米提利涅去，至于迈凯纳斯，则他把发现穆列纳阴谋的全部秘密都泄露给了自己的妻子提伦提娅（穆列纳的姊妹）。”（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 66 章）

塞内加的故乡是科尔多瓦（Cordova）。

这就是说，奥古斯都有足够的威望使他的任何措施都不致引起世人的非难，但从下文可以看出，尼禄本人却有这样的顾虑。

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2 章注。

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30 章结尾处。

这一段是按尼佩尔第和施本格尔建议的读法。原抄本这一段是在下一章第一句（……开始阶段）的后面。

思都没有，这个人不仅极力模仿古罗马人，他还继承了斯多噶派的高傲，以及这一派中教人搞叛乱和搞阴谋的一个分派的衣钵。”

尼禄很快就下手了。在这之后第六天，凶手就奉派渡海到玛西里亚去。正在吃晚饭的苏拉在他能够听到危险的声音以前就被杀死了。他的首级被带回了罗马。尼禄看了开心地说，他那过早出现的灰白头发损害了他的外表。

(58)正在计划中的谋杀普劳图斯的勾当要完全保守秘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关心他的安全的人比较多。而且，陆路和海路都很遥远，由此而产生的时间的耽搁已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人们传说他已到科尔布罗那里去了(科尔布罗当时正在统率着强大的军队)，如果清清爽爽的著名人物在那里遭到杀害，那末科尔布罗就是特别危险的人物了。而且据说亚细亚已经发动了拥戴普劳图斯的叛乱；被派去谋杀他的为数不太多而且又不很热心的士兵，在看到无法执行自己接到的命令的时候，便投到叛军的一面去了。这些捏造的消息照例是要被那些闲散无聊的轻信者越传越夸大。

这时的实际情况却是，普劳图斯的一名被释奴隶借着顺风的帮助，赶过了百人团长，并且从普劳图斯的岳父路奇乌斯·安提司提乌斯那里带信给他的主人：“当他还有办法逃避的时候，他不应当象一个胆小的人那样地等死。人们对他的伟大声名的同情将会使他赢得好人的支持和勇士的协助。同时不要拒绝任何方式的帮助。如果他能把这次派来的六十名士兵击退的话，那末在这段时间里——这里的消息传到尼禄那里去，尼禄又派来一支军队——还会发生一系列可能发展为战争的事件。总之，或者是他用这个办法拯救自己的性命，或者是他的大胆行动会引起危险的后果，然而这种后果无论如何也不会比胆怯所引起的后果更坏。”

(59)但是普劳图斯听了这番话却无动于衷。这或者是因为他亡命在外，又没有武装，因而想不出什么办法；或者是因为他对于这段时期里的不可逆料的命运已不再敢抱着什么希望；也可能是因为他以为，如果不使皇帝的平静生活受惊，那末他所爱的妻子儿女就有可能受到皇帝的比较宽大的对待。但也有人，他的岳父又派使者来告诉他，他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另一方面他的哲学教师科伊拉努斯和穆索尼乌斯——前者是希腊人，后者是图司奇人——都劝他勇敢地迎接死亡，而不要过前途渺茫、忧虑重重的生活。

总之，凶手在中午过后不久的时候发现他时，他正在脱下衣服做体操。百人团长就在这种情况下杀死了他；当时从旁监视这次谋杀的是宦官佩拉戈，这个人是被尼禄派出来监视百人团长和他的队伍的，就好象国王的一个佞幸监视着他的侍臣一样。死者的首级被送回了罗马。尼禄看到这个首级时叫道(我在这里是完全按照皇帝的原话叙述的)：“尼禄啊，你怎么会害

“一个变得衰老的人向国王致敬时所讲的话是尽人皆知的：当有人问他，他如何能活到宫廷中极其难得的老年的时候，他回答说：‘忍受侮辱并且表示感谢。’对侮辱进行报复往往是不适宜的，甚至指出这是侮辱都是不适宜的。”(塞内加：De ira, , 33)。

罗马的显要人物在公开的场合出现时习惯上总是有大群人跟在后面。

这里指他住在郊区的别墅里，罗马的显要人物在罗马郊区或罗马附近城市大都有别墅。

指苏拉。上面所谈到的苏拉(参见本书第12卷，第52章注)就是独裁官苏拉的后人。他是公元51年度的执政官，娶了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安托妮娅，关于他的性格和被放逐到玛西里亚的事情，参见本书第13卷，第47章。

普劳图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19章注)是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的儿子。

怕有这样一个鼻子的人呢？”

既然现在已经没有使他担心的事情，他便加紧与波培娅结婚的准备工作了，在这之前他就是因为有诸如此类的顾虑才不敢办这件事情。这时他把他的妻子屋大维娅也遣送走了。屋大维娅虽然性情和顺，但是尼禄仍然把她看成是眼中钉，因为她是她父亲的女儿，同时又得到人民的爱戴。他还写了一封信给元老院，信里并没有承认他杀死了苏拉和普劳图斯，却说他们两个人都有反叛的意图，而他本人却一直是在极其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的。为了这个缘故，举行了一次全国的感恩祭，苏拉和普劳图斯被开除出元老院，这种侮辱性的嘲弄比杀死他们二人的罪行更引起人们的憎恶。

(60) 尼禄从元老院的命令中清楚地看到，他的每一件罪行都被说成是崇高德行的典范，因此他作恶的胆量就更大了。他随即以不能生育为借口同屋大维娅离婚，娶了波培娅。

波培娅很久以来便以情妇的身分控制了尼禄，现在又以妻子的身分控制着他。她唆使屋大维娅的一名仆从控告屋大维娅同一名奴隶通奸，扮演她的奸夫的是一个叫做优凯路斯的人，这个人是在亚历山大人，是一个技艺高妙的笛师。于是按照原定的阴谋，拷问了屋大维娅的侍女们。虽然少数人熬不过严刑拷问而作了毫无根据的招供，但大多数人却坚持说她们的女主人是清白的，其中的一个人在提盖里努斯的威逼之下回骂他说，屋大维娅的身体的任何部分都比他的嘴还要干净。不过屋大维娅还是被送走，但开头只是作为普通的离婚来处理的。她取得了两件不吉利的礼物——布路斯的邸宅和普劳图斯的产业。不久之后，她就被放逐到康帕尼亚去，并受到了士兵的监视。这一措施引起了普通罗马人民的普遍的和公开的抗议，要知道他们的行动并不象显贵人物那样谨慎，而且由于他们的卑微的地位，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就比较少。继而又传说，尼禄对自己的横暴行为感到悔恨，并把屋大维娅召回到自己身边来了。

(61) 欢欣鼓舞的人群立刻爬上了卡披托里乌姆神殿，并最后向上苍表示感谢。他们打倒了波培娅的像，把屋大维娅的像抬在肩头上，把花洒到她的那些像上，并把它们立到广场和各个神殿里面去。

他们甚至又到皇帝那里去向他欢呼致敬。而且他们已大量地拥到皇宫里来欢呼，但这时却出现了一队队的士兵。这些士兵用鞭子和刀尖胡乱地把他们驱散。但这一事件所促成的一切变化又都被改变回来了：波培娅的荣誉又恢复了。波培娅对她所憎恨的人一向是残忍无情的，这次她十分担心群众的怒火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或是尼禄会受群众情绪的影响，因此她就跪到尼禄的面前说，“尽管结婚对她来说是比较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事情，但当前的情况却是这样：她已不能争取同尼禄结婚了。她的生命本身在屋大维娅的食客和奴隶的威胁之下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屋大维娅利用这些人来冒充罗马人民，并在和平时期做出了连战争时期都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武器是针对于皇帝本人的，所缺少的只是一个领袖罢了。但骚乱一旦爆发，领袖

总的说来，从尼禄到多米提安的一段时期，罗马的斯多噶派是明确地敌视帝国的。在尼禄统治时期牺牲的其他斯多噶派人物有著名的塞内加、路卡努斯、巴利亚·索拉努斯和特拉塞亚·帕伊图斯。

指后面率领着六十名近卫军士兵的百人团长。

公元 55 年度执政官，公元 58 年上日耳曼副帅。公元 65 年他和他的女儿波利塔一道被处死。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11 章；第 16 卷，第 10 章。

是不难出现的。她只需离开康帕尼亚，亲身来到罗马就行了！甚至她从远处一点一点头就足以激起一场风暴了！

“再说，波培娅干了什么非法的事情呢？难道她伤害过任何人吗？是不是因为她即将给凯撒的家庭生一个嫡亲的后裔？是不是罗马宁肯要一个埃及笛师的后裔坐在罗马的皇位上？总而言之，如果国家的利益有这样的需要，那末他就应当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地把他过去的妻子召回来，不然的话，就让他考虑考虑自己的安全吧！刚刚开始骚动，用适当的惩罚和宽大的措施是可以镇抚下去的。但群众一旦不能指望使屋大维娅成为尼禄的妻子，他们是很快就能给她找到一个丈夫的！”

(62) 波培娅提出的目的在于激起对方的恐惧和愤怒的各种理由显然立刻把尼禄吓住和激怒了。但是对一个奴隶的怀疑起不了什么作用。对待女人们的拷问证明这种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因此决定找一个人要他供认自己和屋大维娅之间的奸情，此外还可以把捏造的叛逆罪加到这个人身上。阿尼凯图斯被认为担任这样的角色是合适的，他就是帮助尼禄杀死尼禄的母亲阿格里披娜的那个凶手。前面我说过，他是米塞努姆的海军长官，他在替尼禄谋杀了自己的母亲以后，多少受到了尼禄的一些酬报，但后来尼禄却更加讨厌他，因为看到自己先前的同谋犯，在良心上感到很大的痛苦。因此他就被皇帝召了来，皇帝向他提起了先前他干的事情：

“只有他一个人才保证了皇帝的生命安全，使皇帝不致受皇帝的母亲阿格里披娜的阴谋陷害。现在他又有了一个同样使皇帝感谢的机会，那就是给皇帝铲除一个不怀好心的妻子。他甚至可以不使用暴力或是凶器。他只需供认曾和屋大维娅通过奸就行了。”尼禄许给他一笔丰厚的报酬（但在开头并没有说明是哪些东西）和一个安适的退休场所。如果他拒绝的话，他就有生命危险。生性邪恶而且已习惯于犯罪的阿尼凯图斯在皇帝本人所召集并由他的近臣们所组成的国务会议上捏造和供认了比命令给他的更多的东西。因此他就被放逐到撒丁尼亚去，在那里过着相当阔绰的亡命生活，并且老死在那里。

(63) 尼禄这方面则发布敕令宣布说，屋大维娅勾引海军长官，目的在于取得他的舰队的合作，后来知道了自己的不贞，她又使自己流产——他忘记了不久之前他还说她不能生育！——而关于这些事情他本人手里都有确凿的证据。于是他便把她囚禁到庞达提里亚岛。任何被流放的妇女看起来都不象她这样可怜。还有些人想起了过去提贝里乌斯放逐阿格里披娜的事情。人

此人只在老普利尼著作第2卷的“作者名录”里提到过。

盖乌斯·穆索尼乌斯·路福斯是最著名斯多噶派哲学家之一；他生于埃特路里亚的沃尔西尼（Vulsinii）的骑士家庭；小普利尼的朋友；当埃皮克提图斯还是个奴隶时，他曾做过埃皮克提图斯的教师（《谈话录》，第1卷，第9章）；由于参加过披索的阴谋而被放逐到吉雅拉（Gyara）（参见本书第15卷，第71章）；尼禄死后返回罗马（参见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81章；第4卷，第10，40章）；在维斯帕西亚努斯统治期间放逐哲学家时特别被赦免（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13章）；他的著作有许多片断保守下来，这些片断主要保存在斯托拜厄斯（Stobaeus）的作品里。

哈姆（Halm）对原文所作的补充 *hominem nasutum timuist* 是从狄奥·卡西乌斯的著作（第62卷，第14章）得到启发的：“我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大鼻子，这好象是说，如果他事先知道这一情况，他会饶过他的”。

这就是说，她是皇帝的女儿，这种身分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们也还没有忘记不久以前克劳狄乌斯放逐优利娅的事情。但是这两个人是在成年之后被放逐的，她们总算享受过一些幸福，而对于过去比较欢乐的幸福日子的回忆能以缓和当前的痛苦遭遇。但是对屋大维娅来说，首先一点，结婚的日子也就是她死亡的日子。在她到来的新家庭这里只有悲惨的命运等待着。在这个家庭里，她的父亲是被毒死的，她的兄弟很快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这之后，一名女奴隶占了女主人的上风，而尼禄和波培娅的结婚竟把屋大维娅完全毁掉了。最后则是最难堪的命运，她受到了控告。

(64) 这样，这个只有二十岁的女孩子就被百人团长和士兵包围起来了。她知道她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从而已经失掉了任何生趣，但是她又不能得到死前的宁静。几天之后，处死她的命令就来了。她坚决表示，她现在已无丈夫，而只是尼禄的一个姊妹，她呼告和他们有血统关系的日耳曼尼库斯家族的人们，最后她甚至呼告阿格里披娜，因为当她在世的时候，她的婚姻生活虽然不幸福，但至少还不是致命的。她全身被绳索捆绑起来，四肢的血管都被切开；但是她的恐惧却不能使血液顺畅地流出来，继而她就被拖到极热的蒸汽浴室里去被窒息死了。更加可怕的残酷行径是她的头被割了下来，送到罗马去给波培娅过目。

为着所有这些行为，元老院又发布命令，在各神殿向诸神奉献牺牲供物以示感谢——这类的话我还要讲多少次呢？所有那些从我的作品以及从别的作品知道了那一时期的历史的人，都可以认为这样的事实是当然的，即每当皇帝发布命令放逐或杀害某人的时候，[元老院]总是要向上苍诸神表示感谢。凡是先前被认为应当庆幸的事情，现在看来正是国家的灾难。虽然如此，任何一项元老院的命令，不管它谄媚到什么程度，卑鄙到何等地步，我是决不会把它放过去的。

(65) 这一年，据信尼禄又毒死了他的两名重要的被释奴隶：多律弗路斯和帕拉斯。多律弗路斯遇害是因为他反对过尼禄和波培娅的婚姻。帕拉斯则是因为他老而不死，从而长期占着他手中的巨量财富。

洛玛努斯在暗中控告了塞内加，说他同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相勾结。但是他本人却被塞内加用同样的罪名加以控诉，而且确实被搞掉了。这种结果使披索感到十分不安，于是他搞了一个精心策划的、但是没有成功的反尼禄的阴谋。 —

她同尼禄的关系开始于公元 58 年，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46 章。

参见本卷第 3 章。

但那里的自然条件是有有害于健康的（参见本书第 2 卷，第 85 章结尾处）。

参见本书第 1 卷，第 53 章注。

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本书第 5 卷正在她被放逐到庞达提里亚之前中断（公元 29 年）。

优利娅·里维拉是日耳曼尼库斯和阿格里披娜的最小的女儿，生于公元 18 年。公元 37 年她被她的兄弟卡里古拉放逐，克劳狄乌斯即位之初把她召了回来，但后来由于美撒里娜的教唆，她又因和塞内加通奸的罪名被放逐，不久之后，她便被处死了（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60 卷，第 4，8 节）。

实际上这种说法只适用于阿格里披娜。

第十五卷

(1) 在这个时候，帕尔提亚的国王沃洛吉西斯知道了科尔布罗的战绩和不相干的外人提格拉尼斯取得了亚美尼亚的王位的事情之后，便渴望采取措施，湔雪由于他的兄弟提里达特斯被逐出亚美尼亚而使阿尔撒奇达伊王族蒙受的耻辱。但是另一方面，罗马的威望以及他对于他同罗马所缔结的长期的条约的尊重，使他又不敢鲁莽从事而犹豫起来。原来他生性优柔寡断，而且强大的叙尔卡尼亚部落的起义和他们对他展开的多次战斗又对他起了牵制作用。正当他这样犹豫不定的时候，一件新的受侮辱的消息促使他采取了行动：提格拉尼斯从亚美尼亚出发，蹂躏了同他的国土相邻接的阿狄亚贝尼人的土地，蹂躏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已超过了一般打劫的范围。

这些部落的贵族对这种做法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他们抱怨说，他们已经被贬损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仅仅是一位罗马统帅能够欺侮他们，就是多年来被敌人不当人看待的一名人质现在都敢来欺侮他们了。阿狄亚贝尼人的国王莫诺巴佐斯更激发了他们的愤恨情绪。他一直不断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要去寻求怎样的庇护？到什么地方去寻求庇护？亚美尼亚已经失去了，相邻的地区也正在遭到同样的命运。而且，如果帕尔提亚拒绝保护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设法不使罗马的奴役过重地压到我们头上，要知道，罗马对待投降的民族比对待被征服的民族多少要好一些！”

提里达特斯也被贬黜和被放逐，他沉默寡言，提出抗议也很讲分寸，他的这种表现却使他的言论更加有分量。他说，“伟大的帝国是不能靠无所事事维持下去的，它们需要士兵拿着武器为之战斗。对国王来说，只有实力才是他的唯一的权利。个人的能力在于保存自己的财产；但国王的光荣却在于能要求取得别人的财产。”

(2) 被这些话所打动的沃洛吉西斯于是召开了一次会议，他要提里达特斯坐在他的身旁，然后就对大家说：

“和我是一父所生的这位国王曾以年龄的长幼有序为理由把最高的王位让给了我，我把亚美尼亚送给了他，这在我家是属于第三等的国家。因为米地亚已经送给了帕科路斯。在我看来，我公正地妥善处理了我一家的事务，而没有发生过去那种兄弟之间相互仇视和忌妒的事情。但罗马人反对我们这种做法。尽管破坏和平从来不曾给他们带来过好处，但他们却又一次破坏了和平。不过这种做法是会使他们遭到毁灭的！”

“我不否认，为了保存我的父祖们争得的产业，我宁愿采取公平合理的办法，而不想诉诸血腥的战争，宁愿通过合理的谈判，而不想使用武力。如果我由于徘徊观望而犯了错误，那末我的勇气可以加以补偿。无论怎样，你们的实力和名誉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此外你们还加上了一种谦逊的品德，这种品德是品格最崇高的人都不能鄙视的，也是诸神所尊重的。”说了这话之后，他就把王冠加到提里达特斯的头上。他把他身边的一队经常护卫他的骑兵交给了一个名叫莫纳伊西斯的贵族，又加上阿狄亚贝尼人组成的一些辅

因为克劳狄乌斯过继了尼禄。

这个姓是元老院授予提贝里乌斯的兄弟杜路苏斯和他的后人的。他的儿子克劳狄乌斯是屋大维娅的父亲；他的孙女阿格里披娜是尼禄的母亲。

他继卡利司图斯担任 *Libertus a libellis*。

助军队，然后委托提里达特斯把提格拉尼斯从亚美尼亚驱赶出去；他本人则把自己同叙尔卡尼亚的争吵放到一边，动员了他国内的兵力，全副武装地准备向罗马行省发动进攻。

(3) 科尔布罗在取得了有关这些事件的确切情报的时候，便派出了两个军团去援助提格拉尼斯：一个军团由维路拉努斯·谢维路斯率领，另一个军团由维提乌斯·波拉努斯率领。但是在他暗中却指示他们，要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应当慎重而不可唐突。老实讲，他宁愿迎接一场战争，而不想去挑起一场战争。他还写信给尼禄说，另外还需要有一位统帅来保卫亚美尼亚。他说，如果沃洛吉西斯发动攻击的话，叙利亚方面的局势却是更加危险的。在这期间，科尔布罗把他手下的其余的军团布置在幼发拉底河的沿岸，把从行省临时征募来的一支军队武装起来，还用卫戍据点把敌人可能借以攻入的通路封锁起来。此外，由于这一地区的水源缺乏，凡是有泉水的地方均派兵加以防守。有一些小水流也被他用沙子堵塞了。

(4) 正当着科尔布罗为保卫叙利亚而进行种种准备的时候，莫纳伊西斯却在火速地向前推进，打算在人们知道他到来之前达到目的地。虽然如此，他却发现提格拉尼斯并不是没有戒备的，并不是没有准备的。提格拉尼斯据守着提格拉诺凯尔塔。这是一座十分强大的城市，因为它不但拥有大批的卫戍士兵和十分坚强的工事，在这之外，它的一部分城墙还有一条相当宽阔的尼凯波里乌斯河环绕着，而在没有河流的地方则又有巨大的壕沟保卫着。城里驻守着罗马军队，粮食也早已储备好了。在搜集粮食的时候，一些人因为不慎重从事而走得太远，结果被突然出现的敌人切断了归路。他们的这种遭遇并没有吓住自己方面的士兵，却无宁说激怒了他们。但是作为围攻的一方来说，帕尔提亚人却没有同敌人短兵相接的勇气。他们只是偶尔向敌人射一些箭，但这并吓不住守城的士兵，而只是一种自欺的行动。当阿狄亚贝尼人开始把他们的梯子和攻城器械向前移近的时候，罗马人很容易把他们击退，继而又从城中向外出击，把他们击溃。

(5) 虽然科尔布罗已处于有利的地位，但他却决定不乘胜直追，而只是写了一封抗议的信给沃洛吉西斯。他说沃洛吉西斯进攻他的行省，并正在包围同罗马军队结成联盟和友好的国王。沃洛吉西斯最好是撤退围攻的军队，否则他自己就要攻到敌人的土地上了。奉命传达这个意见的百人团长卡司佩里乌斯在尼西比斯——离提格拉诺凯尔塔三十七英里的一座城市——见到了国王，并且精神抖擞地向他传达了科尔布罗的意见。

沃洛吉西斯的一项由来已久的、坚定的原则就是避免对罗马作战。何况

此人可能是皇帝的另一名被释奴隶。这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和族名，说明塔西佗在前面一定提到过此人，只是那一部分已经遗失了。

披索的反尼禄的阴谋是公元 65 年的事情。阴谋的失败招致了许多著名人物的死亡。其中包括塞内加和诗人路卡努斯。

这里是接着本书第 14 卷的第 26 章叙述的。本卷前 17 章所叙述的事件虽然归入了公元 62 年的项下，但里面的事情却从公元 61 年讲到了公元 63 年。

这项条约从公元前 20 年缔结以来没有正式破裂过(公元前 20 年罗马重新取得了公元前 53 年克拉苏斯在卡尔莱被夺去的军旗)。

他的另一个兄弟，这个兄弟分配到阿尔撒奇达伊王的一个属邑米地亚·阿特洛帕提尼(在亚美尼亚和米地亚本土之间)。

在这个时候，沃洛吉西斯本身的情况也并不是十分顺利的。围攻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有卫戍部队保护并且拥有充足粮食的提格拉尼斯是安全的。对这个防守据点发动猛攻的兵力被击败了；罗马军团已被派到亚美尼亚去，而且有更多的罗马军队集结在叙利亚的边界，准备发动进攻。他知道他的骑兵缺乏草料而无法发挥力量，因为出现了大批的蝗虫，它们把草和树叶全都吃光了。因此他便把恐惧藏到内心深处，而用一种比较温和的语调回答说，他将要把使节派到罗马皇帝那里去，讨论他对于亚美尼亚所提出的权利问题，和建立两国之间巩固持久的和平的问题。在这之后，他便下令莫纳伊西斯撤离提格拉诺凯尔塔，同时他本人也开始退去了。

(6)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由于沃洛吉西斯的恐惧和科尔布罗的威胁而取得的这些成果是一次胜利。有一些人认为他们之间暗中已缔结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如果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则沃洛吉西斯撤离亚美尼亚，但提格拉尼斯也要退出亚美尼亚。人们不明白，为什么罗马军队要从提格拉诺凯尔塔撤退？为什么他们在战争时保卫的地点，在和平时期反而要放弃？在卡帕多奇亚边界地带仓促修造的茅屋里过冬，却不在他们不久之前所拯救的王国的首府过冬，这对他们难道有什么好处吗？而事实却是，冲突只不过是延缓下来，这样沃洛吉西斯便可以应付科尔布罗之外的另一个对手，而科尔布罗也不想再拿他多年来挣得的荣誉来冒险。前面我已经说过，他曾经要求另派一位统帅来保卫亚美尼亚，而且听说凯森尼乌斯·帕伊图斯也就要到了。不久他就到达了目的地。他们把军队作了这样的分配：第四军团和第十二军团，加上第五军团（这是不久之前从美西亚召来的），再加上本都、加拉提亚和卡帕多奇亚的辅助部队交给帕伊图斯率领；第三、第六和第十军团加上叙利亚的原有的军队则仍归科尔布罗统辖。其余的军队是合是分，则要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处理。不过，不仅仅是科尔布罗容不下他的对手，就是帕伊图斯，尽管名位仅次于科尔布罗，对他来说，已是一件相当光彩的事情，但是对于科尔布罗的功勋，他依旧是十分瞧不起的。他总是说，“既没有流过血，又没有战利品；攻打城池更属空谈。他本人想做的不是安置一个有名无实的国王，而是想把罗马的税收、法律和罗马的统治加到被征服的土地上去。”

(7) 差不多就在这同时，沃洛吉西斯的一些使节——他们到皇帝那里去的使命我已经谈过了——毫无结果地回来了。帕尔提亚于是发动了公开的战争。帕伊图斯也很乐于接受这次挑战，于是他带领着两个军团——由富尼苏拉努斯·维托尼亚努斯指挥的第四军团和由卡拉维乌斯·撒比努斯指挥的

参见本书第 14 卷，第 26 章。

被维提里乌斯任命为不列颠的副帅（legatus），后来担任亚细亚长官。

尼凯波里乌斯河是哪一条河要决定于提格拉诺凯尔塔的地点在什么地方。撒绍（Sachau）等人认为，如果这座城市就是玛西乌斯山（Masius 即今天的埃特-图尔山 [et-T(r)]）以南的提尔·厄尔门（Tell Ermen）的话（这种说法同塔西佗与斯特拉波 [第 522, 747 章] 的材料相符合，但是和普利尼的说法 [参见《自然史》，第 6 卷，第 27 拉波章，第 129 节；又第 9 章，第 26 节] 不符合），那末这条河便是泽尔干河（Zergan），这条河流入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支流哈布尔河（Khab(r)）。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埃里（Egli）的说法，提格拉诺凯尔塔是玛西乌斯山以北和凡湖（Van）西南的塞尔特（Sert）的话，那末这个地方就在比特里斯-苏河（Bitlis-su）的河畔。

这就是说，他可以渡过幼发拉底河进攻美索不达米亚。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东北部。这座城市（“蛮族称为尼西比斯，但希腊人称之为安提奥卡·米哥多尼克”，

第十二军团——开进了亚美尼亚，但是这时出现的一些朕兆却是不吉利。原来在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渡口的地方（罗马军队便是从这里的一座桥渡过去的），带着执政官标记的一匹马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惊了起来，跑到后方去了。同时在冬营中，尚在修建中的工事旁边的一头作为供物之用的牲畜也穿过尚未完成的工事逃到堡垒外面去。一些士兵的长枪引上了火——这所以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朕兆，因为敌人帕尔提亚人就是利用投枪来决定胜负的。

（8）但帕伊图斯完全不把这些朕兆放在心上。他的冬营还没有加以适当的防守，也没有安排好粮食的供应，便匆匆忙忙地挥师穿过了陶路斯山，扬言要收复提格拉诺凯尔塔并蹂躏科尔布罗没有蹂躏过的地区。他的确也攻占了一些设防据点，取得了一些荣誉和若干虏获物；但是帕伊图斯却贪图过分的荣誉，又不小心使用他的战利品。因此当他在他无法据守的广大地区上长途行军的时候，他所虏获的粮食全部毁掉了，而且冬天也临近了。于是他便率军回师，而为了造成一种好象战争已经结束的印象，他给凯撒写了一封信，信里的措词有多么动听，内容也就有多么空洞。

（9）这时，科尔布罗十分警觉地据守着幼发拉底河的河岸，并且大大加强了防守的阵地。为了使架设浮桥的工作不致受到敌人骑兵部队的威胁——这支部队已经威风凛凛地出现在附近的平原上——他把许多大船在河上用木板接到一起，船上安设塔楼，从那里用弩机和投石机击退了蛮族，因为可以从远处发射的石块和投枪是敌人所射的箭无法相比的。桥架设成功之后，前面的那些小山就被占领了。最初占据那些小山的是联盟的步兵部队，后来则是一个军团的营地。他们攻占敌人的阵地时显示了这样的速度和力量，以致帕尔提亚人竟然放弃了他们进攻叙利亚的准备工作，而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亚美尼亚上面了。

但帕伊图斯在亚美尼亚完全不知道这即将到来的危险，他把第五军团单独地安置在本都，而因为他随便允许人们请假离开，结果其余的军队就都被削弱了。直到最后，他才得到如下的消息：沃洛吉西斯已经率领着一支不可轻视的、威胁性很大的军队打到他这边来了。

（10）帕伊图斯召来了第十二军团。他想利用这样一个措施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已经加强，但实际上却正好显示出了他自己的弱点。虽然如此，如果他有魄力按照自己的决定或按照别人的决定始终不渝地做下去，那末他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阵地，并且利用拖延的战略挫败帕尔提亚人。但实际上，那些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刚刚使他有了迎接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勇气，他立刻就改变了方向，表示不甘心听从别人的意见，而自己采取了相反的、但对自己更

参见普鲁塔克：《路库鲁斯传》，第 32 章）从路库鲁斯的时候起到若望·吉米色斯时止一直是重要的战略据点，但当前它只是拥有数百茅屋的一个荒村而已。

从蝗虫的飞来的情况可以断定，这是 6 月或 7 月间发生的事情。

同沃洛吉西斯的协议是在年底达成的，因此冬天是公元 61 年到公元 62 年的冬天；后面的说明则是公元 62 年的春天或夏天的事情。

公元 60 年度执政官（参见本书第 14 卷，第 29 章）。科尔布罗要求专门派一位统帅保卫亚美尼亚（*qui Armeniam defenderet*）的事情已在本卷第 3 章提到。

一些铭文表明，此人在佛拉维乌斯朝曾是十分显赫的人物。

此人仅见于此处。

加不利的办法。他扬言交给他对付敌人的是士兵和武器，而不是壕沟和堡垒，因此他便把他的军团引出了他的冬营，就仿佛是出发去作战的样子。

但后来，被他派出去侦察敌情的一个百人团长和一些士兵失踪了，他这才提心吊胆地返回了自己的营地。不过沃洛吉西斯那方面并没有尽自己的全力进行追击，所以帕伊图斯又恢复了他那盲目的自信。他把三千名精锐的步兵配置在附近的陶洛斯山上，以便阻止国王从这里穿过去：他的骑兵中最精锐的潘诺尼亚骑兵队则驻守在一部分平原上。他的妻子和儿子则被安置在一个名叫阿尔撒莫撒塔的要塞里，要塞由一个步兵中队防守着。帕伊图斯如果把这些军队集中起来，他本来是可以更加有成效地对付出没无常的敌人的，但是他却把这支军队分散开来了。

据说，人们费了很大的力量才使得帕伊图斯向科尔布罗承认自己处于危险的地位。但是科尔布罗自己那一方面却一点也不忙于展开行动；他的打算是：如果等到帕伊图斯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时再加以援救，那末他的援救的荣誉也就可以更加提高。虽然如此，他还是下令要三个军团每个军团出一千人，再加上八百名辅助骑兵部队和同样数量的辅助步兵部队整装待命。

(11) 另一方面，沃洛吉西斯虽然已侦察到帕伊图斯一侧用步兵，另一侧用骑兵挡住了他的去路，但是他却不改变自己原来的计划。他武力与威胁并用，吓跑了骑兵部队，打垮了步兵部队。只有一名百人团长塔尔克维提乌斯·克列司肯斯有勇气捍卫他正在据守的塔楼。他不断地出击，斩杀了那些敢于迫近的敌人，但最后还是被敌人从四面八方投过来的大量火把打败了。少数幸存下来的步兵逃到遥远的荒野地区去。那些受伤的士兵返回军营之后，恐惧的心情使他们夸大了国王的勇敢，夸大了蛮族各部落的凶猛和人数，一句话，一切都被他们夸大了。他们的话很容易被那些同样感到惊惶不安的听话的人们所相信。甚至统帅对当前的困难都想不出任何办法。帕伊图斯在再一次向科尔布罗提出请求以后，便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军事职责。他请求科尔布罗火速前来挽救军旗、队旗和一支不幸的军队所剩下的仅有的名誉。他说在这期间，这支军队只要能活着，他们是一定能保持自己的忠诚的。

(12) 毫不惊慌的科尔布罗把他的一部分兵力留在叙利亚，守卫他在幼发拉底河河岸上修建的要塞，然后就循着一条在粮食方面有保证的最短的道路开向孔玛盖尼地区，继而从那里到卡帕多奇亚，从卡帕多奇亚又到了亚美尼亚。除了一般的军事用品之外，军队还带着大批载运粮食的骆驼，这样他使用它们不仅来防止饥饿，而且可以防御敌人。在败军当中，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主力百人团长帕奇乌斯，这之后又遇见了大群普通士兵。他们向他谈了为自己的逃跑辩解的许多相互矛盾的托词，但他只是劝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队伍那里去，看帕伊图斯是否能赦免他们。“从他这一方面来说，除了对战胜者之外，对别的人他是决不宽恕的。”

在这同时，他却到自己的军团士兵那里去，鼓励他们，要他们记起自己过去的光荣并向他们指出了新的立功机会：“他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亚美尼亚的乡村或城市，他们劳苦的报酬是一个罗马军营和军营里的两个军团。如果

他可能秋天在米利提尼 (Melitene, 今天的马拉提亚) 地方从卡帕多奇亚渡河进入亚美尼亚，然后南进穿过陶路斯山向提格拉诺凯尔塔推进。

这是为即将到来的冬天 (公元 62—63 年) 所准备的冬营。

一个士兵救了一名罗马公民的生命，他的皇帝都会给他戴上光荣的花冠的话，那末一支救助者的大军拯救了同样数量的人的性命，这岂不更是无限荣誉的事情么？”

他的这番话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受到了士兵的全体一致的欢迎。士气大振的士兵——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还有个人的动机，因为他们有兄弟或亲属在那里处于危险的地位——便以最大的速度昼夜不停地行进了。

(13) 沃洛吉西斯更加猛烈地向被围攻者发动了进攻，他有时威胁军团的营地，有时又威胁非战斗人员藏身的要塞。他和帕尔提亚人平时的做法不同，他更加逼近敌人的工事，想用这种大胆的行动诱使敌人出战。但是他的敌人却很难被他引出营地，而只是限于保卫自己的工事。一些人固然是因为统帅这样命令他们，但另一些人却是因为怯懦或是打算等待科尔布罗。同时他们心里又在盘算，如果敌人真的发起猛攻的话，那末这样的事情他们在罗马历史上依然是有前例可寻的，这就是考地乌姆之败和努曼齐亚之败。他们说，“撒姆尼特人不过是意大利本土的一个外地的部落，他们确实无法同实力足以与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帕尔提亚人相比。甚至那些勇猛顽强的、值得赞美的古人，在遇到运气不好的时候，也必须考虑自己生命问题呢！”

尽管全军的沮丧情绪使帕伊图斯感到十分失望，但是他写给沃洛吉西斯的第一封信，其口吻与其说是请求，无宁说是对沃洛吉西斯的一种抗议，因为沃洛吉西斯为了亚美尼亚人而出兵反对罗马，但亚美尼亚人一向是在罗马宗主权的保护之下，或是由皇帝选定的国王进行统治的。“和平对双方都是同样有利的事情：国王不能只顾眼前，他以他举国的兵力来对付的只是罗马的两个军团。但是罗马身后却有整个世界支持它作战。”

(14) 沃洛吉西斯的回答闪烁其词。他说他必须等候他的兄弟帕科路斯和提里达特斯的到来。“他们曾经安排在此时此地来对亚美尼亚的命运作出决定：上天还给阿尔撒奇达伊王族增加一项他应担负的任务，这就是同时决定罗马军团的命运。”帕伊图斯又派出使节，要求同国王会晤，但国王派来的却是他的骑兵将领瓦撒凯斯。在会晤的时候，帕伊图斯提到了路库鲁斯和庞培的名字，提到了凯撒们借以保有或赠送亚美尼亚的王冠的各项法令。但瓦撒凯斯说，事实是：罗马人只是在名义上保有或有权处理亚美尼亚的事务，但那里的实权却在帕尔提亚人手里。

双方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阿狄亚贝尼人的国王莫诺巴佐斯在第二天被召来为他们双方所同意的安排作证。双方约定，沃洛吉西斯解除对罗马军团的包围，全部军队撤出亚美尼亚的领土，要塞和粮食则移交给帕尔提亚

他的阵地毫无疑问是在丘格玛 (Zeugma)，那是通常的渡河地点，而他的桥头堡的作用进则能使罗马军队攻入美索不达米亚，而退守时封锁它，又能阻止帕尔提亚人，使他们不能窥伺叙利亚。因此大概是以尼西比斯为根据地的沃洛吉西斯便改变了他的目的，向北攻入亚美尼亚，打算在冬天真正到来之前的短时期中间同凯森尼乌斯·帕伊图斯一决胜负。

指第四军团和第十二军团。从下面的话来看，他们同第五军团是分开驻守的。

目的在于在“朗戴亚”(Rhandeia)同帕伊图斯和第四军团会合。朗戴亚的名字被保存在狄奥·卡西乌斯的著作里(狄奥·卡西乌斯，第62卷，第21章)，这个地方位于“阿尔撒尼亚斯河”(Arsanias)的北岸，这条河可以有把握地被认为就是今天的穆拉德苏河(Mur(d-su))。营地的确实地址在何处颇难肯定：可能是在卡尔普特(Khar-put)稍东的地方。

参见本书第2卷，第42章注。

人。在这一切完成之后，沃洛吉西斯获准派一个使团到尼禄那里去。

(15) 在这期间，帕伊图斯在阿尔撒尼亚斯河——这条河就从营地旁边流过去——上架设了一座桥，表面上是为了给自己准备一条向那个方向撤退的道路，但实际上却是帕尔提亚人命令他修建，以证明他们的胜利的。原来帕尔提亚人使用了这座桥，而我们的军队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撤退。还有谣言说，军团是从轭下穿过去的；谣言还提到了若干细节，这些细节与我们的不幸遭遇倒很相称，而且与亚美尼亚人的行为确实是相符合的。他们不仅在罗马军队离开之前便开进了防守的工事，还站在道路的两旁，把很久之前我们从他们那里俘获的奴隶或驮畜认出和拖出来。他们甚至剥下我们士兵的衣服，截留武器，我们的军队心存恐惧，毫不反抗，以免敌人得到重新挑起争端的借口。

沃洛吉西斯把武器和阵亡者的尸体堆到一处，作为罗马人的灾难的标记，但在这之后他却不想亲眼看到罗马军团的撤退。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之后，却又想取得谦逊的荣誉。他骑在一只大象上泅过阿尔撒尼亚斯河，他的侍从则骑在马背上泅渡，好不容易才跟上他。原来这时流行着一个谣传，说修桥的人在修造时搞了阴谋，重东西压上去桥就会坍塌。但那些敢于冒险一试的人却发现那桥是结实可靠的。

(16) 后来人们才知道，被围的军队有非常丰足的粮食，以至他们还烧掉他们的一些谷仓。但另一方面，根据科尔布罗的记载，帕尔提亚人却由于粮食的缺乏和秣草的耗竭几乎要撤走被围的军队了，科尔布罗又说，他本人离开那里至多也只有三天的路程了。他还说，帕伊图斯曾在队旗和国王派来的证人面前发誓说，在尼禄就是否同意讲和发下命令之前，任何一个罗马人都不会进入亚美尼亚。如果说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编造出来以加重帕伊图斯的耻辱的话，那末其他的说法则肯定是确实的：在一天里，帕伊图斯行军走了四十英里，一路上到处扔下伤员；逃兵们惊惶奔逃的景象就同战场上士兵的败退一样地丢人。

科尔布罗和他的士兵在幼发拉底河的河岸上接应他们。他并没有炫示自己的军事标记和武器，以免这种对照会形成对于对方的一种责难。心情沉重、由于兄弟士兵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的士兵，都忍不住地掉下了眼泪，他们哭得连军礼都几乎不能行了。比试勇气，争取荣誉，只有胜利者才有的这种种感情，都已消失殆尽了。人们心里只是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特别是那些下级士兵。

(17) 两个统帅作了简短的交谈。科尔布罗抱怨说，“他的辛苦白费了！这一仗，帕尔提亚人本来会被打败的。”帕伊图斯回答说，他们两个人的态度都是决不屈服妥协的。他们只需掉转军旗，把兵力结合起来向亚美尼亚发动进攻，因为由于沃洛吉西斯的撤退，亚美尼亚已经削弱了。但是科尔布罗说，“他没有从皇帝得到这样的命令。他所以离开他的行省，只是因为他为罗马军团遭受的危险而感到不安。由于帕尔提亚人的计划很难在事先弄清，所以他要回到叙利亚去。即使这样，他还必须为自己祈求好运气，希望他手

帕克奇乌斯·奥尔菲图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36章）现在恢复了他原来的职位。

即“公民的”荣冠（参见本书第3卷，第21章注）。

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在考地乌姆（Caudium）地方屈辱地从撒姆尼特人的轭下走过，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2—177页）。

下的因长途行军而精疲力尽的步兵能赶上敌人的活跃的骑兵——这支骑兵在平坦的土地上几乎可以肯定会比他走得更快。”

帕伊图斯于是就在卡帕多奇亚扎下了冬营：沃洛吉西斯则派遣使节到科尔布罗那里去，建议他撤销设立在幼发拉底河对岸上的哨所，仍象先前那样地把幼发拉底河作为他们分界线。罗马人则要求分散在亚美尼亚各地的帕尔提亚卫戍部队也应当撤走。经过长期的折冲之后，国王终于让步了：科尔布罗拆除了幼发拉底河对岸的工事，亚美尼亚人现在可以自行处理本国的事务了。

(18) 但是在罗马，在卡庇托里努斯山的中央，人们已经在修建记功碑和凯旋门，准备纪念对帕尔提亚人的胜利。当战争的胜负还没有最后确定时，元老院已经作出了修建这些东西的决定。但现在这些决定并没有取消，人们只是注意面子，尽人皆知的事实却只好置之不顾。

此外，为了掩盖自己对国外局势感到的不安，尼禄把为民众准备的、由于年深日久而霉坏的粮食倒到台伯河里去，以证明罗马的粮食供应是不成问题的。尽管大约二百只业已入港的运粮船在一次暴风中被摧毁，此外又有一百多只船在从河口循台伯河上行罗马的途中不慎被火烧掉，但粮食的价格并没有提高。他还着手任命了三位担任过执政官的人路奇乌斯·披索、杜肯尼乌斯·盖米努斯和彭佩乌斯·保里努斯监管国库的收入，并且对先前的皇帝进行了批评，因为他们的毫无节制的破坏性的花销超过了合法的收入：至于他个人，他每年要把六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送给国家。

(19) 这时，普遍流行着一种坏习俗，那就是，竞选高级长官、但是没有子嗣的人，在选举或派往行省工作之前不久采取欺骗办法过继儿子，而在他们以父亲的身分取得行政长官或行省长官的职位以后，却又立刻摆脱被过继的人。结果真正的家长向元老院提出了愤怒的控诉。他们提出了他们的天赋权利——抚养子女时受到的种种劳苦——来同过继子嗣的行为的有意弄虚作假和极为短暂的性质作了对比。他们说，“没有子嗣的人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报偿，因为他们几乎不用操心而且完全无须负什么责任，便可以取得势力、荣誉，可以非常容易地取得一切。但是他们自己又如何呢？他们期待已久的应当享受的合法权利却被变成了一种笑柄，因为一些不用操劳就成了父亲、无需丧子就又没有孩子的人，转眼之间便实现了真正的父亲们长久以来的希望。”于是元老院便发布了一项命令，规定在竞选任何官职时，甚至在接受遗产时，虚假的过继不能生效。

(20) 在这之后就发生了审讯克里特人克劳狄乌斯·提玛尔库斯的事件。控告他的罪名绝大多数就是行省显贵通常被控告的罪名，因为他们的无数财富必然使他们压迫不如他们的人。但是有一点却发展到成为对元老院的一种

公元前 137 年，罗马执政官盖乌斯·荷司提里乌斯·曼奇努斯 (Gaius Hostilius Mancinus) 在努曼齐亚地方杜埃罗河 (Duero) 和提拉河 (Tera) 合流处被凯尔提贝里人战败。公元前 321 和前 137 年的两次投降的条款都为罗马当局所否认。

这里指罗马军队。

今天的穆拉特河 (Murat)，它穿过索佩尼之后流入幼发拉底河。

这里指他的回忆录。塔西佗在下面虽然作了保留的说明，但仍然受了它的影响，以致帕伊图斯和科尔布罗形成了过分鲜明的对照。

在夏天，正规的行军路程是二十英里，在特殊情况下也只有二十四英里。

侮辱，因为据说他不止一次地说，他有权力决定治理克里特的长官能不能得到这个行省人民的感谢。特拉塞亚·帕伊图斯想使这一事件转而对国家有利。他首先建议把被告逐出克里特，他又说：“元老们，经验证明，在正直的人们居住的城市里，由于别人犯了过失，便产生出好的法律和有益的先例。比如说，辩护人的放肆行为引起了秦奇乌斯法；竞选人的贪污腐化引起了优利乌斯法；官吏的贪得无厌引起了卡尔普尔尼乌斯平民法。要知道，按照时间的先后，过错一定发生在惩罚之前，改革一定发生在滥用职权之后。因此，面对着在行省发生的这种空前的横傲行径，我们应当制定一项同罗马的荣誉与尊严相适应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不会损害我们对行省居民的保护的情况下将会使我们矫正如下的一个错误看法，即一个罗马人的荣誉可以在其他地方而不是由罗马人本身作出决定。

(21) “确实，过去我们派遣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位行政长官或是一位执政官，我们甚至还派遣普通公民到各个行省去，委托他们就每一名公民是否忠诚作出报告。许多民族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一个人所作的判决！但是现在我们却向外国人讨好，向他们献媚。他们当中有谁点一点头，我们的统治者才会得到他们的感谢，但是外国人更高兴的是对统治者进行告发！就让他们告发吧！即使我们允许行省居民有权利以那样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权力，我们仍然应注意严厉制止长官们通过请求的方式而得到这些空洞的赞扬，就和我们严厉制止无赖行为或残酷行为那样。我们对人施恩较之我们伤害别人往往会造成更加有害的后果。实际上某些美德会招引别人的憎恨。这种美德就是坚定不移的严厉态度和不受别人的拉拢。因此我们的官吏在开头时一般是最好的，但是到末尾就堕落了，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些人就象竞选人那样，开始为自己张罗选票了。如果我们禁止这种做法的话，行省就可以治理得更踏实、更稳定了。人们害怕自己的勒索行径会受到审判，这样他们的贪婪就可以得到制止，同样地，禁止人们提出表示感谢的建议，这样讨好自己的行为也就可以禁绝了。”

(22) 这个建议受到了热烈的赞同，但是元老院不能发布命令，因为执政官不肯把这一建议提交元老院讨论。后来由于皇帝的建议，这才通过一项规定：任何人不能在行省的议会中建议在元老院中向代表凯撒的或代表元老院的长官表示感谢，任何人不许参加这种表示感谢的代表团到罗马来。

同年，竞技场 (gymnasium) 遭到雷击，并被烧成了一片瓦砾。竞技场里尼禄的一座像被烧成了一堆不成样子的青铜。一次地震也严重地摧毁了康

这港口不是奥斯蒂亚 (Ostia) (因为台伯河的淤泥使这里没有可用的港口)，而是克劳狄乌斯港 (portus Claudii)，后来的罗马港 (portus Romae)，亦即今天的波尔托 (Porto)。它在奥斯蒂亚以北二英里。

指元老院国库的全部收入。

皇帝的财库 (fiscus) 偶尔把钱送给国库的事情还是常常提到的，例如本书第 13 卷，第 31 章。但这里所指的是每年固定的赠送，有关细节我们已不得其详了。

因为公元 9 年的帕披乌斯·波塔乌斯法 (lex Papia Poppaea) 规定，在竞选时有子嗣的人对无子嗣的人享有优先权。参见本书第 3 卷第 25—28 章和第 2 卷第 51 章的例子。

帕披乌斯·波培乌斯法禁止独身者取得任何遗产，除非死者和此人的关系是在特定亲等以内。结婚但没有子嗣的遗产继承人只接受遗产的一半。

关于秦奇乌斯法 (lex Cincia)，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5 章注。

帕尼亚的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庞培。维司塔贞女莱利娅去世了，她的职位由科苏斯家族出身的科尔涅里娅递补。

(23) 在美米乌斯·列古路斯和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波培娅为尼禄生了一个女儿。尼禄高兴得超过了人类的喜悦的限度，他给这个女孩子起了奥古斯塔的名字，并且把同样的称号也赠给了波培娅。这个女孩子的出生地是安提乌姆移民地，这里也正是尼禄本人诞生的地方。元老院曾经请求诸神护佑波培娅分娩时的安宁，并且以国家的名义许了愿。他们现在加码地履行了他们许下的愿。此外又举行了全国的感恩式，元老院还发布命令修建丰产神殿，按照阿克提乌姆节的方式举行了一次比赛。安提乌姆的两位命运之神的金像被安放到卡披托里乌姆神殿朱庇特神的宝座上。此外，为了纪念克劳狄乌斯家族和多米提乌斯家族，在安提乌姆将要举行赛马，就和过去为了纪念优利乌斯家族在波维莱举行赛马一样。

但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不到四个月，这孩子就死了。于是又出现了谄媚的新花样。死去的婴儿被宣布为神，在诸神间给她留了一个神座，为她修建了一座神殿，设置了一名奉祀的祭司。

尼禄不能控制自己的欢乐，同样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悲痛。人们都看到，在皇帝的女儿诞生之后不久，全体元老便都涌向安提乌姆。但是特拉塞亚却被禁止前去。对于这一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侮辱，特拉塞亚却无动于衷。据说不久之后，尼禄曾向塞内加夸口说他已经同特拉塞亚和解了。塞内加向凯撒表示祝贺：这一事件提高了那些著名人物的声誉，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危险。

(24) 这时正是初春时分，一个帕尔提亚的使团奉沃洛吉西斯之命前来，并且带来了国王的意见和一封信，信里的内容是这样：“现在他不谈他先前常常提出的、对于占有亚美尼亚的要求，因为诸神、各个国家（不拘是多么强大的国家）的命运仲裁者已经把亚美尼亚的所有权给予了帕尔提亚，而这对罗马来说，当然是一件有些丢面子的事情。只是在不久之前他才包围了提格拉尼斯；稍后，当他本来有力量摧毁帕伊图斯和他的军团的时候，他却让他们得到了活命。他已经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他又表现了自己的宽厚仁慈。如果不是在提里达特斯所担任的祭司职务方面有一些禁忌阻止他

关于奥古斯都的优利乌斯法（leges Iuliae）（原文的复数看来只是出于修词上的考虑），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34章。

卡尔普尔尼乌斯平民法（lex Calpurnius de repetundis）是在公元前149年通过的。提出这一平民法的是保民官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根据这一平民法，行省居民有权利向罗马要求赔偿高级长官勒索去的款项，并为此设立一个常设的法庭。

福尔诺举出彼拉多、希罗·阿格里帕（参见《使徒行传》，第12章，第2节）、费里克斯（参见同上书第24章，第27节）、费司图斯（参见同上书第25章，第9节）的例子。

各行省常常派遣代表团到元老院来向返回罗马的总督或长官表示感谢，理由是那里的人民在他们的统治下享受了“幸福”。这种做法往往为被卸任的长官用来沽名钓誉。

参见本书第14卷，第47章注。

在这一事故之后不久写作的塞内加指出，这一事件发生的日期是公元63年2月5日。

著名的普布里乌斯·美米乌斯·列古路斯（Publius Memmius Regulus）的儿子或侄子（参见本书第5卷，第11章注）。

的话，他是不会拒绝亲自到罗马来接受他的王冠的。他愿意到皇帝的军旗和胸像那里去，当着罗马军团的面宣布自己就任国王的职位。”

(25) 沃洛吉西斯的这封信同帕伊图斯的报告很不一致，因为后者声称局势依旧是僵持不下。于是陪同使者前来的百人团长便受到询问，要他谈谈亚美尼亚的情况。百人团长回答说，所有罗马人都离开了亚美尼亚。蛮族所要求的是他们实际上已经取得的东西，这种做法的讽刺味道是十分明显的。尼禄于是和他的顾问们集会商讨，是进行一场冒险的战争，还是接受这一可耻的和平。大家毫不犹豫地决定作战。具有多年对敌作战经验的科尔布罗被任命为这次战争的唯一统帅。人们对帕伊图斯已是深恶痛绝，但如果派一位无能的新统帅，那又可能会造成新的错误，所以只能把全权授予科尔布罗。因此使团没有达成自己的使命便被遣送回去了，但是给了使节们一些礼物，使他们还有这样一个指望：如果提里达特斯亲自前来提出同样请求的话，他的目的是可能会达到的。盖乌斯·凯司提乌斯被任命为叙利亚的长官，军队则交给了科尔布罗，此外还加上在马利乌斯·凯尔苏斯率领下的潘诺尼亚的第十五军团。藩王和国王、队长和代理人，治理相邻各行省的行政长官，都接到书面指令，要他们听从科尔布罗的节制。科尔布罗的权力现在差不多达到了过去罗马人民赋予庞培对海盗作战时那样的程度。帕伊图斯返回罗马之后，担心自己会受到比较严厉处分，但尼禄只是用开玩笑的口吻斥责了他，大意如下：“如果再在那里拖下去，帕伊图斯这个胆小的人就很容易吓出病来，因此他立刻宽恕了帕伊图斯。”

(26) 这时科尔布罗认为第四军团和第十二军团已经不适于作战，因为这两个军团中最勇敢的士兵都阵亡了，而其余的士兵的纪律也都败坏了，于是他便把他们调到叙利亚去。另一方面，他却从叙利亚新调来了第六军团和第三军团——他们受过多次卓有成效的严格训练——并率领他们开入了亚美尼亚。他又把第五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加上去。第五军团是因为驻守在本都才免于覆灭的灾难；第十五军团则是最近才开来的。在这之外，还有从伊里利库姆和埃及调来的精锐部队、联盟者提供的骑兵和步兵部队和藩王们派来的辅助部队。这些军队都集中在米利提尼，因为他就准备在这里渡过幼发拉底

上日耳曼的著名的副帅，他在镇压了温代克斯的起义之后，“没有侵吞统治大权，而是把它给了祖国”。公元97年，他第三次担任执政官。继他担任执政官的是塔西佗，塔西佗在他的葬仪上发表了对他的赞词。

原来由奥古斯都制定的体育与音乐比赛，每五年举行一次，以纪念公元前31年9月2日他在阿克提乌姆一役取得的胜利，举行的地点是尼科波利斯（参见本书第2卷，第53章注）。这种节日和希腊的四大节日一样，也是圣会。

两个Fortunae Antiates被认为是姊妹。对他们的奉祀（以及她们的神托）看来一直存续到提奥多西乌斯时期。

参见本书第2卷，第41章注。

她的像在神宴（lectisternia）时同其他诸神的像放在一处。

因为他本身是玛哥斯僧，所以他拒绝渡海，“因为精通魔法的人照例是不允许向海里吐痰或是用人身不可免的其他任何排泄物玷污海水的”（普利尼：《自然史》，第30卷，第2章，第16节）。

参见本卷后面第29章。

可能是前一年度的执政官的儿子。他以同样的勇气、能力和荣誉先是为伽尔巴服务，后来又为奥托服务。甚至维提里乌斯仍然把执政官的职位给他（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和第2卷有关各处）。

藩王（tetrachus）的地位在“国王”之下，参见本书第13卷，第7章；第14卷，第6章。

河。在行过一般的被除礼之后，他便召集军队讲话，将在皇帝恩德的庇护下他自己的功勋大大夸耀了一番，却把失败归之于帕伊图斯的无能。他讲话时具有一种威严，这种威严在一个久经战场的军人身上很好地代替了演说的口才。

(27) 不久他就开拔了。他所走的是过去路奇乌斯·路库鲁斯所开拓的道路。他首先克服了路上由时间所造成的各种障碍。当沃洛吉西斯和提里达特斯派来商谈和约问题的使节到来的时候，他并不拒绝他们的建议，而是派几名百人团长同他们一道回去，同时给了这些百人团长带有和解口吻的指示：“事态还没有发展到必须用战争手段来最后解决问题的严重程度。罗马取得过多次的成功，但帕尔提亚也取得过一些成功，因此这种情况使双方都得到教训，不敢狂妄自大。因而，不仅接受一个不曾遭受蹂躏的王国为慷慨的赠礼，对提里达特斯是有利的，而且同罗马结成联盟而不是相互侵害，这对沃洛吉西斯来说也更加符合于帕尔提亚的利益。他知道在他的王国里内部的倾轧是何等严重，他所治理的各民族又是何等倔强和凶悍。但相反的，他自己的皇帝却在国内到处享有巩固的和平，而这一战争又是他所进行的唯一的战争。”劝说之外，他又使用了恐吓的办法。最先叛离了罗马人的那些亚美尼亚贵族都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庭。他夷平了他们的要塞，使得平原和山地，坚强的和懦弱的人都同样感到十分惊惶不安。

(28) 蛮族本身对于科尔布罗的名字既不痛恨，也不敌视，他们认为他的劝告是可以信赖的。因此沃洛吉西斯并不想给人这样的印象，好象自己在主要问题上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他要求在某些省份里停战。提里达特斯则要求指定会晤的地点和日期。会晤的日期定得很早，至于地点，蛮族则选定了帕伊图斯和他的军团被围的地方，以纪念他们在那里取得的胜利。科尔布罗也不回避这个地方，因为他打算通过不同遭遇的对比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帕伊图斯的污点并不曾使他感到苦恼，这一点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命令被战败的统帅的儿子，一名军团将领，率领着一些步兵小队把败战的战场上的尸骨掩埋起来。

到了约定的那天，一位显要的罗马骑士提贝里乌斯·亚历山大（他被任命为这次出征的顾问官）和科尔布罗的女婿安尼乌斯·维尼奇亚努斯（他还没有达到担任元老的年龄，这时他代理第五军团副帅）进入了提里达特斯的营地。这次访问既是对他的问候，又是一种保证，使对方不致怀疑有什么阴谋。双方各有护卫的骑兵二十人。国王看到科尔布罗到来时，首先跳下了马；科尔布罗紧跟着也下了马，两个人站在那里相互紧紧地握手。

(29) 于是罗马人称赞年轻的国王，因为国王放弃了冒险的做法而采取

指较小行省步兵中队（cohorte）和骑兵中队（alae）的队长（praefectus）。

代理官（procurator），指犹太和卡帕多奇亚的统治者。

这里所说的行政长官，包括较重要行省的长官——不仅是奇里奇亚、吕奇亚、潘披里亚和加拉提亚的行政长官衔副帅（legati pro praetore），而且还有由前任行政长官治理的元老院所属行省比提尼亚的总督（proconsul）。

公元前 67 年。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573—575 页。

从潘诺尼亚。

这是在公元前 69 年他进军提格拉诺凯尔塔时开拓的。普鲁塔克在《路库鲁斯传》第 24 章末尾的地方只是模糊地指出了这条道路。

了安全有益的途径。国王开头讲了许多有关他的家庭的显贵世系的话，然后才很有节制地说，“他将要到罗马去，把一项新的荣誉带给凯撒，这就是，尽管帕尔提亚的国运隆盛，但是阿尔撒奇达伊王族的人还是作为恳求者到罗马来的。”跟着便作了如下的安排：提里达特斯把他的王权标记放到皇帝的像的前面，而只有从尼禄的手中他才能重新取得它。谈话之后，两人便接吻告别。

几天之后，双方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盛大列队的场面。在提里达特斯方面，分为中队的骑兵部队带着他们本国的标帜；在罗马方面，一队队的军团士兵拿着五光十色的军旗、队旗、神像，这种场面给人以类乎神殿的感觉。在中间，一个高级长官的座椅放在一个座坛上，座椅上则是尼禄的像。提里达特斯走到尼禄的像跟前，按惯例奉献了牺牲之后，便从自己的头上摘下皇冠，把它放到尼禄像的脚下。这种做法在所有在场人们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激动，特别因为人们这时还清楚地看到被屠杀的和被包围的罗马士兵的情况。“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提里达特斯就要成为对世界各族人民示众的材料，他目前的地位和囚徒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啊！”

(30) 除去已经取得的荣誉之外，科尔布罗还由于他彬彬有礼和他的一次宴会而取得了更多的荣誉。国王每看到新鲜的事情——例如，百人团长宣布夜班值勤开始、用号角宣布客人散席、用火把在统帅的营帐前面点起祭坛上的火——都要求科尔布罗加以解释，科尔布罗对每一点都大肆渲染，以致引起了提里达特斯对罗马古代的习俗的仰慕之情。第二天，提里达特斯请假去看望他的兄弟和他的母亲，因为他就要远行了。在这期间，他把他的女儿交出来作为人质，并且交出了给尼禄的一封信。

(31) 他在离开的时候，到米地亚去看帕科路斯，到埃克巴塔纳去看沃洛吉西斯。沃洛吉西斯对他的兄弟提里达特斯的事情是很关心的，他甚至通过专使请求科尔布罗不要把藩臣的任何外部标记加到提里达特斯身上，不要摘下他的佩刀，不要使他不能拥抱行省长官或是使他侍立在长官的门外，并希望他在罗马能取得和执政官同样的荣誉。显而易见，他虽然习惯于外国宫廷中的那种表面的排场，但是他却完全不懂得，我们罗马人是重视统治的实权，而不把它的虚荣放到眼里的。

(32) 同年，凯撒把拉丁权给了沿海阿尔卑斯各族人民。在竞技场里，他把普通人民前面的座位给了罗马骑士。而在这之前，骑士是同普通人民混坐在一起的，因为罗司奇乌斯法的规定只限于剧场里的前“十四排”。在同一年里，还举行了几次规模不小于以前的剑斗比赛。不过超过以前各次的

指沃洛吉西斯。

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9 章注。

提贝里乌斯·优利乌斯·亚历山大是庇洛·犹太乌斯 (Philo Judaeus) 的侄子，但他是一个异教徒；公元 46 年，他是犹太的代理官 (procurator)，二十一年后又成为埃及的长官；公元 69 年 7 月 1 日，他带头宣布维斯帕西安努斯为皇帝；在围攻耶路撒冷时是提图斯的副帅。

后来奉派随提里达特斯到罗马去，可能参加过倍尼文图姆的“维尼奇乌斯阴谋”（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 36 章）。

这时他二十五岁，但军团副帅 (legatus legionis) 必须是一名元老，通常是一位担任过行政长官的人。

即在帕科路斯自己的王国里（参见本卷，第 2 章注）。

阿尔撒奇达伊王族夏天居住在大米地亚，今天的哈马丹 (Hamadan)。

是：有更多显要的妇女和元老在比赛场上玷辱他们自己。

(33) 在盖乌斯·莱卡尼乌斯和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尼禄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可忍耐地想正式出现在公开的舞台上。直到这时为止，他在青年竞赛期间，是在自己的宫殿里或是在他自己的庭园里歌唱的。不过对于这种方式的表演，他现在已经感到厌恶，因为欣赏他的表演的人太少了，而且对于他的洪亮的声音来说，地点也过于狭窄了。但他还不敢在罗马出面表演，于是他便选择了那不勒斯这座希腊城市。他以为，在那里初试锋芒之后，就可以渡海到阿凯亚，通过歌唱在竞赛中赢得光荣的和长久以来受到人们尊敬的桂冠，这样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声誉，从而取得国人的赞美了。

结果那不勒斯的剧场就挤满了观众：观众中除了当地被召来的群众以外，有相邻各移民地和自治市闻讯赶来的人，有为了致敬或其他各种事务而随皇帝到这里来的人，还有一些士兵的小队。

(34) 剧场里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事在许多人眼里是不祥朕兆，但在尼禄看来，却是上天嘉佑的一个朕兆。原来在观众退场之后，这座空空如也的剧场倒塌下来，不过没有伤害任何人。于是尼禄喜欢任何其他地方，于是他就在各个公共场所设宴，仿佛全城都是他的宫殿似的。在这些宴会中，以提盖里努斯所安排的那一次最为奢侈，也最为荒唐。我把他的宴会作为典型加以叙述，这样就不必三番五次地再去叙述那单调乏味的奢侈事例了。

当时他在阿格里帕湖上修造了一只木筏，宴会就在木筏上举行，另有一些船作为拖船拖着这只木筏在湖上荡漾。船只上面有黄金和象牙的装饰，划手都由男妓担任，这些人都是按照他们的年龄和纵淫的本领加以配置的。提盖里努斯还从世界各地搜集了各种鸟兽，从大洋搜集了水生动物。在湖的各个停泊处则设有妓馆，里面都是显贵的妇女。她们对面可以看到裸体的妓女。她们先是表演猥亵的姿势和舞蹈，夜幕降临之后，附近的整个森林和它周边的住宅里就开始回荡着歌声，闪烁着火光。尼禄本人早已为所有正常的和反常的淫行弄得堕落不堪，但是如果不是在几天之后干了这样一件勾当的话，人们本来可以认为他那可憎的罪恶生活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原来他举行了全套的合法婚礼，竟做了他身边的一名歹徒的妻子。这个歹徒名叫毕达哥拉斯。皇帝在证人的亲临之下戴上了新娘的面纱。在那里不但有嫁妆、有结婚用床，还有婚礼的火把。总之，甚至在一次正常结合的情况下需要黑夜来掩

他本国的佩刀 (medus acinaces)。提里达特斯甚至在尼禄面前都想佩带它，他首先作了这样的保证，即把刀刃钉在剑鞘里 (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 63 卷，第 2 章)。

同盟战争以来在意大利即不复存在的部分公民权，但这种部分公民权却受到行省人民的重视，因为这是取得全部公民权的一个步骤。

公元前 14 年建立并由代理官负责的小行省，位于尼斯 (Nice) 以北，瓦尔河 (Var) 的两侧。

克劳狄乌斯“用大理石的栏杆和镀金的标柱装饰大竞技场，但在先前，它们是凝灰岩和木头的。他还给元老分配了专用的座位，而过去元老习惯上是和其余的人们混在一处参观比赛的。”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 21 章；狄奥·卡西乌斯，第 60 卷，第 7 章)，尼禄也用同样的办法对待骑士。

据罗司奇乌斯法 (lex Roscio)，参见本书第 6 卷，第 3 章注。

苏埃托尼乌斯说，尼禄要四百名元老和六百名罗马骑士参加剑斗比赛和对野兽搏斗。他还约请维司塔贞女参观角力比赛，因为他说，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凯列司的女祭司就可以参观表演。

在他私人的剧场里 (参见本书第 14 卷，第 15 章开头部分)。

蔽的东西，在这里也完全公开了。

(38) 紧跟着就发生了一场灾难。这是出于偶然还是由于皇帝的罪行，就不清楚了。同意哪一种说法的人都有。这次的灾难比罗马过去所遭到的任何一次火灾都更加严重、更加可怕！火灾开始在大竞技场同帕拉提努斯山和凯利乌斯山相连接的那一部分；火是从那些堆积着易燃商品的店铺引起的。火势一起就十分猛烈，它在烈风的助长之下很快就把整个大竞技场点着了：因为那里没有被界墙围起来的房屋，没有被石垣围起来的神殿，又没有任何其他障碍物可以阻挡火势的蔓延。大火首先猛烈地延烧平坦的地区，继而就烧到山上去，随后又从山上烧到下面来，任何预防措施都赶不上延烧的速度。火灾蔓延得很快，这特别因为旧罗马的特征是：它的巷子狭窄而又曲折，而它的街道又是建筑得不规则。

加上到处是惊慌呼叫的妇女；到处是逃难的老幼；有的人只管自己安全，有的人也照顾别人，他们拖着病弱的人或是停下来等待他们。这些人不论是走得慢还是走得快，都只会使乱上加乱。当他们向回看的时候，往往火焰就从两侧或从前面扑了过来；或者，如果他们逃到邻区去，邻区那里也被火焰包围了，甚至那些他们认为是远离危险地带的市区也同样都遭到了火灾。最后他们竟不知道要回避什么和要逃到什么地方去，于是他们就都拥到大路上去或是倒卧在田地里：有些人已把财产丢得一干二净，甚至每天的口粮都丢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可以逃命，也宁愿死去。另一部分人也学了他们的样子，因为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亲人，却又没有力量去救他们。没有人敢去救火，因为许多不许人们去救火的人不断发出威胁，还有一些人竟公然到处投火把。他们喊着说，他们是奉命这样做的。也许他们确实接到了这样的命令，也许是因为他们这样做可以更加放手去趁火打劫。

(39) 这时正在安提乌姆的尼禄，直到大火快要烧到他用来把帕拉提努斯山和迈凯纳斯花园 连接起来的那所房屋的时候才回到罗马来。但是要想使大火不把帕拉提努斯山和山上面他的宫殿及其周边一切建筑物烧光，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尼禄却开放了玛尔斯广场、阿格里帕的那些建筑物 以至他自己的花园，来收容无家可归的逃亡人群；他还搭起了许多临时的窝棚，来安置走投无路的群众。必需的食品都是从奥斯蒂亚和邻近的各城市运来的，粮食的价格降低到三谢司特尔提乌斯。他的措施尽管对人民群众有利，却未得到应有的效果。因为外面传说，正当罗马起火的时候，他却登上了他的私人舞台，而且为了用过去的灾难来表示当前的灾祸，他竟然歌唱起特洛

称赞他的人说他的声音“绝世难得”（参见本书第16卷，第22章）；但是根据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20章）和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20章）的说法，他的声音是“沙哑而又微弱”。

这座城市是卡尔启斯的殖民地库麦（Cumae）所建立的，它甚至直到中世纪仍然保存了它的一些希腊特征。

这个湖在何处不详。

参见本书第2卷，第14章注。

这是说如果新娘是妇女的话。

活下来的人都采取了那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8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2卷，第16章；普利尼：《自然史》，第17卷，第1章等等）。显然，要最后确定哪种说法正确是困难的。

类似的说法是常见的。正如李维所说（参见李维《罗马史》，第5卷结尾处），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

伊被毀的故事。

(40) 直到第六天，在燒毀了大片土地上的建築物之後，大火才在埃司克維里埃山的山腳下停了下來。這時火焰雖然依舊十分凶猛，但是却面臨了一片空地和一無所有的空際。不過在人們的驚惶情緒得以平靜下來，或者人們得以重新有了希望以前，在城內人口不太稠密的地方大火又開始肆虐了。在這裡死亡的人數並不太多，可是神廟和用於游憩的柱廊毀壞的規模却更大。第二次大火引起了更大的非議，因為它是從埃米里烏斯區提蓋里努斯的房屋 那裡開始的，這種跡象都表明尼祿是在想取得建立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首都的榮譽。

羅馬實際上分為十四個市區，其中只有四個市區還是完整的，三個市區已被燒成一片空地：在其他七個市區裡面，除了一些燒得半焦的、破爛的斷瓦殘垣以外，什麼都不剩了。

(41) 要計算被火燒光的私人住宅、房區 和神廟，是困難的。但是在古老的宗教建築物當中，被燒掉的有謝爾維烏斯·圖里烏斯獻給魯娜神的神廟；阿爾卡地亞人伊凡德爾獻給肉身顯現的赫爾克里士的大祭壇和神廟；羅木路斯還願修建的朱庇特·司塔托爾的神廟；努瑪宮；維司塔和羅馬人民的家神的聖所。在這些之外還必須加上在無數次戰鬥中奪得的珍貴戰利品，希臘藝術的傑作，還有羅馬的那些天才作家的不朽的古老文獻；這樣看來，儘管重建起來的城市十分壯麗美觀，但是老一代的人仍然能回憶很多不可能再恢復起來的東西。有些人注意到，火最初是在 7 月 19 日燒起來的，這正是謝洛尼人攻占和焚燒羅馬的日子。

另有一些人還特別計算出來，在這兩次大火中間是同樣數目的年代、月份和日子。

進攻之後，這座城實際上是“毫無規則地建立起來的”，而且它的外貌的簡陋曾使希臘人十分吃驚（參見李維：《羅馬史》，第 40 卷，第 5 章）。

指羅馬近郊的大路。

蘇埃托尼烏斯的說法卻更加詳盡：“他以不喜歡難看的舊建築和曲折狹窄的舊街道為借口，竟而如此公開地點着了這座城市，以致幾位前任的執政官在他們自己的莊園上發現尼祿的侍從拿着麻屑和火把時，竟然不敢拿捕他們。而在他特別想占用的黃金房屋附近的一些谷倉，是先用作戰器械摧毀後才付之一炬的，因為它們的牆壁是石頭的”（參見《尼祿傳》，第 38 章）。不管這種說法是否可信，明顯的是，如果羅馬城是被故意放火燒掉的，那末人們並不想對這事特別保密，因為在火災之前的那一夜有一輪滿月的（7 月 17 到 18 日）。

在埃司克維里埃山（Esquiliae）上，現在是屬於皇帝的財產（參見本卷第 42 章）。

阿格里帕在他的全盛時期在瑪爾斯廣場上修建的巨大建築物：萬神廟（Pan-theon）、迪里比托里烏姆（Diribitorium）、撒伊普塔·優利婭（Saepia Julia）等等。

參見本卷第 33 章開頭處。蘇埃托尼烏斯說他這時在埃司克維里埃山上邁凱納斯塔上；狄奧說他在皇宮的屋頂上。如果這個說法是真實的，那末他在这里唱的必定是《特洛伊卡》（Troica）里的詩，優維納爾把這事認成是尼祿極端殘酷的表现。

確實的地点不详。

新首都的名字大概是尼祿諾波里斯（Neronopolis）（參見蘇埃托尼烏斯：《尼祿傳》，第 55 章）。有同樣野心的孔莫都斯（Commodus）則決定用更新鮮的名称 Co-lonia Commodiana。

考古學的以及文獻上的材料都表明這個說法太過分了。

四條街之間的一片房屋，今天英語中稱為 block 的，羅馬人則稱為 insula（島），這個名称在今天法國南

(42) 但是尼禄却利用罗马的大火的废墟来修造一座新的宫殿，这座宫殿的特别诱人之处，与其说在于那人们早已熟悉的和庸俗的奢侈品如宝石和黄金之类的东西，无宁说在于那些草地和湖泊以及由林地、空地和开阔的景物交错而成的一种幽静气氛。尼禄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是谢维路斯和凯列尔，他们甚至有才能和勇气不顾大自然的规律，来试验他们的技艺的力量，并且耗掉了一位凯撒的财产。

他们打算从阿维尔努斯湖到台伯河河口地方，沿着荒瘠的海岸或是通过中间的那些小山开凿一条可以通航的运河；在河道经过的地区只有彭普提努斯沼地 可以把水供应给这条河。其余的地方都是悬崖和干涸的沙地，而且要是想打通这些地方，那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且又没有充分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虽然如此，极力想完成不可能的事情的尼禄还是努力要把离阿维尔努斯湖最近的那些小山打通，这一徒劳无益的工程遗迹到今天还可以看到。

(43) 不过，首都这里，在尼禄未修造宫殿的地方，重建工作却不象高卢大火之后那样东一座西一座毫无秩序地进行，而是按照一定的市街规划修建的；街道宽阔，建筑物高度有一定限制，房屋和房屋之间留有空地，而且房区的正面还有柱廊作为保护。尼禄是用自己的钱来修建这些柱廊的，他还把清理了现场瓦砾的建筑地址归还给原主。他又按照不同请求者的身分和财富向他们悬赏奖金，规定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日期之前把房屋或房区重新修建起来，如果他们要取得奖金的话。他指定欧斯提亚沼地为堆积垃圾废土的地方，并下令从台伯河运粮到罗马的船在回去时一定要运走垃圾。

建筑物本身的特别规定的部分必须是坚固的、使用伽比努斯山或阿尔巴努斯山的石材 的非木造结构，因为这两种石材是耐火的。此外又特别设置一队守卫，负责使人们能更大量地和在更多的地点都能为公务使用这些水，而在过去，非法的私人截水常常引起供水的不足；每个人都要有消防用具放在明显的地方。建筑物之间不能相互连接，每幢房子都必须有自己的围墙。这些做法因为实用而受到欢迎，同时对改变首都的面貌也大有裨益。但仍有一些人认为旧城的格局对健康却更加有利，因为狭窄的街道和高耸的房屋不容易使阳光照进来，但目前宽敞的地带没有可以避暑的阴凉地方，从而也就显得更热了。

(44) 以上就是在人类谋虑所及的范围内所作的预防措施。继而又设法采取平息神怒的措施，于是人们便向西比拉预言书请示。根据预言书的指示，

部的一些城市里还保存着。

鲁娜神 (Luna) 即月神，她的神殿在阿文提努姆山上。

大祭坛 (Ara Maxima) 和赫尔克里士神殿在牛场 (Forum Boarium)。

朱庇特·司塔托尔、努玛宫 (即后来的王宫, Regia) 和维司塔的圣所都在帕拉提努斯山的北侧。

这里大概是指帕拉提努斯山上的图书馆被焚毁的事情，不过没有直接的证明可以说明这件事。

公元前 390 年，阿里亚河 (Allia, 台伯河左方的支流，位于罗马以北) 一役之后，高卢人焚烧了罗马，而在这两次大火之间的四百五十四年大略可以计算成四百十八年加四百十八月再加四百十八日 (四百十八月折合差两个月三十五年，四百十八日减去二月，若每月按三十一日计，则为三百六十六日即一年，三十六年加四百十八年，正好是四百五十四年)。里普西乌斯和后来许多编者都未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直到 1843 年才由格罗提芬 (Grotefend) 解答出来。

对武尔卡努斯、凯列司和普洛西尔皮娜举行公开的祈祷。优诺也受到了已婚的主妇们的慰解，地点起初是在卡披托里乌姆神殿，后来是在离罗马最近的一个沿海地点，在那里人们把海水汲上来，用以喷洒神殿和女神的神像。所有有夫之妇都要参加礼宴和整夜不眠。但不拘是人为的措施，不拘是皇帝的慷慨赠赐，还是各种平息神怒的措施，都不能使传到外面去的丑闻平息下去，更不能使人们不相信这次大火是故意放起来的。因此尼禄为了辟谣，便找到了这样一类人作为替身的罪犯，用各种残酷之极的手段惩罚他们，这些人都因作恶多端而受到憎恶，群众则把这些人称为基督徒。他们的创始人基督，在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便被皇帝的代理官彭提乌斯·彼拉图斯处死了。这种有害的迷信虽一时受到抑制，但是不仅在犹太、即这一灾害的发源地，而且在首都本城（世界上所有可怕的或可耻的事情都集中在这里，并且十分猖獗）再度流行起来。

起初，尼禄把那些自己承认为基督徒的人都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又有大量的人被判了罪，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放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他们在临死时还遭到讪笑：他们被披上了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而死；或是他们被钉上十字架，而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就被点着当作黑夜照明的灯火。尼禄把自己的花园提供出来作为游览之所，他还在他的竞技场举行比赛，他自己则穿着驭者的服装混在人群里或是站在他的马车上。尽管基督徒的罪行完全当得起这种极其残酷的惩罚，但他们依旧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不是为着国家的利益，而是牺牲于一个人的残暴手段之下的。

(45) 这时为了勒索金钱，意大利本土到处都受到了搜刮。行省、联盟城市和所谓自由市都败落了。诸神自己也未能逃脱这次劫掠：因为首都的神殿里由世世代代的罗马人民在凯旋或还愿时，在昌盛幸福时或危惧时所呈献的黄金都被劫夺一空。但是在亚细亚和阿凯亚，则不仅仅是供物，就是神像也都被夺走，因为被派到那两个行省去的是阿克拉图斯和谢孔都斯·卡尔里那斯。阿克拉图斯是个无恶不作的被释奴隶；谢孔都斯在口头上自称精通希腊哲学，但是他的人品却同德行毫不相干。

谣传塞内加为了使自己不沾染这一演神的罪行所引起的憎恨情绪，曾请假到遥远的乡间别墅去。但是当他的这个请求遭到拒绝时，他就装病说是神

即著名的金宫（Domus Aurea），这一建筑使得皇帝承认，他“开始有了象人一样的住所”。苏埃托尼乌斯列举了他那短暂的豪奢生活（参见《尼禄传》，第31章）。1913年韦格（Weege）写了一篇专论《尼禄的金宫》（Das Goldene Haus des Nero）。它被维斯帕西亚努斯摧毁，而他的圆形剧场（Colosseum）占金宫旧址的十分之一。

整修优利乌斯港之后，人们就可以从拜阿伊湾进入湖内（参见本书第14卷，第5章注）。这条运河是要向北入台伯河，开凿时所使用的劳动力是从帝国各地调来的囚犯，运河的长度估计有一百六十罗马里（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1章）。

这是南部拉提乌姆地方沃尔斯奇人的山区和大海之间一块约三十英里长、六到十一英里宽的浸水的热病流行地区。

这一工程的目的除了疏干沼地之外，还可以使运粮船不致再走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毫无屏障的和危险的沿海航路。

这里指康帕尼亚的两种碎晶凝灰岩（peperino）——后一种是在阿尔巴努斯山开采的，前一种则是在提沃利（Tivoli）和佛拉司卡提（Frascati）之间的坑道开采的。

经痛，把自己关在寝室里不出来。根据某些人的记载，塞内加的一个名叫克里欧尼库斯的被释奴隶曾奉尼禄之命要毒死塞内加。但是塞内加却逃避了这一阴谋：这或是因为阴谋者自己坦白了，或是因为他自己的恐惧心情——原来他的食物极为简素，他只吃野地上生产的果子，在很渴的时候就去喝泉水。

(46) 大概在这同时，普列涅斯特城 的一群剑奴企图发起暴动，但暴动被当地驻守的一队士兵镇压下去了。不过，那些照例不是受到叛乱的引诱就是为叛乱所吓倒的人民群众，却早已在谈论着斯巴达克斯 和过去的灾祸了。不久之后又传来了海上的灾祸的消息。这次灾祸不是战争所引起的（要知道在任何时候都不象目前这样完全平静），但是尼禄却下令海军在规定的时期里返回康帕尼亚，可是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在海上会遇到危险。因此舵手就不顾海上的狂风而从佛尔米埃出发，当他们企图绕过米塞努姆海岬的时候，一阵猛烈的西南风把他们吹到库麦的海岸上去，使他们损失了许多三层桨船只和大批小船。

(47) 这年年底，到处都传说着预示灾难即将临头的朕兆——空前频繁的雷电；一颗彗星的出现（对于这个朕兆，尼禄照例是用贵族的血加以抵偿）；人或兽类的双头怪胎，它们或是被抛到外面，或是在牺牲的腹内发现，因为按照规定，屠宰的牺牲都必须是怀孕的。此外，在普拉肯提亚 地方的道旁生了一只小牛，小牛的头和一条腿长在一起。随后预言者就解释说，世上会有另一头这样的牛产生出来；不过这头小牛既不强壮，又不是秘密的，因为它在子宫内部便已被压成畸形，并且是在路旁生产出来的。

(48) 在西里乌斯·涅尔瓦和维司提努斯·阿提库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一项阴谋刚刚策划，立刻就发展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元老、骑士、士兵甚至妇女们自己都争先恐后参加了这一阴谋，他们这样做不单纯是由于憎恶尼禄，而且也是由于他们对盖乌斯·披索 的偏爱。披索出身卡尔普尔尼乌斯家族，父系的血统高贵，他身上集中了好多显贵家族的血统。他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这或是由于他的崇高德行，或是由于一些令人看起来类似崇高德行的引人注目的品质。原来他曾利用他的口才为他的国人在法庭上进行辩护，他又非常慷慨地帮助自己的朋友。甚至对于陌生人，他在谈话和交往时都十分谦逊。他还具有一些天生的优点：身材颀长，容貌英俊。

他的性格并不凝重，私生活也有些随便：他十分轻佻，喜好夸耀，有时甚至非常放荡——然而这个特色却是大多数的人所赞许的，因为在这样多坏事的引诱之下，他们并不希望一国首脑的性格严格或是过分严峻。

(49) 阴谋并不是由于披索本人的倡议策划起来的。同时我个人也很难说准谁是阴谋的发起人，是谁策划的一个有许多人参加的阴谋。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近卫军的一名将领和百人团长苏尔皮奇乌斯·阿司佩尔始

Vulcan，火与锻冶之神，朱庇特神和优诺女神之子，维娜丝女神之夫。

Ceres，农业、谷物之神。朱庇特神和她生了普洛西尔皮娜（Proserpine）。

参见前注。地狱之神普鲁托（Pluto）之妻。

在非教会的拉丁语文献中只有这里提到此人。在中文官话本圣经中译为彼拉多。

这一点说明当时对犹太人已经是被歧视的。

今天的帕利司特里那（Palestrina）。从有士兵守卫这一点来看，剑奴是属于皇帝的训练所的（参见本书第11卷，第35章注）。

参见本书第3卷，第73章注。

终是阴谋的最坚决的参加者，他们的英勇不屈的死亡便证明了这一点；安奈乌斯·路卡努斯和普劳提乌斯·拉提拉努斯则是把他们的强烈的憎恨寄托在阴谋里。路卡努斯这样做有他的私人的动机，因为尼禄压制他的诗名，并且命令他不要发表他的诗作。原来尼禄竟然自视甚高地认为自己的诗可以同路卡努斯相比。已经当选为执政官的拉提拉努斯所以参加这一阴谋不是出于个人的怨恨，而是从热爱祖国一点着眼。另一方面，佛拉维乌斯·司凯维努斯和阿弗拉尼乌斯·克温提亚努斯这两个元老却一反自己向来的臭名，而带头参预了这样一件冒险事件，因为司凯维努斯的脑力毁于放荡的行径，他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昏昏沉沉的鬼混；克温提亚努斯则是个臭名昭著的坏蛋，他曾被尼禄在一首下流的诗里攻击过，现在他一心想对这一侮辱进行报复。

(50) 于是，他们就在他们自己人或他们的朋友们中间散布有关皇帝的罪行，帝国即将崩溃以及必须选一个人来挽救腐朽的社会等等的流言蜚语。他们拉进了克劳狄乌斯·塞内奇奥、凯尔瓦里乌斯·普洛库路斯、乌尔卡奇乌斯·阿拉里库斯、优利乌斯·奥古里努斯、穆纳提乌斯·格拉图斯、安托尼乌斯·纳塔里斯和玛尔奇乌斯·费司图斯，这些人都是罗马骑士。在这些人的中间，塞内奇奥是尼禄的主要密友之一，那时他甚至还同皇帝保持着表面上的友谊，从而他就比别人有遭到更多危险的机会。纳塔里斯参预了披索的一切机密计划。其他人则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出路才希望变革的。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苏布里乌斯和苏尔皮奇乌斯之外，近卫军将领伽维乌斯·西尔瓦努斯和司塔提乌斯·普洛克苏木斯以及百人团长马克西姆斯·司考路斯和维尼图斯·保路斯是军人中参加了这次阴谋的。但是人们认为，他们的主要力量在于近卫军长官法伊尼乌斯·路福斯。他的令人尊敬的行为和刚正的品格在尼禄眼里抵不上提盖里努斯的残暴和贪欲。提盖里努斯不但毁谤法伊尼乌斯，而且还不断提出了如下的说法使他感到不安：法伊尼乌斯是阿格里披娜的情夫，到现在还悼念着她，并且决心为她复仇。

因此，当法伊尼乌斯的反复多次的声明使得阴谋者深信近卫军长官本人也参加了他们的阴谋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更积极地讨论起暗杀的时间和地点来了。据说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曾想利用尼禄在台上歌唱时，或是当宫殿起火，尼禄在没有侍卫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在夜间这里那里乱跑时，向尼禄发动袭击。在后一种情况之下，有利之处是只有皇帝一人在那里而便于下手，但在前一种情况之下，却有大批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他所成就的这一英勇业绩，这是很为使他神往的。但是只有贪生怕死的思想，也就是那些壮举的宿敌，才使他不敢贸然下手。

(51) 就在这时，当他们仍然在踌躇观望，仍然在希望和恐惧中动摇而

海军打算从佛尔米埃（今天的摩拉·迪·伽伊塔，Moladi Ga(ta)）沿着拉提乌姆的海岸回到米塞努姆的基地去。

今天的披亚岑扎（Piacenza）。

从本书第 14 卷第 65 章最后一句话来判断，在公元 63 年这一阴谋至少已经在策划中了，如果本卷第 50 章的 *ardente domo*（参见该章注）是正确的，则可以想见这一阴谋在罗马大火时期已经成熟了。

奇怪的是，他的双亲是何许人已不能确定。我们只知道他在公元 37 年结婚，但是参加他的婚礼的卡里古拉却夺去了他的妻子（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 25 章）；两年之后（？）他被放逐；还知道，在克劳狄乌斯当政时期，他返回罗马，担任过执政官，后来又从他母亲那里接受了一笔财产（参见优维纳尔：《讽刺诗》，第 5 卷，第 109 行）。

不敢立即动手的时候，一个名叫埃皮卡里丝的女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知道了这件事情，便开始鼓动和责备阴谋者。这个女人对于任何荣耀的事情过去是从来不感兴趣的。最后，她对他们的动作迟缓再也忍耐不住，而且这时她又恰好在康帕尼亚，因此她便尽力游说米塞努姆的海军军官，并把他们拉进了这一阴谋。这次勾结是这样开始的。在舰队里有一个名叫沃路西乌斯·普洛库路斯的海军将领，这个人曾参加过尼禄谋杀自己母亲的勾当，但是在他看来，他虽然为皇帝干了这样一件重大的罪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升迁。同这个女人先前便相识的这个人（也可能他们是不久以前才相识的），透露了他先前给尼禄干的罪行，并说尼禄对他又是何等刻薄寡恩，接着他便大发牢骚，声称一有机会便要同尼禄算账。他的这种说法表明，他可以被拉进这一阴谋并引入更多的参加者。人们认为，海军的协助不是一件小事，它有很多方便的下手机会，因为尼禄喜欢经常在普提欧里和米塞努姆附近的海面上乘船游览。

于是埃皮卡里丝便更进一步，列举了皇帝的各种罪行：“他任何东西都不留给元老院 或是人民！但是人们已经想出了一项*对策可以使尼禄为他的祸国殃民的罪行付出代价。普洛库路斯只消准备做他份内的事，这就是使他手下那些最坚决的人参加阴谋。然后他就可以等候按功领赏了。”

但是她却没有谈出参加阴谋的人们的名字。因此，当普洛库路斯把他所听到的一切报告给尼禄的时候，他的揭发并不能生效。因为埃披卡里丝被召来同告密的普洛库路斯对质，但对方既然举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她自然就很容易使对方哑口无言了。不过她本人还是被押了起来，因为尼禄怀疑这些话即使没有证明是真实的，却也不一定就是假的。

（52）阴谋者十分害怕事情被人泄露出去，于是他们决定赶快在拜阿伊地方披索的一座别墅中动手。因为凯撒十分欣赏这座别墅的风光，因此就常常到这里来尽情地沐浴或是饮宴，这时他不但不带侍卫，而且还免除了皇帝应有的一切单调乏味的仪仗。但是披索拒绝了，他的借口是“如果他们用皇帝——不管这是多么可鄙的一个皇帝——的血玷污了神圣的宴席和好客诸神的话”，将会给人们造成十分不快的印象。他说，罗马是他们动手的较好的地方，他们应在他那用人民血汗修建的、被人憎恶的宫殿里，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他们应做的事情。

披索这话是讲给参加阴谋的人们听的，但是在内心里他还有秘而未宣的顾虑；这就是，出身高贵，受过盖乌斯·卡西乌斯 的教育的路奇乌斯·西拉努斯 有充分的资格担任任何显赫的职位，而正是这个人有可能掌握皇帝的统治大权。而且那些未参加阴谋的人或是怜悯尼禄之被杀的人，会立刻拥戴他为皇帝。人们都相信，披索这时还担心执政官维司提努斯会加以干预，他害

这些品质在《披索赞》（*Laus Pisonis*）里曾谈到过，这是一个年轻而又贫困的作者所写的一首有二百六十一行的抑扬六步格的诗。摩里斯·豪普特（*Maurice Haupt*）和拉赫曼（*Lachmann*）认为这个诗人就是田园诗人卡尔普尔尼乌斯（*Calpurnius*）。

克劳狄乌斯任命的 不列颠驻军的统帅奥路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的侄子；他曾被牵连到美撒里娜和西里乌斯的丑事里去，但因为他的叔父的关系而被赦免（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36 章）；尼禄使他回到了元老院（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11 章）。他在科埃里乌斯山上的巨大邸宅被康司坦丁送给了教皇，因而他的名字现在还保存在拉德兰宫这一名称上面。

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12 章。

怕维司提努斯会乘机恢复共和制度或是选任另一个人为皇帝，从而把国家变成他私人的赠礼。尽管尼禄后来利用阴谋的罪名向一个无辜的人发泄了他的长期以来的憎恨情绪，但实际上维司提努斯和阴谋毫无关系。

(53) 最后，他们决定在为凯列司神举行赛马会的那一天 执行自己的计划。皇帝虽然很少离开自己的宫殿，而总是把自己关在宫殿或花园里，但每逢有赛马的时候他照例是到场的，而且在观看比赛的欢乐气氛里，要接近他也比较容易。他们实现阴谋的程序是这样的。拉提拉努斯以要求财政上的援助为借口跪到皇帝的面前恳求他，并在皇帝不注意的时候把他摔倒在地上并把他捉住，因为拉提拉努斯不仅性格勇猛，而且又魁梧有力。皇帝一旦全身仰卧被压倒在地上不能动转，将领、百人团长和其余有胆量的人自然可以跑上来把他杀死了。司凯维努斯自愿担任主要的刺客，他从费伦提努姆城 的安全神殿——另一些人说是幸福神殿——取来了一把匕首，经常把它带在身上，作为完成一件大事时使用的神授的武器。

在这期间，披索应当在凯列司神殿等候着；近卫军长官法伊尼乌斯和其他人将要把他从那里召出去，并把他带往近卫军的军营：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安托尼娅要和他同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取得群众的同意。这是普利尼的说法。至于我个人，则不管他的说法价值如何，我都不想去隐瞒它，尽管下述两种设想看来都是荒谬的：一是安托尼娅竟然会把自己的名誉和安全用来作为一项很不可靠的赌注；一是对自己的妻子忠诚得出名的披索竟然愿意再同别人结婚——除非他的权力欲确实在他身上压倒了一切其他的想法。

(54) 虽然如此，令人惊讶的是，由这样一些不同地位和等级、不同年龄和性别、富人和穷人参加的阴谋，竟能完全保持秘密，直到最后才在司凯维努斯家中败露。在打算动手的前一天，司凯维努斯同安托尼乌斯·纳塔里斯进行了一次长谈。长谈之后，他便回到家里，正式签署了他的遗嘱。当他把前面提到的那把匕首从鞘中抽出时，他抱怨说，匕首多年未用，已经变钝了，于是他便命令他的一名被释奴隶米利库斯把它在砥石上磨快、磨光。同时他又开始安排了一顿比平时要精美的晚餐，并且把自由给予他心爱的奴隶，还有一些奴隶从他那里得到了金钱的赏赐。他本人是郁郁不乐的，并且显然是在深思着什么，尽管在表面上，他还是强作欢笑地同人们漫无条理地搭讪着。最后，他又吩咐这同一个米利库斯准备包扎伤口用的绷带和止血用品。

米利库斯可能知道这次阴谋，但直到这时为止他一直是忠诚的。也可能，正象一般所传说的那样，他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阴谋，而直到这时他才开始怀疑起来。但是关于后来的情况，大家的说法却是一致的[>]。当这个奴性未除的人考虑到出卖主人的报酬的时候，他眼前立刻浮现出了无限的财富和权力，而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良心、他的主人的安全、他从主人手里取得的自由，却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他的妻子也给他提供了更加卑鄙的妇人之见，因为她指给了他又一个值得害怕的理由：许多被释奴隶和奴隶都在旁边和他同样地看到了这些事情：“一个人保持缄默管不了什么用，但是

参见本书第 14 卷，第 51 章。

ardente domo 不是原文，然而还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订正。

据哈姆的意见增（ neque populo ）。

法学家（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11 章等）。

只有第一个告密的人才资格领到赏金。”

(55) 于是在天刚亮的时候，米利库斯立刻就到塞尔维里乌斯花园去。起初那里的人不许他进去，但是当他坚持说有极其重要的可怕的消息要报告的时候，他才被门卫带到尼禄的被释奴隶埃帕普洛狄图斯那里去，埃帕普洛狄图斯又领他去见尼禄。米利库斯于是把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报告给尼禄，向尼禄揭露了阴谋者的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性质以及他所听到或猜测到的所有其余的一切。他还把准备用来谋杀的匕首拿了出来，并要求把被告召来。士兵们赶快地把司凯维努斯捉了来，但是司凯维努斯根本否认这样的罪行。

他为自己辩解说：“被拿来作为罪证的匕首是他家多年以来的传家宝物，匕首一向保存在他的寝室里，它是被他的被释奴隶无耻地偷出来的。他用来写他的遗嘱的木板也是常常重加签署的，所以不需要特别注明什么日期。先前他也曾把自由和金钱给予自己的奴隶，只是这一次给得比较放手，但理由却也简单：他的财产比从前少了，他的债权人也逼得越来越紧了，因此他势必要为他的遗嘱担心了。至于他吃饭的事，在这方面他永远是不吝惜钱的。他在生活中一直是喜欢享乐的，而且几乎是严格的批评者所看不惯的。他根本不曾要别人给他准备什么包扎伤口的绷带，倒是这个诬告者由于他的其他说法很明显地站不住脚，所以他才又捏造了这样一项罪名，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诬告者总是想怎样讲就可以怎样讲的。”

接着他便理直气壮地把这个被释奴隶说成是一个品质极坏的恶棍。他的表情和语气充满了这样的自信，以致告密者的话眼看就要不能成立了。但是这时米利库斯记起了他的妻子提醒给他的话：安托尼乌斯·纳塔里斯曾同司凯维努斯在暗中进行过一次长谈，而他们两个人又都是盖乌斯·披索的密友。

(56) 于是召来纳塔里斯。他们二人分别被询以他们交谈的性质和主题。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回答合不到一处，尼禄现在才开始怀疑起来。两个人于是就被加上了镣铐。

他们在看到拷问的情况并受到拷问的威胁时便不能坚持了。但首先是纳塔里斯软了下来。纳塔里斯更加熟悉全部阴谋的内情，同时又是一个比较老练的控告者，因而他先是供出了披索，后来又提到了安奈乌斯·塞内加的名字。他这样做或许因为他曾是塞内加和披索的调解人，或许因为他知道尼禄对塞内加恨之入骨，早就想寻找机会除掉塞内加，这样他就可以讨好尼禄了。在纳塔里斯进行了这样的揭露之后，同样是个软骨头的司凯维努斯看到真相既已大白，再沉默也没有什么用处，于是就把其余的阴谋参加者也都供了出来。在这些人中间，路卡努斯、克温提亚努斯和塞内奇奥长时期不承认自己参加过阴谋。最后，在他们得到了不予惩处的保证之后，他们才为了给他们之迟迟不肯招供进行辩解而出卖了他们最亲近的人。路卡努斯出卖了他的母亲阿奇里娅；克温提亚努斯和塞内奇奥则分别供出了他们最要好的朋友格里提乌斯·伽路斯和安尼乌斯·波里欧。

(57) 这时尼禄才想起，由于沃路西乌斯·普洛库路斯的告密，那个叫做埃皮卡里丝的女人还在扣押着。他认为一个女人的血肉之躯肯定是受不了

马尔库斯·西提努斯的儿子（参见本书第13卷，第1章）。如果不算尼禄的话，他是奥古斯都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

凯利亚里亚节（Cerialia）的日期是4月12—19日，在开头和结束的日子里举行赛马。

痛苦的，于是他就下令对她进行严刑拷打。然而不拘是鞭笞、火烙还是拷问者在这个女人表示抗拒时只会使他们加重刑罚的愤怒，都不能使她改口承认自己的罪状。她就这样地熬过了第一天的拷问。第二天，她是被放到椅子上抬来重新进行拷问的，因为她那被打断的肢体已经使她无法站起来了。但是在半途里，她却把她那系在胸部的带子解下来结成环子挂在椅子的顶盖上，然后把自己的脖子伸了进去，用力把自己的全身重量吊在上面，这样就窒住了她剩下的仅有的一口气。她虽然是一名被释奴隶，一个女人，但是在这种极其可怕的严刑拷问之下，竟然掩护了同她没有关系的，而且几乎是素不相识的男子。这样她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特别是把罗马的那些生而自由的男子、骑士和元老们比得黯然无光：因为这些人尽管没有受到任何拷问，每人却依旧出卖了自己的最亲近的人。要知道，路卡努斯本人、塞内奇奥和克温提亚努斯也把他们的同谋者全都招供出来了。另一方面，尼禄虽然大大地加强了她的近卫部队的力量，却还是日益害怕起来。

(58) 他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他在整个罗马都实行了戒备。城墙上配备了小队的士兵，通向罗马的海路与河道本身也被士兵封锁了。步兵和骑兵在广场和住宅、甚至在近郊地区和附近城镇到处搜索。在这些军队中间有日耳曼人，正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因而得到皇帝的信任。跟着就是一批又一批上了镣铐的人被解送和羁押在皇帝的花园门口的地方。当他们开始申诉理由的时候，审讯者认为他们对参加阴谋的人有过亲切表情，与阴谋者偶尔进行过一次谈话，参加过一次事先不知其内容的集会，同阴谋者参加过一次宴会或看过一次表演，凡此种种都被认成是罪行。而且除了尼禄和提盖里努斯的无情审讯之外，还有那没有被控告者指出名字来的法伊尼乌斯·路福斯也在那里进行野蛮的咒骂。他这样做的意图是尽力想用威吓自己同谋者的办法表明自己与阴谋无涉。当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在路福斯身旁用一个暗号向他探询，在实际审讯时他是否应抽出刀来把尼禄杀死的时候，路福斯摇了摇头，抑制住了苏布里乌斯的这一冲动，因为苏布里乌斯的手这时已经摸着自己的刀柄了。

(59) 阴谋被揭发之后，当米利库斯还在那里进行控诉而司凯维努斯也还在那里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人劝披索到军营去，或是到广场的讲坛去试探一下军队和人民的情绪。“如果他的同谋者看到他的这一行动而重新集合到他的身边，局外人自然也会跟上来。这样开始的举动会宣扬出去，而对于策划中的政变，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尼禄决不会提防这样的一个步骤。甚至勇敢的人遇到猝不及防的事件时也会手足无措。毫无疑问，只有一个提盖里努斯和自己的情妇们伴随着的这个优伶如何能用武力来应付我们的武力行动呢？在怯懦的人眼里看来也许是困难的许多事情，如果敢于尝试的话是可以

这里大概指埃特路里亚的费伦提努姆或费伦提乌姆 (Ferentium)，即今天在维提尔波 (Viterbo) 和波玛尔祚 (Bomarzo) 之间的费伦托 (Ferento)，而不一定是拉提乌姆的同名城市 (即今天阿纳尼 [Anagni] 附近的费伦提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幸福”肯定是指埃特路里亚的女神诺尔提亚 (Nortia)，而“安全”也可能是指这个女神。参见优维纳尔：《讽刺诗》，第 10 卷，第 74 行。

安托尼娅是克劳狄乌斯和埃利娅·帕伊提娜所生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2 章)。她最初嫁给格涅乌斯·彭佩乌斯，后来又嫁给法乌司图斯·苏拉。波培娅死后她拒绝了尼禄的求婚，后来以叛乱活动的罪名被处死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 35 章)。

据缪勒本增补 (consentitur>)

得到成功的！

“指望这样多的同谋者都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保守机密那是徒劳的。任何事情都抵挡不住严刑拷问或金钱的进攻啊！一定会有人来把他也捉去，最后使他落得一个很不光彩的下场。如果他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号召人们保卫自由而死，那末他的死亡就光彩得多了啊！如果他必须牺牲的话，只要他自己的死亡在他的祖先和他的后人眼里看来是完全值得的，即使士兵们不来帮他的忙而民众又把他抛开，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披索听了这些话之后完全无动于衷。他在公开的场合出现了不大一会儿，便闭居在自己家里，死心塌地地迎接死亡的到来。最后，果然有一队近卫军到他这里来；这些军队都是最近才补充进来的新兵，他们是特意被尼禄选出来担任这项任务的，因为他担心老兵可能会对披索表示同情。披索选择的死法是切断两臂的脉管。他的遗嘱里充满了谄媚尼禄的令人作呕的词句；他是因为爱他的妻子才出此下策的。他的妻子虽然出身卑微，但长得很美，她是披索从她的前夫、他的一位朋友多米提乌斯·西路斯那里勾引来的。她的名字是撒特里娅·伽拉。西路斯的讨好态度和伽拉的淫荡行为，使披索更显得寡廉鲜耻。

(60) 尼禄随即把当选的执政官普劳提乌斯·拉提拉努斯也加进了被处死者的名单，而且这事又宣布得是这样迅速，以致他竟不给被处死的人以最后拥抱自己的孩子的机会，或通常用来选择自己的死法的犹豫时间。他被拖到处决奴隶的地方之后，就被一名近卫军将领司塔提乌斯杀死，他坚定地沉默不语，甚至不屑于责骂那一将领，说他同样参加了这一阴谋。

在这之后被杀的是安奈乌斯·塞内加，这对皇帝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肯定了塞内加同阴谋有联系，而是因为在毒药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他急于想用刀剑来解决塞内加的性命。实际上只有纳塔里斯提到了塞内加；而且他所说的也只是：他曾被派去看望生病的塞内加，并且向塞内加发了牢骚：“为什么他塞内加闭门不接待披索？如果他们亲密地会晤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友谊得以建立起来，岂不更好？”塞内加回答说，“常常见面交谈，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而且他个人的生存依赖于披索的安全。”近卫军将领伽维乌斯·西尔瓦努斯奉命把这些话带给塞内加，并问塞内加，纳塔里斯的话和他自己的回答是否都是真的。不知是偶然还是故意的，塞内加那天刚好从康帕尼亚回来，并且中途停留在离罗马四英里地方他的一座别墅里。近卫军将领来到他这里并在他的别墅四周设下哨兵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他于是向主人传达了皇帝的命令，主人这时正在同他的妻子彭佩娅·宝琳娜和两个朋友吃晚饭。

(61) 塞内加回答说，“纳塔里斯曾被派到他这里来，以披索的名义对他之拒绝会见披索一事表示抗议。当时他拒绝的借口是健康情况不佳，他喜欢安静。他没有理由把任何私人的安全放到他自己的安全之上，而且他的性

它的位置只能从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38章和苏埃托尼乌斯的《尼禄传》第47章约略判断出来。

他继多律弗路斯之后担任 *Libertus a libellis* (参见本书第14卷，第65章)；曾陪伴垮了台的尼禄到帕昂(Phaon)的别墅去帮助他自杀(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49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3卷，第29章)并为此而被多米提安所杀(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多米提安传》，第14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7卷，第14章)。他是埃皮克提图斯(Epictetus)的主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约瑟普斯(Josephus)在《自传》、《犹太古代史》和《反阿披昂论》中所提到的那个埃帕普洛狄图斯。

格也不喜欢谄媚。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尼禄知道得更清楚。尼禄在塞内加身上看到的更多是坦率，而不是奴颜婢膝。”当将领把这些话当着波培娅和提盖里努斯——他们是皇帝在发泄兽性时的亲密顾问——的面报告给尼禄的时候，尼禄就问，塞内加是否准备自杀。这个军官于是告诉他说，他没有看到塞内加有惊惶的神色，而且从谈话或表情看，也没有看出有任何悲伤的地方。于是他就奉命回到塞内加那里去，向他宣布死刑。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说，这将领并不是按着他来时的道路回去的，他绕道到近卫军长官法伊尼乌斯那里去，而在重述了凯撒的命令之后，就问他应不应执行尼禄的命令。但是法伊尼乌斯却劝他执行命令。命运注定他们都要成为怯懦的人。要知道西尔瓦努斯本人也是阴谋的参加者，可是现在他却把新的罪行加到他阴谋报复的罪行上去。不过，他总还是不忍亲口宣布皇帝的命令和亲眼看到塞内加的死亡，因此他便派他的一名百人团长到塞内加那里去宣布对方的死刑。

(62) 塞内加毫无畏色，他要人把写有他的遗嘱的木板拿来。百人团长不允许这样做，于是他就转向他的朋友，要他们证实这样一件事情：由于他无法对他的朋友的服务表示感谢，这样他便只能把他唯一的但是最美好的所有物，也就是他的生活方式留给它们了。如果他们把他的生活方式记在心里，那他们便可以从他们的真诚的友谊取得酬报，这就是因道德上的成就而享有的声誉。同时他又叫他们不要哭泣，要坚定起来，他有时象是说平常话，有时则使用比较严厉，甚至几乎是强制性的口吻。他问道：“他们所学的那些哲学箴言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多年来学到的在灾难临头时应有的那种理智态度到什么地方去了？尼禄的残忍谁不知道呢？他在弑母杀弟之后，除了再杀死他的监护人和教师之外，还能杀死谁呢？”

(63) 在讲了诸如此类显然是给外面的人听的话以后，他就拥抱了他的妻子，而由于当前有这样的恐怖事件逼临到她的面前，于是他就在暂时温和地祈求她，恳请她，要她不要过度悲伤——不要把这样的事永久记在心上，而是要想到他那过得极有意义的崇高的一生，这样她虽然失去了丈夫，却可以得到正当的安慰。宝琳娜的回答则是坚持要和他同死，她要求刽子手把她同时也杀死。塞内加不愿阻拦她的光荣行动，而且也不忍抛掉他全心宠爱的妻子任凭别人蹂躏，于是他就说：“我已经为你指出了在生活中得到慰解的办法，但是你宁肯选择光荣的死亡。你要树立这样一个光辉的榜样，这一点我是不反对的。让我们俩分享这一坚定的死亡勇气吧。但愿你的死亡更加光荣！”

说了这话之后，他们便各自一刀切断了自己的血管。塞内加由于上了年纪，而且简素的生活又使得他形容憔悴，因此他的血流得很慢，于是他又切断了腿部膝盖后面的血管。被巨大的痛苦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塞内加，担心他的痛苦会使他的妻子的决心受到挫折，同时又担心他自己看到妻子的痛苦时感情上又支持不了，于是他便劝她到另一间寝室去。甚至在死前，他的口才依旧不衰。他把他的秘书召了来，口授了长篇的谈话，因为谈话的全文已经发表，因此我就不在这里重述了。

主要由巴塔维亚人组成的一支骑兵队伍。它最初由奥古斯都组成，用来代替他的西班牙近卫队（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49章）。尽管这支部队是忠诚可靠的，但最后还是被伽尔巴解散了（参见苏埃托尼乌斯：《伽尔巴传》，第12章）。

这里指塞尔维里乌斯花园（参见本卷第55章）。

(64) 但是尼禄对宝琳娜并没有憎恶情绪，他不想因宝琳娜的死亡而加深人们对他的残暴行为的厌恶，因此他下令阻止她自杀。在军官的命令之下，她的奴隶和被释奴隶包扎了她的手臂，止住了她的血——不知道这时她是否已不省人事。要知道，正象通常所说的那样，坏事行千里，因此有人认为，当她认为尼禄肯定不会饶过她的时候，她就宁肯取得与丈夫同归于尽的荣誉；但后来，当她看到情况不象她想象的那样坏的时候，她就又贪生怕死了。她就这样地又活了几年，对自己故去的丈夫始终保持着令人感佩的忠诚。她的面色和四肢都十分苍白，这一点就说明她的生命力业已耗竭到什么程度了。

这时，塞内加依旧是没有马上就死，因此他就请司塔提乌斯·安奈乌斯——这个人是他长久以来信任的忠诚的老朋友，并且是一位能干的医生——把毒药给他。这毒药很久以前便已准备好了，本来是用来毒杀被雅典的国家法庭已经定罪的犯人的。毒药拿来之后，塞内加就吞了下去，但是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四肢已经冷却了，他的身体已经不再能感受毒药的作用了。最后，他把自己泡在一盆热水里面，用盆里的一些水洒在他身旁的那些奴隶身上，并说这是向解放者朱庇特神行灌奠之礼。继而他被抬去洗蒸汽浴，结果才在那里窒息致死。在火葬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这是他自己在遗嘱中吩咐的，他这遗嘱还是在他的财富和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写的，但那时他已经考虑到他临终时的问题了。

(65) 外面谣传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和近卫军的一些百人团长在塞内加知悉的情况下私下商定，尼禄一旦被披索一派的人打死，披索跟着也要被杀死，然后把帝国大权交给塞内加。这样做，就好象塞内加是由于他的突出的德行才被一些同阴谋无关的清白的人拥戴出来取得最高大权似的。此外，外面还传说着佛拉乌斯的这样一句话：“就无耻这一点而论，那末赶走一个竖琴歌手而用一名悲剧演员来代替他，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要知道，披索穿着戏装唱戏是可以同尼禄拿着竖琴唱歌相比的。

(66) 但是军事阴谋本身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告发者不能再忍耐法伊尼乌斯·路福斯那种既是同谋犯又是审讯者的双重身分，因此他们便气愤地把他揭发出来了。故而正当法伊尼乌斯在那里申斥和恐吓的时候，司凯维努斯却有礼貌地嘲笑他说，任何人对阴谋都不象法伊尼乌斯知道得那样清楚，倒是他应当向他的这样一位仁慈的皇帝表示感激呢。对这样的话，他既不能用言语，又不能用沉默表示反驳。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上话来，这表明他心里是十分惊慌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其余的人，特别是罗马骑士凯尔瓦里乌斯·普洛库路斯，便尽一切力量控诉他的罪行。在皇帝的命令下，他被附近侍立的一名普通士兵卡西乌斯捉住和捆绑起来了，这名士兵所以被选来侍立在尼禄身旁，就是因为他是特别孔武有力的。

(67) 不久之后，通过同是这些阴谋者的作证，他们又搞垮了将领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起初他想以性格不同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一个象他这

这里指近卫军的军营。

此处拉丁文原文的含义不甚清楚。

即埃司克维里努斯广场 (Campus Esquilinus) 上的谢索里乌姆 (Sessorium, 直译是住所)。帕特洛比乌斯 (Patrobius) 的奴隶把伽尔巴的头就抛在这里。(参见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28章)。埃皮克提图斯也曾经提到过拉提拉努斯的勇气。

样的武人决不会同那些手无寸铁的女人的家伙们混到一起干那种冒险勾当。继而在对他进一步加紧追问的时候，他就干脆承认下来并以此为荣了。尼禄问他，他出于什么动机竟然会使他忘记他所发下的军人的誓愿；他回答说：“因为我恨你。当你值得受人们的爱戴的时候，全军的人对你都是同样忠诚的。但是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驾着马车赛马的家伙、一个优伶、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我把他的话原样地记录下来，因为他的这些话和塞内加的话不同，它们并没有公布过。一个军人的坦率而强烈的感情是同样值得介绍的。大家知道，在这一阴谋里没有任何别的话使尼禄听了更感到刺耳的了，因为尼禄一方面尽管不惜干出任何罪行，但另一方面，他却不习惯于被人指出他干的是什么勾当。佛拉乌斯的处刑被委托给一个名叫维亚尼乌斯·尼格尔的将领。尼格尔下令在附近的土地上挖掘了一个墓穴，但是佛拉乌斯在那里却嘲笑说，这个墓穴挖得既不够深又不够宽。他向他身旁的士兵们说：“甚至在这里士兵训练得也很糟糕！”当行刑的人要他把脖子伸直不要动的时候，他说：“我只希望你下刀时也干得同样地干脆！”全身抖得很厉害的将领砍了两刀，好不容易才把头砍了下来。但他却向尼禄吹嘘自己的残暴，说他一刀半就把他杀死了。

(68) 苏尔皮奇乌斯·阿司佩尔随之就树立了威武不能屈的又一个范例。当皇帝问他，为什么他想谋杀他的时候，他简略地回答说，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挽救象他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人。于是他使得到了命定的惩罚。其他的百人团长在临刑时也没有沾辱自己人格的表现。可是法伊尼乌斯·路福斯却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决心，他甚至在遗嘱里悲伤不已。

尼禄还想把罪名加到执政官维司提努斯身上，因为他认为这个人性格暴烈，而且是敌视他的。但是阴谋者并没有让他了解他们的计划——有些人是因为长久以来同他不合，但大多数的人则因为他这个人刚愎自用，无法与之共事。尼禄恨他，是因为同他有过密切交往。对于皇帝的卑怯无能，维司提努斯了解得很清楚，并且十分鄙视。尼禄很怕这位常常用粗鲁的玩笑嘲弄他并且盛气凌人的朋友。因为，这些玩笑如果都有事实的根据，那就会留下辛辣难受的回忆。

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因素。维司提努斯最近同一个叫司塔提里娅·美撒里娜的女人结了婚，虽然维司提努斯十分清楚地知道，她的情夫之中就有凯撒。

(69) 尼禄找不到他的罪名，又找不到原告，便不能担任审判官的角色，于是干脆施用专制的武力：他派出将领盖列拉努斯率领一中队士兵，命令他“对执政官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占领可以称之为他的城堡的地方，并镇压他的由青年组成的一支精锐队伍”。原来维司提努斯有一所俯临广场的房屋，还有一队年纪一般大小的漂亮奴隶作为他的随从。那一天正是他结束他的执政官职务的一天；当士兵进来说，他们的将领要找他的时候，他正在设晚宴：也许是他根本不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是他力图掩盖他所担心的任何事情，他一听到士兵的话立刻就站起来，很快地安排好了一切。他把自己关

塞内加否认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他个人的生存依赖于披索的安全”。他不可能认真地讲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认为只有皇帝的安全在他本人的安全之上。他也不可能为了应酬而讲这样的话，因为这种讨好的做法不合他的性格。

参见本书第13卷，第20章注。

在寝室里，把医生叫来切断了他自己的血管：在他还有足够的精力而没有感到致命的影响时，他就被抬往浴室并被投到热水里去，一句自叹自怜的话也没有讲。这时同他一道晚餐的客人则被守卫们包围起来，直到夜深才被放回。尼禄设想那些参加宴会的人在宴会后等待自己丧命时那一副狼狈相，他笑得合不拢嘴。他说，这些人参加了执政官的宴会，这一下已够他们受的了。

(70)接着他又下令处死路卡努斯。路卡努斯的血在流着，他觉得他的手脚变冷，生命正从手指足尖上一点一点地消失，只是心脏却还有微热和知觉。这时路卡努斯记起了他自己的一首诗中的一节，他曾在这首诗里描写一个以同样方式死去的受伤士兵，于是他就背诵这些诗句。这就是他临终前说的话。继而塞内奇奥、克温提亚努斯和司凯维努斯和参加阴谋的其他人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塞内奇奥等三人在临终时一反他们过去一贯的怯懦表现；至于参加阴谋的其他人，他们就没有任何值得我们追忆的言论和行动了。

(71)这时，城里到处都举行葬仪，在卡披托里乌姆神殿里则堆满了烧烤过的牺牲。这里是由于一家的儿子被杀，那里是由于一个兄弟、亲戚或朋友被杀；人们向上天感恩，用月桂的花环装点他们的房屋，跪在皇帝面前不断吻他的手。尼禄认为这些做法是欢乐的表现，于是他就赦免了安托尼乌斯·纳塔里斯和凯尔瓦里乌斯·普洛库路斯，因为他们迅速地把阴谋的内容向尼禄作了报告。米利库斯因为得到的赏赐而富了起来，并且采取了希腊语的“救星”一词作为自己的称号。在将领当中，伽维乌斯·西尔瓦努斯虽然被免了罪，却自戕了；司塔提乌斯·普洛克苏木斯也得到了皇帝的赦免，但是他也用离奇的手法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从而使这一赦免归于无效。随后，……彭佩乌斯、科尔涅里乌斯·玛尔提亚里斯、佛拉维乌斯·涅波斯和司塔提乌斯·多米提乌斯都被免了职，理由是：他们虽然不憎恨凯撒，但是在外边，人们却说他们很恨他。诺维乌斯·普利斯库斯受到了放逐，因为他是塞内加的朋友；格里提乌斯·伽路斯和安尼乌斯·波里欧也受到了放逐，他们几乎不能说是被判罪，而只是被弄得没有面子而已。陪伴着普利斯库斯的是他的妻子阿尔托里娅·佛拉奇拉，陪伴着伽路斯的是他的情妇埃格纳提娅·玛克西米拉，这是一个拥有巨大财产的女人，这笔财产起初一点也没有受到侵犯，但后来却被没收了——这两种情况同样都提高了她的声誉。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也被放逐了：参加这次阴谋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上却是尼禄讨厌他，因为他是波培娅的前夫。对维尔吉尼乌斯·佛拉乌斯和穆

这种毒药，据认为是精选的毒芹。

在本书第16卷的第35章里，特拉塞亚说过同样的话。据说，除去尼禄的钱币和在一个历表里有这样的拉丁文译法（解放者朱庇特，Jupiter liberator）之外，只有这一个地方出现过这样的称呼。

披索也和皇帝本人常常做的那样，在抒情悲剧中担任主角。苏埃托尼乌斯在《尼禄传》第21章里就说：“在其他的歌当中，他唱了《分娩中的卡纳凯》、《弑母者欧列斯特斯》、《厄伊狄普斯的失明》和《赫尔克里士的发狂》”（inter cetera cantavit Canacem parturientem, Orestem matricidam, Oedipodem occaecatum, Herculem insanum.）这种表演的详情大部分已经不清楚了。

她是在本书第6卷第11章中所提到的那个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的玄孙女一辈。波培娅死后，她就成了尼禄的妻子，尼禄是她的第五个丈夫。奥托原定要娶她为妻，他的最后两封信就是写给她和她的姊妹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托传》，第10章）。

罗马人在吃饭时是半卧式的。一排卧床围在饭桌的周边。

索尼乌斯·路福斯来说，放逐是他们的显赫的声名招来的。原来维尔吉尼乌斯是青年人的著名的演说教师，穆索尼乌斯则是他们的杰出的哲学教师。克路维狄耶努斯·克维耶图斯、优利乌斯·阿格里帕、布利提乌斯·卡图里努斯、佩特洛尼乌斯·普利斯库斯和优利乌斯·阿尔提努斯则好象是一整批犯人那样地被放逐到爱琴海的岛屿上去。但是司凯维努斯的妻子凯迪奇娅和凯森尼乌斯·玛克西姆斯 却被赶出了意大利，他们两人是直到被判罪的时候——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也受到了审判。路卡努斯的母亲阿奇里娅被放了过去：没有被赦免，但也没有受到惩处。

(72) 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尼禄便把军队召集起来，赏给每名士兵两千谢司特提乌斯，此外还免除了士兵口粮的价款——先前他们的口粮是要按市价付钱的。接着就仿佛象是要列举一次战争中的功勋似的，他召集了元老院会议，并且把凯旋的荣誉授予担任过执政官的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当选的行政长官科凯乌斯·涅尔瓦 和近卫军长官提盖里努斯。他把涅尔瓦和提盖里努斯提拔到这种程度：不仅把他们那穿着凯旋服装的像立在广场上，而且还把他们的像立在宫殿里面。执政官的标记被通令授给了尼姆披狄乌斯·撒比努斯…… 。因为这个尼姆披狄乌斯在我的书里是第一次出现，所以在这里我要对他作个简略的介绍；而且他还是参加罗马的即将到来的悲剧的一个人物。他是个被释女奴隶 的儿子，这个十分漂亮的被释女奴隶过去就在皇帝的奴隶和被释奴隶中间干卖淫的勾当。但尼姆披狄乌斯自称是盖乌斯·凯撒的儿子，因为他恰巧也生得身材高大，面色阴沉。甚至喜欢寻花问柳的盖乌斯也许曾经和别人一道玩弄过这个人的母亲。……

(73) 但是尼禄在元老院发言之后，随即向人民发布了一道敕令，还以文件汇编的形式公布了告发者的揭发材料和被定罪者所供认的罪状。因为这时外面人们的谈论一般都认为他是出于忌妒或恐惧的动机才杀害了一批显要而无辜的罗马公民的。然而一次阴谋从发起到成熟，最后它的参加者又不得不认罪，对于这样的事实，不但当时苦心探索事实真相的人们已经不怀疑，就是在尼禄死后返回罗马的那些亡命者对这一点也不否认。但是在元老院，当所有的元老，特别是那些最感悲痛的人，又都在屈身献媚的时候，那位被自己的兄弟塞内加的死亡弄得惶惶不安、正在请求皇帝保全他自己的性命的

可能是指路卡努斯第3卷第642行以次“躯体的下半部已经使没有内脏的四肢听任死亡的摆布，但当肺部还能呼吸、而心脏还有热力的时候，在人体的这一部分，死亡久久不能得逞并且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后才好不容易制服了整个躯体。”而关于死前的情况，苏埃托尼乌斯则有另一种说法：“当他得到允许自己选择死法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改正了他写作的一些诗，而在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饭之后就把手伸给医生要他切断脉管。”

这里指近卫军的将领。他们之中参加了阴谋或受到了怀疑的人在这里提到的有六个，而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则是特别突出的。

他是怎样死的不详。

他们夫妻在安德罗斯（Andros）度过了亡命的岁月，保存下来的那里面的一个铭刻证明他们在当地很有声望。

修辞学家和佩尔西乌斯（Persius）的教师。

参见本书第14卷，第59章注。

塞内加的朋友（参见塞内加：《书信集》，第87章；玛尔提亚里斯，第7卷，第44、45章）。

尤尼乌斯·伽里奥 却受到了撒利耶努斯·克利门斯的攻击；克利门斯把他说是国家的敌人和弑亲者；但最后克利门斯放弃了这一行动，因为元老们一致请他不要这样做。他们指出，他的这种做法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他在利用国难报私仇，而且他会在已经由于皇帝的宽大而业已处理或取消的事情上重新招惹起残酷的行为。

(74) 元老院决定向上天诸神，特别是向太阳神献祭和感恩。太阳神——它在大竞技场，也就是准备发动阴谋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神殿——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尊崇，是因为它通过自己的神力揭露了阴谋的秘密。奉祀谷物女神凯列司的赛马会准备增加庆祝比赛的场次。4 月改用尼禄的名字来命名。在…… 地方修建一座献给撒路司女神的神殿，…… 这里也正是司凯维努斯取得他的匕首的地方。皇帝亲自把这一武器献到卡披托里乌姆神殿中去，并在上面刻了“献给复仇者朱庇特神”(Iovi Vindici) 的字样。当时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另一个“复仇者”优利乌斯·温代克斯 的武装叛乱之后，这件事便被看成是未来的报应的朕兆和预示了。我在元老院的议事录中发现，已经当选的执政官阿尼奇乌斯·凯里亚里斯曾提出意见说，应当尽快用公款给圣尼禄修建一座神殿。老实讲，他的这个动议只是说，皇帝的声名已经超出了凡人，并且赢得了全人类的崇拜。但是皇帝自己制止了这种做法，因为别的解释者会把这认成是预兆和期望尼禄的死亡。要知道，神圣的荣誉只有在皇帝不再生活在人们中间之后才能够取得。——

这里指近卫军的军队。军团士兵的口粮这时好象已经是免费的。不过在本书第 1 卷第 17 章的牢骚中并没有提到他们的口粮要付钱的问题。

参见本书第 14 卷，第 29 章注。

未来的皇帝。

现在他代替法伊尼乌斯·路福斯担任近卫军长官，和提盖里努斯是同僚。这一任命可能在这里的空白或后面的空白中提到。普鲁塔克详尽地记述了他先是对尼禄，而后又对伽尔巴的叛变以及他被守卫杀死的事情（参见他的《伽尔巴传》，第 2 章；第 8 章以次；第 13 章以次）。

第十六卷

(1) 尼禄由于轻信左右，再加上凯谢里乌斯·巴苏斯所作的各种许诺，结果就成了命运的玩物。巴苏斯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布匿人，他把他在夜里作的一个梦竟然认成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情，于是就乘船到罗马来，用贿赂的办法得以见到了皇帝，并向皇帝解释说，他在他的土地上发现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洞，洞里有大量的黄金，这些黄金都未铸成金币，而是古时未经加工的金块。原来在那里的地面上就有沉重的金块；而另一个地方则又有大量黄金堆成一个个圆柱的样子——这笔财产是几千年前被隐藏起来的，目的就在于增进当前的繁荣幸福。他在解释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说，腓尼基的狄多在她逃离推罗和建立了迦太基之后，就把这一座宝库隐藏起来，因为她害怕过多的财富会使她那年轻的国家流于奢侈，或是害怕已经由于别的原因而敌视她的那些努米地亚国王觊觎她的黄金而向她发动战争。

(2) 因此，尼禄没有很好地考虑向他报告的这个人或是他所报告的事情本身是否可信，也没有派人先去确定一下这件事是否确实，却有意地夸大这个报告的内容，于是派人去取来这批他认为是唾手可得的掘获品。他把一些三层桨的船给了这一行人等；为了增加航行的速度，他特意挑选了精壮的划手。

那些日子，人民群众以轻信的口吻谈论着这件事，审慎的人则对它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而且这时又恰巧是第二届五年赛会，因此演说家们便把这件事作为他们歌颂皇帝的主要题目：“大地现时不仅生产常见的谷物，生产同其他金属合到一起的黄金，它又有了一种丰富的新产品，上苍在没有受到请求的时候就送来了财富！”此外他们还施展极大的口才，表现了其他各种各样卑躬屈节的做法和同样程度的阿谀谄媚。他们深信，他们的这个头脑简单的皇帝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话的。

(3) 就在这时，由于有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望，他就浪费得更厉害了；长时期积累起来的财富被散发出去，因为尼禄认为他还会取得另一批可以供他挥霍多年的财富。实际上他已经仗着这笔钱来进行赏赐了；对财富的期待成了国家贫困的一个原因。巴苏斯在他自己的很大一片土地上以及在与之相邻的地段上挖来挖去，硬是说这里或那里就是他所说的那个洞窟。跟在他身后的不仅有士兵，而且有一大群农民，他们是被征发来干这个工作的。但最后他只得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面却十分吃惊地坚持说，他的梦从来没有落过空，而这是他第一次受骗。为了避免受辱和危险，他自杀了。有人说他最初被关了起来，不久就被释放，但他的财产却被充公用来代替他所说的那个女王的财富。

(4) 五年赛会就要举行了。元老院为了避免丑闻而预先把歌唱的胜利的

他的原名是玛尔库斯·安奈乌斯·诺瓦图斯 (M. Annaeus Novatus)，在过继之后改名为路奇乌斯·安奈乌斯·尤尼乌斯·伽里奥 (参见本书第6卷，第3章注)。根据耶罗美 (Jerome) 的说法，他是在被索阴谋之后一年自杀的。

参见本书第16卷，第12章注。

空白处 (原文是一个空白，中译文因行文关系分成两个空白) 先是说明在罗马的什么地方修建了一座给 Salus 女神的新神殿，下面又说明在这一女神的旧神殿 (在费伦提努姆) 设立一个纪念碑的事情 (参见本卷第53章)。

奖赏授给皇帝，同时还加上一顶“演说获胜者的荣冠”，以掩饰他由于登台而必然会发生的丑闻。但是尼禄却坚持说，他既不需要私人的请托，更不需要元老院的威信来支持他。他要以平等的身分同竞争者比赛，他要通过评判员的不违背良心的奖赏而取得公正的荣誉。他开始是在舞台上背诵一首诗：而当在场群众向他高呼“把他所有的才艺表演出来”的时候（这是他们当时的原话），他便再一次走上舞台，完全按照职业艺人的规则进行表演——累了也不坐下，只用自己穿的长袍拭汗，并使自己的口沫或鼻涕不被观众看到。最后，他跪了下来，吻自己的一只手，向各色各样人组成的听众致敬，装成战战兢兢的样子在那里等候着评判人的决定。于是（至少是）城市的群众（他们赞许一般优伶的这种姿势已是家常便饭了）便以整齐的声调和有节奏的鼓掌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你可以设想这些人是十分高兴的；他们也许是真高兴，因为他们已经把国家的耻辱忘得一干二净了。

（5）但是从那还保存着严峻古朴之风的意大利外地城市前来的观众，或是从遥远的行省因公事或私事前来罗马的那些不习惯于放荡生活的人，就忍受不了这样的场面，又没有能力担负这项可耻的任务。他们那没有经过训练的手很快就疲倦得没有力量；他们打乱了训练有素的喝彩者的节奏，结果他们往往必然会遭到配置在一区区的座位中间的士兵们的惩罚。士兵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不使任何一个时候的喝彩失去节奏，不使任何一个时候在无精打采的沉默中浪费掉。据记载，有许多骑士在蜂拥而下的大群观众中间挤过狭窄的通路时被挤死，另一些人由于不分昼夜地坐在剧场的板凳上而得了不治之症。要知道，不来看戏是一件更加冒险的事情，因为不但在表面上有大批的侦探在场，隐蔽的密探人数更多，他们时刻在注意人们的名字和面孔，人们的欢乐和阴郁的表情。结果，下等人的命运是立刻受到惩罚，但显要人物却要遭到忌恨，这种忌恨一时虽然不显露出来，但很快地就会受到报复。有这样一个传说，维斯帕西亚努斯曾受到一个名叫佩布斯的被释奴隶的斥责，因为他看戏时闭上了眼睛。许多有力人物为他斡旋，好不容易才免于治罪。他后来又一次逃脱千钧一发的丧命危险，则是由于他注定要成就大事业的命运。

（6）节日过后，由于一次偶然发火，尼禄踢倒了已有身孕的波培娅，波培娅便丧命了。有些作者说她是被毒死的，但这一点我不能同意。他们所以这样写，这与其说是由于相信事实如此，无宁说是出于愤恨。要知道，尼禄很想要孩子，而且从主要的方面来说，他是爱自己的妻子的。波培娅的尸体并没有按照罗马的方式火化，而是按照外国宫廷的惯例在尸体外面涂上油膏，里面填上香料，然后葬到优利乌斯家族的陵墓中。

波培娅的葬礼还是公开举行了；在广场的讲坛上，皇帝称赞了她的美貌，称赞她是一个已被列入诸神行列之中的女婴的母亲，还称赞她的可以称之为美德的其他幸运。

盖乌斯·温代克斯是阿克维塔尼亚皇室的成员和路格杜努姆高卢的副师（公元68年）。这年里他的起义——他内心的打算不清楚——被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镇压下去，但是却引起了一系列导致尼禄垮台和内战爆发的事件。按拉丁原文 *Vin-dex*（温代克斯）有“复仇者”之意。此处原文 *Iulii Vindicis* 和上面的 *Iovi Vindici* 语义双关，故被看成是一种朕兆。

但在行省把活着的皇帝当做神加以奉祀的情况却是正常的。

即迦太基人。

(7) 人们对波培娅之死虽然表示哀悼，但所有熟知她的放荡和残酷的人，对这事心里却十分高兴。这时尼禄又做了一件招人反感的事情，那就是，他不许盖乌斯·卡西乌斯参加葬仪。这是灾祸的第一个暗示。而且这一灾祸很快就到来了。西拉努斯同他一道被卷到里面。他们的唯一的罪名就是，卡西乌斯有一笔庞大的世袭财产和严峻的性格，西拉努斯则因为他的血统高贵、年轻而又温文尔雅。于是皇帝便把一篇演说送到元老院，建议不许他们两人参加政治生活；而他加到卡西乌斯身上的罪名是：他除了他的祖先的像之外，还供奉了盖乌斯·卡西乌斯的胸像，而且像上刻着“献给党派领袖”(Duci partium)的字样。散播内战的种子，背叛凯撒的家族——这便是卡西乌斯所追求的目的。

皇帝还说，单是怀念一个被憎恨的名字还不足以说明他有背叛之心，他还把一名年轻的贵族路奇乌斯·西拉努斯拉来做他的伙伴，这是一个性格莽撞的人，他是不怕担起叛乱领袖这个名义的。(8) 后来，尼禄又象过去攻击西拉努斯的从父托尔克瓦图斯一样攻击西拉努斯，说他已经分配帝国的职务，已经在指定被释奴隶来掌管“财务、文书和通信”了。这一控诉既荒唐，又毫无根据。因为许多事情已向西拉努斯敲了警钟，他行事是十分谨慎的，而且他的叔父的命运也把他吓得对任何事情都特别小心了。随后，那些所谓告密者又被带到元老院里来对卡西乌斯的妻子、西拉努斯的姑母列庇姐进行控告，她的罪名是和他的内侄有近亲相奸的行为以及使用巫术。乌尔卡奇乌斯·图里努斯和科尔涅里乌斯·玛尔凯路斯这两名元老被检举为罗马骑士卡尔普尔尼乌斯·法巴图斯的同谋者。但是他们由于求助于尼禄，后来又由于情节不太严重，而逃过了立即定罪的命运。他们得以逃出了尼禄的毒手，是因为这时尼禄全部时间都正在用于策划一些极其严重的罪行。

(9) 于是元老院发布命令，判处卡西乌斯和西拉努斯以流放的刑罚；列庇姐的案件则交由凯撒本人裁夺。卡西乌斯被放逐到撒丁尼亚岛上去，任凭他老死在那里。西拉努斯被送往奥斯蒂亚，看起来是要解往纳克索斯，但后来却被囚禁在阿普里亚的一个名叫巴里乌姆的小城里。他在那里利用他的哲学信念来忍受他身受的明白之冤，但后来还是有一名百人团长被派到那里去

即尼禄尼亚(参见本书第14卷，第20章注)。

关于尼禄当政末期穷奢极欲的情况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20章；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0章；普鲁塔克：《加尔巴传》，第16章。

根据苏埃托尼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传》，第4章)和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11章)的说法，这件事发生在皇帝东巡希腊的时候；再参见苏埃托尼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传》，第14章。

这表明尼禄的很大的悔恨心情。波培娅崇奉犹太教，曾被称为“改宗者”(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20卷，第8章)。不过这一情况和这里的叙述似乎无关。尸体的处理同埃及人之制造木乃伊有相似之处，关于木乃伊的制作可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86—89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11—312页)。

参见本书第1卷，第8章注。

参见本书第15卷，第52章注。

这位法学家是“弑暴君者”卡西乌斯的直系后裔(参见本书第12卷，第12章注)。他受控告的主要理由无疑是上面刻的铭文。从本书第4卷第35章科列姆提乌斯·科尔杜斯的话可以看出，这种胸像并不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对于卡西乌斯以及对于布鲁图斯家族的英雄崇拜总是危险的事情。参见本书第3卷，第76章；第4卷，第34章；第16卷，第22章。

杀他。当百人团长捉住他并建议他自己割断脉管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实际上早已下定决心寻死，但是不能容许凶手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百人团长看到西拉努斯虽然手里没有武器，体格却是非常健壮，而且在激愤的情绪中并无畏惧的表示，于是便下令手下士兵先把西拉努斯制服脱下来。西拉努斯没有乖乖地在那里束手待擒，他尽力赤手空拳地加以抗拒，直到他前身受伤，死在百人团长的刀下，就象在战场上阵亡那样。

(10) 路奇乌斯·维图斯 以及他的岳母塞克司提娅和他的女儿波利塔，也同样勇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是皇帝所讨厌的人物。他认为这三个人活在世上，就是对他之杀死维图斯的女婿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 的一种永久的抗议。但是被释奴隶佛尔图那图斯却给他提供了一个表现他的残暴的机会。佛尔图那图斯侵吞了他主人的财产之后，现在却抛弃了他的主人而变成了一个控告者，并且把克劳狄乌斯·德米亚努斯拉来作他的帮凶。德米亚努斯在维图斯担任亚细亚总督时曾由于犯了极其可恶的罪行而被维图斯囚禁起来，但是现在却被尼禄释放，作为控告的报偿。当被告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知道他将要同他的被释奴隶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这场诉讼，于是他便到他在佛尔米埃的别墅去。在那里，他受到了军队的暗中监视。

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女儿。除了即将临头的危险之外，她还有一件痛心的事情，这件痛心的事情从她的丈夫普劳图斯被暗杀的那天便已开始。当时她曾拥抱丈夫的流血的脖颈，而到这时仍然保存着她那血迹斑斑的袍子。她毫不打扮地过着孀居的日子，生活里没有半点慰藉，吃的东西也只够维持起码的活命。但是，现在，在父亲的催促下，她到那不勒斯去；她在那里见不到尼禄，就在他的门口逡巡不去，向他呼吁，要他倾听无辜者的申诉，而不要使一个曾和他一道担任过执政官的同僚毁在一个被释奴隶的手里。她时而象是妇女那样的哭诉，时而又象男子那样用威胁的口吻讲话。但尼禄对于她的请求和她的斥责全都无动于衷。

(11) 于是她便带话给她的父亲说，事情已没有任何指望，只能准备一死了。同时又有消息说，元老院正在安排一次审讯，并将作出一项残酷无情的宣判。这时也有一些人劝他把凯撒指定为主要继承人，因为这种做法至少还可以保证他的孙子们能得到剩余的一些产业。但是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不愿意在他临终的时候，还用一种奴颜婢膝的行径玷污他那大体说来是自由的一生。他把他可以动用的钱都分给了他的奴隶：他要他们把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都拿去使用，只留下三只床供临终时使用。继而就在同一房屋里，用同一件刃器，他们切断了自己的脉管；他们随即被匆匆地抬到浴室去，而为了体面的关系，他们每个人都被裹在一件外袍里。父亲望着女儿，外祖母望着外孙女，而波利塔则望着父亲和外祖母两个人。他们三人都争相认真地请求尽快结束他们那越来越微弱的呼吸，这样他们就可以先离开自己的那虽然还活着但肯定会死去的亲人。命运安排了适当的次序；年长的两个人先死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58 章；第 15 卷，第 35 章。

优尼娅·列庇妲是优尼娅·卡尔维娜的姊妹（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4 章，第 8 章）。

小普利尼的妻子的祖父，他的《书信集》中有九封信是给法巴图斯的。

尽管他年老而又失明，到维斯帕西亚努斯当政时他还是回到了罗马。

今天是布林迪西西北七十英里左右的巴里（临亚得里亚海）。在荷拉提乌斯时期（尼禄时期可能也是如此），它比一个小小的渔村大不了许多，现在却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了，然后才是刚刚进入青年时期的波利塔。他们是在埋葬之后才受到控诉的。元老院的命令说，他们应当按照我们祖先的方式受到惩罚。尼禄对这事加以干预，而允许他们可以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死去。不过这幕笑剧是在当事人自杀之后才表演出来的。

(12) 同法伊尼乌斯·路福斯有亲密的交往、并且也同维图斯相识的罗马骑士普布里乌斯·伽路斯被断绝了火与水：控告他的那个被释奴隶则因为这一行动而在剧场内将领的侍从的座位当中被赐予一个座位。4月——也叫“尼禄尼乌斯月”——以后的各月重新起了名字：5月改为“克劳狄乌斯月”，6月改为“日耳曼尼库斯月”。根据提出这一建议的科尔涅里乌斯·奥尔菲图斯的论证，6月（拉丁语 Junius，尤尼乌斯）之所以改名，是因为两个托尔克瓦图斯的因罪处死已经使得“尤尼乌斯”这一名称成为不吉利的了。

(13) 这一年已被这样多的可耻行为弄得很不光彩，同时上天也以暴风雨和疾病来显示朕兆。康帕尼亚遭到了旋风的蹂躏，这场旋风糟蹋了大片的农田、果树和谷物，并且几乎把它的威力扩展到首都附近。在罗马本城，各个阶级都有大批的人死于致命的瘟疫。染上了瘟疫的空气看不出任何表面的征象，然而房屋里却堆满了尸体，街道上到处都是殡仪的行列。任何性别，任何年龄都不能成为不受传染的保证；奴隶和自由人同样都立刻倒毙。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泣的妻子儿女，在料理丧事或哀悼死者的时候也会受到传染，结果往往就同他们的丈夫或父亲在同一个柴堆上被火化了。

骑士和元老虽然也死了不少，但他们的死亡看起来却并不显得那样悲惨，因为他们如果遭到和别人一样的命运，却躲过了皇帝的血腥手掌。

同年，在纳尔波高卢、阿非利加和亚细亚进行了征兵，以补充驻在伊里利库姆的各个军团，因为在这些军团里，所有那些因为年老或有病而丧失作战能力的人都退役了。皇帝为了抚慰路格杜努姆的火灾，拨给了他们四百万谢司特提乌斯，以补偿该城的损失。这笔钱恰好等于先前路格杜努姆为支援受灾的罗马而提供的那笔钱。

(14) 在盖乌斯·苏埃托尼乌斯和路克奇乌斯·提列西努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我前面提到，由于写作侮辱尼禄的下流诗篇而被放逐的安提司

路奇乌斯·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11章，第53章；第14卷，第58章。

本书第14卷，第22章的安提司提娅。

参见本书第13卷，第19章注。

参见本书第14卷，第59章。

这种预防措施是常用的，参见本书第14卷第31章中普拉苏塔古斯的遗嘱和《阿古利可拉传》第43章中阿古利可拉的遗嘱。

相当于剥夺公民权。

参见本书第15卷，第74章。

这些名字都是属于他自己的，因为他的全名就是克劳狄乌斯·尼禄·凯撒·日耳曼尼库斯；因而不能把这5月和6月的名称看成是他的继父克劳狄乌斯和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的名字。孔莫都斯也用一大堆头衔凑成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阿玛佐尼乌斯月（Amazonius）、音维克图斯月（Invictus）、披乌斯月（Pius）、费里克斯月（Felix）、路奇乌斯月（Lucius）、埃利乌斯月（Aelius）、奥列里乌斯月（Aurelius）、孔莫都斯月（Commodus）、奥古斯都月（Augustus）、赫尔克里士月（Herculeus）、罗玛努斯月（Romanus）、埃克苏佩拉托里乌斯月（Exuperatorius）。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72卷，第15章。

提乌斯·索西亚努斯听到了告密者所取得的荣誉和尼禄喜爱血腥屠杀的情况。这个生性不安分守己而又善于投机取巧的人，就利用共患难这一点，跟一个也是被放逐到当地的，名叫帕姆美尼斯的人结成朋友。这个帕姆美尼斯是一个结交广泛的著名的占星术士。他看到不断有使者前来向帕姆美尼斯请教，便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了。同时他得悉，普布里乌斯·安泰乌斯每年都要送一笔钱给帕姆美尼斯。他还知道，尼禄憎恨安泰乌斯，是因为安泰乌斯过去同阿格里披娜要好，而且他的财富又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垂涎；这种情况是使许多人丧命的原因。于是他截取了安泰乌斯的一封信，还从帕姆美尼斯的文件夹里窃到了载有安泰乌斯的星命和流年的文件，同时还发现了占星术士的有关玛尔库斯·欧司托里乌斯·司卡普拉的生辰和流年的一些计算。然后他就写信给皇帝，请求给他一些期限让他从流放地回到罗马，以便把一些对他的安全很有帮助的重大消息报告给他：原来安泰乌斯和欧司托里乌斯有夺取帝国统治大权的阴谋，他们正在仔细占算他们自己的命运和皇帝的命运。

快速的船只立刻就派了出去，索西亚努斯匆忙地赶到了罗马。他的控告的事情一旦被知道，安泰乌斯和欧司托里乌斯立刻就被认为不是受到控告，而是已经被判了罪。结果竟没有一个人敢于给安泰乌斯的遗嘱签字作证，直到提盖里努斯预先通知立遗嘱人赶快办完最后的手续，从而出头批准了这一行动的时候。安泰乌斯吃了毒药；但是他嫌药性发作得太慢，结果又切断了自己的脉管以求速死。

（15）欧司托里乌斯这时正在遥远的利古里亚边界地带自己的一处别庄里；一名百人团长被派到那里，迅速执行处死的命令。下述的事实说明这件事需要赶快地执行：欧司托里乌斯是一个在军事上相当有声望的人，而且曾在不列颠获得过公民荣冠；他不但膂力过人，而且精于战术；面对着这样一个人物，一贯怯懦而在不久之前被揭发阴谋之后又变得更加终日惴惴不安的尼禄十分害怕他可能会对皇帝发动攻击。百人团长在把守住了欧司托里乌斯的别庄的一切出口之后，就向他宣布了皇帝的命令。被害人对他自己表现出了过去他常常是在敌人面前表现的英勇。当他发现他那已被割断的脉管血流得太慢的时候，他就请一名奴隶只为他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紧紧地握住一把匕首。然后他就把奴隶的手拉向自己，切断了自己的喉咙。

（16）即使我以前所叙述的都是对外战争和为共和国英勇牺牲的事迹，对于这些事件的千篇一律的叙述，不但我自己会感到厌烦，我想别的人也会感到厌烦：因为他们听到的尽是罗马人的接二连三悲惨牺牲的故事——尽管那些人也许是死得英勇的。老实说，这种奴才式的忍耐以及在国内的和平环境中白白流掉大量鲜血的事实，会使人感到腻烦，会使人感到心头沉重。对于阅读我的这些纪录的人，我只要求他们在一件事上给以谅解，那就是：他们允许我不憎恨那些死得如此怯懦的人！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这是罗马触怒了上天——这和军队战败或城市被攻占的情况不同，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不能一次就交代清楚上天的愤怒，然后接着就谈别的事情。让我们把这一

两个托尔克瓦图斯的氏族名（参见本书第15卷，第35章；第16卷，第8章）。

按理这次火灾必定是在罗马的大火之后发生的。因此，如果认为这次火灾就是在这一时期内使里昂化为灰烬的那次火灾，那末塞内加所说的日期就必定是错误的（公元58年）。“先前任何火灾都不曾焚烧得这样厉害，以致达到一物不留的地步”（塞内加：《书信集》，第91章）。

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参见本书第14卷，第29章以次）。

特权给予这些显贵家族的后人吧。既然他们的葬仪和普通民众的葬仪不同，那末当历史上记载了他们的死亡的时候，就让他们每个人都取得并保有自己特有的一席之地吧。

(17) 因为就在几天的工夫里，仅仅在一批人中间相继死去的就有安奈乌斯·梅拉、阿尼奇乌斯·凯里亚里斯、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提图斯·佩特洛尼乌斯。梅拉和克利司披努斯是元老级的罗马骑士。克利司披努斯一度担任过近卫军长官，并曾被授以执政官的标记，但后来以阴谋的罪名被放逐到撒丁尼亚。他在听到死刑的命令业已发出之后，立刻就自杀了。梅拉是伽里奥和塞内加的亲兄弟，他过去不曾追求过什么官职，却有一个荒唐的野心，那就是想以一名普通骑士的身分取得一个担任过执政官那样的人的影响；同时他又认为取得财富的比较便捷的办法是担任为皇帝处理私事的代理官。他又是路卡努斯的父亲，这个身分也大大地有助于他的声誉的提高。在他的儿子死后，他以这样激烈的手段来讨还他儿子借出的债款，致使路卡努斯的一位好友法比乌斯·洛玛努斯捏造了一项罪名来控告他，说他和他的儿子都参加过阴谋，并且捏造了路卡努斯的一封信作为证明。尼禄在检查了这封信之后，就下令把它带给梅拉（尼禄早就觊觎着梅拉的财产）。梅拉于是采取了当时的一种流行的死法，即割断脉管；在这之前他先写下了一份遗嘱的附录，说明把一大笔钱赠给提盖里努斯和他的女婿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想借以保全遗嘱上财产的其余部分给自己的家属。遗嘱附录后面的一段话，看来是不满意自己的不公正的遭遇，因为在这里面他说，他自己在没有被处死的理由的情况下丧命的，但十分敌视皇帝的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和阿尼奇乌斯·凯里亚里斯却还活着。人们认为这段话是捏造的：因为就克利司披努斯来说，他已被处死了；就凯里亚里斯来说，肯定会被处死。但不久之后，他就自杀了。他的自杀并没有引起象别人的死亡所引起的那样的惋惜，因为人们并没有忘记他曾向盖乌斯·凯撒揭发过一件阴谋。

(18) 关于佩特洛尼乌斯的事情，我们还要简略地回溯一下。他这个人白天睡觉，夜里处理公务和享受人生之乐。别人的声名是通过勤勉取得的，但佩特洛尼乌斯却是因懒散的生活而闻名于世。而且不同于普通纨绔子弟的是，他并不被人们看作放荡哥儿和花花公子，而被认成是一个精于享乐之道的人物。他的言论和行动不拘细节、放荡不羁，而表现这些特征的那种天真质朴使得他的言行反而特别引起人们的好感。虽然如此，在他担任比提尼亚的总督，后来又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他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刚毅果断和有处

他喜欢哲学，并且在庇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的《阿波洛尼乌斯传》中很有声誉地出现了几次（参见《阿波洛尼乌斯传》，第4卷，第40章，第43章；第7卷，第11章；第8卷，第7章，第12章）。在玛尔提亚里斯的作品中，他曾拒绝把钱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借给自己的“老朋友”；玛尔提亚里斯也和庇洛斯特拉图斯一样，提到他在多米提安当政时期被放逐的事情（参见本书第12卷，第25章）。

参见本书第14卷，第48章。

参见本书第13卷，第22章。

参见本书第14卷，第48章。

拯救了罗马公民的性命的人可以得到公民荣冠。

他们就是所谓 *laticlavii*，即具有元老的财产资格、并且经过皇帝的允许而穿宽边紫色外袍的骑士。

他的行政长官——并不是执政官——的标记曾在本书第11卷第4章中提到；关于他的放逐参见本书第15卷，第71章。

理事能力的人。但后来由于他沾染上了做坏事的习惯，或是向那些类似坏事的东 西学样，他钻进了尼禄的小圈子，成了尼禄的风雅顾问。对各种玩乐都已腻透了的皇帝，只能在佩特洛尼乌斯所赞许的东西里发现诱人的和优雅的东西。他的得宠引起了提盖里努斯的忌妒，提盖里努斯把佩特洛尼乌斯看成是自己的一个明显的对手，因为佩特洛尼乌斯在享乐之道上比他自己更为精通。因此，他就致力于激起皇帝的残酷心肠，因为这是皇帝的主导情绪。他指责佩特洛尼乌斯同司凯维努斯的友谊，另一方面又唆使他的一名奴隶密告佩特洛尼乌斯，却不给佩特洛尼乌斯以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同时扣押了他家里的大部分人。

(19) 皇帝在那些天里恰巧到康帕尼亚去。佩特洛尼乌斯一到库麦，就被看管起来了。他不愿意再在恐惧或希望中拖延时日，又不想匆忙地自杀，因此他就突发奇想，把他那已经切断的脉管包扎起来，随后又把它们打开，并开始同他的朋友轻松地交谈，看来他无意取得坚定地迎接死亡的声誉。他听他们背诵的并不是有关灵魂不朽的对话或是有关哲学学说的对话，而是轻快的抒情歌曲和轻薄的诗篇。他赏赐一些奴隶，又责打一些奴隶。他吃晚饭，又打了个盹，这样就使他这一死虽然是为人所迫，至少看起来象是寿终正寝。

甚至他的遗嘱同一般自杀者对尼禄或提盖里努斯等庞然大物进行谄媚的调子也有所不同。他在遗嘱里详细列举了皇帝的放荡行为和他的每种淫行的新花样——首先是把各式各样的变童和女人的名字标示出来——然后把这一文件签押之后送交尼禄。他毁坏了他的图章戒指，因为他担心这东西后来会给别人招惹麻烦。

(20) 尼禄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夜间的那些丑事竟会传到外面去。但他突然想起那个名叫西里娅的女人来。这个西里娅是个元老 的妻子，因而是个有些名望的女人，尼禄本人曾在她身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淫欲，此外她同佩特洛尼乌斯又极为要好。因为她对她所看到的和身受的事情不能保守秘密，所以便遭到了放逐。尼禄这样做，因为他很恨她。但是他处死担任过行政长官的米努奇乌斯·提尔穆斯却是因为提盖里努斯忌恨这个人。因为提尔穆斯的被释奴隶竟敢对皇帝的这个宠臣进行了一些有损对方声名的控告，结果控告者本人受到了严刑的拷打，他的主人则被无辜处死。

(21) 在屠杀了这样多显要人物之后，尼禄最后竟然想消灭道德本身，因为这次他屠杀的对象已经是特拉塞亚·帕伊图斯和巴列亚·索拉努斯了。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对头，而他忌恨特拉塞亚还有另外的原因。我在前面说

参见本书第 11 卷，第 6 章注。

参见本书第 15 卷，第 74 章。

人们有理由怀疑附加上去的这段文字是根据尼禄的命令加上去的，以便为一项死刑辩解，并为另一项死刑提供借口。

我们只知道这一阴谋是公元 40 年的事情。

现在人们一致承认他就是那著名的讽刺诗 (Satire) 的作者。这是一种以强盗为主角的小说，小说中间夹杂着一些诗句。在全书的十六卷或更多的卷数当中，只有十分残缺的两卷保存下来。有人认为，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作者应当在这里谈一谈他的文学才能，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塔西佗看来，再没有比昂科尔皮欧斯 (Encolpios)、阿司库尔托斯 (Ascyrtos)、吉同 (Giton) 之流所写的可耻的历险记之类的东西更加不象“文学”的了。

过，在讨论阿格里披娜的问题时，特拉塞亚曾走出元老院，而在参加青年节的时候，特拉塞亚也并不怎样热心。这一情况所以特别使尼禄感到不高兴，是因为在特拉塞亚的故乡帕塔维乌姆，就是这个特拉塞亚，在特洛伊人安提诺尔过去发起的比赛中，……穿着悲剧的服装歌唱。此外，正当行政长官安提司提乌斯由于讽刺尼禄的诗篇而几乎就要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却建议一项较轻的刑罚，而这一建议并且得到通过。当波培娅死后元老院决定赠她以身后的荣誉时，他故意不参加；在这之后，他又不参加她的葬礼。

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经常在尼禄耳边提起这些事情。原来，除了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喜欢犯罪之外，他也十分忌恨特拉塞亚，因为特拉塞亚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奇里奇亚的使者控诉他的勒索行为，结果使他被定了罪。

(22) 但是卡皮托还提出了其他罪名。“这年年初，特拉塞亚不参加例行的宣誓；他虽然是十五人祭司团的成员，却回避参加全国发愿的祭典；他从来没有为皇帝的安宁或是为他的神圣的嗓音而奉献过牺牲；过去对于元老们所作的任何最平常的决定，他这位在国事的讨论中一贯十分热心的元老总是明确表示自己的赞许或反对的，但现在他三年都不到元老院来一次；可是，在昨天，当元老们一致争先恐后地努力打垮西拉努斯和维图斯的时候，他却宁肯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为他的食客的私事而到处奔走。事情业已发展到拉山头、搞分裂的局面了。如果许多人都这样胆大妄为的话，那末这就是战争了！他说，‘如果过去这个常常发生内部纠纷的国家都在谈论凯撒和加图的话，那末现在，尼禄啊，人们所谈论的便是你本人和特拉塞亚的纠纷了。’而且他还有他的追随者——或无宁说他的臣仆。这些人虽然并不赞同他那种与人相左的作风，但是他们却很欣赏他的风采和容貌，并且仿效他的固执和严厉，其目的则在于谴责你的放荡。只有他一个人不关心你的安全，只有他一个人不尊重你的才能。他不能容忍皇帝的欢乐，对于皇帝遇到的丧事，遭到的痛苦，他不是更感到不解恨吗？不相信波培娅是神，这说明这样的情绪也正是拒绝向圣奥古斯都和圣优利乌斯的法令宣誓效忠的情绪。他瞧不起宗教，废除了法律。

“在所有的行省和全体军队中，人们都特别细心阅读罗马人民的官报，

《讽刺诗》(Satire)的手稿和一些语法家把顾问(Arbiter)一词认成是姓(cog-nomen)。

参见本书第15卷，第49章以次。

关于这方面的另一种想法，可参见塞内加：《论灵魂的宁静》(De tranquillanimi，第14章)：“他的哲学教师陪着他，当他们离开小山(在这里每天都向凯撒——我们的神[指卡里古拉——引者]，奉献牺牲)不远的时候，教师对他说：‘卡努斯，你现在在想什么？你处于怎样的内心状态？’卡努斯说：‘我想注意一下，在那最迅速的瞬间到来时，是否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正在离开躯体。’他表示，如果他发现什么情况时，他会遍告诸友，并告诉他们，他自己的灵魂处于怎样的状态。”

这种顾虑显然是从路卡努斯死后的伪造事件而引起的。参见本卷第17章。

参见本书第12卷，第53章。

参见本书第14卷，第12章。

今天的帕都亚(Padua)。

参见味吉尔：《埃涅伊特》，第1卷，第242行以次；李维：《罗马史》，第1卷，第1章。

参见本书第14卷，第48章。

参见本书第13卷，第33章。

参见本书第1卷，第72章注。

想知道特拉塞亚所拒绝做的是些什么事情！如果他的建议正确，我们就采用吧，否则的话，就铲除这些企图发动政变的人的首脑和煽动者吧。图倍罗和法沃尼乌斯之流就是从这一派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人甚至在古老的共和国里都是不受欢迎的。为了推翻帝国，他们提出了自由的口号：帝国被推翻之后，他们就下手扼杀自由本身了。如果你容许这些敢于同布鲁图斯之流比美的人不断增多和强大起来，则即使你消除一个卡西乌斯那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后总说一句：对于特拉塞亚，你无需亲自写什么指示，交给元老院，让我们来定吧！”

尼禄更是火上加油地煽起科苏提亚努斯的激怒情绪，还要言语尖刻的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来协助他。

(23) 至于巴列亚·索拉努斯，罗马骑士欧司托里乌斯·撒比努斯曾对他提出了控诉，案情是在被告担任亚细亚总督时发生的。在被告担任亚细亚总督时期，他的公正和魄力加深了皇帝对他的忌恨。造成这种忌恨的原因还有：他细心清理了以弗所的港口；虽然培尔伽门城的人们使用武力阻止凯撒的被释奴隶阿克拉图斯强行劫走他们的雕像和绘画，但是索拉努斯却没有对该城加以惩罚。不过这次他的罪名却是他同普劳图斯的友谊，还有他在行省中以发动政变为目的、讨好行省居民的行动。定罪日期正选择在提里达特斯就要前来接受亚美尼亚的王冠的时候。这样做的目的是：当大家的好奇心都放到对外事件上去的时候，国内的罪行就不会再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也许是为了通过皇帝对显要人物的杀戮以显示皇帝的威严。

(24) 罗马全城人民都出城迎接皇帝，并且去看国王，但是特拉塞亚却被禁止参加这次欢迎的行动。他并没有垂头丧气的表示，却写了一封信给尼禄，问加给他的到底是一些什么罪名。他说，如果让他知道他的罪名，如果给他答辩的机会，那末他是可以进行驳斥的。尼禄认真地阅读了他的来信，他满以为惊惶万状的特拉塞亚一定会写下一些可以增加皇帝的荣誉和玷辱自己声望的东西。但当他看到事实并非如此的时候，倒是尼禄本人对于这位无辜的人物的表情、气概和坦率感到吃惊了。于是他便下令召集元老院的会议。

(25) 于是特拉塞亚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商量：他是试行辩护还是根本不属于进行辩护。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认为他应当去元老院的人的理由是，他们确信特拉塞亚一定会很坚定。“他讲的话只会增加他的光荣。只有懦弱的和胆怯的人才会死得不声不响。让全国都能看到敢于正视自己的死亡的男子汉吧。让整个元老院都能听到可能被认为是出于某位神的启发，

这里特指为皇帝的安全而发愿，参见本书第4卷，第17章注。

参见本书第13卷，第49章。

参见本卷第7章和第10章以次。

曾被利用来反对“嫌疑者逮捕令”(Loi des Suspects)的塔西佗的一段文字使卡米勒·德木兰(Camille Desmoulins)付出了自己的生命：“(tait-il vertueux et austère dans les mœurs? Bon l' nouveau Brutus qui prétendait par sa p(leur et sa perruque de jacobin faire la censure d'une cour aimable et bien frisée. Gliscere aemulos Brutorum vultus rigidi et tristis qui tibi lasciviam expro-brent. Suspect!” (Le Vieux Cordelier, 第4号, 共和2年霜月30日。)

参见本书第3卷，第3章注。

克温图斯·埃利乌斯·图倍罗是法学家帕纳伊提乌斯的学生，西塞罗的《论共和》(De Republica)中的对话者。他是格拉古兄弟的对头。

并且是超人的言论吧。说不定甚至尼禄也会被这一真正的奇迹所感动。但是，如果他依旧坚持他的残暴行为的话，那末至少后世的人一定能分辨出一次光荣的死亡和一次沉默而卑怯的死亡之间的区别。”

(26) 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应当等在家里。这些人对特拉塞亚本人虽然持有相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却认为，如果他到元老院去，他会受到嘲弄和侮辱。他最好不去听那些谩骂和侮辱的言词。“急于干坏事的不止科苏提亚努斯和埃普里乌斯这两个人：还有别的野蛮成性的人也许会动起武来；甚至那些有身分的人也会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而跟着动手。他曾经是元老院的很大的光荣，他还是不必使元老院犯下这样一件可耻的罪行吧。让人们去猜测在审判特拉塞亚时元老院会作出怎样的决定吧！要尼禄因为自己的丑行而感到羞耻那只是妄想，而更加可怕的是他会对特拉塞亚的妻子、女儿和其他亲人施加残暴的行动。因此他应当死得清白无瑕，应当死得与他在生平为人处世最服膺的人们一样光荣。”

在参加这次密谈的人当中有一个少年气盛的阿路列努斯·路斯提库斯；这个渴望取得名誉的人建议否决元老院的决议，因为他是一位保民官。但是特拉塞亚制止了他的热情，他劝路斯提库斯不要做那种本身起不了作用、对被告没有好处、但对否决者却会引起致命后果的事情。他说，“他自己的一生已经结束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他在多年间从未间断地奉行过的处世之道。但是路斯提库斯却刚刚走上自己的从政的道路，他的未来完全可以由他自己决定：因此他必须在事先好好考虑，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应当采取怎样的政治立场。”至于他自己应不应当到元老院去，这个问题他自己会再作仔细研究。

(27) 但是在第二天早上，全副武装的两个近卫军中队占领了维纳斯·盖尼特利克斯的神殿；一队穿着托迦袍，但是公然佩带着刀的人看住了元老院的入口；在各个广场和会堂的附近也配备了一队队的士兵。元老们就是在这些杀气腾腾的士兵的注视之下走入了会场的。他们在那里听取了皇帝的演说（由他的财务官代为宣读）。他没有特别指出任何人的名字，却责备元老们有忽职守，从而给罗马骑士树立一个偷懒的榜样。如果担任过执政官和祭司的许多人对装点自己的花园表现出更大劲头的话，那末那些元老不愿从遥远的行省到元老院来，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这是给控告者的一种进攻的武器，而控告者也就抓住了这个武器。

(28) 首先发动攻击的是科苏提亚努斯，继而玛尔凯路斯作了更加激烈的发言：“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皇帝手下的人们的冥顽不灵，糟塌了皇帝的宽容。到目前为止，元老院对人太放任了，他们在过去竟然使怀有二心的特拉塞亚愚弄他们而不给以惩处；而嘲笑元老院的还有装得同特拉塞亚一样疯疯癫癫的、他的女婿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此外有这种行

玛尔库斯·法沃尼乌斯，一个仿效加图的人物，在菲利披之战（他就这一战斗中被俘并被屋大维处死）之前的二十年中间是个比较有名、但声誉却不太好的人物。

参见本书第 12 卷，第 4 章注。

参见本书第 15 卷，第 45 章。

根据同科尔布罗取得的协议（参见本书第 15 卷，第 29 章以次）。

尼禄是同提里达特斯一道从康帕尼亚返回罗马的。在这之前，他在那不勒斯接见了提里达特斯。

径的还有帕科尼乌斯·阿格里披努斯，这个人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皇帝们的憎恨；还有写作了可恶的诗篇的库尔提乌斯·蒙塔努斯。特拉塞亚虽然担任过执政官，但是他不来元老院；他虽然是祭司，却不参加全国的发愿的仪式；他虽然是罗马公民，却不参加效忠宣誓。除了特拉塞亚根本不把自己祖先的制度和仪式放到眼里，而公然于那出卖祖国背叛人民的勾当，否则他的行动是无法解释的。

“不必多说了，让这个一贯自命为完美无缺的元老，这个保护诽谤皇帝者的人物到这里来，并且提出建议，他认为哪些应当改正，哪些应当修改吧。他挑剔这挑剔那，较之他那种一概否定却又不吭一声的做法，倒更容易忍受些！难道天下太平的局面，难道不折一兵一卒而取得的胜利，使他不高兴吗？对于一个对国家的喜事感到悲痛的人，对于一个把广场、剧院和神殿看成是荒野的人，对于一个用亡命来进行威胁的人，我们决不能让这样的人的野心得到满足！在特拉塞亚的眼里，这些并不是什么元老院的决议，没有什么高级长官，也没有什么罗马。让他死掉吧，让他从这个国家消失吧，因为这个国家他早已经不爱，现在甚至连看也不想看了！”

(29) 玛尔凯路斯讲这类话的时候，他象往常一样阴森可畏，他的声音、面容和眼睛都射出了逼人的怒火。元老们听着，内心并无悲痛之感，因为接二连三出现的危险使他们心中早已感到习以为常了。但是当他们看到近卫军士兵的手都放在武器上的时候，他们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更加强烈的恐怖。同时，特拉塞亚的可尊敬的形象也出现在他们的头脑里。有些人还同情赫尔维狄乌斯的遭遇，因为他很快地就要因为一次纯洁的婚姻关系而付出自己的生命。阿格里披努斯不就是由于他父亲的悲惨命运而受到连累的吗？要知道，他的父亲虽然同样是无辜的，但还是被提贝里乌斯残酷地杀害了。至于蒙塔努斯，他是个正派的青年，也没有写过中伤别人的诗篇，他之被放逐，纯粹是因为他显露了自己的才华。

(30) 正在这个时候，控告索拉努斯的那个欧司托里乌斯·撒比努斯进来并开始发言了。他抨击被告同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的友谊和被告在亚细亚的统治。他说，“被告在那里统治时心目中并没有国家的利益，只是想如何使自己便于取得别人的好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他曾对那里的城市的叛乱情绪采取同情的态度。”这话并不新鲜了。但是，这次控诉也有新东西，就是把索拉努斯的女儿也牵涉到她父亲的案件里面来，罪名是她曾把金钱送给那些魔法师。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有的，不过这是出于谢尔维里娅（这就是他的女儿的名字）的孝心。她因为爱她的父亲，同时因为她少不更事，所以才向这些魔法师只是询问有关她一家的安全的事情；此外她还询问过尼禄会不会对他们宽大，元老院的审理会不会作出引起悲惨后果的判决。于是她便

路奇乌斯·尤尼乌斯·阿路列努斯·路斯提库斯 (Lucius Junius Arulenus Rusticus) 也是斯多噶派的信徒；公元 69 年他是行政长官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3 卷，第 80 章)；但在多米提安时期，他由于编写特拉塞亚的传记而被处死 (参见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第 2 章)。他在罗马曾听过普鲁塔克讲学，所以普鲁塔克就写了一段逸事，描述他的威严 (参见普鲁塔克：Mor, 522E)。

参见本书第 3 卷，第 4 章注。

这是优利乌斯家族的圣母的神殿，据说它是凯撒在帕尔撒里亚一役的前夕许下愿，后来在他的新广场的中央修建的。对于元老院在这里集会一事很难提出什么怀疑，虽然，通常召开会议的地点却是在它附近的优利乌斯会堂 (curia Iulia)。

被召到元老院来，这样在执政官的座坛的两端，一边是年老的父亲，同他相对的是他那还不到二十岁的女儿。她的丈夫安尼乌斯·波里欧 不久之前被放逐，这样她就不得不过着孤寂的独居生活。她甚至不能抬起眼睛来望一望她的父亲，因为显然她已加深了她的父亲的危险处境。

(31) 当控诉者问她，她是否出售了她出嫁时的妆奁，是否从脖颈上摘下了她自己的项链，以便弄到钱举行魔法仪式的时候，她起初是倒在地上，饮泣了很长一个时候。随后她就俯在座坛的台阶和座台上，高声叫道：“我从来没有向邪恶的神求助过，从来没有向魔法求助过！在我的不幸的祈祷当中，祈求的只是希望你凯撒，和你们诸位元老，能够保全这位最好的父亲的性命。如果魔法师们需要的话，我就会把我的珠宝和外袍，以及足以表示出我的地位的一切标记交出来，就象我会献出我的鲜血和生命那样。这些人先前我并不认识。他们的名誉、他们的法术，这一切都要由他们自己来负责：对于皇帝，我从来是把他看作神明的。但是这一切我都是背着我那最不幸的父亲做的。如果这是罪行的话，那末全部责任只应由我一个人负担！”

(32) 她还在讲话的时候，索拉努斯插进来大声说道，“她没有同他一起到他的行省去；从她的年纪来说，她不可能同普劳图斯相识；而且她也没有被牵涉到对她的丈夫提出的控诉中去。他们应当对她的案件进行个别处理，她所犯下的唯一罪行，只是对父亲太孝顺了。至于他自己，他甘愿接受任何命运！”

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冲到他的女儿那里去拥抱她，他的女儿也想跑到他这面来；但是在场的侍从们跑到他们父女中间，不许他们相互拥抱。在这之后则是证人讲话。这次控诉的残暴所引起的同情，与普布里乌斯·埃格纳提乌斯 作证时所激起的愤怒简直不相上下。埃格纳提乌斯原来是索拉努斯的一名食客，这次是被收买来陷害他的朋友的。他把自己装扮成一名严肃的斯多噶派信徒，在举止和表情方面好象是十分公正廉洁的样子，但是在内心里，他却是阴险狡诈的，他只是把贪欲和淫乱隐藏在内心深处罢了。但是黄金戳穿了他的假面具。埃格纳提乌斯本人这样一个例子足以向世人说明，应当提防的与其说是有不公正之名或是为罪行所玷污的坏人，无宁说倒是那些想用一些高尚的学识来掩盖自己的虚伪和出卖朋友的丑行的人。

(33) 但是在这一天里，我们却又看到了一位崇高人格的典范，这个人就是卡西乌斯·阿司克列皮奥多图斯，他很有钱，在比提尼亚是首户。在索拉努斯的全盛时代，他对索拉努斯就十分尊重，但是在索拉努斯即将垮台的时候仍然不肯背弃他。为此他被剥夺了全部财产，并遭到放逐——这一点证明上天对好人和坏人是不会作区分的。

特拉塞亚、索拉努斯和谢尔维里娅奉准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赫尔维狄乌斯和帕科尼乌斯被逐出意大利，蒙塔努斯由于他父亲 的关系而被饶过了性命，但是条件是他不能再担任官职。在控告者当中，埃普里乌斯和科苏提亚努斯每人各得五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赏金；欧司托里乌斯则取得了一百二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赏金，还取得了财务官的标记。

这说明他们是便衣保卫人员。

著名的斯多噶派殉道者，地位仅次于塞内加和特拉塞亚。关于他的经历和性格，参见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5章以次；关于他被维斯帕西安努斯处死的事情，参见苏埃托尼乌斯：《维斯帕西安努斯传》，第15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12章。

(34) 执政官的财务官于是奉派到特拉塞亚那里去：特拉塞亚正在他的花园里。这时天色已近黄昏。他把很多显赫的男男女女约来，但是他的主要注意力却是放到犬儒学派的一位大师戴米特里乌斯的身上。从特拉塞亚的严肃认真的面容以及从人们所能听到的、他同戴米特里乌斯谈话时偶然高声说出的片言只语来判断，他正在同戴米特里乌斯讨论灵魂的本质，以及精神和身体的分离的问题。后来他的一位密友多米提乌斯·凯奇里亚努斯向他报告了元老院所作的决定。于是特拉塞亚就在他的朋友们的哭声和悲叹声中要他们赶快离开，以免受到一位已被定罪者的危险的牵连。特拉塞亚的妻子阿里娅也想学她母亲——也叫阿里娅——的榜样跟丈夫同死，但是特拉塞亚却劝她活下来，因为他们的女儿还需要有人照顾。

(35) 现在他向柱廊走去。财务官在那里发现他的神色与其说是悲哀，无宁说是欢乐，因为他已得到确实的消息说，他的女婿赫尔维狄乌斯只不过受到了被放逐出意大利的处分。未几，在得到元老院的命令之后，他便把赫尔维狄乌斯和戴米特里乌斯带到自己的卧室，把双臂伸给他们二人，要他们切断他的脉管。当血流出来、洒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把财务官唤到近前，对他说：“我们在向解放者朱庇特神行灌奠之礼呢。年轻人啊，看吧——让上天不要垂示这样的朕兆吧！——但你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坚定的范例对于锻炼坚强性格是有好处的。”他死得很慢，受到极大的痛苦，于是他的眼光转向戴米特里乌斯……

此人声名虽不如特拉塞亚或赫尔维狄乌斯，但是颇得埃皮克提图斯的赞赏。他的父亲(参见本书第3卷，第67章)曾被提贝里乌斯处死，处死的原因大概因为卷入了谢雅努斯的阴谋(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61章)。

关于此人所知者极少，参见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40，42章。

参见本书第15卷，第56章，第71章。

